译林世界文学名著
现当代系列

Dario Fo





达里奥·福戏剧作品集

MORTE ACCIDENTALE DI UN ANARCHICO

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

[意大利] 达里奥·福 著
吕同六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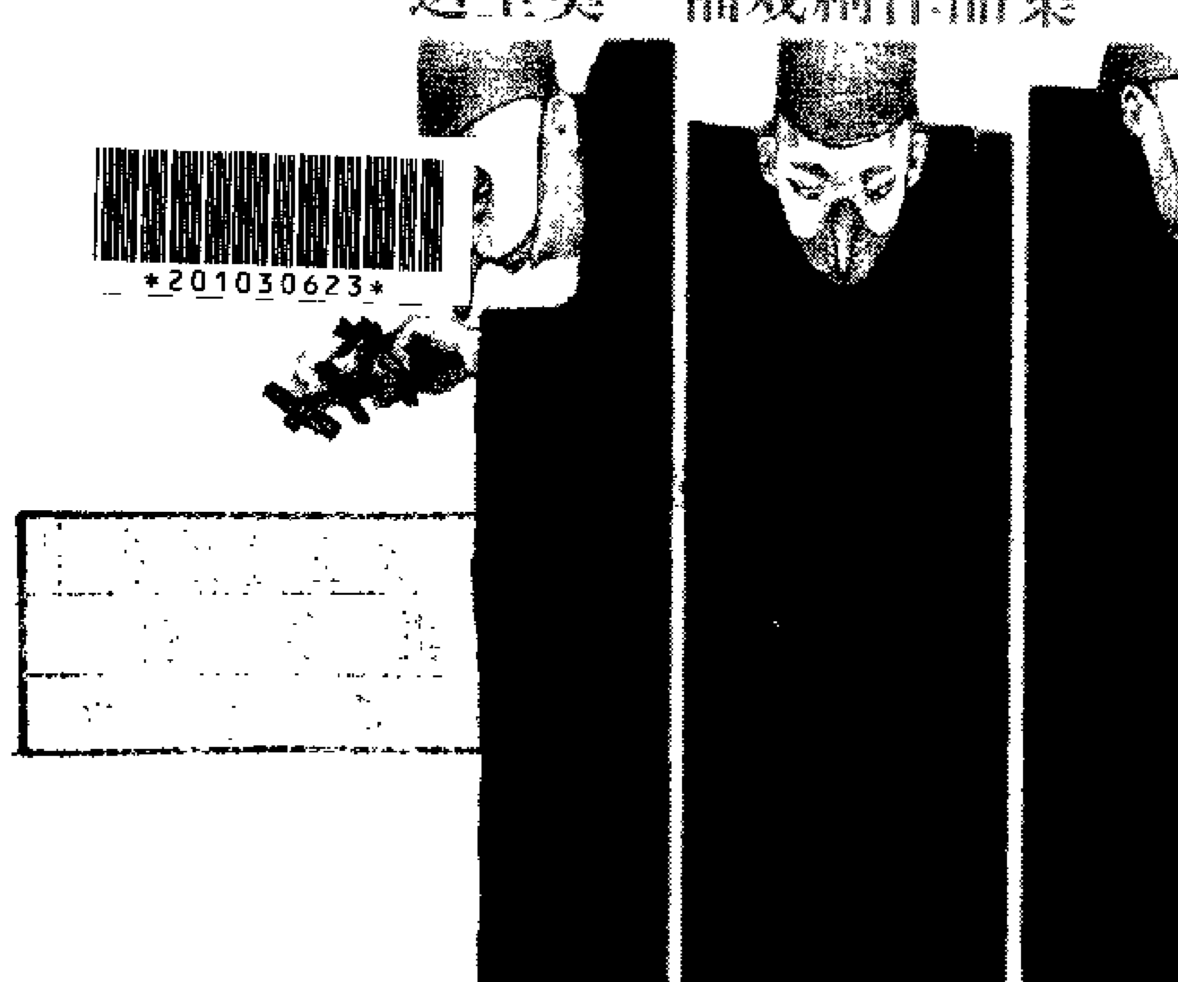
泽林世界文学名著
现当代系列

DARIO FO

[意大利] 达里奥·福 著
吕同六 主编

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

达里奥·福戏剧作品集



译林出版社

序

1997 年 10 月 9 日，瑞典皇家学院宣布将当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意大利剧作家、导演和演员达里奥·福。

对于大多数文学界人士来说，达里奥·福获奖，既出乎意料，又合乎情理。但也可以听到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有人以傲慢、鄙夷的态度对达里奥·福加以贬斥。梵蒂冈则难以掩饰对这位一向猛烈批判教会的艺术家的敌视，攻击达里奥·福是个“小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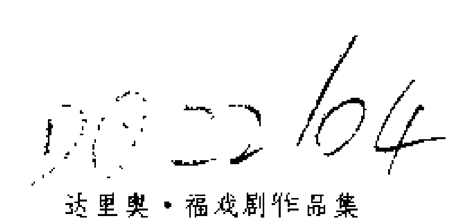
不过，达里奥·福是位杰出的戏剧家，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1926 年，达里奥·福出生在意大利北部的桑贯诺市，父亲是铁路工人，母亲务农，家境说不上富足。据他自己说，他孩提时代就跟玻璃匠、渔夫、走私者的儿子毗邻而居，打成一片。因此他自称“文化上是普罗大众的一分子”，“一生下来就有政治立场”。

达里奥·福从小喜爱故乡世代相传的民间说唱艺术，是个“说唱迷”。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很早就播下了艺术的种子。

他曾先后在米兰布莱拉美术学院和工学院建筑系攻读，但



由于酷爱艺术,便毅然改行从艺。他先是同几位演员搭档,在咖啡馆和娱乐场所演出综艺节目。所谓综艺节目,其实是一种兼具小品与弹唱特色的文艺表演形式,短小精悍,贴近生活,现实性强烈,诙谐滑稽,表演时讲究随机应变,插科打诨。这对培养达里奥·福的综合戏剧素质和日后从事讽刺喜剧创作大有裨益。

后来,他为广播和电视撰写和表演喜剧独白,又拍过电影,当过两年电影演员,最后终于全身心投入了戏剧创作。

达里奥·福天资聪慧,是个全才型的艺术家。他集编剧、导演和表演于一身,又擅长歌唱、器乐、舞蹈、舞台美术、服装设计等,真可谓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他甚至亲自绘制布景,设计演出服装和海报。

1958年,他同出身梨园世家的著名演员弗兰卡·拉美结婚,共同创办了新舞台剧团。

1970年,剧团因内部意见歧异而分裂后,他们又联络了一些志趣相投的同行,创立了戏剧公社。在漫长的、并不平坦的艺术道路上,这对志同道合的伴侣,风雨同舟,相濡以沫,共同开拓了当代戏剧的一片新天地。

以戏剧为投枪

"创作富有战斗性的戏剧","真正的人民戏剧",是达里奥·福的座右铭,是他一生执著追求的旨趣。

他政治上一直属于左派,曾是意共党员,据说现在是重建意大利共产党成员。他把自己鲜明的政治立场、炽热的批判激情,都熔铸进了自己的创作。他始终把戏剧当作反映和参加现实斗争,揭露黑暗,针砭时弊的手段。这成为贯穿达里奥·福全部戏剧创作活动的一根红线。

他迄今共写了五十多部戏,讽刺剧、广告剧、独幕滑稽剧、

黑色喜剧、荒诞剧，等等，样式繁多，但没有一部是写男欢女爱、家长里短的。贴近大众，通俗易懂的，同时也是他最拿手的、影响最大的，当是他的政治讽刺剧，或者是时事讽刺剧。

达里奥·福的政治讽刺剧，虽然内容各异，但无一不是从现实生活中汲取灵感，采撷素材，无一不是对国内外重大事件直接做出反应。物价飞涨、堕胎自由、离婚法、官员收受贿赂、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黑社会同政权的勾结等，这些平民百姓最为敏感的问题，都被达里奥·福置于他的政治讽刺剧中，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其讽刺之犀利，抨击之激烈，实为罕见。

《一针见血》(1954) 是达里奥·福的第一部剧作，对装腔作势的说教和虚假的英雄主义进行嘲讽，获得成功。《大天使不玩台球》(1959)，讽刺政府官僚的败行劣迹。《他有两支长着白眼睛和黑眼睛的手枪》(1960)，暴露法西斯主义同资产阶级、黑社会组织同政权之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总是魔鬼的不是》(1965)、《工人识字 300 个，老板识字 1000 个，所以他是老板》(1969)，对资本家竭尽挖苦讽刺之能事。《砰，砰，谁来了？警察》(1973)，取材于无政府主义者图谋爆炸一家米兰银行而被捕的案件，抨击意大利当局的暴力与卑鄙。

1981 年演出的《拒不付款》是一出讽刺剧，写一群家庭妇女不堪忍受物价的飞涨，彼此呼应，联合起来，到超级市场去窃拿商品，“拒不付款”。达里奥·福称这些家庭妇女为“被剥夺的无产者”，表现她们和普通人面对物价高涨的资本主义剥削的无奈和抗争。

由此可见，达里奥·福的戏剧创作直面人生，饱含了同大众的日常生活休戚相关的感情。他善于透过一些日常生活中具有普遍性的现象，力砭社会弊害，维护被凌辱者的尊严，进而挖掘耐人咀嚼和深思的社会内容。

国际政治焦点，也尽在达里奥·福的视野之内。他创作过

有关越南战争、智利人民反独裁斗争的政治讽刺剧。而《突击队员》(1972)，则是一部以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为题材的作品，剧作家以可贵的政治敏锐性，最早发出了同当时西方外交政策明显不合拍的声音。

在达里奥·福的政治讽刺剧中，《被绑架的范范尼》(1975)、《喇叭、小号和口哨》(1981)，是两部颇引人注目的作品。前者虚构意大利政界元老、有意大利“政治教父”之称的范范尼被绑架的事件，把批判的矛头直指政界权力中心。后者设计了一个荒唐、滑稽的情节：菲亚特集团大老板阿涅利在一次车祸中身受重伤，幸被一名菲亚特的工人搭救，送医院急救。工人留下了自己的身份证。医生根据该工人的像片，对阿涅利施行外科手术和整容手术，把他整形得同那工人一模一样，由此产生出种种戏剧效果。

范范尼、阿涅利，在剧中被塑造成反派人物的形象，显出荒唐可笑、狼狈不堪的本相。这些平日里声名显赫、炙手可热的政界财界大人物，在他的嬉笑怒骂之中，在他犀利的讥讽和无情的批判下，无一不丢尽颜面，威风扫地。在戏中，荒诞、幽默和政治讽刺熔于一炉，达里奥·福同时饰演多个角色的才能获得完美的发挥，对人物的嘲弄和揶揄，达到了淋漓尽致、入木三分的地步。

这些剧目理所当然地受到公众的热烈欢迎。每次演出，总是座无虚席。观众和演员毫无拘束地交流感情，笑声掌声不断，剧场效果极其强烈。公众在笑声中宣泄自己的情绪，笑声又启示观众去认识，去思考。

一剧名噪天下

1970年，达里奥·福推出他的杰作《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

意外死亡》。这是根据真人真事创作的政治讽刺剧。

1968 年，意大利和西欧爆发了学生反叛运动，出现社会动荡的态势。一系列爆炸事件使局势更加恶化。1969 年，米兰火车站发生了一起炸弹爆炸案，警方逮捕了一名犯罪嫌疑人。这个名叫皮内利的无政府主义者被指控为凶手，他在受审讯期间，突然从拘留所楼上摔到下面的大街上死亡。

达里奥·福及时抓住这一事件，敏锐地作出反应。他不畏艰险，冲破阻挠，深入调查，在左翼记者、律师的帮助下，搜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照片，以这一真实事件为素材，迅速创作出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于 1969 年公演。

一名"疯子"在警察局偶然地接触到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意外死亡"的卷宗，他随机应变，顺藤摸瓜，进行调查，又乔装成最高法院的代表复审此案，终于洞悉了此案的全部内情。所谓"意外死亡"，实际上是警方对被拘捕的无政府主义者严刑逼供，将其活活打死，又把他从窗口扔到街上，随即向媒体宣称他畏罪自杀。

达里奥·福以极大的真实性和尖锐性，揭露了司法和警察当局故意制造这起"意外死亡"事件，抨击了右翼势力颠倒是非，捏造事实，嫁祸于人，诬陷进步人士的卑鄙阴谋。由于这部作品同当时最敏感的政治热点直接相关，是从现实社会生活中汲取灵感，采撷素材，再创作而成的，因而具有强大的冲击力和雄伟的生命力。这出戏的公演，在意大利和西欧、东欧和美国都产生了强烈的轰动效应。在意大利演出时，不仅观众席爆满，连舞台两侧和幕后也挤满了观众。在两个戏剧季节里，该剧连演 300 场，观众超过 30 万人次。

综观他的讽刺剧，不难看出艺术家达里奥·福把自我完全溶入了人民之中，艺术家的心全然同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他不是把目光停留在生活的浮面，浅尝辄止，他的剧作也不侧重

刻画人物。他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展现重大政治斗争和激变的政治风云波及人物命运，并以此为契机，倾力剖示社会的、时代的矛盾。他以狞放的激情，把自己的剧作化为掷向黑暗与丑恶的投枪，昂奋地反映和参预现实斗争。他放胆无忌，以现实主义的才情和不可遏制的勇气，鞭挞权贵，指陈时政，掷地有声。

独树一帜的戏剧形式

达里奥·福的讽刺喜剧触动了一些势力的神经，被贬为“政治宣传品”。但是，他的作品绝不是政治口号的图解；观赏他的剧作，并无枯燥乏味、空洞说教之感。他那显露出逼人的批判锋芒的讽刺喜剧，自然需要相得益彰的戏剧形式。

为此，达里奥·福大胆摒弃正统戏剧的规范，努力借鉴民族戏剧的传统，把目光投向意大利古老的民间戏剧。他自称“人民的游吟诗人”，“被压迫者的游吟诗人”。所谓游吟诗人，系指意大利中世纪的民间艺人，他们集说唱、戏剧和杂耍于一身，平时四处流浪，逢着节日、洗礼、婚庆等，在农村、城镇的墙头、广场、教堂，一面弹奏乐器，一面表演。他们把当时的社会新闻和人们的思想情绪广为传播。游吟诗人在中世纪大众文化生活和文学艺术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滑稽神秘剧》(1969) 堪称达里奥·福继承和弘扬古老的民间戏剧传统的杰作。他把这部作品称作“人民游吟诗人之作”，并在为该剧作的前言中，以意大利 12 世纪游吟诗人朱洛·德·阿尔卡莫的《鲜艳的玫瑰》为范例，对这一古老民间戏剧传统的特色、流变和现实价值，作了详尽的阐释。《滑稽神秘剧》是一部系列短剧，它的素材，采撷自中世纪历史，或宗教传说，福对它们进行了整理、加工和再创造。它的表演形式，移植自中世纪游吟诗人的街头戏剧。演出时，没有道具，没有布

景，舞台上只有达里奥·福一个演员，身着普通衣服，不用化装；他又常常同时扮演几个角色，先后饰演了近百个不同的角色，从而博得了“魔术师演员”的雅号。他充分发挥集编剧、导演、表演于一身的优势和擅长歌唱、器乐与舞蹈的才华，靠着充满灵气的独白和即兴表演、发挥，吸引观众，潇洒自如地把丰富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糅入独脚戏的表演之中，把整出戏演得活灵活现，满台生辉。中世纪粗俗、怪诞、原生态的戏剧形态，成为达里奥·福借古喻今，最直率、最尖锐地讽刺教会，抨击时弊，揭露统治者同人民的对立，嘲讽社会中的虚伪、道德沦丧的最有效的手段。达里奥·福成功地从中世纪游吟诗人身上吸纳了表演形式与技巧，撷取了艺术活力与诗意。

同时，达里奥·福又用心继承15至17世纪盛行于意大利民间的即兴喜剧（或称假面喜剧）传统，借鉴它的即兴表演和喜剧手法。

达里奥·福的剧作大多是对国内外重大事件和百姓敏感问题迅速作出反应，匆匆创作的。他曾说：“我们对重大政治事件立即作出反应，宁愿演一个不成熟的戏，在演出中完善它，也比长期等待要好。”因此，他向即兴喜剧学习创作路子。他的剧作常常更接近提纲，没有定型。演员不仅要熟悉社会，而且要具备高超的演技，擅长在演出中即兴表演和发挥，通过演出实践来不断修改、丰富和完善剧本，因而有的剧本会有几个版本。他要求每场演出中都有即兴发挥的东西，演员善于随机应变，把握和即兴表达观众的情绪，甚至把观众中偶然的一声喊叫和孩子的哭声，都化为即兴戏剧。他还借鉴了即兴喜剧的许多特色，如剧情的引人入胜，故事展开的敏捷、轻松和出人意料。

在《高举旗帜和中小玩偶的大哑剧》(1968）一剧中，达里奥·福以大胆而奇妙的构思，移植假面喜剧的手法，创造性地让演员佩戴面具，同纸人、模型、木偶同台演出，对资产阶级、

法西斯势力的尖锐嘲讽，在戏剧形式强烈、夸张的对照和反差中，获得了绝妙的戏剧效果。

富于意味的是，达里奥·福把自己的政治讽刺剧都称作“喜剧”。他曾说过，写戏不同于写评论，写戏需要幽默，“即使是表现严肃的题材，真正的人民喜剧总是充满情趣的。”正是在喜剧样式中，达里奥·福施展过人的艺术天赋，把滑稽、幽默、讽刺、荒诞、夸张与变形冶于一炉，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粗俗与机智、假面与现实、中世纪与现代、即兴表演与严肃题材，获得了和谐的融合。他那充满灵气的艺术创造力，使他的政治讽刺喜剧情趣盎然，雅俗共赏，鲜活灵动，魅力无穷。他通过笑声来对社会的丑恶痛下针砭，借助幽默来触动人的灵魂，而观众则在笑声中宣泄自己的情绪，获得思想启迪和审美愉悦。而这，正是达里奥·福遵循的艺术信念：笑声泪影，“比起那种抽象的净化具有更久远的作用”。

达里奥·福也很注意在戏剧创作中融汇外国戏剧的优秀经验。布莱希特关心重大社会题材、激发观众变革现实的兴趣与愿望的戏剧美学，以及他反映现实斗争的短剧、独幕剧，马雅可夫斯基晚期创作的讽刺剧《臭虫》、《澡堂》，都对达里奥·福产生了影响。有评论家说，他的《老虎的故事》吸取了中国传统戏曲的特点，但刚刚面世的意语版 11 卷《达里奥·福喜剧集》没有收入这个剧本，笔者至今无缘读到。

来自人民，走向人民

毫不奇怪，达里奥·福的戏剧创作活动为当局与教会所不容。他的剧作屡屡遭到戏剧审查机关的刁难与阻挠。五六十年代，他的剧团被当局指称为“共产党剧团”，从事“赤色鼓动”。每次演出，警方都派专人在场，检查演出中可有越轨的台词。

《哥伦布》一剧演出后，右翼势力以亵渎军人为由，聚集在戏院门口寻衅、围攻。一名军官甚至向达里奥·福下了决斗的帖子。教会当局更把他视为“圣母与文明的共产党敌人”。维琴察市主教公然要求警方销毁达里奥·福在该市张贴的演出海报。一些教堂门口公布的“不宜观看的剧目”的告示上，赫然列着不准达里奥·福的剧团在正规剧场，也不准在广播电视演出的禁令。他还多次遭到起诉。直到70年代后期，意大利戏剧审查制度废除，剧场和广播电视才向他打开绿灯，而大名鼎鼎的斯卡拉大剧院也才邀请他又执导歌剧。

达里奥·福的戏剧的思想内容与表演形式，要求同人民大众保持紧密的联系。而为了突破右翼和教会势力的压迫与遏制，他的戏剧活动也更需要立足基层，走向人民大众。他和妻子拉美像古代游吟诗人一样，经常带领剧团深入工厂、农村巡回演出，甚至在街头、广场献艺。亚平宁半岛、西西里和撒丁岛，处处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在演出中，他面向观众即兴独白，同观众对话，努力同观众保持自然的接触。每一次演出，都成为演员同观众之间一次心灵的对话、一次毫无拘束的情感交流，笑声掌声不断，共鸣极其强烈。

演出之后，达里奥·福又同观众座谈，一起探讨意大利的政治、社会和艺术问题。这样的讨论气氛异常热烈，常常持续到深夜。来自基层的观众：工人、农民、家庭妇女、教员、大学生、艺术家，不但抒发自己观剧的感受，而且讲述自己的遭遇和周围现实中发生的事件，为剧团提供创作素材。弗兰卡·拉美在一篇文章中曾谈到，《高举旗帜与中小玩偶的大哑剧》、《工人识字300个，老板识字1000个，所以他是老板》等多部剧目，就是同观众讨论的产物，它们的思路、情节和语言都来自参加讨论会的普遍群众。达里奥·福的剧作不仅在意大利有着广泛、持久的观众，在国外也大受欢迎，已经在数十个国家

公演，演出场次超过3000场。

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安泰，由于时刻不离母亲大地，吸取母亲大地的力量，因而成为巨人，战无不胜。达里奥·福无疑受到了安泰的启迪。人民大众就是他的母亲。他异常自觉地、时时刻刻地从人民母亲的身上汲取滋养和力量。他无愧为“人民的游吟诗人”。

达里奥·福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民主意识，他敏锐的思辨力和深邃的洞察力，他对社会黑暗、腐败现象不屈不挠的挑战，他的自出机杼的戏剧审美观，对戏剧艺术形式不倦的、富于成果的探索，他对传统戏剧和现代戏剧的巧妙融合，都说明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是偶然的。许多知名的作家、艺术家，“对于这次打破常规的、意外的授奖”，表示“欣然接受”（意大利大作家马莱尔巴语）。他的获奖，表达了今日之文学界对戏剧文学、对口头文化、对戏剧演出的现代性的思考。

吕同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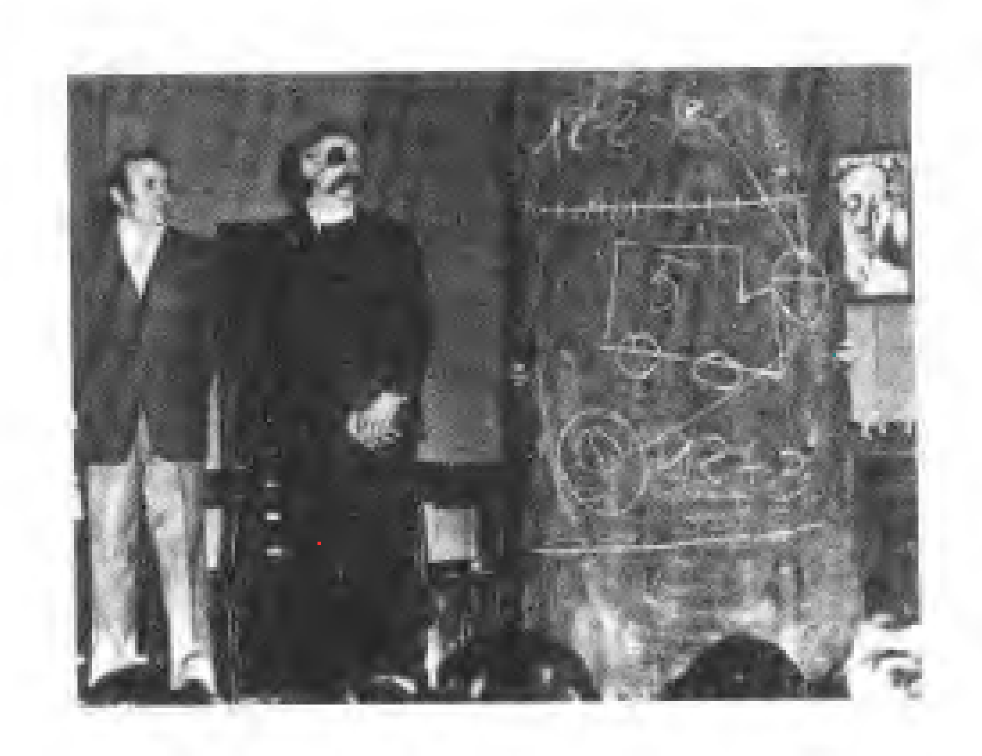
一九九八年八月

目　录

☆ 本书中漫画皆为达里奥·福所作

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

吕同六　译



剧 中 人 物

疯子
警察局长
警长甲
警长乙
警察甲
警察乙
女记者

第 一 幕

〔中央警察局的一间普通的办公室。一张写字桌，一个文件柜，几把椅子，一台打字机，一部电话，一扇窗子，两扇门。

警长 （翻阅案卷，把身子转向神态自若地坐着的犯罪嫌疑人）啊，这么说来，您可不是头一回乔装打扮。这档案上说，您曾经两次冒充外科医生，一次自称狙击兵军团的上尉……三次伪装大主教……一次自称造船工程师……您总共被逮捕六次，噢，等一等……两次，三次，五次……另外还有一次，三次，两次……对，总共被逮捕十一次……这是第十二次……

犯罪嫌疑人 没错，第十二次被捕……不过，我提请您注意，警长先生，我可从来没有被判过刑……我是清清白白的，档案上没有任何犯罪记录！

警长 嗯，我真弄不明白，您是要弄什么花招得以漏网的……不过，您放心，这一回，我可要玷污您的档案，把您的犯罪记录留下，我敢发誓。

犯罪嫌疑人 好吧，我理解您，警长先生。玷污一个清清白白的人的档案，确实是够刺激的……

警长 我会把这件事办得生动有趣……这儿的一份指控，说你冒充精神病科医生，帕多瓦大学前教授……你可知道，招摇撞骗要蹲大牢！

犯罪嫌疑人 是的，招摇撞骗是一个健康人的所作所为。但我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医生确诊的精神病患者……请看，这是临

床诊断证明。我曾经十六次住院接受治疗……都是出于相同的原因：我得了一种怪毛病，时时改变自己的身份，医学上叫作演员狂症。我喜欢不断地扮演形形色色的人物，简直到了痴迷的地步。不过，我追求的是真实可信的戏剧，因此我的剧团里的演员，必须全是实实在在的人，不会装腔作势地演戏……只可惜我两手空空，没法儿付给他们报酬，我向戏剧旅游部申请资助，但我没有政治靠山……

警长 正是如此，你就要你的演员们掏腰包……拧断他们的脖子……

犯罪嫌疑人 不，我从来没有欺骗过任何人……

警长 还有，你冒充精神病科医生，每次看病收费两万里拉……

警察 （站在犯罪嫌疑人背后）天哪，真宰人！

犯罪嫌疑人 对于一位从事精神病医学十六年，受人尊敬的医生，这样的收费是正常的。

警长 可是你，什么时候跟精神病科打上交道的？

犯罪嫌疑人 我先后在十六家精神病院，对上千个像我这样的精神病患者，日复一日……甚至日以继夜，进行了长达二十年的研究；跟别的医生不一样，我和精神病患者睡在一起……甚至头靠头，脚靠脚，因为医院里总是缺少病床。

有人为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控告我，不管怎么说，您不妨了解一下，我是不是给这可怜的患者作了一次再完美不过的诊断。

警长 那两万里拉也是再完美不过的！

犯罪嫌疑人 警官先生……我是为他好，不得不收下的。

警长 噢，为他好？这也是一种治疗手段么？

犯罪嫌疑人 正是这样……如果我不接受他的两万里拉，您想那可怜的病人，尤其是他的亲属会满意吗？如果我只收五千里拉，他们定会心里嘀咕："这家伙不怎么样，也许压根儿不是

个教授，可能刚从医学院毕业，初出茅庐。”相反，我的要价高，他们就会大吃一惊，想道：这医生是何许人也？怎么如此了得？……他们就会像过复活节似的，高高兴兴地回去……甚至激动得要亲吻我的手……“多谢了，教授”……他们因为激动而泣不成声。

警长 真该死，你的叙述太动人了……

犯罪嫌疑人 可我不是个会吹牛皮的人，警长先生！连弗洛依德都说过：昂贵的账单，无论对于医生还是病人，都是最有效不过的一剂良药。

警长 我想，不管怎么说，你看一眼这份介绍材料和你开的处方，如果我没有弄错，上面写着：安东尼奥·拉比教授。精神病学家，曾就职于，帕多瓦大学兼职教授……等等，您这怎么向我解释呢？！

犯罪嫌疑人 首先，我是个名符其实的教授，绘画教授，……在“救世主”夜校教授装饰绘画和写意绘画……

警长 很好……祝贺你！可这材料上说：精神病科教授！

犯罪嫌疑人 您很能干，可那儿有一个句号。您懂句法和标点符号吗？好生看着：安东尼奥·拉比教授。句号。然后是大写的精神病学家。请您注意，我用精神病学家这个头衔毫无吹嘘的意思。这就跟说我是心理学家、植物学家、美食家、关节炎患者是一个意思。您懂意大利语，还有意大利语法吗？懂？嗯，那您应当明白，如果有人说他是考古学家，那就好比说他是贝加摩市[1]人一样，并不意味着有多高深的学问！

警长 那么，“曾就职于帕多瓦大学兼职教授”呢？

犯罪嫌疑人 我很遗憾，这一回可是您在撒谎。您方才对我表示，您懂得意大利语、句法和标点符号，可现在您却现了原形，竟

① 意大利北部城市。

然不会正确地阅读……

警长 我不会阅读什么……

犯罪嫌疑人 那您没有瞧见"曾就职于"后面有个逗号?

警长 嗯,不错……是有个逗号,您说得对,我没有留神。

犯罪嫌疑人 啊,我说得对!……"我没有留神。"那末,您竟然借用您"没有留神"的事儿,要把一个无辜者送去蹲大牢?

警长 您确确实实是个精神病患者……(他不知不觉改用"您"称呼他)这跟逗号有什么相干?

犯罪嫌疑人 对于一个对意大利语和句法一窍不通的人,毫无意义!……请告诉我,您有怎样的学历,是谁提拔您的……您真让我没脾气!……请记住,逗号是行文的关键!如果在"就职于"后面是个逗号,整个句子的意思马上就改变了。

在逗号之后,您可以喘一口气……来一个语气上的短暂停顿……因为"逗号总是赋予不同的意向"。

您应当这样念:曾就职于(这儿最好做一个充满讥笑意味的鬼脸……如果再发出嘲讽的嘟哝声,那就更妙)……是的,这句话正确的念法是:曾就职于……(又做一个鬼脸,摇头冷笑)帕多瓦,又一个逗号,大学兼职教授……这么说吧:得了,你别再用不实之词唬弄人……你说的那一套,谁会相信呢……只有傻瓜蛋才会上圈套!

警长 这么说我成了傻瓜蛋?

犯罪嫌疑人 不,您只是欠缺点儿语法知识……如果您愿意,我可以给您上几节语法课。您的学费可以优惠……咱们现在就开始吧……有好多事情要做:请您对我说说时间代词。

警长 您停止无理取闹!我现在开始相信,您的确得了演员狂症,不过,您竟然扮演起一个精神病人来,……我敢打赌,其实您比我还要健康!

犯罪嫌疑人 我不敢这么说。显而易见,您的职业会导致多种精

神失常的毛病……来，让我瞧瞧您的眼睛（用手指翻开和放下他的眼皮）。

警长 您还有完没完！这审讯记录怎么往下做？

犯罪嫌疑人 如果您乐意，我用打字机来记录，我是一个领有执照的打字员，每分钟能打四十五个词汇……

警长 站住，要不我给您铐上手铐！

犯罪嫌疑人 谅您不敢！要末穿上紧身衣[1]，要末拉倒。我是一名精神病患者，如果您给我戴上手铐，刑法第一百二十二款规定："凡以公务人员身份给精神病患者施加非医疗性或非精神病科的强制性器具，导致患者疾病的发作，可判处五年至十五年的徒刑，并剥夺退休金，行政降级。"

警长 嘿，看来您倒是精通法律！

犯罪嫌疑人 法律？我门儿清！我花了二十年时间钻研法律！

警长 不过，您钻研了三百年吧？在哪儿刻苦攻读的？

犯罪嫌疑人 在精神病院！您知道在那里面用功可好着呢！有一位法院文书患了妄想症，他给我上课。此人真了不起！如今凡跟法律有关的，我无所不知：罗马法，现代法，教会法……朱斯蒂安尼[2]法典……腓特烈[3]法典……隆哥巴迪[4]法典……希腊一东正教法典……无所不知！你不妨向我提个问题试试看！

警长 瞧您说的！我没有时间……且慢，您的履历里怎么没有提到您当过法官……或者律师？

犯罪嫌疑人 噢，不，律师我是永生永世不会当的。我不喜欢防

---

① 束缚疯子用的衣服。

② 朱斯蒂安尼（482～565）：古罗马皇帝，曾搜集和整理罗马法，编纂朱斯蒂安尼法典。

③ 腓特烈二世（1712～1786）：普鲁士国王，曾制定法律大全，史称腓特烈法典。

④ 六世纪至八世纪占据意大利北部的日耳曼部族。

止，这是一种消极的行为；我喜欢审判……判决……镇压……迫害！我就是你们当中的一员，亲爱的警长！我们用“你”来称呼吧！

警长 小心，疯子！你耻笑人可得谨慎点儿……

犯罪嫌疑人 姑妄听之吧……

警长 那末，你是不是有时候冒充过法官？

犯罪嫌疑人 不，很遗憾，我还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啊，我太喜欢法官了，法官是所有职业中的佼佼者！首先，他几乎永不退休……相反，当一个普通人，随便一名工人，一到五十五岁、六十岁就要被打发回家了，因为他开始行动缓慢、反应迟钝。而对于法官来说，这个年龄正是官运亨通的开始。站在生产流水线或者车床旁边的工人，一旦过了五十岁，就笨手笨脚，事故不断，一切都完了，只能等待着被抛弃！矿工到了五十岁，身患矽肺病……虽然手脚还利落，可在退休以前就被解雇，被抛弃！银行职员也是这般情形，到了一定的年纪，就开始弄错账目，怎么也想不起公司和个人客户的名字，想不起贴现率，想不起大名鼎鼎的比亚姆公司和萨西斯集团的信箱。

得，你老朽了……像个傻瓜……走吧，回家歇着去吧！而对于法官来说，完全是另一种情形，截然不同；他们越是高龄，越是智力衰退，就越要推举他们担任高级职务，就越要赏给他们绝对重要的位置！你瞧那些只能在卡通片里见到的老人，一个个盛装打扮，他们身穿貂皮披风，系着绶带，头戴金色条纹的圆顶大礼帽，活像威尼斯面包房里的一群伙计，摇摇晃晃，他们的脸孔好似加尔登河谷[1]的胖墩儿……两副眼镜用链子系着，要不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掉了，而且也想不

[1] 意大利北方的著名河谷。

起来把它们搁在哪儿了。瞧，就是这样的一群人，掌握着随时以他们喜欢的方式毁灭或者拯救某个人的权力，他们就像说“嗨，明天也许要下雨……”一样轻松地宣判别人终生监禁。判处你五十年徒刑……你，三十年……你，二十年够了，因为你招我喜欢！他们面授机宜，专横跋扈，他们断案判决，发号施令……而且，他们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为，谁也不会健忘，在我们这儿，在沙特阿拉伯，有一条法律，谁说了法官的坏话，就会犯下侮辱罪！

啊，是的，是的……法官是令我神往的职业，我多么希望一生中哪怕有一次机会扮演一下法官的角色。最高法院的法官。“阁下……请坐，安静，起立，法庭开审……啊哟，您掉了一块骨头……这是您的吗？不，不可能，我压根儿没有骨头！”

警长　那末，我们该停止这些胡说八道了吧？你把我弄得晕晕糊糊了。得，坐到那儿，不许废话！（把他推向椅子）

犯罪嫌疑人　（歇斯底里地作出反应）唉，把手放下，要不我咬你！

警长　你咬谁？

犯罪嫌疑人　咬你！咬你的脖子，还咬你的屁股！（发出咬噬的声音）。如果你作出过分的反应，刑法第一百二十二款规定：对没有自卫能力和不能为自己的行动承担责任的精神病患者进行挑衅和施予暴力而造成伤害，判处六年至九年徒刑，剥夺退休金。

警长　坐下，否则我要失去耐心了！（对警察）你像木头柱子似的戳在那儿干什么？把他弄到椅子上！

警察　是，长官，他咬人！

犯罪嫌疑人　是的，我咬人！（发出咬人的声音）我警告你们，别恼我，我一肚子火。一条疯狗咬了我……一条发疯的杂种狗，咬了我的半个屁股。不过，这狗东西死了，我治好了。我虽说

治好了，可还会传染狂犬病。（发出狗狂吠和咬人的声音）

警长　真倒霉，弄来的竟是一个被狗咬过的疯子！这么说，你还让不让我写这份审讯记录？得了，乖点儿！一会儿我就放你走……我向你承诺！

犯罪嫌疑人　不，别撵我走，警长先生。跟您在一起……在警察局里我觉得好极了……我获得了一种安全感。外面，大街上，充满了危险……那些人都坏透了，他们开着小汽车，喇叭按得震天响，吱嘎一声又突然刹车……他们还闹罢工！那些公共汽车和地铁车厢的门会突然关上（发出车门突然关上的声音）……我就被夹住了……您就让我跟您待在一起……我帮助你让别的犯罪嫌疑人……颠覆分子招供……我还有一招，给人紧急服用硝酸甘油……

警长　够了，你……真让我讨厌！

犯罪嫌疑人　警长，你留下我，还是我从窗口跳下去……我们这是在哪一层？四层……好吧，大致上是合乎标准的高度，我要跳了！我从窗口跳下去，摔在马路上，粉碎性骨折，奄奄一息，发出垂死前的呻吟……因为我是敢跟死神较劲的硬汉子……我不断地哼哼唧唧……一群记者闻讯赶来，我一面哼哼唧唧，一面向他们讲述，是你们把我从窗口扔下去的！……我要跳了！

警长　（对警察）帮个忙，阻止他！把窗子关上。

〔警察执行命令。

犯罪嫌疑人　那我从楼梯口跳下去。（朝门口走去）

警长　我的天哪！现在真的该结束了。你坐下来。（把他猛地按在椅子上）（对警察）把房门锁上……钥匙取下来……

犯罪嫌疑人　把钥匙从窗子扔下去……

〔警察楞楞地朝窗口走去。

警长 是的，扔下去，不，把钥匙放在抽屉里……把抽屉锁上……钥匙取下来……

〔警察机械地执行命令。

犯罪嫌疑人 把钥匙放进嘴巴里，吞下去！

警长 不，不……从来还没有一个人炒过我的鱿鱼……（对警察）把这钥匙给我。（打开房门）出去，滚……你从楼梯口跳下去……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出去……我都快发疯了。

犯罪嫌疑人 不，警长……您不能这样做！您别滥用权力……别这样推我……我求你啦……你干吗要我出去？……我还没有到站呢！

警长 出去！（把犯罪嫌疑人推出门外，半掩上门）啊，终于打发掉了！

警察 警长先生，我想提醒您，贝拉蒂博士召开的会议得去参加……我们已经晚点五分钟了。

警长 怎么搞的，现在几点？（看手表）我的天哪，那鬼东西把我搅得昏天黑地……我们走吧，快点儿……

〔从左侧门下。疯子从他方才出去的右侧门进来。

疯子 可以进来吗……警长……我打扰您吗？您别生气，我进来只是拿我的文件……您不理睬我？得，您别再对我扳着脸孔……我们和好吧……嘿，这儿一个人也没有！那我只能自个儿拿了……我的医疗诊断册子……我的处方簿……哎，这儿有一份指控材料……撕掉它……好，就当没这回事儿！这份材料

是指控谁？（读）“严重盗窃行为……”在一家药房里……小事一桩，小事一桩……你自由啦。（又撕掉这份材料）而你……出了什么事儿？（读）“非法挪用……侮辱……”鬼话连篇，鬼话……走吧，小伙子，你自由了！（撕材料）统统释放！（停下来阅读一份特殊的材料）不，你不行……你是个坏蛋……你给我留下来……（他把这份材料放在桌子上铺好，随即打开放满案卷的文件柜）所有的人都不许动……正义来临了！哼，所有这些指控材料还要它何用？我一把火把它们统统烧掉！（拿出打火机，准备烧一袋材料，读封皮）“预审材料”。（读另一袋材料的封皮）“审讯存档材料……”

〔忽然，电话铃响，疯子镇静地拿起听筒回答。

喂，这是贝托佐警长办公室，您是谁？不，很遗憾，如果您不告诉我您是谁，我就不把电话转给他……您是……警长……您就是？啊，哪里，很荣幸……您就是把别人从窗口扔下去的警官！不，没什么，没什么……您从哪儿打的电话？瞧，多蠢，从五层楼，那还能从哪儿？！我是谁？你听贝托佐警长说了……颠覆分子闹事……问我是谁……你猜得出来吗？没有时间猜？得，为了同事时间总是会有的……就这样，要末你猜，要末我把电话转给贝托佐警长！我是谁？安吉亚里？（几乎自言自语）我是安吉亚里？噢，是的，你猜对了……我正是彼特罗·安吉亚里警长。太棒了。好吧，就在这儿，在米兰进行……你想知道得太多了。你就对我说好了，你找贝托佐有什么事儿？不，他不能来接电话，跟我说吧。要来一名最高法院的法官？从华盛顿专门派来的？对，我是想说从罗马派来的。我常常会把地名弄混了……啊，他就像是“钦差大臣”。没错，很显然，部里不同意预审法官在归档的调查报告中申述的理由。可是你能肯定吗？哎，就我一个人，“据

说”……我倒觉得很好……起初他会大吃一惊，然后就会改变主意……嗯，通过公众舆论施加压力……算了吧……公众舆论……可谁去施加压力……正好，贝托佐警长在这儿，他在大声嘲笑。(把电话听筒移开，模仿贝托佐狂笑)啊哟，啊哟！他还做一些下流的手势……啊哟！(佯装招呼警长)贝托佐，我们五楼的一位朋友说，你尽可以随意取笑，因为你没有卷进去……但他和他的上司却遇上了麻烦……哈哈，哈哈……他说要狠狠地胳肢你！哈哈，哈哈……不，这一回是我在发笑！哪儿的话，我确实很高兴，局长大人要担风险了……没错，事情就是这样，你可以告诉他……“安吉亚里警长深表满意……贝托佐警长也跟我持相同的观点。”你听，他笑得多欢(把电话听筒移开)哈哈，哈哈！你听见了吗？如果他们不在乎，那谁都无所谓的……是的，你可以这么说：安吉亚里和贝托佐警长都不在乎这些……(发出可怕的咂舌头的声音)对，是他在咂舌头。但你不必激动，你跟乌斯蒂卡市和温托泰内市警察局长都是铁哥儿们……压根儿不必如此在意……嘿，太棒了，我们以后见面再聊吧。那末，你需要贝托佐警官的什么东西，文件？好，你说吧，我记下来：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死亡的案卷副本……行，我会给你的……还有审讯记录的副本……对，对，都收在这儿的档案里……嗯，我想，你，还有大楼原先的警卫得好生准备。如果那个派来的高院法官正像传说的那样，是个无赖……什么，哪个地方这样传说？罗马。我从罗马来，不是吗？反正他们酝酿这个行动的消息从那一天就流传开来了。我当然认识这位法官了，他叫马里皮埃罗。你从来没有听说过？得，你以后会听到的。此人处理起事情来仿佛是流放了十年才回来似的……你不妨向你的刑法处的头头打听一下，也许……不，如果细细琢磨，还是不去打听为好，要不他会失望的，再也高兴不起来了……哈哈！唉，你何必为区区小

事上火，我的五层楼的对门邻居……在这死气沉沉的警察局里，拿一个弱者开开心也无伤大雅。

说定了，我们马上把你要的材料统统送给你。

再见……等一等，等一等！啊，贝托佐警长在这儿，他说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儿……如果你不生气，我就告诉你……你不会生气？那好，我告诉你。他说，嗯，嗯……等那位钦差大臣、高院法官这回视察以后，他们就会把你打发到南方去，也许是卡拉布里亚的维波瓦莱蒂亚……那儿的警察局是一座平房，警长的办公室在半地下室里……哈哈……你明白这意思吗？半地下室……哈哈，哈哈！你喜欢吗？得，下一次吧……很好……我马上转告他。（稍稍移开电话听筒）贝托佐，这位不久将成为卡拉布里亚警长的老兄说，什么时候瞧见我们俩，一定要照我们脸上揍一拳！我们俩都领你的情，饶了你（发出咂舌头的声音），挂了。

〔疯子放下电话，急忙奔过去寻找材料。

（读）"呈法官先生，急件。"嘿，这倒是一个机会，向我和向全世界表明，我具有渊博的学识，完全有能力打进那些号称永远正确无误、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官的行列……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天哪，我怎么如此激动不安！好像是要进考场，去接受毕业考试。如果我能让他们信服，我就是那位最高法院的法官，钦差大臣……那他们还不惊慌失措得晕过去，而我要摆出一副威严的样子！不过，我要是出了差错，那就大祸临头了！得，先来找一找走路的感觉……（模仿一种略微跛行的姿势）不对，这是文书走路的样子。假设法官患有关节炎，但走路显出高贵的神态！对，就这样，脖子有点儿弯……好像一匹马戏团里退役的马……（模仿，放弃）最好还是像"滑

行”，最后跳一小步。（模仿）不坏！“猪血香肠似的膝盖”？（模仿）或者是膝盖僵硬，走起路来像蝗虫似的一蹦一跳（模仿，急速的小步，脚跟像荡秋千似的）

天哪，还有眼镜……不，什么眼镜都不要。右眼半睁半闭……就这样，看文件的时候目光斜视，言语不多……有点儿咳嗽……喔喀喀，不，一点儿也不咳嗽……脸部肌肉有点儿抽搐？到时候看吧，可有必要。说话的声音甜美圆润，略带鼻音?！面容温和，脑袋有时突然摇晃，说：“不，亲爱的局长，您该收场了，您早就不是法西斯教养院的院长了……您应当时时记住这一点！”

不，换一副完全不同的形象或许更好些：表情冷漠，给人一种距离感，说话的语气威严，声音单调，略微近视的眼睛透出一丝忧郁……他戴眼镜，但使用单镜片。就这样。（他模仿着，同时翻阅案卷）

你瞧！混蛋。这就是我要寻找的文件！唉，慢着……干吗要这样失态呢？马上重新进入角色……请吧！（语调威严地）所有的文件都在这儿了吗？检查一下：米兰法院归档的指令……哼，还有对以巴莱里诺为首的罗马无政府主义小组的调查……好极了！（拿起一只大案卷袋，倒过来，摇晃几下，看看是否空的，把所有的材料装进去）

等一等，不知道那袋子里碰巧可有玻璃碎片……跟警察局的袋子打交道，什么都说不准！事先总得检查一下。

〔疯子从衣架上取下一件深色大衣，穿上；取下一顶黑色帽子，戴上。此时，警长上，认不出这身打扮的疯子，发愣了片刻。

警长 您好，您有什么事儿？找谁？

疯子 没什么，警长，我回来取我的文件……

警长 啊，还是您？出去!!!

疯子 请息怒，如果您的事情很不顺心，何必在我身上撒气？

警长 出去！（送他，把他朝门口推去）

疯子 我的天哪！怎么这儿的人都这么神经兮兮的？还有那个古怪的家伙，他到处找您，要撕破您的脸皮。

警长 （顿时站住）谁到处找我？

疯子 一个穿低圆领毛衣的人，他还没有揍您一拳？

警长 揍我一拳？

疯子 是的，揍您和您的另外一位同事……那个叫安加里……安加里奥……

警长 安吉亚里……罗马来的政务警长？

疯子 我怎么知道呢?!

警长 这个家伙为什么要揍我一拳？

疯子 因为你发出咂舌头的声音。

警长 咂舌头的声音？

疯子 是的，而且是两次，在电话里……还发出无赖似的笑声，哈哈……您不记得了：哈哈！（模仿此前做的把电话听筒移开的动作）

警长 您在胡诌些什么呀？你说的那个家伙是何许人？

疯子 等拳头落到您的眼睛上，您就清楚他是何许人……我不能责怪这可怜的家伙，五层楼对面的邻居……

警长 谁？

疯子 您的同事，您不是对他说，您巴不得把他和他的上司，原法西斯边防警察，都打发到卡拉布里亚的半地下室里……

警长 谁，我们的局长？那个……

疯子 那个领导和指挥你们的头头。

警长 听着，够了，您耽误了我太多的时间……请，出去吧！走

开！

疯子 永远走开？(做告别的飞吻。见警长发怒) 好吧，我同意，这就走。不管怎么说，如果您需要帮助你出主意……因为你挺讨我的喜欢，你一看见那个五层对面的邻居，你就低头弯腰，听我的！(下)

〔警长重重叹了一口气，然后走到衣架跟前，发现衣架空空的。

警长 (追赶疯子) 天知道，这个鬼东西！以装疯子作为掩护，竟把我的大衣偷走了……喂，你(把刚刚进屋的警察截住) 去追那个疯子…方才在这儿的那个家伙……他刚出去，穿了我的大衣……戴了我的帽子……也许还有袋子……那也是我的！快，在他溜掉以前抓住他！

警察 是，警长……(在门口站住，面朝外面，对着侧幕说道) 是的……警长在这儿……请进(又转向警长，他正在忙乱地寻找那些被疯子撕毁的文件)

警长 这些指控材料都上哪儿去了？

警察 贝托佐警长，政务警长要见您。

〔贝托佐警长从写字桌前抬起头，站起身来，朝左侧幕走去。

警长 啊，最亲爱的……正巧方才我跟一个疯子还谈起你，那疯子说……哈哈……你想吧……他竟说，你一看见我……你就会给我……(从侧幕迅速伸出一只胳膊。贝托佐被打倒在地，但他还是有力气说完这句话) 一记拳头！

〔从门外闪进疯子，高声嚷嚷。

疯子 我对他说了，要低头弯腰！

〔暗场。黑暗中响起音乐声，很可能是喜剧演员入场的滑稽可笑的进行曲。音乐播放的时间足以完成换景。灯光再次照亮舞台，呈现于我们眼前的是同前场相似的一间办公室。室内陈设大致相同，只是摆放不同。办公室深处的墙上挂着一幅颇大的共和国总统的肖像。一扇打开的窗子特别引人注目。疯子已经出现在舞台上，直挺挺地站着，脸孔朝着窗子，背对着门。稍顷，一名穿着运动夹克和低圆领毛衣的警长上场。

穿运动夹克的警长 （低声问一动不动地站在门旁的警察）这个人是谁？他来干什么？

警察 不知道，警长。他进来的时候那副派头好像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他说要跟您和局长谈谈。

穿运动夹克的警长 （始终不停地按摩右手）啊，您想谈谈？（以恭敬的态度走到疯子跟前）您好，有什么事吗？他们告诉我，说您要见我。

疯子 （不动声色地瞧着他，只是用手略略脱一下帽子）您好。（打量警官仍在继续按摩的右手）您的手怎么啦？

穿运动夹克的警长 喔，没什么……您是谁？

疯子 没什么？那干吗要按摩？这样莫非是要装腔作势？还是一种坏习惯？

〔警长开始显出不耐烦的神情。

穿运动夹克的警长 也许是……我方才已经问您，我有幸跟谁在谈话?!

疯子 我曾经认识一位大主教，他也喜欢像您一样按摩。他是一位耶稣会士。

穿运动夹克的警长 是我弄错了，还是您……!?

疯子 当然是您弄错了！如果您想说，我是影射人所共知的耶稣会士的虚伪……如果您不介意的话，那就开始我们的谈话，我师从耶稣会士，跟这一位大主教……您也许要提出什么异议？

穿运动夹克的警长 （窘迫，发愣）不，没有的事……但是……

疯子 （顿时改变语气）不过，我跟您谈到的那个大主教，确实是个伪君子……谎言连篇……而且，他总是按摩自己的一只手……

穿运动夹克的警长 您听我说，可您……

疯子 （丝毫不予理会） 您应当去看精神病科医生。不停顿地按摩，完全是一种优柔寡断……犯罪感……并且是性渴望的征兆。也许您跟女人发生了什么麻烦？

穿运动夹克的警长 （发火）哼，那您就说下去！（用拳头捶桌子）

疯子 （指着他的动作）冲动！瞧，这是新的证据！您就说实话，这不是什么坏毛病……将近一刻钟以前，你揍了某个人一拳，您坦白！

穿运动夹克的警长 什么，我坦白？最好还是您来告诉我，我有幸在跟谁说话……另外，劳驾您脱下帽子！

疯子 您说得对。（故意缓慢地脱帽）不过，请相信我，我戴着帽子并非出于无礼……只是害怕这敞开的窗子，脑袋受不了穿堂风。您不怕，是吗？听我说，可以把窗子关上吗？

穿运动夹克的警长 （冷淡地）不，不行！

疯子 我忘了自我介绍：我是马可·马里亚·马里皮埃罗教授，最高法院的首席顾问……

穿运动夹克的警长 法官？（几乎茫然失措）

疯子 曾经担任……曾经担任、罗马大学兼职教授。我说了两个“曾经担任”，在第二个“曾经担任”以后，有个逗号。

穿运动夹克的警长 （紧张而慌乱）我明白……

疯子 （咄咄逼人，嘲讽地）您明白什么？

穿运动夹克的警长 没什么，没什么。

疯子 正是……（继续咄咄逼人）就是说什么也不明白！谁向您通风报信，说我要来复查你们的审讯和存档的材料？

穿运动夹克的警长 （处于招架的境地）不过……事实上……我……

疯子 注意，别撒谎。这件事让我恼火极了……我有一种习惯……只要有什么人对我撒谎……我这脖子上的筋……您瞧它怎么跳动……您瞧！那末，您是否知道我的到来？

穿运动夹克的警长 （尴尬不安，咽口水）是的，我知道……但没有料到您来得这么快……

疯子 正是这个缘故，最高法院才决定把行动提前……我们也有自己的情报人员。就这样，对你们打了一个快速反击！很遗憾吗？

穿运动夹克的警长 （显得疲惫不堪）不，那里那里……（疯子用手指着自己脖子上跳动的筋）……喔，是的……是很遗憾。（向疯子指着一把椅子）请坐，把帽子递给我吧……（去摘他的帽子，随后又改变主意）也许您喜欢戴着帽子……？

疯子 请便，您不妨戴着它……何况这不是我的帽子。

穿运动夹克的警长 什么？（随即走向窗子）您要我关上窗子吗？

疯子 不用，您不必麻烦了。请您就把局长叫来……我想尽快开始……

穿运动夹克的警长 当然……不过，如果到局长办公室去，也许更好……更方便。

疯子 不错，可是，无政府主义者事件是发生在这间办公室里，是

这样吗？

穿运动夹克的警长 是的，发生在这儿。

疯子 （摊开双手）那就得了！

〔疯子坐下，从公文包里取出几份文件。我们发现，他还随身带了另一个很大的包，从里面取出各式各样的东西：一枚眼镜片，一只钳子，一个划线工具，一根法官的手杖……一部刑法。警长在房门前对警察附耳低语。

疯子 （继续整理案卷） 我希望，警长，当着我的面，大家始终都大声说话。

穿运动夹克的警长 是，请原谅。（向警察转过身去）去请局长先生尽快上这儿来，如果他能……

疯子 即使他不能，也得来！

〔警长乖乖地纠正自己。

穿运动夹克的警长 是，即使他不能，也得来。

警察 是，长官。

穿运动夹克的警长 （打量正在整理案卷的法官片刻工夫，看他用图钉把不止一份材料钉在窗板和衣柜上。忽然想起了什么）哎，对的……审讯材料！（抓起电话，拨号）喂，请转贝托佐警长……他上哪儿去啦？去见局长先生？（放下电话，开始拨另一个号码）

〔疯子阻止了他。

疯子 请原谅，警长，如果允许我……

穿运动夹克的警长 请说，法官先生。

疯子 您正在寻找的贝托佐警长，莫非跟复查这一案件有着某种关系？

穿运动夹克的警长 是的……嗯，也就是说……因为他掌握着全部档案材料……

疯子 那就不必了……我这儿随身带来了全部材料……干吗还要另外一份，那能派什么用场？

穿运动夹克的警长 您说得对，派不上什么用场。

〔从外面传来警察局长愤怒的声音，他像一颗炮弹似的冲上场，警察紧紧地追随着他。

局长 我说，警长，这是怎么回事，我必须上您这儿来，即使我不能来？

穿运动夹克的警长 不，局长先生，您是有道理的……不过，因为……

局长 因为一件屁事！什么玩意儿一下子成了我的顶头上司？我马上警告您，您这种蛮横无理的举止行为我实在不喜欢……特别是对待您的同事……走吧，要不脸上又要挨老拳了！

穿运动夹克的警长 唉，您瞧，局长先生……贝托佐没有用咂舌头的声音来嘲弄您，也没有对您说要打发您到卡拉布里亚的半地下室去……

〔疯子佯装整理他的案卷，在写字桌后面蜷缩着身子。

局长 什么咂舌头的声音，卡拉布里亚的半地下室！得，别再恶作剧了……不能再平安无事地坐在这儿了……所有的眼睛都盯着我们……那些卑鄙的记者炮制了各种各样的混账消息；含沙射影……您别再给我雪上加霜……（警长向他指指正佯装

局外人的假法官）啊，那个人？天哪！他是谁？记者？可您为什么不马上对我……

疯子 （仍然注视着案卷）不，局长先生，您大可不必紧张，我不是一名记者……不会有那些讨厌的流言蜚语……我可以向您保证。

局长 谢谢您。

疯子 我理解并且和您分担您的不安，另外，我在您之前已责备了您的这位年轻的同事。

局长 （转向警长）是这样吗？

疯子 我觉得，这位年轻人脾气相当暴躁，缺乏耐心，从方才你们的谈话中，我发现他甚至对咂舌头的声音和卡拉布里亚的半地下室都有一种变态反应，不妨在我们之间说句实话，比起苏莲托[①] 和卡普亚[②]来，那还算是不错的了。您明白吗？（很亲切地把警察局长拉到身边，局长愣愣地随着他）

局长 不，我确实……

疯子 （几乎对他附耳说） 请听我的，局长……我像对待一位父亲那样对您说，这位年轻人需要一位很好的精神病医生……拿着，请把他带到我这位朋友那儿去……他是位出色的医生。（把一张名片放到他手里）安东尼奥·拉比教授……曾经担任兼职教授……但注意这儿有个逗号。

局长 （不知如何解脱） 谢谢，但请允许我……

疯子 （顿时改变语气） 当然，我当然允许您……请坐……我们现在开始……您这位同事可向您报告，我……？

穿运动夹克的警长 没有，请原谅，我还来不及……（转向警察局长）这位是马可·马里亚·马利皮埃罗教授，最高法院的首席顾问……

---

① ② 苏莲托和卡普西均为意大利南方城市。

疯子 请别提那个“首席顾问”，我对此毫不在乎……您就说“顾问之一”，这对我就足够了！

穿运动夹克的警长 悉听尊便。

局长 （一时很难从突然袭击中恢复过来）阁下，我确实不知道……

穿运动夹克的警长 （试图帮助他）法官先生来这儿是为了复查那件案子……

局长 （突然接过话茬）啊，当然，当然，我们早就期待您的光临！

疯子 瞧见了吗，您的上司是多么真诚？他坦诚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您该向他学习！当然，那是另外的一代人，另外的一种作风！

局长 是的，另外一种作风。

疯子 好，请允许我直截了当地对您说：你几乎是我的……这么说吧……亲密的朋友……仿佛我已经认识您许多年了。您是不是曾经流放过？

局长 （结结巴巴地） 流放过？

疯子 我说什么来啦？当过流放地区的警察局长？那是什么时候呢？还是来说我们的事吧！

局长 谈我们的事儿！

疯子 （斜视着他） 得！（用手指他）但是，不必了，不必了，这是不可能的！把那些错觉放在一边吧！（揉眼睛。同时，警长对局长附耳急促地讲了些什么，局长沮丧地倒在椅子上。神经质地点燃一支香烟）那末，还是言归正传。这儿，根据审讯记录（翻阅材料）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和二十八页……（警长因被动吸入横向飘来的烟味而咳嗽）那一天的晚上，日期我们不感兴趣……一名无政府主义者，铁路扳道工，在这间办公室里接受关于他是否参加了银行炸弹爆炸案的审讯，这起爆炸事件导致了十六名无辜市民的死亡！法官先生，您在审讯中是这样说的：“我们掌握了有关您的很有分量的线索！”您是这样说的吗？

局长 是的，这是审讯开始的时候，法官先生……后来……

疯子 我们就是谈审讯开始的时候……我们按顺序来：将近午夜，无政府主义者突然走火入魔，这仍然是您法官先生这么说的，他突然走火入魔，从窗口跳楼，活活摔死了。那末，什么是"走火入魔"？班迪埃[1] 认为，这是自暴自弃的忧虑心态的激化的形式，它同样能主宰心理健康的人，如果在他们身上诱发一种强烈的愤懑，一种绝望的痛苦。是这样吗？

局长和穿运动夹克的警长 是这样。

疯子 那末，我们再来看，是谁，又是什么东西诱发了这种愤懑，这种痛苦；我们没有别的法子，只有把当时的场面予以再现：现在该您走上舞台了，局长先生。

局长 我？

疯子 是的，请走到前面来。你不反对表演一下您那令人难忘的出场吧？

局长 请原谅，什么令入难忘的？

疯子 那决定性地引发走火入魔的举动。

局长 法官先生……这儿肯定发生了误会，我并没有出场，而是我的副手，一位同事……

疯子 唉，唉，把责任推给自己的下属，是糟糕的，甚至是糟糕透顶的……打起精神来，扮演您的角色……

穿运动夹克的警长 不过，法官先生，这是每一个警察局都常常采用的一种手段，这样做是为了让犯罪嫌疑人招供。

疯子 谁叫您说话了，让您的上司讲话！您知道吗，您是一个没有教养的入！从现在起，您只需在问起您的时候才开口回答……明白了吗？您局长先生，请吧，请您现身说法，把当时的情景表演一下。

---

① 班迪埃：法国精神分析专家。

局长 我同意。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犯罪嫌疑人无政府主义者在那儿，正是您现在坐的地方。我的同事……不，是我，我很冲动地进来……

疯子 好！

局长 于是，我对他发动了攻势！

疯子 我欣赏您这种态度！

局长 我亲爱的扳道工……颠覆分子……你该停止耍弄我了……

疯子 不对，不对……您就原原本本地表演。（展示审讯记录）这儿没有任何剪接……您不是这么说的。

局长 嗯，我是这么说的：别再踢我的屁股了！

疯子 他仅仅是踢屁股？

局长 是的，我向您发誓。

疯子 我相信您，继续往前走。您接着怎么说的？

局长 我们掌握了证据，火车站的炸弹就是您放的。

疯子 什么炸弹？

局长 （降低声调，用淡话的口吻）我是指二十五日的爆炸案……

疯子 不，您就把那天晚上讲的话重复一遍。假设我就是无政府主义者，铁路扳道工。打起精神来。什么炸弹？

局长 别装蒜！你心里一清二楚。我讲的是什么炸弹？几个月以前，你们放在中央火车站车箱里的炸弹。

疯子 那你们果真掌握着这些证据吗？

局长 没掌握，但正像方才警长解释的那样，这是我们警察局常常采用的一种欺骗手段……

疯子 哈哈……真够狡滑的。（用手拍击发呆的警察局长的肩膀）

局长 不过我们掌握了一些可疑的线索……这米兰的无政府主义者，扳道工是唯一的犯罪嫌疑人……所以很容易推断，他是……

疯子 这是自然的，我想说，这是显而易见的。如果铁路上的炸

弹是铁路工人放的这一事实是毋庸置疑的，那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作出推断，罗马司法部大楼的炸弹，是一位法官放的；无名英雄纪念碑前的炸弹，是警卫部队的军官放的；农业银行的炸弹，是一位银行家，或者一位农业主——由您选择——放的。（顿时怒火中烧）往下说呀，先生们……我到这儿来，是为了进行严肃的调查，而不是为了玩弄愚蠢的推理游戏！继续进行。这上面写道（念某一页材料）："无政府主义者似乎没有被指控所触动，疑惑地微笑。"这一段文字是谁写的？

警长 我，法官先生。

疯子 很好，那时候他微笑来着……但这儿有这样一段评述，都是你们的原话……审查案件卷宗的法官也是这么重复的……"毫无疑义，失去工作，被解雇的恐惧，也同自杀的危象有关系。"可是，起初他微笑，后来却突然觉得恐惧，这是怎么回事？是谁向他灌输这种恐惧？……是谁走到他的跟前，突然跟他谈到解……雇？

警长 不知道，我向您发誓，至于说我……

疯子 注意，我们不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你们两个并不是唱主角的人……这世界上所有的警察都是动手殴打的，这是一种快乐，我不明白，为什么正是你们俩是唯一带着凡士林去的？你们这样行事，是你们的权利！怎么样，我没有开玩笑吧？

局长和警长 谢谢，法官先生。

疯子 不客气。另外，谁都明白，有人去对无政府主义者说这么一番话，那是很有害的："你的事情很不妙，当我们告诉铁路部门的头头们，说你是无政府主义者，谁知道他们会怎么干……他们会把你扫地出门……你将被解雇！"那个家伙灰心丧气了……说实在话，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最最眷恋的就是职业……他们归根到底都是小资产者……割舍不了他们得到

的小小的好处；每个月固定的薪水，奖金……第十三个月工资[1]，养老金，互助金，一个安全的晚年……没有人比无政府主义者更多地考虑晚年，请相信我……自然，我是讲我们的无政府主义者……那些好吃懒做的家伙……这跟从前那些被驱逐、无家可归的人大不一样……您了解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吗，局长先生？噢，噢，我在说什么?！总而言之，你们从精神上打垮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使得他痛苦失望，于是他跳楼……

警长 如果您允许的话，法官先生，坦率地说，这件事没有马上发生……因为我还没有介入呢……

疯子 没错，没错，您说得对……您先是走出办公室，然后您又回来，在故作姿态地停顿了片刻之后，您开口说话……得，警长先生，您把自己说的话表演一下……您仍然设想我就是无政府主义……

警长 是的，没问题。"方才从罗马给我打来电话……有个好消息告诉你……你的朋友，对不起，你那位舞蹈演员同志已经招供……是他把炸弹安放在米兰的银行……"

疯子 那末，他，扳道工，对这个消息是怎么反应的？

警长 嗯，很糟糕，他的脸色发白……要了一支烟……点了火……

疯子 然后就跳楼了。

局长 不，没有马上跳……

疯子 最初您是说"马上"，是这样吗？

局长 没错，是这样。

疯子 而且，在接受报纸和电视采访时，您总是声明，无政府主义者在采取可悲的行动以前，已经泄气……他"陷入了绝境"，您是这样说的吗？

---

① 在意大利，按照惯例，年底给每一个员工多发一个月工资，作为奖金。

局长 没错，我正是这样说的："陷入了绝境"。

疯子 那您在声明中还说了什么？

局长 他曾提出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说那可怕的下午发生凶案的时候，他正在运河边一家小酒店里玩纸牌。我指出，这个证据是捏造的，不能成立。

疯子 这么说来，无政府主义者被认为不仅是铁路爆炸案，而且是米兰银行爆炸案的犯罪嫌疑人。您末了还补充说，无政府主义者的自杀行为，就是对他自己的"一份起诉书"。

局长 没错，我是这么说的。

疯子 而警长，您则大声嚷嚷，说那个家伙活着的时候就是个罪犯，是个无赖！可是才过了几个星期，您，局长先生，又发表声明，瞧，这儿有份文件，"理所当然"，我再重复一遍，可怜的扳道工"理所当然"没有任何具体的犯罪嫌疑。对吗？所以他完完全全是清白的。而且，警长，您还这样评论道："那无政府主义者是个很棒的小伙子。"

局长 是的，我想……我们犯了错误……

疯子 天哪，谁都可能犯错误。可你们，请原谅，做了一件蠢事，且容我给你们点明：首先你们随心所欲地拘捕了一名自由公民，然后滥用你们的权力，对他的拘留超过法定的期限，你们又告诉这个可怜的扳道工，说你们掌握了他用炸弹制造铁路爆炸案的证据，使他精神受到刺激，接下来你们又故意制造他的精神出了毛病的假象，威胁说他将被解雇，说他案发时正玩纸牌、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是捏造的，不能成立的。最后，你们又给了他一记意外的打击，说他的罗马的同志已经招供，承认自己是米兰爆炸案的凶手，他这位罗马的朋友是个很让人讨厌的凶手，不是吗?! 这样，他彻底绝望了，说了一句"无政府主义完蛋了"，就跳楼了。我要说，我们才是疯子，不是吗？在这种情况下，用这样的手段，逼迫一个任人

摆布和嘲弄的人走火入魔，那有什么奇怪的呢？啊，不，不，我很遗憾，在我看来，你们是有罪责的，这就是我的意见！你们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死亡负有全部责任！应当以挑唆他人自杀罪立即起诉你们！

局长 可这怎么可能呢，法官先生？我们的职业，您也承认，就是审讯犯罪嫌疑人，让他开口说话，有时候不得不使用计谋，设下圈套，甚至诉诸某种精神上的压力……

疯子 不对，这里涉及的绝不是“某种”，而是持续不断的压力！你们开始审讯的时候，是不是掌握了这个可怜的扳道工咬定自己不在犯罪现场的说法是撒谎的可靠证据？请回答！

局长 没有，我们没有掌握可靠的证据……不过……

疯子 我对“不过”不感兴趣！是不是还有两三位退休老人，今天依然能够证明他不在犯罪现场？

警长 是的，有。

疯子 这么说来，你们还向电视和报界撒了谎，说凶手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是捏造的，你们掌握了很有分量的线索，是吗？你们使用计谋，设下圈套，搞阴谋诡计，不仅仅是为了制服犯罪嫌疑人，而且是为了欺骗、愚弄善良的、傻瓜似的老百姓的信任！（局长欲插话）请让我把话讲完，难道你们没听说过，散布虚假的或者有偏见的消息是严重的犯罪行为？

局长 可我那位同事曾经向我许诺……

疯子 别把责任推卸给第三者……您，警长先生，请回答我，那个无政府主义者、舞蹈演员已经招供的消息，是打哪儿来的？我查阅了警方和罗马预审法官审讯的全部记录（向他们展示记录）……这个无政府主义者压根儿没有承认自己参与了银行爆炸案。这是怎么回事？这口供莫非又是你们杜撰的？请回答！

警长 是的，是我们杜撰的。

疯子　哈，哈，真是奇妙的想象力！你们二位真该去当作家才是。或许你们还有机会去当作家，请相信我。监狱是写作的极好场所。嘿，你们垂头丧气了！那末，我还想非常坦率地告诉你们一个消息，罗马方面掌握了你们对这件事负有严重责任的无可辩驳的证据。你们两个无可救药了；司法部长和内务部长已经决定撤你们的职，让大家记取这一最严重的教训，来重新建立业已信誉扫地的警察局的威信！

局长　不，这难以令人置信！

警长　他们怎么可能……

疯子　这是确凿无疑的。您俩飞黄腾达的前程毁了！这就是政治，我亲爱的。起初你们为某个政治游戏效劳，给工会运动制造麻烦……制造一种“置颠覆分子于死地”的气氛。如今，事情多多少少发生了逆转……无政府主义者跳楼死亡的事件激起了民众的公愤……需要两颗脑袋来平息……那就请你们慷慨一下！

局长　就要我们的脑袋？

警长　没错。

疯子　英国流传着一则古老的故事：主人唆使他豢养的几只狼狗去咬一群乡下人……那些乡下人向国王哭诉，主人为了得到宽恕，便把狼狗宰了。

局长　你们以为……你们果真……相信？

疯子　我是你们的审判者，我还会是别的什么人呢？

警长　该死的职业！

局长　我知道是谁坑害了我……哼，但我会让他付出代价的。

疯子　当然，会有许多人对你们幸灾乐祸，得意忘形地耻笑你们。

警长　是的，首先是我们的那些同事……这是最让我气愤的！

局长　更不要提那些报纸了。

警长　真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尽情地嘲弄我们！……你瞧，还有那

些无聊的画报。

局长 这些卑鄙的小人，当初低三下四地拼命来巴结我们，谁知道又会抖露出你的什么事情……他们甚至会嚷嚷“把警察捉拿归案！”

警长 “这警察是个虐待狂，是个滥用暴力者！”

疯子 更不要提什么屈辱……讽刺……

局长 岂止是耻笑！所有的人都不再理睬你……我们会连个停车场看守的位置都找不到！

警长 这狗日的世界！

疯子 这狗日的政府！

局长 事情既然到了这个地步，请您告诉我，我们该做些什么？请给我出出主意！

疯子 我？我能对你们说什么呢？

警长 对，您给我们出出主意！

疯子 我要是处在你们的位置……

局长 处在我们的位置？

疯子 我就从窗口跳下去！

局长和警长 什么？

疯子 你们要我出主意……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与其忍受这样的屈辱……还不如听我的话，你们去跳楼！打起精神，去跳！

局长 是的，很好，可这跟我们说的有什么关系？

疯子 确实，没什么关系。你们就让自己走火入魔，从窗口跳下去！（把他们朝窗口推去）

局长和警长 不，等一等！等一等！

疯子 什么“等一等”？你们还要等什么？你们还想在这龌龊的世界上干什么？这难道是生活吗？狗日的世界，狗日的政府……统统都是杂种！跳楼吧！（用力把他们往窗口拽去）

局长 不，您想干什么，法官先生？我还抱有希望！

疯子 什么希望也没有，你们完蛋了……你们难道不明白？完蛋了！跳楼吧！

局长和警长 救命！别推……行行好！

疯子 不是我推你们，是你们走火入魔了。解救你们的"走火入魔"万岁！

（揪住他们的腰身，强迫他们爬窗子的栏杆）

局长和警长 不，不，救命！救命！

〔在审讯开始时下场的警察上。

警察 发生了什么事，局长？

疯子（松手） 啊，没什么，什么也没发生……是这样么，警长？是这样吗，局长先生？您安慰一下您的部下吧。

局长 （哆哆嗦嗦地从窗户栏杆跳下） 嗯，是的，你不必惊慌，只是……

疯子 只是"走火入魔"。

警察 走火入魔？

疯子 是的，他们想从窗口跳下去。

警察 他们也想跳楼？

疯子 是的，看在上帝的分上，您千万别对新闻记者讲！

警察 不会的，不会的。

警长 不对，是他，法官先生，想要……

局长 是这样。

警察 您想跳楼，法官先生？

局长 不，他推我们。

疯子 没错，没错，我推了你们。差一点儿你们就当真跳下去了……你们已经绝望了。当一个人绝望的时候，什么都无所谓了……

警察　啊，是的，什么都无所谓！

疯子　嘿，您瞧瞧他们，现在还是一副绝望透顶的模样……您瞧他们，那两张哭丧着的脸！

局长　您讲得很对……处在我们的位置上……我向您承认，方才有那么一阵子……我差一点儿，当真要跳楼了！

警察　您打算跳楼啦？您？

警长　我也是这样！

疯子　你们瞧瞧，先生们。要是谈起“走火入魔”，那该是谁的责任呢？

局长　政府里的那些杂种……如果不是那伙……他们先是鼓动你去……“镇压，制造混乱的局势临近的紧张气氛”……

警长　还制造“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的气氛！”让你铤而走险，然后……

疯子　不，其实没那回事，都是我一个人的责任。

局长　你的责任，为什么？

疯子　因为全不是真的，统统都是我杜撰的。

局长　那该怎么说呢？难道罗马要撤我们的职也不是真的？

疯子　假的，他们压根儿没有这么想。

警长　而无可辩驳的证据呢？

疯子　从来没有什么证据。

警长　不是说部长要我们的脑袋吗？

疯子　全是无稽之谈。部长很赏识你们，你们是他眼睛里的眼珠子。而警察总局的头头听到你们的名字，激动得了不得……竟大叫好好！

局长　您不是开玩笑，对吗？

疯子　半点儿玩笑也没有。整个政府都喜欢你们！我还要告诉你们，方才讲那则古老的英国故事，也是凭空虚构的。任何主人都不会因为他豢养的狼狗咬了乡下人，而狠心把狼狗宰了！

只会发生相反的情形。假如狼狗在格斗中丧了命，国王会立即给主人发来沉痛哀悼的唁电。还有人会献上带国旗的花环！

〔警长欲开口说话，局长神经质地表示讨厌。

警长 如果我没有误解的话……

局长 您当然误解了……请让我讲话，警长……

警长 请原谅，局长。

局长 我不明白，为什么您，法官先生，要制造这一大堆谎言……

疯子 谎言？哪儿的话，这些不过是司法机关有时求助的“圈套”，或者说“骗局”，其用心是要让警察局明白，这些手段是何等的不文明，且不说是犯罪的！

局长 那末，您仍然坚持您的看法，那无政府主义者是在我们的逼迫下，跳楼身亡的？

疯子 是你们自己……方才六神无主的时候……证实这一点的！

警长 可他跳楼的时候，我们并不在现场。您问问他！

警察 是的，法官先生，他们刚一出门，那人就跳下去了！

疯子 这就好比说，某个人在银行里安放了一颗炸弹，然后走开了，炸弹爆炸的时候他不在现场，所以他是无罪的！哈，这样的逻辑太美妙了！

局长 不，法官先生，这儿有点误会……警察他讲的是第一种说法……我们要讲的是第二种说法。

疯子 噢，不错……要撤回方才的说法。

局长 哪里，我并不认为是撤回……而只是简单地更正……

疯子 言之有理。我们且来听听，你们要更正什么？

〔局长向警长暗暗示意。

警长 是的，我们……

疯子 我提醒你们，关于这新的说法，我这里也有记录可查。请吧，我洗耳恭听……

警长 我们要更正一下……怎么说呢……更正那骗局……发生的时间。

疯子 骗局发生的时间？

局长 是这样，我们已经声明，我们用那些捏造的谎言给无政府主义者设下圈套，不是半夜十二点钟，而是晚上八点。

警长 也就是说，二十点。

疯子 啊，你们把整个事件，包括从窗口跳楼，提前了四个钟点！这真是最先进的夏时制！

警长 不，跳楼……还是发生在半夜十二点……没有改变。这有证人。

局长 证人中有一位记者，他在院子里，您想起来了吗？（法官摇头）他听见扑通一声，有东西重重地落在地上，便第一个跑到了现场……他立即记下了时间。

疯子 很好……自杀发生在半夜，你们设计的骗局是在二十点……那么，你们怎么解释那走火入魔呢？我是说，你们关于自杀的说法全都是从走火入魔而来的……

所有的人，从预审法官到检察院，你们始终坚持这样的所谓事实，那个可怜的家伙是由于"突然走火入魔的缘故"而跳楼自杀的……而现在，在关键时刻，你们却对我矢口否认"走火入魔"了。

局长 不，不……我们没有矢口否认"走火入魔"……

疯子 是的，你们矢口否认了它，按照你们方才的说法，从您或您同事进来，对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说"我们掌握了无可辩驳的证据"，到他自杀，这中间竟然相距了四个小时。那"走火入魔"到那儿去了？整整四个小时……随你摆布……无

政府主义者有时间来消化你们的弥天大谎……你们可以劝告他，巴枯宁虽然是个贪婪的家伙，但最终也成了警察局和梵蒂冈的知己，这反正是一样！

局长 但这正是我们想要做的，法官先生。

疯子 你们想要告诉他，巴枯宁是个贪得无厌的人？

局长 不，我们想要表明，所谓的“走火入魔”并不是由我们的欺骗、我们的伪证所引发的……因为从那时到他自杀，经历了四个小时！

疯子 不错，不错，言之有理！真是绝妙的想法……您真有两下子！！

局长 谢谢，法官先生！

警长 这样一来，谁也不能再归罪于你们，诚然，你们制造了谎言，但不能认定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警长 正是。所以我们是清清白白的。

疯子 你们真能干。只是还弄不明白，那可怜的家伙干吗还要跳楼自杀，不过如今这已无关紧要，主要的是你们终于证明自己是清白的。

局长 再次感谢您。坦率地对您讲，我曾经担心您对我们怀有偏见。

疯子 偏见？

局长 是的，我担心您要不惜一切代价把我们打成罪人。

疯子 天哪……恰恰相反，我不妨告诉你们，如果方才我的言行有点儿严厉和富有挑衅性，那只是为了让你们拿出足够的事实和证据来，便于我竭尽全力助你们一臂之力，顺利地摆脱这尴尬的局面。

局长 我由衷地感谢您……司法部门始终是警察局最亲密的朋友，这真令人高兴！！！

疯子 应当说是合作者……

局长和警长 是的，合作者。

疯子 你们也应当全力合作，以便我能对你们一帮到底……让你们立于不败之地。

局长 当然啦。

警长 乐意效劳。

疯子 第一件应当用无可辩驳的论据予以证明的是，在这四个小时里，无政府主义者已经承受和化解了一切沮丧的心情和所谓的“精神崩溃”。

警长 没错，我们这位警察，还有我，可以作证，在经历了最初的失望的躁动之后，无政府主义者当时已经恢复了常态……

疯子 这记录在案了吗？

警长 我想是的……

疯子 没错，没错，关于案情的第二种解释有这样的记载（读）：“扳道工渐趋平静，并表示，他和舞蹈演员之间关系不佳。”好极了！

局长 这就是说，舞蹈演员承认自己是爆炸案凶手的消息，对于他是无关紧要的。

疯子 是的，他并不很喜欢那个家伙，无论是作为无政府主义者，还是作为舞蹈演员。

警长 也许他甚至认为那个家伙不是个无政府主义者。

疯子 我觉得，他瞧不起那个家伙。

警长 有一次两个人吵架，他抄起盐碟朝对方砸去……

局长 这种行为真糟糕！

疯子 请别忘记，我们的扳道工很清楚，罗马的无政府主义组织混进了一大批警察局的密探和亲信……他曾经要舞蹈演员注意这一事实，对他说：“警察局和法西斯分子想方设法要制造混乱的局面……你们周围尽是被收买了去制造事端的奸细……引导你们去干他们想要干的事情……到头来受连累的

是左派。”

警长 他们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而吵架的。

疯子 自从舞蹈演员不听从劝告，我们这位扳道工也许就开始怀疑此人也是一名奸细。

局长 这很可能。

疯子 所以，舞蹈演员的招供与他无关紧要，无政府主义者相当平静，这有无可辩驳的证据。

警长 记得他当时还露出了笑容，在关于案情的第一种解释里，就记录了我这一说法。

疯子 是这样，但很遗憾，有一点儿麻烦，在关于案情的第一种解释里，你们已经谈到，无政府主义者给自己点了一支烟，“心情沮丧”，并且怀着“绝望的心理”呼喊“无政府主义完蛋了”。噔，噔，噔，纵身从窗口跳了下去。真见鬼，可你们脑子里一定闪过这样的念头，把这个案子编成一出戏。

局长 您说得对，法官先生。这儿的一位年轻人有过这样的念头；我对他说：剧本就让那些搞电影的人去写，咱们还是当咱们的警察……

疯子 你们听我的，眼下，如果我们想获得可靠的解脱，唯一可行的办法是把这一切统统抛到九霄云外，从头开始。

警长 那我们该作出第三种解释？

疯子 天哪！只要把现有的两种解释弄得更加合情理就足够了。

局长 是的。

疯子 好吧，首先，已经说过的活统统要算数，不得翻悔。因此，警长您和局长您或者某个代表局长先生的人，你们已经斩钉截铁地说过……无政府主义者抽了他最后的一支烟，喊了那句富于戏剧性的“无政府主义完蛋了”……但是，在这儿我们遇到了不同的解释：他没有马上跳楼，因为当时才八点钟，还没有到午夜十二点。

局长 按照第二种解释……

疯子 谁都知道，铁路扳道工从来都是遵守时间的。

局长 问题正在于，这样我们就有足够的时间来改变他的情绪……并且帮助他打消自杀的念头。

警长 您的说法无懈可击！

疯子 是的，那末这情绪的改变是怎么发生的呢？……时间本身不足以治疗某些创伤……看来有某个人帮助了他……借助某种手势……我知道。

警察 我给了他一块口香糖。

疯子 太棒了。你们呢？

局长 嗯，我当时不在场……

疯子 不，这是一个极其微妙的时刻，您应当在场！

局长 我同意，我当时在场。

疯子 好，我想先提个问题，无政府主义者深深陷入的恐慌，可曾多少打动了你们？

警长 是的，我确实被打动了。

疯子 我们还可以补充说，你们因为使他受到折磨而感到不安……局长先生……您，是一位如此多愁善感的人！

局长 没错，归根到底，他让我有点儿难过……我感到不安。

疯子 妙极了！我敢打赌，您还不由自主地把一只手搁在他的肩膀上……

局长 不，我想我没有这样做……

疯子 没什么，这是表示父爱的姿态。

局长 唉，也许是这样，可我记不得了。

疯子 我确信，您是这样做了！请您说一声：是的！

警察 是的，是的，他这样做了……我亲眼看到的！

局长 唉，如果他看见我……

疯子 （转向警长） 而您，轻轻地摸了摸他的脸孔……这样（摸他

的脸孔)

警长　不，我很遗憾要让您失望，但我敢肯定，我……没有摸他的脸孔。

疯子　您真让我失望了……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个人除了是个无政府主义者，还是个铁路扳道工！您莫非健忘了？您知道铁路工人意味着什么吗？它意味着跟我们所有人的童年相联系的某种东西……意味着电动玩具火车和弹簧玩具火车。您小时候从来没有玩过玩具火车吗？

警长　是的，我有一个蒸汽玩具火车……是装甲的……还冒白烟。

疯子　还发出嘟、嘟的叫声？

警长　没错，嘟、嘟……

疯子　太美了！您发出嘟、嘟声的时候……您的眼睛都闪闪发光了!! 不，警长先生，您不可能不对他怀有好感……我想，如果犯罪嫌疑人是位银行家，您压根儿不会瞧他一眼，而他是个铁路工人……您，我再相信不过了……您摸了他的脸孔。

警察　是的，确实是这样……我亲眼看到的，他摸了那人的脸孔，摸了两次！

疯子　您瞧……我有了证人！您摸他脸孔的时候，对他说了些什么呢？

警长　我想不起来……

疯子　我来告诉您，您对他说了什么。您对他说："打起精神来……别这样垂头丧气……（您叫了他的名字）你瞧着吧，无政府主义不会死亡的！"

警长　可我觉得我没有……

疯子　啊，不对……天哪……您是这样讲的……要不我要生气了。瞧瞧我脖子上的筋。您承认不承认这样讲过？

警长　好吧，如果您喜欢……

疯子　那就请讲吧……我要记录在案。（开始书写）

警长 得，我对他说："打起精神来……孩子，你别在意……你瞧着吧……无政府主义不会死亡的！"

疯子 很好……后来你们一起唱歌！

局长 一起唱歌？

疯子 那是必然要走到这一步的……一旦营造了如此友好、亲切的气氛……自然会情不自禁地唱起来，而且是齐声合唱！我们来听听，你们唱什么歌了？我猜想是《全世界是我们的祖国》……

局长 不，请原谅，法官先生，我们确实不能接受所谓一起唱歌的说法。

疯子 嘿，你们不接受我的说法？那末，你们可知道，我要提醒你们什么？我可以向你们让步，任凭你们自己去处理……这是你们的事儿！我会把事情按照你们向我叙述的那样整理出来……那会产生怎样的后果?请原谅我使用一个生动的比喻：天下大乱，搅个底朝天。是的，正是这样！你们先是这么说，然后统统推翻……换一种说法，半个小时以后又提出截然不同的另外一种说法……连你们之间都无法寻得一致……这儿记录上分明写着，无政府主义者当天下午就曾经试图自杀，当时你们都在场……这个细节你们压根儿没有提到。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你们用这样的调子向整个新闻界，甚至向电视新闻节目发表声明，说对无政府主义者的审讯"理所当然地"没有记录在案，因为无法及时记录……过一会儿，奇迹出现了，竟冒出来两个甚至三个记录，都是由他……由您亲手签字的！如果一个犯罪嫌疑人讲话自相矛盾，即使只有你们混乱透顶的讲话的一半，那你们也会毫不含糊地要他的命！你们可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怎么看待你们？你们不仅玩弄了拙劣的把戏，而且制造了弥天大谎……你们现在还想让人来相信你们，自然，除了预审法官。你们知道为什么老

百姓不相信你们吗?……因为你们对事件的解释,除了古里古怪之外,还缺少仁慈……缺少人情味。谁也不会忘记您,警长先生,当无政府主义者可怜的妻子前来询问,为什么不把她丈夫死亡的消息通知她时,您的回答是多么无礼和傲慢。从来没有丝毫的同情心,你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让自己放下架子……自由自在一番……没有一个人会放声大笑,失声痛哭……高歌一曲!相反,如果老百姓能透过这些麻烦事情,隐约窥见你们的一颗心,就会原谅你们所有的自相矛盾的说法。……那末,两个活生生的人,因为感情激动而喉咙哽咽,虽然是警察,但为了让无政府主义者高兴,便和他一起唱歌……《全世界是我们的祖国》,任何人都会因为听到类似的故事而感动得热泪盈眶……任何人都会狂热地呼叫你们的令人喜悦的名字!请吧!为了你们好……为了让调查对你们有利……唱吧!(他开始轻声地歌唱,向两名警官使眼色,他们也相继和他一起唱起来)

我们漂泊在大地和海洋,
抛弃了我们的亲人,为了一个理想。

加油!大声唱!(扶住他们的肩膀,鼓励他们唱歌)

全世界是我们的祖国……
自由是我们的法律……
一个思想,一个思想……
全世界是我们的祖国……

〔合唱的声音最响亮的时候,黑暗渐渐降临。



第 二 幕

〔在灯光再次亮起来以前，四个人像第一幕结束时一样，继续唱歌。当灯光完全照亮舞台的时候，歌声即刺耳地刹住。

疯子 （鼓掌，同每一个人拥抱，握手）太棒了，太棒了！是的，现在我们终于做成了一件事。如今谁也不会再怀疑，无政府主义者的心态是很平静的。

警长 我敢说他是满意的。

疯子 当然，他觉得自己像在家里一样。在罗马一些俱乐部的成员当中，便衣警察常常多于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

局长 我们用那些伪证向他发出连珠炮似的质问，丝毫没有破坏他的精神状态。

疯子 这么说来，压根儿谈不上走火入魔；走火入魔是后来的事儿。（问警长）那是什么时候？

警长 将近午夜。

疯子 由什么事情引发的？

局长 嗯，我想，原因……

疯子 不，不，天哪！您什么也不会想……您什么都不应当知道，局长先生！

局长 什么，我什么都不应知道？

疯子 您真让人讨厌，我们在这儿竭尽全力要把您拽出来，证明您跟铁路扳道工的死亡没有任何干系……因为您压根儿不在现场……

局长 您说得对，请原谅……我走神了。

疯子 可您走神也太厉害了，局长……请您集中注意力……好吧，就像托托[1]在一部老的滑稽戏里所说的："此时此刻，警察局里没有警察局长！"但是有警长。

警长 没错，我当时在场，但过了一会儿我也离开了。

疯子 嘿，又开始推卸责任了。勇敢些，请告诉我，将近午夜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儿。

警长 在这间办公室里，我们一共六个人：四名警察，我……还有一名宪兵少尉。

疯子 噢，是的，后来他被提拔为上尉。

警长 没错，就是他。

疯子 你们在那儿干什么？

警长 对他进行预审。

疯子 继续审讯？诸如"你当时在那里？干了什么事儿？开口！别耍滑头"。……真有趣，折腾了那么多小时，我想，你们恐怕都有点儿心烦意乱？……神经受到刺激……动辄发火。

警长 没有的事，法官先生，我们非常平静。

疯子 你们没有狠狠教训他一番？也没有给他一记反手耳光？

警长 没有。

疯子 给他后背一拳？

警长 也没有。

疯子 拦腰一击？！

警长 拦腰一击？

疯子 是的，就像给患蜂窝组织炎的胖女人推拿那样……嗒！……嗒！……嗒！（双手成刀子状，快速模仿）啊，真好，嗒！

警长 不，法官先生……压根儿没有什么推拿。我们是用开玩笑

---

[1] 托托：意大利当代著名喜剧演员。

的方式审讯他的……

疯子 是吗，“开玩笑的方式?”

警长 我向您保证……您可以问他。（把警察推向法官）

疯子 没有必要。难以令人置信。（展示一纸档案）但是在向预审法官作证的证词里有记载。

警长 是的，他丝毫没有怀疑。

疯子 啊，我也相信这一点……不过，“开玩笑的方式”是什么意思?

警长 就是开玩笑的意思……一面审讯他，一面尽管讥笑。

疯子 我不明白，莫非你们玩打士兵耳光的游戏? 你们戴上了面具，吹起了喇叭?

警长 还没有到这个地步……但都笑得很开心，拿犯罪嫌疑人取笑……说些俏皮话……打诨插科……

警察 没错，没错，大家笑得很厉害。您知道吗，警长是个爱开玩笑的人，但平时不显山不露水……但愿您能看到，当他来了兴致的时候，他就是一个逗人的审判官……哈哈哈，真会逗人发笑!

疯子 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罗马决定修改你们的誓言。

局长 警察的誓言?

疯子 是的，部里决定的。

局长 已经修改了吗?

疯子 准确地说，是完善你们的誓言，现在你们是怎么宣誓的?

警长 “警察为公民服务!”

疯子 好，从今以后改为：“警察为公民服务，让公民开心!”

局长 哎呀，您这是取笑我们。

疯子 丝毫没有这个意思，我比任何时候都确信，你们的确是像你们所说的那样，用开玩笑的方式对待犯罪嫌疑人的……我记得，在对所谓的“星期一黑帮”审判期间，我在贝加摩市，

你们想必不会忘记，卷进这个案子里去的有一位神甫、一名医生、一名药剂师，几乎整个城镇都被指控犯罪，后来却证明都是清白无辜的。我当时就下榻在紧挨着警察局的一家小旅馆里，审讯就在警察局进行，几乎每天夜里我都要被一阵号叫和呻吟所惊醒。起初，我以为那些人受了虐待挨了揍，但后来我恍然大悟，这其实是笑声。是的，那些被审讯者多少有点儿发狂的笑声："喔唷，喔唷，妈妈呀！够了！哎哟，救命，我再也不干了！警长，够了，您让我笑死了！"

局长 把嘲笑搁在一边吧，您知道，后来，那些家伙，从警察局头头，直到中士，统统都给判刑了！？

疯子 是的，因为他们开心过了头！（警察们紧皱眉头，显得不能容忍）不，不，我不是开玩笑。你们还不知道，有多少并没有犯罪的人，随意弄出个由头来，只求把自己送进警察局去！你们认定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共产党员，"工人政权"组织成员，工会积极分子……不对，事实上他们都只是可怜的病人，患有抑郁症、多愁善感症、忧愁症，他们伪装成革命者，其用心就是想要接受你们的审讯……最终能够痛痛快快地大笑几声！多少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

局长 我想说，法官先生，您现在岂止是拿我们开心，简直是挖苦我们了。

疯子 天哪，我绝不会容许自己……

警长 我向您发誓，那天晚上我们和无政府主义者一起开玩笑！

警察 是的，是的，一起开玩笑，我也可以向您发誓。

疯子 你住嘴，只有上司才能够发誓！（局长粗暴地把警察拉开）好吧，我们接受这种说法。那末，是拿谁……拿什么事情开玩笑？

警长 主要是取笑那个跳舞的无政府主义者。

疯子 就因为他是一个瘸子……一个跳舞的瘸子、无政府主义者……哈哈。

警长 是的，还因为……

疯子 你们大概有些针对他的恶意的举动，作为舞蹈演员，他要有类似把一粒粒彩色小珍珠串连起来、随心所欲地做出灯罩来的本领……天晓得，他可能就有点随心所欲，是吗?!

警察 哈哈，随心所欲的无政府主义者!!

局长 住嘴!

警长 不，我们确信没有这样夸张。

疯子 打起精神来，我们不必做谦谦君子。不管怎么说，确切的事实是,你们对那个跳舞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嘲弄过于沉重,作为他的朋友，那铁路扳道工也觉得像受了屈辱。是这样吗?

警长 我猜想，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

疯子 他突然站起来!

警长 是的，他突然站起来……

疯子 随即大声叫喊:“够了!我不允许这样含沙射影，我的朋友是舞蹈演员，我同意，他是个瘸子……但他是个男人，天哪!”一面说，他一面像跳双步舞似的跳上了窗台，纵身跳了下去!

警长 是的，差不多应当是如此……不过我不能向您担保，方才我对您说了，我刚刚走出办公室。

警察 我在场，如果您觉得需要，我可以担保!

疯子 住嘴，你!

局长 不过，这个无政府主义者也过于为小事斤斤计较，仅仅因为别人嘲笑了他的朋友就跳楼!

疯子 噢，那是因为你们触动了他的痛处：无政府主义者比任何人都更看重男子气!您没有读过奥托·魏尼格尔的著作《性与无政府主义》?这可是一部经典之作。

局长 天晓得，为一个跟他的关系很差劲的朋友生气……可别忘了他自己曾经说过：他曾抄起一只盐碟朝那个家伙砸去!

疯子 对!您提醒我这一点太好了!所以，他不可能因此气恼，被

激怒！

局长 不可能！

疯子 瞧这个狡猾的家伙……当时还装蒜！

局长 他装蒜？

疯子 当然，这个滑头演了一出他受尽屈辱的闹剧，以便给他的自杀寻找一个合乎逻辑的借口……对于你们来说是合乎逻辑的，但对于别人却是荒唐的！

局长 这是什么意思：对于别人是荒唐的？

疯子 您还不明白？他像“神风”[1] 一样自杀，就是要毁了你们！他跳楼了，而你们这些老天真还把发生的事情老老实实地向报界和电视台通报……没有人相信你们，除了那个可爱的整理案卷的先生……另外，你们听听这儿案卷上是怎么写的：“‘受伤的自尊心’导致了走火入魔！”谁会轻信这些？真是十足的无稽之谈！

局长 是的，是的，这近乎开玩笑。

疯子 这样一来，你们的坦率又害了你们自己……而他，狡猾的无政府主义者，正在他的坟墓里耻笑你们呢！

警察 真是个卑鄙的家伙！他给人的印象好像是可以信赖的……是个好人儿！

局长 住嘴！（警察默然，像蜗牛缩进自己甲壳一样退缩一旁）您不必生气，法官先生，如果我对您说，您关于扳道工像“神风”敢死队的说法，我不太信服。

警长 我也有所保留……

疯子 而我一点儿也不信服！即便是把它编进推理电视剧，人们也不会接受的！我只是想维护你们的解释，我看你们的解释更加难圆其说！

---

[1] “神风”，系二次大战期间以自杀性轰炸闻名的日本空军敢死队。

局长 （耸耸肩膀）对不起，如果我关上窗子，您不介意吧？有一股寒气吹进来……

疯子 说吧……是的，还真有点儿冷。

警长 这是太阳刚刚落下的缘故。

〔警长做了一个手势，警察上前关窗。

疯子 没错，那末，那个晚上，难道太阳没有落下吗？

警长 什么？

疯子 我说，无政府主义者跳楼的那个晚上，太阳一直当空高挂，没有日落，是吗？

〔三名警员发愣，面面相觑。

局长 我不明白。

〔疯子佯装厌烦。

疯子 我说，虽然当时是十二月，但直到半夜时分，窗子还敞开着，这就是说，天气并不寒冷……而如果寒冬腊月天气并不寒冷，那唯一的原因只能是太阳还没有下山……或者日落特别晚，比方说在午夜一点钟，就像在七月份的挪威一样。

局长 喔，不，我们当时刚把窗子打开……为了换换房间里的空气，是这样吧？

警长 是这样，房间里烟味太浓。

警察 您知道，无政府主义者抽烟很凶。

疯子 你们打开了玻璃窗，那末，护窗板也打开了吗？

警长 是的，护窗板也打开了。

疯子 在寒冷的十二月？半夜里气温降到零度以下，寒气不冻僵你的身子……？“来，来，透透气！我们才不在乎什么肺炎！”你们至少穿了大衣吧？

警长 不，我们穿了外套。

疯子 健壮得像运动员！

警长 我向您保证，当时确实不冷。

疯子 噢，是吗？那个晚上，气象局向全意大利发出降温预报，将有让白熊也打哆嗦的寒流，可你们却不觉得冷，相反……仿佛是“春天”！莫非每天夜里非洲季风会吹到这儿？要不，海湾地区的暖流通过下水道流到了这座大楼里？

警长 请原谅，法官先生，我弄糊涂了，方才您还申明，您特地到这儿来帮助我们，可相反您却一个劲儿怀疑我们的每一样证据，嘲笑我们，侮辱我们……

疯子 完全同意，或许我言过其实了，或许我过于怀疑，……可是，我怎么帮助你们呢？（三名警员坐下，一声不吭，神情沮丧）……别哭丧着脸……打起精神来！我以最最严肃的态度向你们许诺，从现在起我不再嘲笑你们。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

局长 对，让它过去吧。

疯子 现在我们来谈正经事：关于跳楼。

警长 好。

疯子 我们的无政府主义者走火入魔了，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导致这一疯狂行动的最令人信服的原因是什么……他突然站起来，猛跑……等一等，谁给他做了“踏脚板”？

警长 什么，“踏脚板”？

疯子 到底是你们当中的哪一位，站在窗子旁边，在齐胸高的部位，双手手指交叉，这样，做成一个“踏板”，支撑他的脚……噔！他纵身一跃，越过栏杆，跳了下去！

警长 您说什么呀，法官先生，您想要我们？

疯子 不，看在上帝分上，别激动……我只是这样问问……我刚才想，更准确地说，他是站在那儿，那末，助跑的距离如此短，没有外来的帮助，他怎么跳……我无意让谁怀疑……

警长 没什么可怀疑的，法官先生，我向你保证……一切都是他自个儿干的?

疯子 压根儿没有田径赛场上的那种“踏板”?

警长 没有。

疯子 也许他跳楼的时候穿了一双布鲁梅尔[①]式的带塑料鞋跟的跑鞋?

警长 不，普通的鞋跟……

疯子 好，事情就是这样：一方面，此人身高差不多一米六。独自一人，没有外来的帮助，没有阶梯……另一方面，有足足半打的警察就在离他几米远的地方，其中一名甚至就站在窗子旁边，但谁也没有及时介入……

警长 可情况是如此突然……

警察 您难以想象，那鬼东西动作是多么敏捷……我勉强抓住他的一只脚。

疯子 啊，你们瞧，你们瞧，我的煽动的本领显示了效果：您说您抓住他的一只脚。

警疯 是的，但我手里只留下他的一只鞋，他还是跳下去了。

疯子 这无关紧要。至关重要的是，这只鞋留了下来。这只鞋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你们挽救他的诚心!

警长 当然，无可辩驳!

局长 （对警察） 好样的!

警察 谢谢您，局长先……

局长 住嘴!

---

① 布鲁梅尔，前苏联著名跳高运动员，屡创世界纪录。

疯子 等一等……可这儿有什么东西不太对劲儿（向警员们展示一页案卷）自杀者有三只鞋吗？

局长 什么，三只鞋？

疯子 是的，一只鞋留在这位警察的手里……这事情发生以后的某一天，他本人这么作证的（展示案卷）。瞧这里。

警长 正是，他向《晚邮报》记者这么说的。

疯子 但这儿，在另一份附件里，清清楚楚地写着，无政府主义者在院子里的石板地上死去的时候，两只脚都穿着鞋子。那些闻讯跑来的人，其中有一位《团结报》的记者，还有其他路过的记者，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警长 我不明白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疯子 我也不明白。看来只有一种可能：这位敏捷的警察在第一时间飞也似地冲下楼梯，跑到三楼平台，在自杀者经过以前，贴近窗口，给飞行中的他穿上鞋子，然后又像火箭似的，跑回五楼，而在这一刹那，自杀者正好坠落地面。

局长 您瞧，您瞧，您又开始嘲弄人了。

疯子 您说得对，您比我厉害……请原谅。这么说来，三只鞋子……请原谅，你们可记得，他或许就有三条腿？

局长 谁？

疯子 自杀的扳道工……如果他果真有三条腿，那穿三只鞋子就合情合理了。

局长 （厌烦地） 不，他不是三条腿的动物！

疯子 别感到厌烦……在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身上，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

警察 这倒也是。

局长 住嘴！

警长 真糟糕……还得找一个合乎情理的说法，要不……

疯子 我找到了。

局长 那倒要听一听。

疯子 毫无疑问，他穿的鞋当中有一只太大了，而当时他手头又没有鞋垫，于是，他先穿了一只瘦小的鞋，然后再套上那只肥大的鞋。

警长 一只脚上穿两只鞋?

疯子 没错，这有什么奇怪的?这就像穿套鞋一样，你们记得吗?从前下雨天我们曾经穿过的那种套鞋……

局长 是的，曾经穿过。

疯子 不过今天还有人穿这样的套鞋，你们知道我要对你们说什么吗?警察手里拿的不是一只皮鞋，而是一只套鞋。

警长 不，这不可能，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穿着套鞋!这是老派保守的人才用的东西。

疯子 无政府主义者是一伙很保守的人……

局长 当然，正因为保守，他们才要谋杀呀!

疯子 对，为了能够把他们当木乃伊保存[1] 起来……如果等到国王们老态龙钟，皮肤皱缩，被疾病折磨得憔悴不堪了才死去，就很难保存他们了……所以要趁他们鲜活的时候杀死他们……

警长 恕我直言，法官先生，您讲的某些道理，我实在不敢恭维……

局长 我也接受不了……

疯子 你瞧，我以为你们虽然怀旧，但并不怀恋君主政体……不管怎么说，如果你们不喜欢关于套鞋、关于三只鞋的故事……

〔电话铃声响起，所有的人都安静下来，警长抓起话筒。

---

① 这是双关语，在意大利语中“保守”和“保存”是同一个字眼。

警长 请原谅……是的，请说……请稍等……（转向局长）是值勤人员打来的，他说有一位女记者在门口，要求见您，局长先生。

局长 啊，是的，我答应她今天约会。她是《快报》或者《欧洲人》杂志的记者，我记不得了……您问她可叫菲莱蒂。

警长 （对着电话）您叫菲莱蒂？（对局长）是的，玛丽亚·菲莱蒂。

局长 那就是她……想采访我。您请她改天再来，今天我没有时间……

疯子 真没想到，但我不希望您因为我的缘故而感到为难。

局长 什么意思？

疯子 我认识那位女记者，此人很有点能量，她容易为小事生气，见怪，……为了报复，她会炮制一篇针对您的文章……您让她上来吧，看在上帝的分上！

局长 那您的调查呢？

疯子 可以等一等。但您还没有明白，我现在跟你们同舟共济；而像女记者那样的人，需要跟他们交朋友，不能对着干！您听我的吧。

局长 我听您的。（对站在电话旁的警长）让她上来。

警长 你带她上我这儿来。（放下话筒）

局长 那您怎么办，离开我们吗？

疯子 真没想到，但我从来不会抛弃朋友，尤其是在危难的时刻。

警长和局长 您留下来？

局长 您以什么身份留下来？您想让秃鹫一样贪婪成性的记者发现您是谁，来这儿干什么吗？然后在她的报纸上写上整整一版捅出来？那就是您存心要毁了我们！

疯子 不，我不想毁了你们……请放心，那秃鹫一样贪婪成性的记者永远弄不清楚我究竟是什么人。

警长 弄不清楚？

疯子 当然，我要改变身份……这对于我来说如同儿戏，请相信

我，刑法处的精神病专家，国际刑警组织局长，警察局科技处领导人，任你们挑选。如果那欺软怕硬的记者用什么问题来让你们为难，你们只须向我挤挤眼睛，我就会挺身而出……最要紧的是你们自个儿不妥协。

局长 您真够仗义的，法官先生……（激动地握他的手）

疯子 别再叫我法官，看在上帝分上。从现在起我就是警察局科技处马卡托尼奥·班齐·皮齐尼上尉……怎么样？

警长 不过，果真有班齐·皮齐尼上尉这个人吗？他是在罗马……

疯子 正是。如果这记者写些让我们不快的东西，那只要请罗马真正的皮齐尼上尉出来作证，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证明她写的东西全是凭空捏造。

警长 您真是个天才！如果她发现您是在扮演皮齐尼上尉这个角色呢？

疯子 别担心，在二次大战中我担任过狙击兵军团的随军牧师。

局长 安静，她来了。

〔女记者上。

局长 请进，小姐。请坐。

女记者 你们好，局长先生在吗？

局长 我就是，很高兴见到您，小姐。我们只是在电话里相识……很遗憾。

女记者 很高兴见到您。看门的警卫给我制造了一些麻烦……

局长 请您原谅他，这是我的过错，我忘了把您的来访通知他。请允许我向您介绍我的同事：皮隆尼警长，这个办公室的负责人……

女记者 非常荣幸。

警长 这是我的荣幸……小姐。（以军人的姿态握手）

女记者 天哪，手给握疼了！

警长 请原谅……

局长 （指着正背向舞台忙乎的疯子）……这位是上尉……上尉?!

疯子 是我……（转过身来，粘上了小胡子，一只眼睛蒙了一块黑绷带，一只手戴了深褐色手套。局长见到他这副模样，发愣地站着，不知如何介绍是好。疯子自我介绍）警察局科技处马卡托尼奥·斑齐·皮齐尼上尉。请原谅这只手很僵硬，因为他是假肢，是阿尔及尔战役留下的纪念，我当时是外国军团空降兵……请坐啊，小姐。

局长 您想喝点什么?

女记者 不，谢谢……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我想马上开始……请原谅我，但我的时间很紧，我必须今天晚上交出文章……今天夜里要发排。

局长 好，按您的意思办，开始吧，我们准备好了。

女记者 我有好几个问题（掏出笔记本，念）第一个问题向您提出，警长，如果它有点儿挑衅性，请您包涵……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想使用录音机……（从手提包中掏出录音机）

警长 嗯，当真……我们……

疯子 请吧……（对警长）第一条规矩：不许唱反调。

警长 可如果有什么遗漏……如果我们想要澄清。

女记者 请原谅，先生们，有什么事情不合适吗?

疯子 （抓住时机） 不，不，没有的事……警长正在向我夸奖您呢，他说您是一位胆略过人的女士……具有坚定的民主信仰，热爱真理与正义……名不虚传！

女记者 您过奖了……

警长 请谈吧。

女记者 为什么别人叫您窗台上的骑士?

警长 窗台上的骑士？这么称呼我?

女记者 是的，或者叫作“骑士警长”。

警长 谁这样叫我？

女记者 我这儿有一封信的复印件，是一个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从圣维托雷监狱发出的，他是在我们的无政府主义者死亡的日子里被送进牢狱的，正是他这么谈到你，警长……

警长 噢，是的，他是怎么说的？

女记者 （读信）五楼的警长强迫我坐到窗口，双腿吊在半空中，然后开始向我挑衅：“跳楼啊！”又不断侮辱我……“你为什么不跳……没有勇气，啊？了结了吧！你还等什么？”我请你们相信，我只是咬紧了牙关，苦苦坚持，才没有坠下楼，才没有向死亡屈服……

上尉 太好了，简直是一部希区柯克的电影剧本。

女记者 对不起，上尉……我是问这办公室的负责人，而不是向您提问……您有什么要回答我吗？（把录音机的话筒伸到警长嘴巴跟前）

上尉 （对警长耳语） 面不改色，无动于衷！

警长 我没什么可回答的……其实是您应当回答我的问题，非常坦率地回答：您以为，我也强迫那个扳道工坐到窗口了吗？

上尉 住嘴，别上当。（哼小曲儿）秃鹫，秃鹫快快飞走……从我的家里飞走……

女记者 是我举止不当，还是您上尉在做小动作，进行干扰？

上尉 没有的事儿……我只是发表评论。如果您允许的话，我想向您请教，非莱蒂小姐，您恐怕是把我们当作洗涤剂的推销员了，您不管三七二十一，以为我们是有意强迫每一个落在我们手里的无政府主义者去擦窗子，试验洗涤剂的功能！

女记者 没什么可说的，您是个很厉害的上尉。

警长 谢谢，您帮我摆脱了一个大麻烦……（拍打上尉的肩膀）

上尉 轻点儿，别这么使劲，警长先生……我这只眼珠是玻璃的。

（指蒙住一只眼睛的黑绑带）

警长　玻璃眼珠？

疯子　跟我握手的时候也小心点儿，这是一只假肢。

女记者　还是谈谈无政府主义者从窗口跳楼的事情。在预审案卷中，缺少对他身体坠落的抛物线的鉴定。

局长　身体坠落的抛物线？

女记者　是的，所谓的自杀者坠落的抛物线。

局长　那是干什么用的？

女记者　那是为了确定，无政府主义者从窗口坠落的时候，他是活着，还是已经死亡。也就是说，他是跳楼，哪怕是小小的跳跃，还是死亡以后被抛下去的，如果是后者，那就是沿着墙壁滑落；他的手和胳膊是骨折，还是仅仅受到损伤，也就是说，所谓的自杀者是否把手向前伸展来保护自己，这是身体着地的瞬间绝对本能和自然的姿势……

警长　是的，但请您别忘记，这儿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自杀者……一个想要寻死而跳楼的人。

疯子　啊，别这么说，在这儿我倒要说这位小姐言之有理……您看，我是很公正的。曾经做过许多相关的试验，检验了那些从高处跳下的自杀者的尸体，发现所有的人，在那生死攸关的瞬间，咔嚓……全是本能地把手向前伸展！

局长　啊，这就是您对我们的最大支持……您发疯了吗？

疯子　是的，小姐，这是谁对您讲的？

女记者　不过，最让人困惑不安、我极想得到解释的事实是，在预审档案中，始终找不到记录着向急救站求助的准确时间的录音带……警察局总机呼叫急救站的时间，根据白十字急救站的证明，是晚上九点五十八分。

而所有赶到现场的记者都异口同声说，跳楼是发生在十点三分整……换句话说，在无政府主义者从窗口飞出以前五分钟，

急救站已接到求助的电话。你们当中有谁能够向我解释这令人好奇的提前量？

疯子 嗨，我们常常是……提前呼叫急救站……因为说不定……有的时候，就像您知道的，我们是随意试一试。

警长 （拍打他的肩膀）太棒了！

疯子 注意眼睛……要不我的玻璃眼珠子要崩出来了！

局长 另外，我不明白，您想指控我们。莫非有点预见也是罪过？反正是提前了三分钟……告诉您，在警察局一切都是提前的！

警长 我确信无疑，这应当归罪于钟表。那些新闻记者的表可能都慢了……

局长 也许是记下我们电话的总机的时钟慢了……

警察 当然，这是很可能的……

女记者 你们对钟表大加讨伐，真叫人奇怪！

疯子 这又有什么奇怪？我们这儿又不是瑞士……我们当中的每一个，都按照自己的感觉调整自己的表……有人喜欢让表走快一点，有人喜欢让它走慢一点……我们这儿是艺术家的国度，是令人可怕的个人主义者、传统习俗的叛逆者的国度……

警长 太棒了，了不起！（拍打他的肩膀，听见玻璃眼珠子崩出来，滚落在地板上的声音）

疯子 您瞧见了？我就对您说过……您猛一用力，把我的玻璃眼珠子崩出来了！

警长 （匍匐在地板上，搜寻玻璃眼珠）请原谅……我马上给您找回来……

疯子 好在我用黑布遮着眼睛，要不谁知道这眼珠子会滚到哪里去……对不起，小姐，方才谈什么啦？

女记者 说我们这儿是艺术家的国度，是传统习俗的叛逆者的国家……嗯，我同意您的说法：主管案卷的法官们尤其是叛逆者；他们竟不屑于搜集第一手的证据，什么记录时间的录音

带，什么跳楼者坠落抛物线的鉴定，统统是无关紧要的，他们也不屑于思考一下，为什么提前给急救站打电话……这些于他们统统是区区小事！包括死者脖子上一块球状的瘀斑，而出现这块瘀斑的原因还没有弄清楚。

局长 注意，小姐，我建议您说话不要太随意……这是危险的。

女记者 这是威胁吗？

疯子 不，不，局长先生……我不认为小姐说话太随意……自然，她是想暗示对这些事实的某种解释，我已经在不止一个场合听到人们谈论这些事……奇怪的是，它们正是从这座楼里传出去的。

局长 谈论些什么呢？

疯子 人们都悄悄地谈论，说对无政府主义者最后一次审讯的时候，午夜十二点以前几分钟，在现场的某个人，好像失去了耐心，用拳头狠狠地揍了无政府主义者的脖子……别激动，局长……他马上瘫倒了，发出临死前的喘息，失去了呼吸的能力。于是，打电话呼叫急救车，与此同时，他们又要想法子让他活过来，便打开窗子，把无政府主义者抬到窗台上，身躯的一部分伸到窗子外面，这样，午夜新鲜的空气能够刺激他，让他苏醒过来……据说有两个人扶着他的身子……正像在这种情况下常常发生的那样，每一个人都指望着另一个人……由我来扶住他？你扶好他？扑通一声，掉下去了。

〔警长大怒，朝疯子走去，却踩着了玻璃眼珠子，脚下打滑，跌倒在地。

女记者 说得对，就是这样。

局长 您发疯了？

疯子 是的，十六次了，局长。

警长 天哪，我踩着什么东西了?!

疯子 瞧您踩了什么东西……我的玻璃眼珠子！瞧，您把它弄得多脏！警长，劳驾您给我一杯水，把它冲洗一下。

〔警长下。

女记者 你们应当承认，按照这个说法，一系列谜一样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为什么提前打电话呼叫救护车，为什么坠落的是一个死亡的躯体……甚至可以明白，为什么检察院在它的总结报告中使用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字眼?

疯子 什么字眼？您还是直截了当地说个明白，我被搅得头痛病发作了！

女记者 检察院书面声明，无政府主义者的死亡，应当视为“意外死亡”。请好生注意，天哪，不是自杀，像您所说的那样。意外死亡和自杀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另一方面，正像上尉所解释的，这一出戏，如果你愿意，也确实可以说是意外的。

〔警长上，把一杯水递给疯子，疯子全神贯注地听女记者讲话，把玻璃眼珠子当药丸吞下。

疯子 天哪！我的眼珠子！见鬼，我把眼珠子吞下去了……哎，但愿，至少能治好我的头痛病。

局长 （对假上尉耳语）您现在玩的是什么把戏?

警长 （对局长耳语）您不觉得过于信任这个秃鹫似的女记者？她现在自信已经迫使我们陷入了困境。

疯子 对不起，请允许我说两句。（对女记者）我想向您证明，这最后一种说法是完全不可靠的。

女记者 对，不可靠，正像那几个退休人员的证明，对于主管案

卷的法官不可靠一样。

疯子 这是怎么一回事?

女记者 很奇怪，您也不知道!无政府主义者提到的三位退休人员曾出具证明，在爆炸案发生的那个可悲的下午，他们和无政府主义者一起在运河边一家小酒店打牌，而我们这位法官宣布，他们的证明不可靠。

疯子 不可靠的证明?……为什么?

女记者 因为这位法官声称:“证人系健康欠佳的老人，且患残疾。”

疯子 就这样载入档案?

女记者 是的。

疯子 怎么能说他错了呢?怎么能客观地要求，一个上年纪的，而且是因为战争，或者工作，由您选择，致残的退休者，一个老工人，注意:是老工人，能够具备哪怕一点儿心理素质?而这心理素质正是作证所必须具备的。

女记者 请向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老工人不具备?

疯子 您，小姐，住在哪儿?您最好别去墨西哥、柬埔寨和越南出差，为什么您不能哪怕有一次到马尔盖拉、皮奥比诺、塞斯托·圣乔万尼、日奥[①]去?您可知道，老工人意味着什么?当他们退休的时候，这方面的统计材料现在越来越少了，当他们退休的时候，他们活像被挤干汁液的柠檬，像幽灵，他们的反应已迟钝到极点……就像一块抹布被扔到了一边。

女记者 我觉得您是在描绘一幅过于令人失望的图画。

疯子 啊，是么……您不妨随意朝一家小酒店看一眼，退休老人们在那儿玩纸牌，您就会听到，他们不停地互相责备，彼此侮辱，记不清楚打出的牌:“倒霉的方块七，我已经打了。”

---

① 均系意大利城市。

"不，你已经第一个出过牌了，现在轮不到你。""什么第一个出过牌了，今天才刚玩第一局……你简直是个笨蛋。""不对，你才是笨蛋……你本该把方块七当作底牌留下……可你却到邻近的牌桌去了。""什么底牌，这一回底牌是王！你是个老胡涂了！""我老胡涂了？可你以为是跟谁在谈话？""不知道。而您呢？""我也不知道。"

女记者 啊，夸大其词了。我们暂且不去品尝这滑稽可笑的乐趣吧……如果退休老人们已经沦落到这个地步，那还能归罪于他们吗？

疯子 当然不能，这是社会的罪责！但我们丝毫不想在这儿审判资本主义和老板们，我们在这儿主要讨论那些证人是否可靠！如果一个人沦落到这个地步，那是因为对他的剥削太过分，或者因为他在工厂里遭遇了工伤事故，这都同我们这些秩序和正义的信奉者毫无干系。

局长 好极了，上尉！

疯子 你可有法子给自己弄到维生素、蛋白质、砂糖、脂肪和磷酸钙来增强记忆力？……那对你就更糟糕，我作为法官要对你说声"不"……我很遗憾，但是你出局了，你是个二等公民。

女记者 嘿，你瞧，说来说去还是阶级论冒出来了，尽是些关于阶级特权的高论。

疯子 谁会支持相反的观点呢？是的，说实话，我承认，我们的社会是划分为阶级的……就拿证人来说吧，就有头等的、二等的、三等的和四等的证人。年龄从来不是一个问题……你的年龄可以比诺亚大，也可以比约书亚年轻……如果你现在刚刚洗完桑拿浴、热水澡、冷水澡，在石英灯下做完按摩，身穿丝绸衬衣，戴着薄绸披巾，坐上司机驾驶的六座梅塞德斯一奔驰……我倒要看看，法官是否马上宣布你是可靠的证人。

在我看来，法官会马上亲吻你的手，宣称“这是最可靠的证人，超级证人！”呸！事实上，当年在审理瓦庸水坝崩溃案[①] 时，工程师们被起诉，少数几个人在互相争吵，因为其他的人不知道由于谁通风报信立马逃之夭夭了！……这五六个工程师，为了挣个十几亿里拉，竟让两千居民一夜之间遭受了灭顶之灾，他们尽管年纪都大于为我们的无政府主义者作证的退休老人，可当他们站在法官面前作证的时候，压根儿就没有被视为不可靠的证人，相反，却对他们表示了高度的信任！简直是拿上帝开心！一个人十年寒窗，大学毕业为了什么？当个享有优惠待遇的股东又有什么意思？莫非就是为了得到跟饿死的退休老人一样的下场?结果是人人都说，在意大利没有人再信任里拉。

有人说，那几个股东作证之前，文书竟然没有要求他们按照惯例大声宣誓：“我宣誓，我将讲真话，全部真话……”他仅仅说道：“请坐，萨德集团水电建设处主任，工程师先生，还有您，设计工程师，部级顾问，两位都是萨德集团的股东，该集团拥有一千六百亿里拉资本，前期投资已全部注入，请坐，我们倾听你们的申诉，并且相信你们。”然后，法官们庄严地站起身来，右手引人注目地放在《福音书》上，齐声宣布：“我们宣誓，你们将讲真话，全部真话，只讲真话。我们宣誓。”

〔疯子、上尉从写字桌后面走出来，我们发现，他有一条海盗式的木腿。所有的人把目光投向他，目瞪口呆。上

① 1963年10月，建造在意大利北方弗留利大区的瓦庸水坝决堤，酿成重大损失。水坝建设前，工程界专家曾对安全性提出质疑。惨案发生后，直接卷入此案的萨德集团却未受到应有的追究。

尉沉着地说道：

疯子 越南，贝雷帽……可怕的回忆！但我们不必再谈论这些往事了。

〔办公室门打开，贝托佐警长走进来。他的一只眼睛蒙着绷带。

贝托佐 对不起，我打扰你们了吗？

局长 请进，请进，贝托佐警长……请坐。

贝托佐 我只须把这盒子放在这儿。(展示一个金属小盒子)。

局长 这是什么玩意儿？

贝托佐 在银行爆炸的炸弹仿制品……

女记者 啊，我的上帝！

贝托佐 别害怕，小姐，雷管已经卸掉了。

局长 好样的……把它放在那儿……把手伸给您的同事……还有您、警长……上这儿来，言归于好吧。

贝托佐 和好什么，局长先生……至少要让我知道，他为什么要跟我生气，把我的眼睛都打瞎了……

〔局长用胳膊捅他。

警长 噢，您不知道？那咂舌头的声音？

贝托佐 什么咂舌头的声音……？

局长 够了……这儿有外人……

疯子 正是……

贝托佐 可局长先生，我只想弄明白，他冲我生气……他走了进来，连“晚安”都不说一声……嘭！

疯子 是啊，至少可以道一声“晚安”。您是占理的。

贝托佐 哎哟，您瞧……对不起，可您……我觉得您的脸很熟。

疯子 或许是因为我们俩的眼睛都带着一块布。

众人 （大笑）哈…哈……

贝托佐 不，不，别开玩笑了……

疯子 请允许自我介绍：警察局科技处马卡托尼奥·班齐·皮齐尼上尉……

贝托佐 皮齐尼？不……不可能……我认识皮齐尼上尉……

局长 （轻轻踢他一脚）不，您不认识他。

贝托佐 我不认识他？……您是要开玩笑吗？

警长 不，你就是不认识他。（轻轻踢他一脚）

贝托佐 听着，你又要开始发难……

局长 让他说下去……（轻轻踢他一脚）

贝托佐 他是我同班的同学。（又挨了上尉一脚）

疯子 可已经对您说了，让你说下去！（拍拍他的脑袋）

贝托佐 嘿，听我说！

疯子 （指指警长）是他。

〔局长把贝托佐拉到一边，面对女记者。

局长 请允许我，向您介绍这位……以后我给您解释……这位菲莱蒂小姐，新闻记者。您现在明白了吗？（用胳膊肘捅他）。

贝托佐 很高兴认识您，贝托佐警长……不，我不明白。（局长轻轻踢他一脚，上尉好像来了劲儿，给了他一脚，也给了局长一脚。同时，上尉拍拍贝托佐的脑袋，又拍拍警长的脑袋。贝托佐认定是穿运动夹克的警长所为）您瞧，局长先生，您瞧，总是他先发难！

〔疯子最后又拍拍女记者的臀部，然后指指局长。

女记者 听我说！您知道这是什么行为？

局长 （以为贝托佐要争吵）您是对的，但我不知道怎样解释才好……贝托佐，您别动作，听我说！小姐上这儿来是为了作一次非常重要的采访，明白吗？（轻轻踢他一脚，向他挤挤眼睛）

贝托佐 我明白。

局长 小姐，如果您还想向他提什么问题……警长是一位极其出色的弹道学和爆炸学专家。

女记者 噢，是的，请您满足我的一份好奇心……您方才说，那盒子是银行爆炸案的仿制炸弹。

贝托佐 唉，这只是很近似的仿制品，因为所有原来的装置都丧失了。您可以理解我……

女记者 但有一枚炸弹当时并未爆炸……

贝托佐 是的，商业银行的那次爆炸案……

女记者 请您向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不像通常那样，把炸弹的雷管卸下，交给警察局科技处，这样可以对它进行彻底的研究，反而让人马上跑到院子里，把它埋起来，把它引爆？

贝托佐 请原谅，您为什么向我提这个问题？

女记者 您比我更清楚为什么，警长……这样做，不仅是炸弹，而且连带凶手的身份也毁掉了……

疯子 没错，正像有人说的："告诉我，这炸弹你怎么造的，我就告诉你，你是谁。"

贝托佐 （摇头）不，他不是皮齐尼。

〔疯子拿起装炸弹的盒子。

局长 当然，他不是皮齐尼！你别多嘴！

贝托佐 啊，我觉得这样很好。那他是谁？（挨了好几脚）

疯子 如果贝托佐警长允许,我想以警察局科技处负责人的身份……

贝托佐 您想哄骗谁?打算干什么?把那盒子放下……很危险!

疯子 (轻轻踢他一脚)我是警察局科技处的……带到那儿去检查。

局长 难道您果真想这么做?

〔疯子轻蔑地瞧了他一眼。

疯子 您瞧,小姐,这样的炸弹极其复杂……您瞧有许多线路,两根雷管……定时装置……火药,操纵杆……它是如此之复杂,完全可以隐藏着第二套定时爆炸装置,谁也发现不了,只有把整个炸弹一片片拆开来,那需要一整天的时间,谁相信我……而这个时候,"嘭"!

局长 (对贝托佐)看来真是个技术专家,您说呢?

贝托佐 (固执地)没错,但他不是皮齐尼……

疯子 这就是为什么宁可像您说的那样把凶手的身份毁掉……也要在警察局院子里引爆炸弹,避免在人群中爆炸,造成更加可怕的流血事件的危险……您信服了吗?

女记者 是的,这一回您确实说服我了。

疯子 我也说服了我自己。

警长 我也信服了,这真是绝妙的解释。(拉住疯子的手,用力握手,那只木头假手落在他的手里)

疯子 您瞧,把我的手卸下来了。我对您说过,这是一只假肢!

警长 对不起。

疯子 现在就剩下卸我的假腿了。(一面说,一面把假手重新拧上)

局长 (对贝托佐)您也谈一谈,贝托佐,让大家知道,我们这儿也没有睡大觉。(拍拍他的肩膀以示鼓励)

贝托佐 当然。真正的炸弹是相当复杂的。我见到过。远比这枚

炸弹复杂，都是高层次的技术专家……或者说职业专家的研究成果。

局长 小心！

女记者 职业专家？或许就是军事专家？

贝托佐 非常可能。（其余三人一起轻轻踢他一脚）

局长 讨厌的家伙……

贝托佐 哎哟！干什么？我说了什么啦？

女记者 （结束记录）好，很好，这就是说，你们已经掌握了这样的事实：为了生产和操作这样的炸弹，需要掌握职业专家，甚至是军事专家的熟练技术与经验，可你们还是不顾一切地去整那些为数不多的无政府主义者，而完全抛弃了所有其他的线索……徒劳无益地去追究他们的政治色彩和倾向！

疯子 是这样，如果您赞同贝托佐的说法；不过，他没有资格充当权威……因为他不是货真价实的爆炸专家……他表现出这样的兴趣，只是为了业余的消遣！

贝托佐 （委屈地）什么业余消遣？怎么，说我不是内行？……可您懂得什么？……您倒底是谁？（转向两位同事）他是谁？……你们想告诉我吗？（两人又踢他几脚，迫使他坐下来）

局长 很好……

警长 安静……

女记者 请您安静，警长……请别激动，我相信，您讲的一切都是真实可信的。同样真实可信的是，整个司法和执法机构都一哄而上，去指控，请允许我这样来表述，一伙最狂妄、最冲动的胡涂蛋，一群竟求助于一个舞蹈演员的无政府主义者！

局长 您说得对，那是一群胡涂蛋。但这是一堵特殊的、不引人注目的墙。

女记者 可在这堵墙的后面发现了什么呢？这个团伙的十个人当中，就有两个是你们的人：两个告密者，或者说，奸细和挑

唆者。一个是除了我们这些天真无邪者以外，尽人皆知的罗马法西斯分子，另一个是伪装成无政府主义者的安全部门的密探。

疯子 是的，说到那个伪装成无政府主义者的密探，我不明白，从前我们怎会信任他的。我认识他，简直是绝顶聪明的人，如果你问他，巴枯宁是谁，他会回答你，这是不带窟窿的瑞士奶酪！

贝托佐 这家伙什么都知道，什么人都认识，真让我恼火，……可我也认识他！

局长 上尉先生，我绝对不同意您的说法，我们那位密探，其实是个非常优秀的分子！精通业务！

女记者 你们是否让许许多多这样精通业务的密探四处潜伏，打入各个在野的党派？

疯子 （唱）“秃鹫飞走吧……”

局长 我可以直截了当地告诉您，是的，我们有许许多多这样的密探，哪儿都有！

女记者 嘿，嘿，局长先生虚张声势。

局长 一点儿不！我对您直说吧，像往常一样，今天晚上在观众当中也有我们的人……您想见识一下吗？（拍手）

〔从观众席的不同位置传来不止一个人的声音。

众人 （齐声）局长先生，请吩咐！我们听从您的指挥！

〔疯子大笑，转身面向观众席。

疯子 诸位别害怕，这些都是演员……那些真正的奸细正坐在你们当中，一声不吭。

局长 您看见了吗？轻而易举！密探和奸细是我们的力量所在。

警长 他们起着防范的作用，监视那些……

疯子 挑唆人们去作案，然后以此为借口进行镇压。（警员们都猛地转过身来）我只是预先说出小姐显而易见想说的话。

女记者 是的，岂止是显而易见！不管怎么说，既然你们完全控制着那个古怪的团伙的每一个成员，可他们怎么会成功地实施了这样一次复杂的突然打击，而你们竟然没有能力干预和阻止？

疯子 注意，秃鹫现在要进攻了。

局长 事情是这样的，在那些日子里，我们的密探离开了那个团伙……

疯子 没错，他还有家长的亲笔证明呢。

警长 请您……（低声地）法官先生……

女记者 可另一个密探，那个法西斯分子呢？他没有离开，不是吗？我们确实知道，罗马的法官认定他是组织者和挑唆者，负有主要责任；按照这位法官的说法，他利用那些无政府主义者的愚蠢，诱导他们去实施一项其犯罪性质不容置疑的凶案。自然，这都是法官的见解和说法。

疯子 扑通……秃鹫来了……

局长 我不妨对您说，您提到的那个法西斯分子，确实不是我们的密探。

女记者 那怎么可能？当时他不是频繁出入罗马警察局，尤其是警察局的政治处吗？

局长 这是您的说法，我不清楚。

疯子 （把手伸给局长）好，绝妙的防卫！

〔局长握他的木头手臂，不料拽下了他的假肢。

局长 谢谢！……可，这是您的手……我真遗憾！

疯子 （无所谓）您就拿着吧，我还有另外一只。（掏出第二只女人的手）

警长 这是女人的手！

疯子 没关系，这假肢男女通用。（把假肢拧上）

女记者 （在这同时从公文袋中取出几张纸）啊，您不清楚？您难道也不清楚，迄今发生了一百七十三起爆炸案，平均每个月十二起，每三天一起；在这一百七十三起凶案中（念手中的一份材料），有一百零二起经查明确实是法西斯分子策划的，而在余下的七十一起凶案中，一多半有着可靠的犯罪线索，也同样是由法西斯分子或者相似的组织策划的？

疯子 （用手掌做成扇子形，在下巴下面扇动）太可怕了！

局长 是的，这数字或多或少是有说服力的……您说呢，警长？

警长 我想证实一下，但我觉得大致上同我们掌握的数字相吻合。

女记者 好吧，如果您方便，请您也多少证实一下，究竟有多少凶案策划的时候，就已经有把怀疑和责任转移到极左派身上的图谋。

警长 几乎所有的……不言自明。

女记者 对，不言自明……你们有多少次，或多或少出于老天真，上当受骗了？

上尉 （总是绕着面孔挥舞自己那只女人的手）糟糕的女人！

局长 如果这么说，那还有一些工会和意共领导人，或多或少是出于老天真，上圈套了。您瞧，我这儿有一份《团结报》[1]的文章，它谴责那些凶案的野蛮行为，是“空想的和冒险的极左主义”……后来却发现，那些受指控的颠覆分子对此种行为没有任何责任。

---

1) 原意共机关报。

女记者 我知道，有一张右翼报纸传播了那些消息……还登出了一个口号："对立的极端分子的冲突"。这句口号总是起作用的，包括对于你们。

疯子 毒蛇！

贝托佐 我认识他，现在我就撕下他的绷带！

疯子 （嘲讽地）您用这些明显的挑衅，想达到什么目的呢，小姐？让别人接受您的想法，我们这些警察不要因为那四个暴露的无政府主义者而误入歧途，应当认真地去追究另外一些更加可信的线索，如得到工业家资助，获得希腊和周边国家军人指点和支持的一些准军事组织，那样也许就会理出一团乱麻的头绪来？

局长 （对焦躁不安的贝托佐）别操心……现在他突然改变调子。这是他的拿手好戏，我现在很理解！耶稣会修士的雄辩术。

疯子 如果您这样想，我就对您说，是的……您说得对……如果走另外一条路，那些蠢事也就昭然若揭了！哈！哈！

贝托佐 打倒耶稣会雄辩术！

局长 您也发疯了？

贝托佐 （精神焕发）发疯？（跳出来）疯子……瞧，谁是疯子？他就是！

女记者 这些从一个警察嘴里说出来的见解……我坦率对您说……令人困惑！

贝托佐 （拽住局长的袖子）局长先生，我认出那家伙是谁了，我认识他。

局长 得，您自个儿认出他就行了，不许到处乱说。（突然丢下贝托佐，走到疯子和女记者跟前）。

贝托佐 （把穿运动夹克的警长拉到一边）我向你发誓，我认识那个家伙……他从来没有在警察局呆过。这一回乔装打扮混了进来。

警长 我知道，你并没有告诉我什么新鲜的东西。不过，你别让

女记者听见了。

贝托佐 可他有毛病……你不明白?

警长 你才有毛病，你让我一点儿也弄不清别人说的事情了，闭上你的嘴!

疯子 (很活跃地跟局长、女记者谈话，继续说)当然，您是一位记者，在这样的案件中自由自在得着实让人羡慕……只是有一样事情您会觉得不舒服，即您发现，银行爆炸案中众多无辜者的死亡，仅仅是有助于平息那多事之秋的斗争，有助于制造紧张局势到这样的地步，迫使那些对如此频繁的犯罪活动愈来愈厌恶和愤怒的市民们主动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

警长 我记不得了，是否在《团结报》或者《继续斗争》[1] 上读到过这样的观点。

贝托佐 (走到疯子的身旁，突然撕下他蒙眼的绷带)瞧这儿!你们看见了吧，他有眼睛!

局长 您发疯了?他当然有眼睛!为什么他不应该有?

贝托佐 那为什么他要蒙上绷带，如果有眼睛的话?

警长 那你的眼睛上也蒙了绷带，谁也没有把它扯下来!(把他拉到一边)你安分点儿，我待会儿对你解释。

女记者 噢，真有趣儿，您把眼睛蒙上绷带是为了标新立异?

疯子 不!是为了不引人注目。(笑)

女记者 哈，哈……太妙了……请您接着谈，对我谈谈由此会引发的轰动性后果。

疯子 啊，没错……由此引发的轰动性后果……大丑闻……许多右派人士被捕，进行审判……一大批头面人物受到牵连……众议员、参议员、将军……社会民主党人痛哭流涕，《晚邮报》更换社长……左派要求宣布法西斯分子为非法……

---

[1] 原意大利左派报纸。

还有……警察局头头因果断采取行动而受到褒奖……稍后被打发退休。

局长 不，上尉……这是您的推论……您听我说……多少缺乏根据……

女记者 这一回我同意您的意见，局长先生……我想，这样轰动的事件将有助于提高警察的威信。公民们会有生活在一个好国家、一个较少非正义的公正国家里的感觉……

疯子 噢，是的……该知足了！老百姓要求真正的公正吗？我们则采取行动，让他们满足于较少的非正义；工人们嚷嚷，要结束野蛮剥削的耻辱，我们则努力让这种剥削少一点儿野蛮的气息，让工人们不再感到耻辱，但依旧遭受剥削；工人们要求工厂里不再死人，我们则采取一些保护措施，并给死难者家属增加一点抚恤金。人们要求消灭阶级……我们则想办法消除阶级之间的巨大差异，或者说不让这种差异过于扎眼！人们需要革命……而我们则要去搞改良……五花八门的改良……把他们淹没在改良之中。或者说，我们用种种改良的许诺去堵他们的嘴，因为连改良我们也永远不会去做的！

警长 您可知道您这番话让我想起了谁？那个马隆内法官……他因为身为法官却侮辱司法机关而遭到审判。

局长 不，不……这个人更糟糕，完全是个疯子！

贝托佐 没错儿，他就是个疯子……已经一个小时了，我一直这么对您说！

疯子 瞧，普通市民仅仅关心让那些肮脏的事儿销声匿迹……而他呢，只求把这些事情抖露出来，爆发出轰动一时的丑闻，让众人议论纷纷……对于他来说，这就是最真实的自由和最巧妙的办法，哈利路亚[①]！

---

① 哈利路亚，系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欢呼声，意为“赞美神”。

贝托佐　（拽住疯子的木头腿，摇晃他）你们瞧这只腿……没看出来这是假的？

疯子　当然是假的……准确地说是核桃木做的。

局长　我们都明白。

贝托佐　整个儿是假装的，它绑在腿上！（准备去解开带子）

警长　别冒失……住手！您想把它卸下来？

疯子　随他去吧……让他替我解开……谢谢您……我整条腿都发麻了。

女记者　你们为什么老是打断我的谈话？你们以为，就因为他有一条假腿，就足以让我认定他是个可卑的人了吗？

贝托佐　不，只是为了让您明白，他是个自吹自擂的家伙，患了伪君子症，他从来就不是什么残疾军人，也不是什么上尉……

女记者　那他是谁？

贝托佐　他只是……

〔局长、警察和警长一起跑过来，堵住他的嘴巴，把他拖走。

局长　对不起，小姐，有人找他听电话。

〔他们把他按在写字桌后面的椅子上，把电话话筒塞到他的嘴边。

警长　（附耳对他说）你想毁了我们，冒失鬼？

〔在房间的右侧，女记者和上尉继续谈话，并不注意这四个人。

局长 您怎么不明白，应该守口如瓶？如果小姐发现了这反调查，我们就完蛋了！

贝托佐 什么反调查？（众人又把电话话筒塞到他的嘴边）喂？

警长 你问我？那你干嘛吹牛说什么都知道，其实一无所知？叽叽咕咕，叽叽咕咕，乱弹琴……

贝托佐 不，不，我不是乱弹琴……我想知道……

局长 住嘴。（用电话话筒敲他的手）打你的电话，别啰嗦！

贝托佐 哎唷……喂，您是谁呀？

女记者 （继续跟上尉谈话）啊，真有趣儿！局长先生，您不必再担心了，上尉……喔，此前上尉全都对我讲了！

局长 他对您讲了什么？

女记者 他的真实身份！

警长和局长 他都对您讲了？

疯子 是的，我不能再继续撒谎……如今……她凭直觉明白了。

局长 但她至少会向您保证，不会在报纸上捅出来，是吗？

女记者 我当然会写成文章！（查她的记录）听着，这就是我的文章："在警察局的办公室里，我遇见了一位穿便服的大主教！"

警长和局长 一位大主教？

疯子 是的，请原谅，如果我一直向你们隐瞒了这一点。（从容不迫地翻出僧侣穿的圆衣领和黑袍的前胸）

贝托佐 （用手拍打自己的前额）摇身一变，现在又成了大主教！你们不会相信他吧？

〔警长抓起一枚大印章，塞进他的嘴里。

警长 简直没治了！

〔疯子掏出一顶红色圆形平顶无边帽子，很认真、规范地

戴在后脑勺上，又解开外套的钮扣，露出一枚金银制的十字架，又戴上一只镶有紫宝石的大戒指。

疯子　请允许我作自我介绍：奥古斯都·贝尔尼耶神甫，教廷派驻意大利警察部门的观察员。（伸出戴戒指的手，让立即迫不及待地跑过来的警察亲吻）

贝托佐　（拔出塞进嘴里当奶头的印章，走向前去）派驻警察部门的观察员？

疯子　您想必能理解，作为教会的使者，我们的责任是建立联系，防止……

贝托佐　哎，不，不！如今既是大主教，又是警察，这太荒唐了！

〔警长再次把假奶头塞进他嘴里，把他拉到一边。

警长　我们也知道，这全是一派胡言乱语……可他特地打扮成大主教，就是为了拯救我们……明白吗？

贝托佐　为了拯救我们？你莫非得了不可思议的毛病？你可是灵魂需要拯救？

警长　别嚷嚷，快吻戒指！（强制他把嘴巴凑近疯子的手掌，此时疯子显出漫不经心的样子，并不把手掌给他，却成功地让所有人都做出表示顺从的动作）

〔警长和警察动作异常敏捷地拿出很宽的橡皮膏，不由分说粘在贝托佐的嘴巴上，封住了他鼻子以下的半个脸孔。

女记者　他怎么啦？真可怜。

疯子　我想……他是犯病了。（掏出一本《日课经》、一支针筒，[illegible]）按住他，这是本笃会修士制的镇静剂……肯定会

使他感觉好些……

局长 本笃会修士制的？

疯子 是的。（以眼镜蛇似的敏捷给贝托佐打了一针，随后取出针筒，瞧了一眼）还剩了一点儿，……您也来一针？（不等局长回答，便以斗牛士般的灵巧给他打了一针）

〔局长痛苦地呻吟。

女记者 阁下，您也许不会相信，方才您谈到那些丑闻曾情不自禁地说："这是最巧妙的办法，哈利路亚！"我马上就评论说……请原谅我的不敬……

疯子 请说下去，请说下去……

女记者 我马上说："啊哟，这是神甫说话的口气！"您不会生气，是吗？

疯子 我为什么该生气？我确实是以神甫的口气说了一番话，因为我是神甫。（贝托佐用酒精笔在总统肖像的背面写道："他有谎言癖，是个疯子！"站在大主教背后展示他所写的字句）圣格利哥里一世[1] 刚一当选教皇，他就发现一些人采用种种计谋和非法手段来掩盖那些严重的丑闻，不禁勃然大怒，便厉声说出了这样的名句："Nolimus aut velimus, omnibus gentibus, justitiam et veritatem……"

女记者 请原谅，阁下，我当年考拉丁语，连续三次都考砸了。

疯子 简单地说，教皇格利哥里一世这番话的意思是……"不管人们是否乐意，我要人们都接受正义与真理，我将竭尽全力让那些丑闻用最轰动的方式爆发出来；你们不必害怕，从腐败中将建立权威。让丑闻发生吧，一个更持久的国家政权将

---

① 格利哥里一世（590～604）：罗马教皇，有"中世纪教皇之父"之称。

由此诞生！”

女记者 真了不起！能劳驾您给我完整地写在……这儿吗？

〔疯子把格利哥里一世教皇的名言写在女记者的笔记本上。警长从贝托佐手里夺过背面写了字句的总统肖像，把它撕毁。

局长 （激烈抨击）您干什么？您撕毁了总统的肖像。您不知道，这是犯罪行为吗？您发什么神经？

穿运动夹克的警长 局长先生，他胡乱写……（指贝托佐）

局长 我同意您的说法，他给别人胡乱写些耸人听闻的东西，有怪毛病，但不应当借此来损害这肖像……您该惭愧才是。

〔女记者站在大主教背后，认真注视和琢磨格利哥里教皇名句的涵义。

女记者 总而言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当没有丑闻的时候，就需要制造出丑闻来，因为这是让被压迫者宣泄自己的情绪，当维护政权的最奇妙的手段。

疯子 正是这样，需要释放和净化一切紧张不安……而你们，自由独立的新闻记者，就是劳苦功高的牧师。

女记者 劳苦功高？得，这跟我们的政府毫不相干，每当我们揭发了一件丑闻，我们的政府就惶惶不安，急急忙忙去灭火。

疯子 言之有理，我们的政府整天惶惶不安，它还处在波旁王朝时代……资本主义前时代……可您瞧瞧那些大踏步前进的国家……譬如北欧国家！您还记得英国普罗福莫丑闻吗？这位国防部长卷入了嫖娼、吸毒、间谍的丑闻！！！国家因此崩溃了吗？股票交易市场呢？没有的事儿，相反，在这起丑闻之

后，股票和国家变得从来没有这样坚强。于是，人们思量："是的，腐败存在，但终究会真相大白……"而我们在水中游泳，喝了几口水，但没有一个人来告诉我们：这是柠檬茶！这其实就是最重要的！

局长 不对，应当换句话说，丑闻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肥料！

疯子 您讲得完全正确！丑闻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肥料！我还想补充说一句，丑闻是对剧毒物质的最好的解毒剂，是老百姓情绪的晴雨表，而如果老百姓觉醒了，我们就没戏了！美国是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可它什么时候对涉及美国人在越南大屠杀的材料实行审查制度？相反，所有的报纸都刊登遭杀戮的妇女、儿童和被摧毁的村庄的照片。你们也许还记得有关神经错乱型毒气的丑闻吧？美国生产的这种毒气数量之多，足以毁灭全人类三次。或许因为这个缘故就遭到审查了吗？根本没有！相反，只要你打开电视机，你就会看到一长串小火车。"这些小火车开往何处？去海边！这些小火车里装载什么东西？神经错乱型毒气！它们将在离海岸几英里的水面卸下！"这样，如果发生一次小小的地震或者海啸，那些箱子将破裂，毒气就会冒出水面，我们都将一命呜呼。连续死去三次。可对这些丑闻从来没有实施审查制度。

但这很好！这样老百姓获得了愤怒、恐惧的可能性。可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政府呢？令人厌恶的将军！刽子手！人们愤怒，愤怒，然后长舒一口气，宣泄一通。请好生注意，这一制度不仅为剥削者，而且为被剥削者所接受。你们也许还记得纽约建筑工人的游行。上千名工人用木棍和钢盔武装，来到广场，他们要教训教训那些龌龊的白人和黑人颠覆分子，他们高举"用战争对付战争"、"打倒人剥削人的制度"标语牌，威胁要打倒国家和他们的老板。真是令人惊奇的事儿。被剥削者保卫剥削者！

女记者 请原谅，既然谈到美国的言论自由，那最近两年发生的屠杀一百五十位黑人运动参加者的事件，您把它置于何地呢？

疯子 我只谈到渲泄自由，而不是“言论自由”，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极其明显的，您知道吗？而您提到的黑人运动的那些头头，他们玩弄的游戏出格了！他们到处嚷嚷：“兄弟们，同志们，如果我们果真想要看到‘新型的人’，如果我们果真寄希望于美好的社会，我们必须摧毁这个制度！必须打倒资本主义国家！”

那我们发疯了吗？在这种情况下，便有两名穿制服的警察，钮扣金光闪闪，带着手枪，来到上面说的这位鼓动者的家里，“嘭，嘭！”“谁呀？”“您好，对不起，请问是您举着‘打倒战争’、‘打倒人剥削人制度’的标语牌，在街上游行的吗？”“是的，正是我。”“劳驾开开门。嘭，嘭！”那个人就出来了。请注意，警察局的头头并没有隐藏起来，他不像我的某些朋友那样说：“可我没有在场，是我的同事干的。”没有的事！他承担全部责任，说：“是的，是我下的命令，因为他们是祖国的敌人，是我们伟大、光荣的民族的敌人！”

贝托佐 举起手来……靠墙站着，要不我开枪了！

穿运动夹克的警长 贝托佐，你发疯了？

贝托佐 我说了，举起手来……您，局长先生，也举起手来……我提醒你们，我不再对我的行动负责！

女记者 啊，我的上帝！

局长 镇静，贝托佐！

贝托佐 需要镇静的是您，局长先生，您不用害怕……（从写字桌里取出一串手铐，交给警察）往前走，你把他们一个个都铐在晾衣架上，（办公室尽头果然有一根挂着的晾衣杆，所有在场的人一只手戴上手铐，手铐的另一头铐锁在杆子上）不要用那样的表情瞧着我，过一会儿你们就会明白，这是我唯一能采取的行动，迫

使你们听我的话。(对警察，他正犹豫，是否给女记者也上手铐)没错，把小姐也铐上……还有你，(转向疯子)现在要劳你的驾，我亲爱的下流痞，向在场的先生们说清楚，你究竟是谁……要不，你让我讨厌透了，我开枪打穿你的牙床……明白吗？(局长、警长和女记者都想对这种如此无礼的举动表示不满)住嘴……你们统统住嘴！

疯子 很乐意，但我担心，如果我就这样口头谈……也许他们不相信我。

贝托佐 哼，莫非你想唱给他们听吗？

疯子 不，只要把文件给他们看就足够了……还有精神病治疗手册，等等。

贝托佐 好吧……它们在什么地方？

疯子 在那只包里。

贝托佐 朝前走，你去取出来，休要冒险，要不我就宰了你！

〔疯子取出半打各种各样的手册和案卷。

疯子 都在这儿。(把它们递给贝托佐)

贝托佐 (接过这些材料，把它们分发给铐上手铐的人，他们的左手都是自由的)给你们，先生们……好生看看就会相信了。

局长 不！原先是美术教师！？职工医疗互助会会员？妄想狂患者？！啊，他是个疯子！

贝托佐 (叹气)整整一小时，我都这么提醒你！

警长 (看另一本手册)伊莫拉、沃盖拉、瓦莱塞、哥里齐亚、帕尔玛[1]精神病院……他都去过！

疯子 没错，疯子作的环意大利之游。

---

[1] 均系意大利城市。

女记者 十五次电休克治疗……二十天隔离……三次危象……

警察 （看一张卷宗）放火狂症患者！十次蓄意纵火！

女记者 您要看看吗？纵火焚烧亚历山大图书馆，埃及！嘿，这是发生在公元前二世纪的事！

贝托佐 这不可能！给我！（看材料）这是他用手写的字，从埃及这两个字开始，后加上去的，您没有看出来吗？

局长 他除了是个诈骗者、冒名顶替者……演员狂症……还是一个伪造者……（对止心不在焉地坐着，大包安放在膝盖上的疯子）我要以盗用圣职与公职的罪名把你打发到牢里去！

疯子 （狡黠地）唏…唏……（做出否认的示意）

贝托佐 没什么法子，他是领到执照，得到认可的……我早知道了！

女记者 太遗憾了，我已经构思了一篇非常漂亮的文章……全给他毁了！

警长 让我来毁了他……贝托佐，劳驾替我松开这手铐……

贝托佐 好极了，这样你就名副其实地被毁了……你应当知道，在我们这儿，疯子就像印度的神牛，谁碰了他们，他们就向谁发动攻击！

局长 这个恶棍，犯罪的疯子……竟乔装打扮成法官……进行反调查……我只要想起他让我承受的刺激……

疯子 不，那还算不上什么大刺激，尤其是跟马上要出现的刺激相比，你们瞧瞧这儿！（从包里取出贝托佐遗忘在桌子上的装炸弹的盒子）你们数到十，我们一起炸个血肉横飞！

贝托佐 你玩的什么花样？……别干傻事！

疯子 我是疯子，不是傻瓜……掂量掂量我的话，贝托佐……把手枪扔掉……要不我只要动一动手指头，先下手为强！

女记者 我的上帝！求求您，疯子先生……

局长 别上当，贝托佐……这是一枚卸掉雷管的炸弹……它怎么

会爆炸？

警长 没错……别上当！

疯子 那末，贝托佐，你应当明白的……虽然你文化水平低下……你瞧瞧可有雷管……瞧这儿……没有看见吗？这是个声学控制装置。

贝托佐 （立即泄了气，让手枪和手铐钥匙掉在地上）声学控制装置？可你从哪儿弄来的？

〔疯子捡起手枪和钥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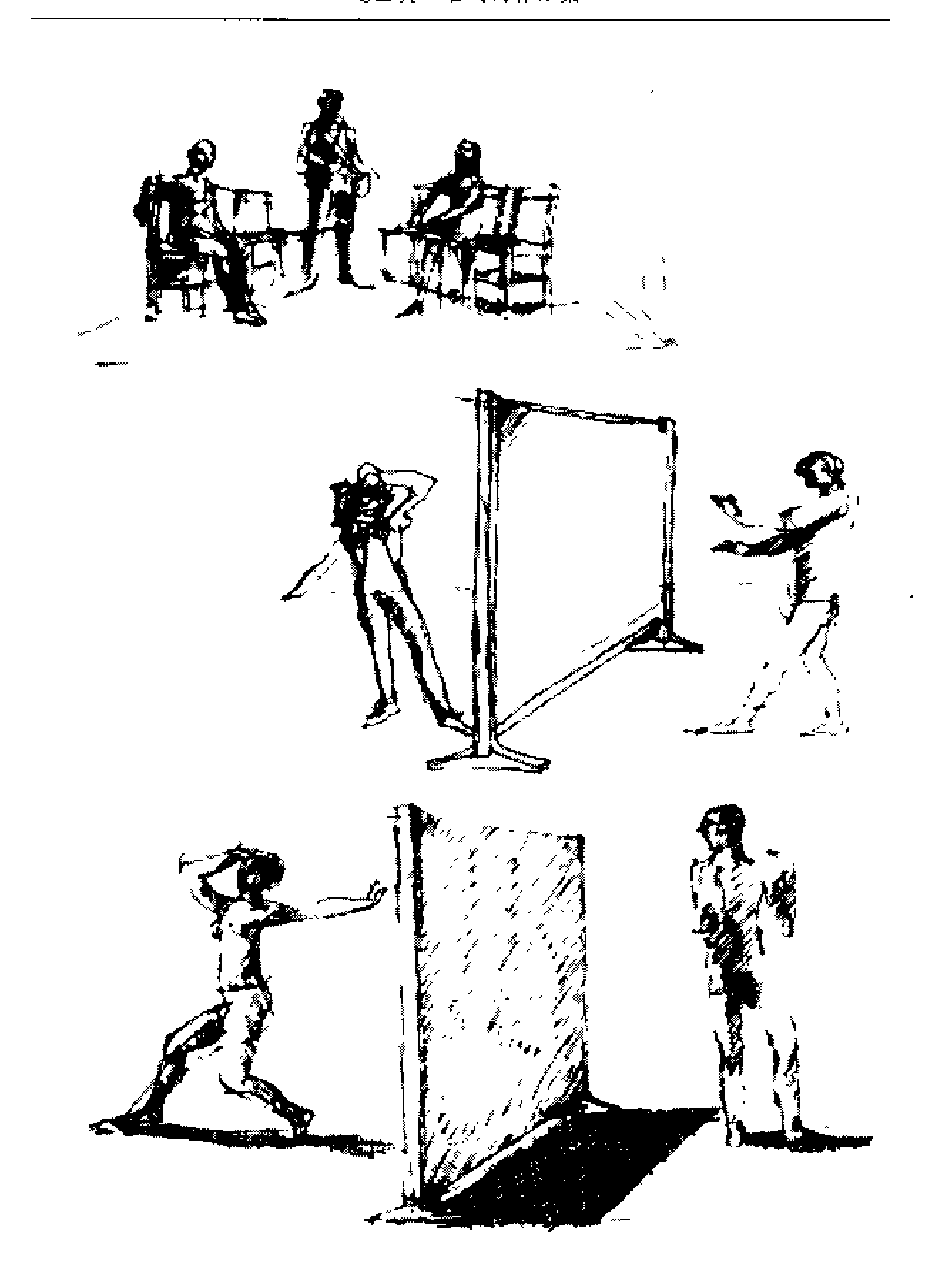
疯子 我早就有了……（指指大包）这里面我要什么有什么！我甚至还有一台录音机，录下了从我进来以后你们所有的谈话（掏出录音机，展示给众人看）这就是！

局长 你想用它来做什么？

疯子 我把带子录制一百遍，把它们寄给各个党派、报纸、政府各部，反正到处寄送，哈……哈……这也将是一枚重磅炸弹！

局长 不，您不能做这样的事情……您很清楚地知道，我们所有的声明都是虚假的、扭曲的，都受了您这个假法官的挑唆。

疯子 谁也不会理睬这些……最重要的是要引发丑闻……不管您是否乐意！意大利人将和美国人、英国人一样，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者，成为现代人，并且最终能够大声呼吁道："是的，我们被粪便淹没到了脖子，正因为如此，我们将昂首挺胸前进！"



遭绑架的范范尼

王焕宝　译

1975年5月5日在米兰"自由楼"首演，1976年修改。



剧中人物

范范尼[1]	外科大夫
绑架者甲	助理大夫甲
绑架者乙	助理大夫乙
绑架者丙	法西斯分子
女人	工人
医生	宪兵
带枪人甲	圣母
带枪人乙	耶稣
修女	圣米盖莱
修士	女青年
警察	合唱队

① 阿明托雷·范范尼：意大利资深政治家。曾任天主教民主党书记（1954～1959；1973～1975），政府总理（1958～1959；1960～1962；1982～1983；1987），外交部长（1964～1965；1965～1968），参议院议长（1968～1973；1976～1982），1972年起为意大利终身参议员。身材比较矮。

第一幕

〔舞台一片黑暗。灯光慢慢照亮舞台前部，灯下有六位歌手弹着吉他和低音提琴，演唱《被绑架的矮人之歌》：

他们在路上绑架了他，
在满载的货车上击了他一下，
他不省人事了。

他很矮，很矮……

六个蒙面强盗随即离去，
碰巧，绑架时，活动队不在场。

当时，现场没有他的第一警卫，
第一警卫在家里为他准备晚餐。
另一个警卫在市场为他采购。
其他两个警卫陪他夫人，
在市中心已经转了几个小时。

他的夫人也很矮，很矮……

有人问是谁干的？
绑架他的是哪些强盗？
范范尼肯定也太鲁莽；
明知自己深受人民的爱戴，

出行应乘那些矮人的
经过北约组织的装甲车。

他们在路上绑架了他……

〔歌手退场。舞台全亮。
〔布景是一间布置简单的房间：几张桌子，几把椅子，一个电视机，一部电话，一台电传打字机。
三个绑架者抬着一个口袋进屋，将口袋放在地上，打开。范范尼从里面跳出来。为显出主人公个儿矮，应采用“侏儒化妆”，即扮演主人公的演员应将两只胳膊插进短小的裤子里，把双手放在鞋里。在他后面有另外一位演员，将胳膊伸在他的衣袖里，双手与扮演范范尼的演员的台词同步活动。主角演员和身后的哑剧演员像在一个壕沟（正面看去象一个大T）里活动，因此，观众看不见人们的腿。

范范尼 放开我……救命啊……杀人犯……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绑架我？你们要我干什么？你们是红色旅？你们要让我说话，我明白了，你们要败坏我们的名声，想让人们知道企图进行的政变……屠杀……达到何种程度，我们是如何操纵防卫情报局，和我们局里的法官们，他们姓甚名谁……不，我不说，你们可以拷问我，那我也不说！（三个绑架者根本不理他，像没他一样，有的点烟，有的倒酒喝，有的看报）如果你们以为我是索西[①] 一类人，让我去喋喋不休地忏悔以保全生命，那你们就大错特错……我不是那种人！我是一个负责人：我发明了

① 索西：热那亚法官。1974年春被意大利恐怖组织“红色旅”绑架，后被释放。

紧张政策……你们不录音吗？（没有人理他，三个人看着他都不说话，无动于衷）我说……你们看我说话吗？你们给我说点什么……你们为什么不说话？啊，我明白了……这是沉默策略……白色折磨！这我知道……我懂这些，这是德国人和巴德尔、迈恩霍夫[①]那些人用过的伎俩……我知道，很可怕：没有一点声音，没有一句话……安静……绝对的安静，……只有不变的光线，日夜不变，光线暗弱……不一会你就失去了时间的概念……也失去了自身重量的感觉……满脑子恶梦……好像吊在屋里的半空中……使你觉得头碰到屋顶……（双腿活动，晃动着跳起来）使你恶心……呕吐，气闷，幻觉不断……够了！够了！够了！我不反抗了……受不了了！杀人的德国鬼子！行了，你们赢了……不管怎么说……我也是人！……好了，我说……我全说：你们录音好了……（三个绑架者还是不理会他）他们不录音？好吧，我照样说，全告诉你们：从德·加斯佩里[②]说起，是他让人从梵蒂冈为法西斯党提供资金……是的，是他让梵蒂冈慷慨解囊，是他支持它的重建……还是他命令谢尔巴[③]将所有游击队员赶出警察机构，招募了成千上万的法西斯分子。是他让在法西斯制度下飞黄腾达的警察局长和省督们，以及特别法庭的法官们卷土重来。既然这样，我再告诉你们：在保太拉·德雷·吉乃斯特雷大屠杀中，是的，在那里也有谢尔巴、焦亚[④]……马塔莱拉[⑤]……和整个天主教

---

① 巴德尔和迈恩霍夫：前民主德国恐怖组织“红色纵队”的两个头目。后被捕，死在狱中。

② 德·加斯佩里（1881～1954）：（1923～1925）曾任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前身人民党的书记，反法西斯主义者，1944～1946 年任天主教民主党书记，1945 年 12 月起任总理。

③ 谢尔巴：天主教民主党领导人，曾任总理和部长。

④ 焦亚：天主教民主党西西里党部领导人。

⑤ 马塔莱拉：天主教民主党西西里党部成员。

民主党插手……躲在黑手党后面……因为黑手党是我们自己的，和我们一起，为我们工作！反黑手党组织也是我们的，是的，我们是罪人！……啊，你们一声不吭，是吗？我没法让你们说话！啊，我明白了……谁发明了一个专门的法律用同样的方法来惩治抽干草的人和出售古柯、吗啡和害你的鸦片毒品的人？是我们，是我们天主教民主党，有法西斯分子、自由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支持……以及其他人的沉默……人们嘟嘟囔囔！啊，啊，是可笑！你们不笑吗？当然了，你们做得对，不值一笑。甚至令人恶心！但这是权力的逻辑，为了掌权，任何方法都是对的……我们应该是现实主义者：炸弹，谋杀，屠杀，关于公共秩序的法西斯法律，掠夺石油，囚车，黑手党，反黑手党，法西斯，反法西斯……一切都像汤一样为我所用！说到汤……你们没什么东西给我吃……或喝吗？我有两个多小时没吃东西了。不是吗？……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给？好吧，我开始绝食……连水也不喝……不，不，你们劝我也无济于事……我什么也不吃，什么也不喝……把管子插进喉咙灌我也没用，嗷……嗷……啊，啊，求求你们，不要用管子，不！行行好！好吧，我吃……我吃……我全吃下：第一道，第二道，水果和咖啡！……我准备好了！……那么，吃饭了？什么时候吃饭？不吃饭？那么，我能知道你们到底要我干什么吗？……我去参加我个人画展的开幕式，画展上有四十幅越南孤儿的肖像画，是从福特总统的妻子、福特女士的私人收藏那里借来的。在路上你们绑架了我，剥夺了我家人对我的爱，没有麻醉我……头上一击……就把我像包裹一样抬起来，装进口袋，扔到一辆货车上，像包袱一样颠来颠去……现在你们把我像吃奶的孩子一样看在这里，你们不开口，屁话不说……但我能知道你们要我干什么吗？……要钱？……勒索？好吧，多少钱？我告诉你们我没现钱，但

我可以让你们得到某些国家投资，可以给你们向军队供应十三架洛克希德飞机的定单，与梵蒂冈平分，给你们屠杀和储存国内外变质肉的定单，……给你们电视新闻主任的职务，取代现在的维里·德·卢卡。

三个绑架者 （高声说） 够啦！

范范尼 算我没说……好吧，够啦……一切都完了……

〔电话铃响。

绑架者甲 喂？是的，是这儿……是的，一切都好。不，没有外伤……不，不……他好极了，唠唠叨叨半个小时了！活像一只发疯的鹦鹉！是的，对……正常……像在众议院一样……好，我让他说话。（转向范范尼）接电话。（把话筒给他）

范范尼 找我？您是哪位？

绑架者甲 说话！（恐吓地）说话！

范范尼 是，是，我说……噢，这是什么方式？喂，喂，哪位？您是谁？安德雷奥蒂[1]？是你吗，朱里奥？啊，多高兴啊……（低声地）听着，别让其他人知道，但在这儿，……他们把我绑架到这儿……喂……听得见吗？怎么会听不见……可我不能大声……你不懂……他们把我绑架了！红色旅！他们想让我说话，但我不说……我一言不发！反恐怖组织干吗去了？那个桑蒂洛[2]……不和防卫情报局一起去包围沙库奇[3]那类行动队……去杀几个红色旅分子，为什么不干些事来保卫终身

① 朱里奥·安德雷奥蒂：天主教民主党领导人，多次任总理和部长，身材有些驼背。

② 桑蒂洛：负责反恐怖核心的省督。

③ 沙库奇：意大利社会运动（新法西斯党）议员。因举枪威胁一次群众集会的示威者而声名狼藉。

参议员！你把那个桑蒂洛……他和他的嬉皮土匪帮立刻赶出警察局！派他们去领导非法交易……当然是毒品交易！什么？他们不是红色旅……你怎么知道？对我面前这些人你知道得比我多？……那好，咱们听听……是谁绑架了我？你？怎么是你？……你，安德雷奥蒂？！安德雷奥蒂让人绑架了范范尼！噢，这太好了……为什么？为了谁的利益？你又重复……天主教民主党的借口？我不明白，你们发疯了？不，不……我不明白……我要马上获得自由……让我走……让我出去……（把听筒扔到桌子上……一个绑架者又拿起听筒按在他耳朵上）

绑架者甲 说话，听着！说话！

范范尼 是，是，我说话。听着。告诉我，朱里奥……对，我听着呢……不！我不允许你这样……我不能无故被人诬蔑……公共舆论赞扬我喜爱我……最近的民意测验结果是……我。他们是伪装的？谁伪装了他们？是你？……啊，为了不使我烦恼？好吧，我不能让他们把我当麻袋一样对待……当作被利用的工具……当然了……你们很狡猾：让人绑架天主教民主党的书记，搞一次漂亮的集体感人行动……你全身穿黑衣服，驼着背在电视上出现……在一频道和二频道上声嘶力竭地说，这样你们会获得许多选票，都是选我的。不，我不接受。让人绑架福拉尼[1]……或托尼[2]……是的，托尼……像捆一件行李一样绑架他。把他寄往通常的失物招领处……这样邮电部长最后就通过粉碎机进了纸浆池……我更招人怜悯，因为我矮？……啊，不！现在，够了！我不接受人家冒犯我，你为什么不让人绑架你？你也是个罗锅！啊，不，是你第一个冒犯了我！我不小，我不矮！我根本不使人怜悯！你

① 福拉尼：天主教民主党领导人。曾任总理和部长。

② 托尼：天主教民主党派，后倒向范范尼。曾任政府部长。

明白吗？我不令人肃然起敬，不令人敬而远之，也不令人毛骨悚然！（要放下听筒，一个绑架者生硬地阻止他）好，好，我听着……但是，我不接受……喂，喂……他挂电话了。

绑架者甲 好了……现在放下电话，坐下，不许说话……咱们听听电视里怎么说……

范范尼 啊，对，对，看看电视！我的电视……电视都是我的……

〔一个绑架者打开电视。

绑架者甲 别出声！

范范尼 看，出图像了……那是我……我的脸出现在我的电视上……啊，多漂亮的脸……不，不漂亮……让人恶心……取的什么景？为什么把我从头照到脚？全景太短了！看，都是从上往下拍的，使我显得更矮，更可笑。……这是什么？……是波洛尼亚市为意大尔库斯爆炸事件中死难者举行的葬礼。恰恰是那儿，我听到广场上群众的喊声，脸色显得很难看！狗杂种！那个维里·德·卢卡是个狗杂种，叛徒……犹大，他已跑到天主教民主党中间派、莫罗派和奥普斯·德依派那里！我想马上和安德雷奥蒂通话！

绑架者甲 不行，不许叫安德雷奥蒂……你忘掉他吧……安德雷奥蒂从来没有和这里通话，明白了吗？如果你还说，那要倒霉的！

范范尼 谁说安德雷奥蒂了？我说的是安德蒂·安多蒂。安德雷奥蒂我根本不认识！他是谁？是意大利时装界的一位新裁缝？安德雷奥蒂款式？

绑架者甲 好……现在你住口……否则，把你嘴堵上……

范范尼 好吧……我闭嘴……不说话……可我要小便……想去厕所。

绑架者甲 不行，不许上厕所！

范范尼 但至少让人撒尿吧！

绑架者乙 不行，不许撒尿！

范范尼 我憋不住了……要尿到裤子里了。

绑架者乙 随你便！

范范尼 我说……你们忘了我不是真正的囚犯……这是一场表演……你们不尊敬我……称我为“你”，不许我撒尿！红色旅，真正的红色旅倒更人道些……比如说，允许索西撒尿……甚至一天撒三、四次。

〔响起铃声。

范范尼 电话响了。肯定是安德雷奥蒂……让我接……（抓起听筒）喂，喂，安德雷奥蒂吗？

绑架者乙 （拾起听筒）你再说那个安德雷奥蒂的名字，我就掐死你！

范范尼 为什么？谁说安德雷奥蒂了？我没说！

绑架者乙 那么，你闭嘴……再说不是电话，是门铃声。

绑架者甲 （开门）是头儿。

大家齐声说 你好，头儿！

范范尼 啊，我终于……能和头儿谈话了……您听着，头儿……（突然停住，对着一位女人）是位女人？头儿是您？

女人 是的，怎么了？使您恶心？还是你们天民党那套反女权主义论调……妇女应该在家做女活，看孩子……

范范尼 不，不……我一直是主张妇女解放的。我的格言是妇女无所不在，警察里有，工厂里有，矿山中有，监狱里也有……

女人 打住，参议员！现在请您听话，卧在那儿！

范范尼 什么，什么，卧在那儿？您不觉得太过分了吗？您说我

是狗吗？

女人 您说得对……对不起！我不想惹您生气，咱们和好吧！把爪子伸过来！

范范尼 啊，不……爪子……不！

女人 怎么？您怎么了？

范范尼 我想小便，想撒尿！要尿在裤子里了！

女人 好哇！您觉得这是在一位太太面前表现自己的方式吗？

范范尼 想尿，就尿了！

女人 体面点儿。好吧！（问绑架者们）这儿没厕所吗？

绑架者甲 没有，这儿没有。穿过院子，可能看见一个。

女人 说得对……只能等天黑了。

范范尼 至少还有两个小时才能天黑……而我等不及了。求求您，夫人，我需要一个随便什么样的容器，一个桶，一个饮料罐……

女人 那我要看您的表演，看您在我面前往饮料罐里撒尿？

范范尼 行啊，如果您转过脸去……

女人 那响声呢？

范范尼 我撒尿没声，我很棒……抵抗运动时期我在瑞士学的……我参加过抵抗运动，在瑞士。只有小小一点儿声音，像田园中的涓涓小溪。

女人 够了！

范范尼 啊，不……让我说完！来一点儿理解嘛！来一点儿尊敬嘛！你们忘了这不是真正的绑架……我还是多数党的主席，就是这些！

女人 不，您以前是主席……您的位置已经被塔维亚尼[1]代替了！

---

① 塔维亚尼：天主教民主党书记，曾任国防部长、财政部长、内政部长 1991年起成为终身参议员。

范范尼 我知道塔维亚尼，那个犀牛，那个河马！我敢打赌是他导演了这场喜剧……要夺取我的位置。

女人 别说蠢话。您说得太多了！塔维亚尼与此没有任何关系，什么也不知道。谁也不知道。懂吗？

范范尼 安德雷奥蒂也不知道！（三个绑架者一下子站起来，样子很可怕。）不，你们吓唬我也没用！如果愿意，你们可以打我，但我一旦获得自由，要把一切都说出来……特别是关于安德雷奥蒂……那个该死的……耶稣派罗锅。

女人 不行，您不能说反对安德雷奥蒂的任何坏话。如果您说了，公共舆论一定会反对您！

范范尼 为什么？

女人 因为安得雷奥蒂已经被绑架了！

范范尼 他也被绑架了！什么时候遭绑架的？十分钟前还来过电话……

女人 对……就在打完电话之后。

范范尼 他让人绑架了！无耻的蛔虫！对了……他看到，对我的绑架已起了很大的作用……舆论已经混乱，为我的命运担心，流泪，我的行情在攀升……为了不让人超过他，他也让人绑架了自己！这纯粹是无赖的举动，也是个愚蠢的行动，一次绑架两个重要人物，太多了！谁也不信了！

〔电话铃响。

女人 喂？是的……不错……当时在哪里？在梵蒂冈？好吧！（挂上电话）好消息，安德雷奥蒂没被绑架，他当时在梵蒂冈。

范范尼 啊，不错。

绑架者乙 咳，只要一位部长离开一分钟去撒尿，他就犯神经病，马上就喊绑架了！

范范尼　目的地，有人允许到梵蒂冈去撒尿……而我……要尿到裤子里！

绑架者甲　住嘴！电传机又动了。

〔一个绑架者从后面的一台机器上拿出一卷电传纸，大声念。

绑架者乙　“范范尼参议员被绑架：一些外国记者怀疑这是一起真正的绑架。英国反间谍机关暗示这次行动是出于竞选的目的。”

范范尼　英国人狗杂种！狡诈的英国佬……墨索里尼说得对！

绑架者乙　（继续念道）“议会外的一些报纸清清楚楚地公布了这一消息。”

范范尼　没收那些令人恶心的报纸，把那些社长抓起来！

绑架者乙　“身份不明的示威群众冲进了印刷上述报纸的印刷厂、……转轮印刷机被破坏了。”

范范尼　谢谢，焦尔焦·阿尔米朗特①！

绑架者甲　“一些印刷商因反抗维持……新秩序部队而被捕。”

范范尼　（从绑架者手里抢过电传纸）我来念……“工会组织了一天的罢工，抗议绑架范范尼参议员，……所有工人都离开了工作岗位。卖酒精饮料的商店一整天都挤满罢工者，……成千上万醉醺醺的工人深夜还手挽手地走在路上，唱歌。”

绑架者乙　（接着念）“阿尔米朗特众议员在议会质询时要求取缔意大利共产党……恢复对所有左派议员的死刑。”

范范尼　啊……那个焦尔焦·阿尔米朗特是一种力量……

---

① 焦尔焦·阿尔米朗特（1914～1988）：意大利社会运动（新法西斯党）创始人之一。自1962年至1987年一直任该党书记。

绑架者甲 “瑞士电视台也暗示这次绑架有竞选的目的……意大利舆论不信，但怀疑情绪会蔓延开来！”

范范尼 天哪，应该做些工作……来阻止怀疑情绪蔓延。

女人 当然，应该立即行动：阻止蔓延！让人们确信这是真正的绑架……红色旅式的绑架。

范范尼 是的，应该要求政府：为了使我获得自由，应该释放所有政治犯……包括库尔乔①。

女人 已经这样做了，我们给各报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如果二十四小时之内不释放所有人，那么人质范范尼将被处死！

绑架者甲 这儿……电传又动了。有内政部的答复。

范范尼 （趴到桌子上）怎么说？

绑架者甲 说国家不向任何讹诈屈服，不接受用释放所有政治犯来换取释放范范尼参议员。

范范尼 什么叫不向讹诈屈服？

女人 说国家不退让……坚定不移！包括古依部长！

范范尼 是我让他当内政部长的……把他从一个无名小卒提上来……他原来是个普通助手……现在要判我死刑！我出去以后，一定让人毙了他！任命阿尔米朗特为内政部长。

女人 您急什么？反正是一场喜剧！您……又不是真正的囚犯！

范范尼 是的，我同意！可他们不知道！如果这是真的，他们会让我像狗似的出去！一只普普通通的狗！

女人 这话您说对了，您不是一只普普通通的狗！

绑架者乙 不管怎么说，既然是一场喜剧，就应该演到底，应该发一个最后通牒。

---

① 库尔乔：意大利恐怖组织“红色旅”早期头目。1976年被捕入狱，到1993年获得部分自由。

〔女人在电传机上打字。

范范尼 （站在桌子上） 对，请打上：如果二十四小时之内……

女人 好，您说。

范范尼 行，我说：如果你们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不释放上述所有政治犯，就会在一个电话亭的电话簿旁……不，是在电话投硬币口，发现范范尼参议员的尸体。您打上吧！

女人 是的，我打上了……打完了。（对其中一绑架者）快，发出去！

〔一个绑架者将信装进信封，退下。

范范尼 还有……如果他们不接受最后通牒，怎么办？

女人 那样，就不得不执行判决了！

范范尼 什么？啊，上帝……我又要撒尿了！

女人 对，当我们把您的尸体扔在他们面前时，公共舆论才会相信这是一次真正的绑架！

范范尼 我尿完了！……啊，我现在真舒服！……啊，真舒服！

女人 您真不要脸！看成什么体统……整个地板都湿了。

范范尼 是的，我尿湿了整个地板……但我不感到羞耻，啊，我舒服极了！现在，我对什么都无所谓，甚至死！啊，我舒服极了！

女人 真糟糕！现在需要拿墩布把地板擦干。

范范尼 是的，……我尿完……我来擦……啊，真舒服！门铃响，女人开门，进来一位医生。

女人 你好，医生！

医生 你怎么样？

女人 地被弄湿了……他吓得尿在裤子里了。

范范尼 可是，夫人，请打住！现在，您要对所有来的人讲述……

再说这是人的一种自然反应……死刑之前，我什么人都想见见！现在我冷得发抖……

医生　死刑？

绑架者乙　啊，是的！如果内政部再次拒绝最后通牒，我们就把他拉出去！

医生　不，不……你们言过其实了，现在还不到采取极端措施的时候。

范范尼　啊，您不错！我知道您对我很热情。等着吧，我一获释，就提升您。您现在是什么级别？

医生　什么级别也没有。我是医生。

范范尼　那好，给您一个教授职位……还有一个国家医院，都是您的。最后是个疯人院，一个罪犯疯人院，给您阿维尔莎疯人院，里面的疯子都应受酷刑！

医生　谢谢，参议员！不知道怎么……

范范尼　看您说的，叫我阿明托雷好了，我们以“你”来称呼！

女人　你听着，阿明托雷……我也能称呼“你”，对吗？

范范尼　当然了，亲爱的！

女人　别说了！我们赶紧行动，让政府和公共舆论明白我们不是在开玩笑。

范范尼　哎呀，又是死刑问题……天哪，我又要撒尿！

女人　不，不，我们利用黑手党那样的错误就行了！

范范尼　这个错误是什么？

医生　割掉您一只耳朵，装在信封里寄给议会。

范范尼　一只耳朵……割我的？谁来割？

医生　我，我是外科医生，就是为此事来的……这只是几分钟的事。您看吧，他们一看到割下的耳朵……反响极大。

范范尼　我立刻收回刚才送给您的疯人院！你们也是犯罪的疯子！

医生　理智些！您应该明白，如要我们不拿出像耳朵这样令人震

惊的证据，放您的时候，大家不信，还会起哄，说这是一场喜剧，一切都是假的！

范范尼 那好吧，你们不能寄一只死尸的耳朵……比如多纳特·卡坦[①]的！不行吗？您是外科医生，到陈尸所或者医院去挑一个长相像我的死人……

医生 没有和您相像的死人，您的耳朵就是您的。找也找不到。一百万个当中才能找到一个。

女人 我们……当然不能把随便什么人的耳朵寄给议会，您的照片到处都是，很容易比较！快点，勇敢些！让人割耳朵！

范范尼 怎么勇敢？疯了？一个终身参议员只有一只耳朵……想象得出有多么可笑吗？戴眼镜是斜的，因为挂不住眼镜架。

医生 现在有绝好的整形术。

范范尼 一只日本的，塑料耳朵，还带半导体？

女人 您到底愿不愿意？您应该决定为了天民党而作出牺牲。为了拯救选举，割掉一只耳朵也划得来！

范范尼 不，不，割我的耳朵……不！

医生 怎么？您同意，别人杀人而不受到惩罚……根据您制定的警察法，而您不准备失掉一只耳朵？

范范尼 不！

医生 那么您就得丢掉脑袋！您不知道吧，美国最大的跨国公司诺尔顿—齐尔林公司，在我国就未来的选举让人作了一次秘密调查，调查了成千上万人，结果很糟糕：天民党必败无疑！大滑坡！大瓦解！与此相对照的是，美国人在越南的选举令人可笑至极。你怎么解决？你真的认为还能用反对派的极端主义伎俩来解决吗？拘捕人？发动法西斯分子？炸火车？让

---

① 多纳特·卡坦：天主教民主党中派，“新力量”派创始人。多次任部长。后来其子马尔科被发现是恐怖组织成员，其声望一落千丈。

意大利死很多人，然后再像疯子一样追查凶手？搁置所有调查？释放米切里[1]？你可能以为手中已有足够的报纸，又掌握电视能转播那些令人作呕的事件，想人家都是笨蛋吗？

范范尼 你们当然是笨蛋！

医生 对，是意大利南方人！看，你犯了个错误：你们还不明白人变坏了，不饶恕你。这样，就需要一个可怕的休克，有什么事情能打动他们，至少在感情方面，这就是您的耳朵！把它扔在总理的桌子上，还流着血呢！

范范尼 不，我流血的耳朵，不！啊，上帝，我觉得不舒服。

（门铃响，发最后通牒的那个人回来了。）

绑架者丙 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医生 怎么了？

绑架者丙 安德雷奥蒂，他真的被绑架了！

女人 什么时候？从哪儿知道的？

绑架者丙 从一个反恐怖组织的人那里，两分钟前。

范范尼 他不是在梵蒂冈撒尿吗？

绑架者丙 对，就是在那儿被绑架的！

范范尼 在梵蒂冈的公共厕所内？

绑架者丙 对，就是那儿！

范范尼 难以置信！

女人 怎么绑架的？

绑架者丙 是这样，他正在公共厕所里撒尿的时候，进来一个红衣主教……他，安德雷奥蒂没尿完，就跪下了，红衣主教像要解手似地撩起袍子，从里面抽出一把手枪。安德雷奥蒂举起

---

[1] 米切里：意大利国防情报处负责人。

双手继续尿。这时进来两个神职人员……很明显是绑架者，用一个盛圣水器击他的头，安德雷奥蒂昏过去了。

范范尼 他还在尿吗？

绑架者丙 天知道。然后把他拖走。人不见了！教皇得知后痛哭流涕！

女人 怎么知道这些细节的？有证人吗？

绑架者丙 没有，但有闭路摄像机。

医生 厕所里有摄影机？

绑架者丙 对了，在梵蒂冈，上帝的眼睛无所不在！

范范尼 啊，爱看景致的上帝！

绑架者丙 还有一个消息更离奇：半小时前来了一封议会的密信，鼓鼓的。在国家公证人面前打开……里面有安德雷奥蒂的一只耳朵！

范范尼 一只耳朵？怎么肯定确实是他的？

绑架者丙 因为信封里还有一张缺只耳朵的安德雷奥蒂的照片！

范范尼 太可怕了！

女人 不可怕，这只是勇敢和智慧的问题。安德雷奥蒂很识时务……毫无疑问，他是天民党里唯一的政治天才！

范范尼 狗屁天才！知道我要说什么吗？你们这位天才是他自己圈套的牺牲品。不是由他来挑吗？结果他自己被挑上了！被人强迫割掉耳朵。

医生 好！这正是我们要做的！

范范尼 强迫我？不管我愿意不愿意！你们是真正的罪犯！你们要拿我的耳朵做什么？你们已经有了安德雷奥蒂的耳朵！

女人 不够。因为公共舆论已经乱了，需要给他们两只、三只、四只耳朵！

范范尼 为什么？……和越南一样！

医生 反正现在对您也无所谓了，所有的同情不是都让安德雷奥

蒂捞去了吗？所有选您的选票不是都让他拉走了吗？

范范尼 是的，那家伙野心很大，为了满足掌权欲，甚至可以让人割掉自己的驼背！

绑架者乙 已经这样做了！

范范尼 什么？

绑架者乙 他让人割掉了驼背……或是被人强迫割掉了驼背，不得而知！真相是在总理的桌子上来了一个包裹。原以为是锡耶纳式蛋糕……结果是安德雷奥蒂的驼背！

范范尼 不可能！什么时候？谁说的？

绑架者乙 现在电传机上正打出来……请看："驼背将和耳朵一起被做成标本，成为天民党竞选的新标志！"

范范尼 十字架盾牌再加上驼背和耳朵？啊，不，太过分了！

医生 太不够了！还需要您的耳朵……在盾牌的另一面！来人，把他绑上！

范范尼 好，好，我让你们割……但是割慢点儿！至少应该进行全身麻醉吧，我希望进行麻醉！

医生 不行！做不到！

范范尼 什么？在我清醒的时候割！你们没带硫喷妥纳麻醉药吗？什么药店都能找到！

医生 硫喷妥纳麻醉药或其他什么麻醉药，都很容易从血液里提取。从来没人相信绑架的、玩世不恭的、铁石心肠的人会担心别人受不了……会立即采取有组织的干预！

范范尼 至少应该把我灌醉，用威士忌或朗姆酒，就像在西部片中看到的那样。

医生 好吧，把你灌醉。

女人 可我们既没有威士忌，也没有朗姆酒，只有茴香酒。

范范尼 啊，茴香酒不行，我不喜欢！

医生 少废话！就用茴香酒！

范范尼 慢点，慢点！（几个人给他灌下去）真恶心，像蓖麻油一样！

医生 别说话，你想阿尔米朗特多得意！使劲……咬牙，我们开始割了！

〔他们操作割耳朵。

范范尼 哎呀……

医生 割完了……耳朵割下来了！

范范尼 哎呀……妈呀！耳朵……我的耳朵……我的耳朵没了！

医生 安静点，安静点，什么事也没有！您看……要把耳朵放到那个酒精杯里！（女人拿起耳朵，错放进茴香酒杯里）您把耳朵放到茴香酒里了！

女人 没关系，反正都是酒精！

医生 对，里面有糖。可以把耳朵做蜜饯！

女人 喂，我看没别的办法，您同意这么干了，参议员！

范范尼 只能这样了，我醉了！（拿起杯子咕噜咕噜喝下去）

医生 您干什么呢？您喝的是耳朵……吐出来！别动，我给你您包扎！

〔进来两个带枪人。

两个带枪人 （齐声说） 不许动！

其余人 （齐声说） 我们上当了！

带枪人甲 都不许动！您干什么呢？

女人 回答之前，我想知道你们是谁！

带枪人乙 警察！

医生 哪个警察？特种部队？反恐怖组织？防卫情报局？

带枪人甲 都不是。我们是反恐怖秘密自治小组。现在听听你们

是谁?

女人　预防恐怖自治小组。

带枪人甲　啊，你们是反恐怖主义的?

医生　不，我们是恐怖主义的……这意思是说我们赶在前面预防恐怖主义!

带枪人甲　明白了，在这个国家，肯定每天能发现一个秘密特种部队。(指参议员)他也是个秘密的恐怖分子?

医生　不是，他是作为恐怖分子……参议员而为人所知的。

带枪人甲　对，我觉得像……您好，参议员，您好吗?

范范尼　您是什么人?

带枪人甲　我们是紧急行动队。

范范尼　紧急行动队?现在你们紧急行动了!和去电影院相反，你们来的时候，电影已经演完了……耳朵已经割掉了!真能干!

带枪人甲　您错了，参议员，我们来得正是时候!告诉你们赶紧离开这里!

医生　为什么?

带枪人甲　有人告密了。

范范尼　谁?

带枪人甲　你们的一位部长，参议员。绑架您获得很大成功，他很嫉妒，便通知了财政警察……告诉他们地址……他们怕您的什么器官或肢体弄到议会上。我在想您的这只耳朵能产生多大反响……啊，啊，你们要马上离开!过一会儿他们就来了!

范范尼　谁?谁是叛徒?

带枪人甲 可能是莫罗[1]，也可能是鲁莫尔！[2]

〔一个绑架者往窗外左右看。

范范尼 鲁莫尔，那个没毛的乌鸦，臭皮匠……用洛克希德丑闻的钱来做鞋的臭皮匠……

带枪人甲 啊，您说得完全对。鲁莫尔那家伙是只大乌鸦！您知道吗，他想和您与安德雷奥蒂平起平坐，为了取得民众的支持，组织了一次谋杀？

范范尼 谋杀谁？

带枪人甲 谋杀他自己：用一颗手榴弹，和贝尔托里[3]案件一样……当时他正从罗马警察局大楼出来。

范范尼 被杀了吗？

带枪人甲 没有，他奇迹般地逃脱了那次谋杀……因为碰巧他不在部长的车里，而在他随从的一辆汽车里。

范范尼 我不能相信！马利亚诺·鲁莫尔胆小如鼠能经受如此的危险！

带枪人甲 确实如此，好像他不是组织者，而是他那一派背着他干的。

范范尼 啊，上帝，那你们还不快去阻止这个冒牌恐怖分子，还等什么？快去，跑着去！

带枪人甲 没有用……因为我们不知道是谁，从哪儿扔的手榴弹……从一个窗户里，还是从行驶的摩托车上，是男人，还

---

① 莫罗：天主教民主党领导人，五次任政府总理，多次任部长。1978年被"红色旅"绑架并杀害。

② 鲁莫尔：天主教民主党领导人，多次任部长。

③ 贝尔托里：所谓的个人无政府主义者。1972年春袭击米兰警察局事件的制造者。

是女人，还是修士干的。

医生 您快点。站起来！

范范尼 帮我一下，我站不起来。

女人 没办法，他喝得太多了！您头还晕吗？

范范尼 不晕，不是因为头，而是因为肚子。看我肚子鼓起来了。

女人 是的，鼓得很大。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医生 可能是茴香酒……再加上害怕。

带枪人甲 不管怎么说，您肚子鼓起来真是太好了！

范范尼 为什么？

带枪人甲 因为我们想把您藏到一所私人医院里，非常保密的医院。请您戴上这个假发套，穿上这件衣服！

范范尼 这都是女人的东西！还有假发！

带枪人甲 医院也是妇科医院……是做流产的医院。

范范尼 是属于激进党的？不去，不去，想想他们的主席帕内拉[1]，他要坐在我的肚子上……由他来照顾我，马上开始不吃饭。

带枪人甲 不对，和帕内拉有什么关系！这是一所贵族医院……做一次流产要一百万里拉的豪华医院，由修女负责。

女人 肚子这么鼓，我们把您当作产妇送进去！

范范尼 如果来了警察，会因为非法流产把我抓起来吗？

医生 不会，警察，看您说的！您什么时候看到警察进入做一次流产要一百万里拉的豪华医院？快，快点，换上这身衣服。脱衣服，进到里面去！（将给他一个head罩）

绑架者甲 （指着电传打字机） 等一下，机器又动了！

医生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拆掉它，我们走！

女人 但是很重要。上帝啊，鲁莫尔，谋杀！

带枪人甲 我刚才说过：他们肯定把手榴弹扔到首长车上了。

---

[1] 帕内拉，意大利激进党领导人。

女人 不是，这里说手榴弹扔到一辆随从的车上。

范范尼 （探出头来） 当时鲁莫尔在哪儿？

女人 没有鲁莫尔，有皮科里[1]。在这之前，鲁莫尔感到不舒服。事先有人向皮科里通报了这次袭击，结果他还是遭到袭击，用急救车将他送往医院。

范范尼 真运气，那个鲁莫尔！

医生 我为皮科里遗憾！

范范尼 我倒是很高兴，又少了一个对手！不是吗？

女人 快，我们快走吧！

〔听到警笛声。

带枪人甲 大家站住，我们上当了！财政警察快来了！

带枪人乙 别犯傻了！财政警察不用警笛。

医生 对呀！是消防队或是红十字。他们去哪儿？

带枪人乙 在这儿，这儿写着呢：（念）"莫罗私人书房所在的大楼被炸了。莫罗奇迹般地脱险。"

绑架者甲 在那间办公室，他与科隆博[2]两小时前有个约会。但和平常一样，他总是迟到……也就是说，在爆炸后才到。

范范尼 科隆博呢？

绑架者甲 很不幸，他总是准时，被炸了。

范范尼 （迈着舞步） 啊，啊，正如卡雷罗·布朗考唱的："科隆博飞了！鲁莫尔住院了，皮科里带着巨响……死了！"

〔灯光转暗，音乐声起，

① 皮科里：天主教民主党领导人。

② 科隆博：天主教民主党领导人，曾任部长和总理。



第 二 幕

第 一 场

〔灯光照亮舞台前部，四名歌手以急促的节奏演唱《嘲笑之歌》。

这确实是个疯狂的故事，
但有时也可能实现。
如果要玩制造恐怖的游戏，
就编出千百个寓言来恐吓公共舆论。
为保持所有的席位，
这个疯狂的故事是可以实现的。
有人玩剧烈炸弹，
有人嘲笑死亡，
总有一天要进坟墓，
总有一天要进坟墓。
然后必定有嘲笑，
有掘墓人的盛大节日，
所有人都歌唱，欣喜若狂，
所有人都歌唱，欣喜若狂，
然后必定有嘲笑和盛大节日。

〔歌手退场。
〔舞台灯亮。

〔布景：一间豪华私人医院的病房。
〔范范尼穿着女人的服装和医生上场。

医生 到了，这是您的房间。请您注意，不要让任何人发现。现在我下楼和主任医生谈谈。修女和大夫都不应该知道什么，只知道您是做普通流产的病人。

范范尼 好吧！普通流产……女人的流产……但是，我必需到这个污秽下流的地方吗？真倒霉！若是让某个记者知道了，那该是多大的丑闻："范范尼流产了，这次不是政府，而是他自己！"您再看看这个肚子，越来越鼓了！

〔进来一位修女。

修女 大家好！

医生 您好，修女！（对范范尼）我下楼看看X光透视是否准备好了。（退下）

修女 啊，好了，您已经拍X光了吗？好！（范范尼在床后面站着，修女以为他跪着）您为什么跪着？请起，请站起来！

范范尼 我是在站着，还踮着脚呢，修女！

修女 开始吧，准备好，我要给您刮毛了。

范范尼 给我刮毛？（跳到桌子上）

修女 是呀，太太！这里医院很认真，不能匆匆忙忙做流产，应该刮毛，去掉所有多余的东西。

范范尼 去掉多余的东西？所有的？

修女 当然了！（转过身来，发现病人很矮）啊，天哪！是个儿童母亲！你妈为什么不早点把你送来？

范范尼 修女！身材不能说明是不是成熟妇女！

修女 对不起！肚子这么鼓！为什么决定得这么晚？请躺在床上！

您听着，对我可以说实话，我什么都见过，都听过……对我说实话……您丈夫知道吗？

范范尼 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修女 他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在这儿？离这很远吗？

范范尼 是的，很远……在美国……叫辛道纳[1]。正在美国作关于欺诈性破产的演讲……是位专家！

修女 现在在回来的路上吗？儿子是另外一个人的……

范范尼 是的，儿子是切菲斯[2]的……或是奥尔托拉尼[3]的，现在我也不记得了。

修女 ……但是，这个混蛋父亲现在应该来了结这桩事呀，与您结婚，还是抛弃您……

范范尼 这个混蛋把我抛弃了！

修女 我明白了。看这个肚子鼓得多大……这简直是谋害儿童，亲爱的夫人。上帝肯定不会饶恕您……您交预付金了吗？

范范尼 交了，我的医生交的……

修女 那我敢肯定主任医生一定不收……他是位严肃的人，在大学教书，是位遵守教规的天主教徒。教皇乐团的第一小提琴手。

范范尼 是吗？！我知道那个教皇乐团。

修女 您想他能接受犯谋害儿童……杀人的罪行吗！您知道，胎儿已经三个月了……还活着！如果是男的……已经有灵魂了。

范范尼 如果是女的呢？

修女 啊，女孩的灵魂来得很晚，阿圭莱亚的主教会议规定的。总

---

① 辛道纳：大银行家。拥有美国和意大利的多家银行，曾是黑手党银行家，多次资助天民党和政府中的其他党派。后因银行倒闭在美国被捕，被引渡回意大利，在狱中被杀。他的死使意大利许多丑闻成为千古之谜。

② 切菲斯：意大利埃尼公司董事长。

③ 奥尔托拉尼：银行家。与一些银行丑闻有牵连。

而言之，您不用脱衣服了，我已经讲得明明白白，主任医生肯定不接受！您想他能玷污自己的良心谋害儿童吗！再说预付金这么低……我的夫人！

范范尼　（自言自语）　去你的夫人！（对修女）好吧，等医生一到……

修女　啊，是他付钱？

范范尼　是的……是他付……用我的钱！

修女　那么是他……是他这个混蛋把您肚子弄大的？

范范尼　咳，怎么说呢……

〔医生上场。

医生　X光片子拿来了。

范范尼　怎么样？怎么样？

医生　修女，让我们单独待一会儿您不介意吧！我要和我的病人谈谈。

修女　啊，您把她叫作“病人”……是病人，还有点傻……愚蠢！

医生　喂，我说，您怎么了？

修女　您能告诉我，您和这个可怜的，弱不禁风的女人上床是为了爱情吗？真不知羞耻……无赖！（退下）

医生　她疯了。

范范尼　是的，她也冒犯了我！说我弱不禁风。

医生　即使您弱不禁风，也有您的魅力，也能成为终身参议员。您想想克拉莫内暴君……他和您一样矮，但臭名昭著……扼杀自由……自己受贿又向别人行贿。

范范尼　我还知道：他被人从一百米高的悬崖上扔下来喂海鳝了……

医生　您知道，现在海鳝不再时髦了！

范范尼 对，现在时髦的是被解雇者、失业者。除了浮动工资外，他们比海鳝更咄咄逼人。

〔修女向门外探头。

修女 外面有工人，能让他们进来吗？

范范尼 工人？（害怕地）不！现在我明白了……他们知道我在这里，要把我扔下去……这是几楼？

修女 您怎么了，夫人？他们是来修理暖气和煤气管道的。

范范尼 好一个借口……暖气，"我们是来修理的，"这是红色旅惯用的伎俩，这里根本不冷……还有点热……我要赤身裸体……脱衣服！滚，让他们滚！我要赤身裸体！

修女 行，好吧。您在手术室的时候他们还会来的，反正您在手术室里至少要待上两个小时！

范范尼 在手术室待上两小时？

修女 给您做剖腹产手术。（退下）

范范尼 剖腹产？

医生 不，别听她的……她什么也知道……您看这张X光片子。这儿是您腹部的剖面。

范范尼 里面有什么？

医生 什么也没有，只有煤气。糖和酒精合在一起发酵产生的煤气！

范范尼 啊，我知道了……是茴香酒！这就是为什么我老恶心。那气为什么不出来？

医生 因为括约肌阻滞。

范范尼 您知道是由什么引起的？

医生 是由害怕、紧张引起的。我给您割耳朵的时候……括约肌就阻塞了！

范范尼　现在怎么通开？

医生　很简单，在上述地方硬插进一根特制的管子，插深点！

范范尼　硬插进一根特制的管子……插深点？这些管子的故事难道不是影射将要举行的选举的结果么？

〔修女进来。

修女　很抱歉，工人还在，坚持要进来……我应该让他们进来。他们要插管子

范范尼　工人带着管子？不，不能让他们进来，还带着管子！

修女　您知道么，全堵住了？如果不插管子，会撑破的！

〔修女退下。

范范尼　肚子又胀了！我看真的要撑破了！

医生　安静点，参议员……请放松！听心脏跳得多厉害！您不想有鲁莫尔的下场吧？

范尼尼　当然了！马利亚诺·鲁莫尔怎么样？有他的消息吗？

医生　有，他死了！

范范尼　死了？现在？五月？正是他的月份，"马利亚五月"，心脏不行了？

医生　不，不是因为心脏，是因为窒息……，用口对口呼吸抢救他……帮忙的有塔纳西[1]，口对口帮他呼吸，但是过了一会儿，鲁莫尔死了。

范范尼　窒息！还送他最后一口呼吸！是呼吸杀了他！啊，可怜

---

[1] 塔纳西：意大利社会民主党书记，多次任部长，因与洛克希德丑闻有牵连被捕入狱。

的鲁莫尔……说到呼吸……我肚子里的气怎么办？不能不用管子……

医生 可以不用，可以做剖腹产手术……

〔修女进来。

修女 对不起，夫人，打扰了！有位修士来了。

范范尼 工人修士？

修女 不，不是工人修士……是医院的教堂神甫。

范范尼 他要我干什么？

修女 我告诉您，过一会儿，带您下去做手术……您愿意先做忏悔吗……因为谁也不知道上帝要不要您……但是做了剖腹产……万一上帝决定要您的灵魂和他在一起……您最好当着他的面忏悔您的罪过！

范范尼 你也是个丧门星！请不要烦我，我没有任何罪过！

修女 说什么呢？说我是丧门星！但您看您化妆成女人……您没罪？神圣的上帝为此要惩罚您的……让您死！死！您要小心坐汽车旅行！（退下）

范范尼 这个蠢货！笨蛋！您听她对我说什么？

医生 安静点，参议员，安静点！

〔一位修士进来。

范范尼 怎么能安静！那个女的侮辱我，辱骂我……懂吗？

修士 侮辱不可能来自其他人……唯一的侮辱总是来自我们自己。

范范尼 （摸修士的兜帽）撒沃纳托拉派修士……谁让您进来的？门口没有卫兵吗？

医生 有，有反控制警察。

范范尼 （对着外面说） 卫兵！

修士 您怎么了，夫人……我是教堂神甫，来听您忏悔的！

范范尼 停住，别动！医生搜搜他，拉警报！（大声喊） 来人呀！

〔带枪的警察进来。

警察 听您的命令！

范范尼 好！搜查这个假修士……

警察 （搜查） 他什么也没有！

范范尼 怎么会什么也没有？十字架呢？

警察 十字架不是武器呀！

范范尼 怎么不是武器？好好学学新治安法，傻瓜！任何能攻击的用具和工具都是武器！用十字架不能攻击吗？

警察 能，如果愿意！

范范尼 那它就是武器！搜他！

警察 只有在行为可疑，接近某个特定的地方或国家要人，有可能对他们进行犯罪活动时，才是武器！

范范尼 我难道不是所有人对我都想犯罪的国家要人吗？再说，怎么能辨别他的行为是可疑还是不可疑？

警察 不知道，您怎么看？

范范尼 我看他可疑。因为他兜里可能有手枪！

警察 正确！

范范尼 手指插在鼻孔里的人不可疑吗？

警察 可疑，手指插在鼻孔里可能有手枪！

范范尼 对……三十八毫米的！大下巴的布法罗·比尔是个什么东西？他很可疑，因为他不为社会做好事！整天舒舒服服，消磨时间，擤鼻涕混日子！一个人不工作，不生产，无所事事，

就是个可疑的人，不合群的人……他肯定吸毒，以计谋和绑架为生，这样的人永远可疑！

警察 那么，所有擤鼻涕的人都很可疑！

范范尼 是的，所有的人，除去法官、警察、部长、工业家、主教和少数别的人，他们的鼻涕是有领导才能和生产能力的！还有，看看他包里有什么？

警察 好，……有一个瓶子！

范范尼 是个燃烧瓶？自制燃烧瓶吗？

警察 不是，一个空瓶子。

范范尼 对了，是个用过的自制燃烧瓶！把他抓起来！看他还有没有别的瓶子！

警察 好，但这个瓶子里全是牛奶！

范范尼 啊，是连续爆炸的自制燃烧瓶！把他抓起来！还等什么？

警察 对不起，这个人确实是本医院的教堂神甫！

范范尼 那他带着牛奶瓶子干什么？

修士 这是我为孤儿要的牛奶！

范范尼 啊，是吗？那好吧，你们都出去，让我单独和他待一会儿！请坐，神甫！对不起……但是……您知道吗，这是个警惕的问题！神甫，您愿意听我忏悔吗？

修士 我就是为这个而来的，参议员！

范范尼 啊，您认出我来了……即使我这样打扮？（摘掉假发套）

修士 谁说的，听您讲话之后，并不是很难认的！

范范尼 请原谅我待您不好，但是您会明白的，我有点紧张……我马上诚恳地向您忏悔我身上的许多罪过。

修士 这对您来说很好！

范范尼 但是，我想上帝愿意给我领导这个国家的责任……

修士 您能肯定恰恰是上帝赋予您这个领导责任吗？

范范尼 当然了！人是由上帝任命的！

修士 您看，我很幼稚，我以为您的支持来自于跨国公司，来自于经济实力，来自于梵蒂冈……

范范尼 对，但是在梵蒂冈，教皇不是上帝的代表吗？您会看到上帝通过在人间的代表，与跨国公司和银行做生意，由他决定让我领导这个国家！

修士 （讽刺或苦涩） 这当然是个封闭的圈子，梵蒂冈与跨国公司一起进入社会，教会提取股票，再将股票投进工业……如此就产生了教会真正的好股票！

范范尼 啊，您是哪一种修士？来这儿是为我忏悔，还是来向我讲道？来谴责我？人世间的可怕上帝，您是谁？

修士 请安静，人世间的可怕上帝尚不存在，也没有可怕的基督，将来您到了天上，他会用控告的手指指着您并高喊：你做了这个和那个！您会念到一本厚书，上面什么都写着。

范范尼 能偷到他这本厚书吗？能不能改改这本书……在上面写满"其余从略"，然后再不知不觉地还给他？

修士 没办法！

范范尼 法官呢，都有谁？

修士 可能有圣米盖莱……作为不可动摇的检察官！

范范尼 不能让他罢免那个圣米盖莱吗？让另一个法官，比如说米卡莱，来代替他吗？或者是辛道纳，他的名字也叫米盖莱。

修士 不可能！陪审团里还有圣母，她也很可怕，谁都瞒不过她……遇到像您这样的人，她会不停地喊："判这个无赖有罪，我的儿子，判他有罪！"

范范尼 她不是一位西西里圣母吗？

修士 可能是。不管怎么说，您将被判刑，谁也救不了您！

［修女进来

修女 对不起！要把您送到下面的手术室。

范范尼 等一下，修女，请您出去一会儿！修士要为我赦罪。（修女出去）我应该念多少经文和荣耀归主颂歌？

修士 不用念，没有赦罪！

范范尼 什么？

修士 我对您说过，我不给您赦罪！

范范尼 不给我赦罪？但你看这个拙劣的唐·民佐尼[1]！我要把这个事去告诉教皇……把你驱逐出教会，开除你，禁止你行教，抽打你，把你钉在十字架上！现在是什么世道，神甫和修士也反对我们！他们向信教的女人散发避孕药，和工人们混在一起，主张恋爱自由、人工流产和社会平等！在天民党内不再有宗教了！

〔舞台变暗。灯光再亮时，合唱队进场。

已开始的盛大节日之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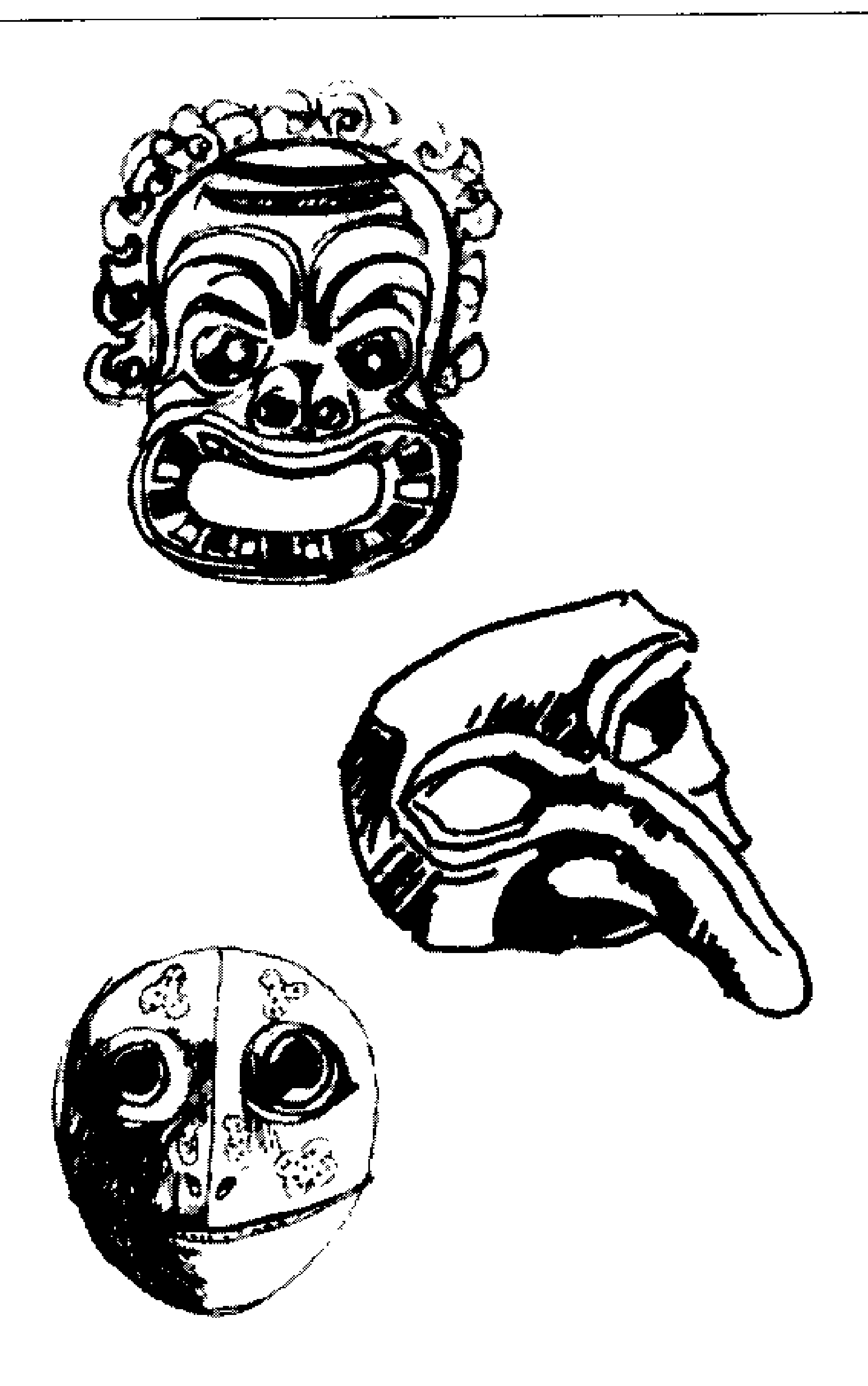
我们唱呀，我们笑呀！
盛大的节日早已开始，
无论谁来阻挡，
都不能使它停止。
你知道吗！
亲爱的跨国公司，
让我们唱首歌来告诉你。
请你试着去领会它吧，
如果你有兴趣、你愿意。

---

① 堂·民佐尼，这里暗指G·民佐尼，人民党成员，1923年被法西斯杀害。

一家日本跨国公司，
调研了百年历史，
月末公布的调查结果，
对资本大大的不利：
百年的历史中，
周期性地发生经济危机，
灾难接连不断，
人们对此无能为力。
一百年来，年年有，
被奴役的人民获解放；
没有了绞索，
人民便会组织起。
每次萧条之后，
革命之火便会燃起。
我们唱呀，我们笑呀！
这个时刻在等着你。
请记住这个教训，
每次萧条之后，
革命之火便会燃起……

〔舞台全暗。



第 二 场

〔手术室。外科大夫和护士们戴着口罩。范范尼躺在手术台上。

范范尼 救命啊！警察！

外科大夫 您怎么了，参议员？

〔警察进来。

警察 请吩咐……参议员。

范范尼 把这些人抓起来！统统抓起来！

外科大夫 抓我们……为什么？

范范尼 你们戴着口罩……是颠覆分子："参加游行或集会的任何人，盖着全部或部分脸孔，引起警察的怀疑，应该当场逮捕。"把他们抓起来！

外科大夫 可是我们没有游行……

范范尼 啊，不……好……这样更坏："三人或四人集会，穿着制服，戴着帽子和口罩，拿着武器伤人……"

外科大夫 什么制服，武器，帽子！这是白大褂……这些是我们的工具：手术工具！

范范尼 不是伤人工具吗？

外科大夫 如果我们需要切割……那倒是。

范范尼 对了……现在你们穿的是市民衣服吗？

外科大夫 不是，是我们的手术服装。

范范尼 手术服装？来人呀！带枪的匪徒！把他们抓起来！如果逃跑，就开枪！

外科大夫 您是开玩笑吧？

范范尼 根本不是！公共秩序的法律绝不是玩笑！再说也是我制定的！

外科大夫 参议员，您听我讲……您好好想想……要么我们走，要么留下您那早晚要爆的肚子！

范范尼 别走，留下！好吧，我向讹诈屈服！你们戴着口罩留下吧！条件是手术的时候，我要在场。

外科大夫 您当然在场……我们是为您做手术。

范范尼 我知道……但是，我想看看你们给我干什么，检查一下……要提高警惕。

外科大夫 随您便……我们要给您做腰部麻醉。

范范尼 不，腰部麻醉不行！太疼了！

助理大夫甲 可以用“欣喜碰”情绪转移药。

范范尼 “欣喜碰”是什么玩意儿？

外科大夫 是有催眠效果的一种中国新药。

范范尼 中国的？不，不要中国的！我仇恨中国人和他们做的东西……再说，“欣喜碰”是谁，是毛泽东主义的大夫吗？

外科大夫 不是，“欣喜碰”的意思是“欣喜若狂”。

范范尼 欣喜若狂？

外科大夫 是的，因为身体与思维完全脱离。思维，也就是理智，在一种欣喜的情绪下，观察周围发生的一切。

范范尼 好极了！好极了！如果是这样，我用它，开始欣喜若狂吧……希望这不是通常的中国玩笑。

外科大夫 但愿不是！

助理大夫甲 请躺下，转过身，侧身躺着！

范范尼 为什么？要干什么？

外科大夫 给您打情绪转移药。

范范尼 往哪儿？

外科大夫　当然是直肠了！

范范尼　在肛门？

外科大夫　对了，是一种长效栓剂。

〔拿出一个特大的栓剂。

范范尼　哎呀，等等！这是什么东西？让我看看！啊，这么大！是给大象用的吧？

外科大夫　咳，这是一种中国栓剂。

范范尼　什么，中国人插这么大的栓剂？

外科大夫　不对，这只是为出口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措施。

范范尼　明白了！需要习惯它……该死的中国人！

〔听到越来越大的群众笑声。

范范尼　听，听，他们笑得多开心……你们听见了吗？

外科大夫　没听见，这只是您的一种幻想，是栓剂产生的效果。您会看到，过一会儿有幻觉，还有恶梦！

范范尼　恶梦？

外科大夫　是的，但总是以……怎么说呢……荒唐的、令人兴奋的形式出现。

范范尼　啊，啊，的确如此，我也想笑了……哈，哈……

外科大夫　您还能感觉到脚吗？

范范尼　什么脚！不，不，我什么也感觉不到！

外科大夫　肚子？感觉到了吗？好，现在我扎了……针进去了！

范范尼　我什么也没感觉到。

外科大夫　行了，可以切割了。

可以听到嗤嗤的手术声。从参议员的肚子里冒出一股气。

助理大夫甲 煤气！煤气出来了！天哪，冒得多急，像是硼酸喷气。

范范尼 埃尼公司，快叫埃尼公司的技术员，并让电视马上转播。快，管道，马上开始开发工作，向电视宣布："范范尼参议员解决了能源危机，正是他生产大量煤气，他一个人就能满足整个国家的需要。"电视台主席维里·德·卢卡……那个笨蛋在哪儿？要四架摄像机，快！快拍摄国家新工业的诞生：范范尼煤气公司……阿明托雷碳化物公司……小范范尼石油公司！

助理大夫乙 上帝啊！这种煤气……真臭！像是从阴沟里出来的！

〔从范范尼的肚子里发出一种声音：法西斯死鬼从阴沟里出来吧！

〔在煤气烟雾中出现一个法西斯木偶。可以用戴有头颅标志的圆筒形无边毡帽和穿黑衬衫的人物来代替。

法西斯分子 小心炸弹！我手里有枪！大屠杀来到了！大残杀来到了！让我们国家的红色分子躺在血泊里吧！

范范尼 唉，上帝！你是谁？是恶梦吗？

法西斯分子 什么恶梦，不认识我了？我是你儿子，真正的儿子！从你的思想里，从你的肚子里生出来的！

范范尼 我的儿子？我生出法西斯主义。我生出一个头颅吗？

法西斯分子 是的，妈妈，没有你，我是不能再回到世上的。亲

爱的妈妈，你和雷阿莱[1] 部长，用特别法又一次使我再生！

范范尼 啊，我的儿子！别让人看见，藏起来……别，别拥抱我。你连累我了……大家正在看着我们。

法西斯分子 臭妈妈！怎么了？先是生下我，而后又为我感到羞耻吗？你利用我的选票来通过堕胎治安法，又利用我的炸弹来敲诈，玩你的把戏，然后再把我赶走？（几乎哭出来）啊，妈妈，妈妈……

范范尼 不对，我非常爱你，但在这个微妙的时候，不能让人知道……有选举……你的选票很好……但是我们不能互相连累，我送你到罗莎奶妈那儿……

法西斯分子 这位罗莎是谁？

范范尼 罗莎·德·文蒂，一个法西斯小组，在一个准军事营地内。到时候，你会长大的。那时，我把你装进一个口袋里，装进沙库奇里……扔到众人面前。

法西斯分子 不行，你应该马上当着众人的面，承认我是你的合法儿子。我要你承认我是你政策的唯一继承人……否则，我让你付出代价……向你开枪……往你嘴里放炸弹！

范范尼 警察！来人啊！

法西斯分子 好！叫警察！我也希望警察来，警察对我很好，是我的奶妈，我的阿姨，我的警察！

范范尼 救命啊！我闷死了！

法西斯分子 妈妈，妈妈！你怎么了？来人哪！我妈妈病了！

外科大夫 快，氧气罩……打开氧气瓶。你从你妈的肚子里出来，不知道是你使她气闷吗？出去！

法西斯分子 我想都没想过。我生在这里，要留在这里。你们若敢动我，我就开枪！

---

[1] 雷阿莱：司法部长。

助理大夫乙 天哪！氧气泵坏了……卡住了。叫个工人来！

法西斯分子 不行，工人不行！把工人赶出去，我不想见到工人！我害怕！

外科大夫 可是你不明白，没有工人，你母亲就要死了？

工人 我来了，我是工人，叫我干什么？

范范尼 站住，别动！警察，把他抓起来！

〔从范范尼的肚子里出来两个着宪兵制服的木偶。

宪兵 我来了！请吩咐！罪犯在哪儿？

范范尼 在那儿！

工人 什么罪犯？我是修氧气泵的工人。

范范尼 把他抓起来！没看见他有武器么？

工人 什么武器？我有一把扳手。

宪兵 对了！是准战斗武器！向他开枪！他企图袭击意大利社会运动的一个党部！

工人 什么党部？现在范范尼是意大利社会运动的一个党部？

法西斯分子 不只是现在，一直是！

宪兵 站住！小心！先向空中……他头的上方放一排枪，作为警告！

〔放枪。工人倒地。

外科大夫 他头中四弹死了！

宪兵 现在你也别动！站住！

外科大夫 这种状况怎么动？

宪兵 对，是静止状态，雷阿莱警察要求的那种静止状态。

外科大夫 太大意了！你们杀死了工人，唯一能修理氧气泵的工

人。

宪兵 那就再叫别的工人……工人有的是。

外科大夫 对，还有四个工人，但是在零点时为节约开支，已让他们领失业救济金了。另外三人，因罢工被解雇了。现在怎么办？没有工人，我们没办法！

范范尼 难道这些事都必需依赖这些流氓么？他们不干，谁也没办法。我闷死了……上帝啊，我闷死了！

法西斯分子 妈妈快死了……不喘气了……快去找这些工人，重新雇佣他们，逮捕他们……流放他们……我们来拯救参议员！

外科大夫 现在太晚了！他快死了……完了，死了！

法西斯分子 妈妈，妈妈！你扔下我走了，剩我一个人了。以后谁在议会里支持我呢？我一个人了……到哪儿再找一百二十名天民党议员，去救我们的沙库奇同志？他们集会，争取时间使他能逃往国外？妈妈……

〔舞台转暗，黑暗中能听到范范尼说话。

范范尼 现在，我死了，我脱离我矮小的肢体……飞了……飞了！飞上天去……现在我飞到哪儿了？

〔舞台灯亮。舞台前半部合唱队先是演唱《愤怒的日子》，然后改唱《悼念矮小的亡人之歌》。

希望上帝宽恕我们。

参议员去世了，参议员去世了。
灵魂脱离他矮小的躯体，
飞向烟囱外的另一个世界。

他的灵魂尽管小，很小，
但却是不死的，
无声无息地飞向救世主那里。
突然，他吓得发抖，
面前出现大法院。
范范尼！
他身边有一个护卫小天使，
拉着他的手，
比主人更不幸。
一个矮小的天使，
作他的教父，
又对他阿谀奉承。
圣母坐在大椅子上，
耶稣基督和一些美女，
还有个魔鬼，很矮，很矮，
为他作警卫。

范范尼肯定被判刑，
被判钉在十字架上，
挂在所有的墙壁上，
当选的参议员们钉钉子，
小钉子上写着“自由”。

愤怒的日子，
范范尼肯定被判刑。

〔从这时起，合唱队一直出现在舞台上，一会儿在前，一会儿在后，评论剧情。其他演员唱下面的歌词。

至高无上的上帝，
和有福之人一起，
在高高的天上。
至高无上的上帝，
和有福之人一起，
在高高的天上。

〔范范尼出现在舞台前部。

范范尼 我现在在哪儿？……我现在在哪儿？

〔舞台灯光又亮。蓝色的背景前，看得见一个端坐的妇女的轮廓，胸前抱着一个年轻的死者，象“怜悯”雕像的姿势一样。妇女身着黑服，肩披一条老式的黑披巾。

圣母 你在天上，在上帝家里。
范范尼 在天上，我在天上了？您是谁？是圣母么？那个是您的儿子吗？不是还没有复活吗！
合唱队（唱道） 愤怒的日子将到来！
圣母 这是您让人杀死的一个青年，名叫阿尔迪佐内、也叫皮内里、卢波、塞朗蒂尼、弗朗切斯基、瓦拉里、奇白基、波斯基、米奇凯，或其他别的名字.
范范尼 不是，我的圣母，那些人不是我杀的！
圣母 是、是你和你的政府匪帮杀的！
范范尼 不是，我的好圣母，是警察、法西斯和宪兵他们……
圣母 你的法官们是怎么干的？

范范尼 圣母玛利亚！如果你说卡拉马里、阿马蒂、米卡莱[1]……我承认，他们是做了一些蠢事，都是他们想出来的。你知道，我们的司法是完全独立的！只听从宪兵机关。另外，请原谅，圣母，让我告诉你：那些青年不是什么好青年，是狂热的颠覆分子！

圣母 你们也说我的儿子是狂热的颠覆分子，说他要颠覆合法政权，是个不合群的人。

范范尼 这些人不信上帝……圣母玛利亚！是亵渎者！

圣母 好吧，好吧……待我儿子回来，你对他说……是他要审判你……我是女人，不介入。

〔进来一位老人，是圣父。身披一件金色的斗篷。

合唱队 （唱道）至高无上的上帝，
你和有福之人一起。
在高高的天上……

圣父 （对圣母） 你儿子还没回来？

圣母 没有，爸爸，还没回来。

范范尼 啊，万能的圣父……天地的创造者……

圣父 慢点，慢点……别先说客气话！（对圣母）那个小子哪去了？一整天……没有一次能和他谈谈话……这是他的家么？

〔进来两个年轻人，将一个死青年拉出场外。

圣母 你是他的父亲，不知道他去哪儿！圣父……他去哪了？

圣父 我当然知道……什么他去哪儿？我给他说过一千次，我特

---

[1] 文中提到的这些名字都是被法西斯杀害的青年人的名字。

别生气他下去乱管事，东打探西打听！怎么每次发生麻烦事，在越南、柬埔寨、中东、拉丁美洲，他总是在场？我说过，应该远离那些人！我特意发明了自由意志，使他们能做各种蠢事！

圣母 好一个自由意志！你特意发明它就是让人讥笑你？你厌烦了，就发明你的戏剧：看他们做蠢事，你开心极了……少数有权势的人为一方，大多数普通人为另一方！

圣父 不，我不觉得开心……我是主张秩序的……但是，为了保证秩序，需要出些难题！

范范尼 好！

圣父 需要有人命令，有人服从。

范范尼 太好了！

圣父 而你的儿子到处吹牛说，男人和女人生来就是平等的……他对制造麻烦事和出现暴乱觉得开心……因为你的儿子是制造者！而你还支持他！

范范尼 太好了，圣父！你是上帝！

圣母 看，你让谁为你鼓掌！不对，我的儿子没有制造任何麻烦！是他们自己，该打的老百姓，他们对此明明白白，并把这些无赖拉下议会席位……（指着范范尼）你维持秩序的人，你的红衣主教们，你的老板们，你的神父们！

圣父 能否把他们拉下来，还要走着瞧！那些无赖获得两三个成就，你也别评价太高。自古以来，主人就是主人……即使伪装成人民的代表……最后还是主人！

圣母 我却要说，伪装成人民代表的这些人，现在的作用也越来越小了！（退下）

圣父 但还继续起作用！你想比我这个圣父知道得还要多吗？

范范尼 什么，比圣父还多……那怎么行，开玩笑吧！

圣父 （对范范尼） 你是谁？你是人吗？

范范尼 是的，万能的圣父，我是一个人。

圣父 你也是我创造的吗？

范范尼 是的，救世主父亲！

圣父 那天我真是喝醉了……你让我做了一件蠢事，我的儿子！

范范尼 您对我可不是很客气，圣父！

圣父 是的，我这样说不是因为你的身材，而是因为你让人希望的灵魂和智慧。我站在掌权的一方，觉得你太污秽了！现在我要把你拆掉，重做一个。开始……先把头拿掉。(扑向范范尼，试图拧头)

范范尼 行行好，圣父！

> 一位青年身穿南方农民的衣服进场：身穿起毛面料的上衣，脚穿靴子，头戴南方式前进帽。

合唱队 (唱道) 善良的上帝之子，
宽恕绝望的罪人。

耶稣 (对圣父) 爸爸……你干什么呢？

圣父 很抱歉……重新做他，我不能让他这样乱跑……败坏我的声望。

耶稣 让他跑吧，爸爸……反正已经给你造成了麻烦，也没有办法了。下次小心吧！现在，只能审判他了。

范范尼 啊，谢谢，耶稣！您是他的儿子，对吗？

圣父 对，他是我的儿子……，现在由他来管理这个公司……很久以来，我不再有一个圣母了！

耶稣 爸爸，让妈妈去吧。求你了！

圣父 妈妈……妈妈，你现在只有她。她上来以后，这里就成了地狱。由她审判，审了又审，把对我好的强人都抛进地狱，让我反对自己的儿子，让我反对所有的圣人和天使，甚至圣灵，

为叛乱者提供信鸽……（一边说着）迟早有一天，我要把这些都扔掉，制造世界末日，制造大屠杀！用发射架上准备发射的所有导弹……出现一个意外事故……也把我的劳累去掉了。

〔圣母进场。

圣母　亲爱的儿子！你终于回来了！累吗？过来，我给你脱靴子！

耶稣　不，妈妈……谢谢！我自己来。为我们客人准备的锅放上了吗？

圣母　放上了……水就要开了。

范范尼　啊，在天堂里吃饭！但是，不要为我麻烦！吃什么？

耶稣　不，不吃饭……这是用来审判的……用来审判你的！

范范尼　开水……为我？

圣母　是的，你每次撒谎，就把你扔进开水锅里……你每次反驳，就把火烫的煤块塞进你嘴里！

〔圣米凯莱带一个滚烫的大锅进场，把锅靠近范范尼。还带进一张桌子和一个天平。

圣米凯莱　行了，水开了！

范范尼　可是对我，不需要这个！我总是说实话！

耶稣　啊，你第一个说谎话……米凯莱……执行！

〔米凯莱抓住他的手放进锅里。

范范尼　哎呀……好烫……好烫呀！

圣母　行了，米凯莱！

耶稣 （对圣母） 给他拿圣书来。F册。（圣母退场，拿一本书马上又进来，交给耶稣）你，米凯莱，准备天平！

〔米凯莱从桌子里拿出天平。

范范尼 啊，您是著名的圣米凯莱，专称罪过的轻重。要我帮助您吗？您知道吗，我觉得您很热情……我的房间里挂着您的像……就是您把披风割成两半，把一半交给穷人的那幅像。啊，不对，那是圣马利诺……没关系，我照样认为您很热情！听着，您愿意当梵蒂冈慈善协会的主席吗？我可以替您说好话！

圣母 我听见你的话了：企图贿赂。扔进锅里！

〔米凯莱执行。扔进去又拉出来。

范范尼 妈呀，好烫呀！再说……我说什么了？

耶稣 住口！（念道）生于意大利……阿雷佐……看，你干了什么？保卫种族！你是纯粹的法西斯分子吗？大笨蛋！（接着念）听，还有卑鄙的伎俩！你曾是政府部长，让人在梅利沙市杀害农民……在莫德纳杀害工人，还有其他。

圣母 你别紧张，我的儿子……把他扔进不灭的火里……完了！

耶稣 啊，不，不！

范范尼 啊，不……我说……

耶稣 那太方便了。

范范尼 对……太方便了……

圣母 住口，无耻的家伙！

范范尼 崇高无上的圣母啊！

圣母 崇高无上的圣母一文不值！甭跟我提圣母！你比卡依法[illegible]，比钉死我儿子的那些流氓还坏！现在，我也要钉死你，知道吗？我要采取措施……

耶稣 妈妈，安静点！不要生气！

范范尼 对，请安静，夫人！

圣母 我安静不了！([illegible])把这个该惩罚的人象你那时一样吊到柱子上，我要看看……然后让他喝胆汁！

耶稣 妈妈，别太过分了！

范范尼 对，作为圣母不应该过分了！

圣母 闭嘴，无赖！耶稣，我的好圣人……你不应该帮他这个忙，而应该钉死他。你看他们对你妈多没礼貌……你看看这里写的……1948年选举时，这些无耻的天民党人允许把我比作坏母亲，让人做了“朝圣圣母”把我当作傻瓜似的拿到各国去为他们做宣传……为这些盗贼和黑手党做竞选宣传！我要向你开枪！([illegible]) 打死你！

范范尼 不，别开枪！西西里圣母！别开枪，悲痛的圣母……贞洁的圣母……圣洁的圣母……未被玷污的圣母！

圣母 不行，基督！

耶稣 告诉我，妈妈！

圣母 不，以前我叫你基督，是骂你：但这次你的情况不妙……他利用维持秩序来进行镇压，制造混乱；以惩治犯罪为借口，再向工人发难……使监狱人满为患等等，这些把戏都不会成功

范范尼 崇高无上的圣母，罪犯确实是有的！他们每天偷盗，绑架，劫持富人。

圣母 是谁教他们……绑架的，

1 [illegible]

合唱队　（唱道）营私舞弊的政府各部，各机构，
企业家麻利地偷窃，偷窃，
这里总是过节。
非法的政治交易和腐败，
掩埋了最高法院，
然后议会每次给你赦免。

圣母　每天谁为他们作榜样？不是你们伙同石油巨头在国家银行内组织盗窃和绑架，伙同银行家进行欺骗，舞弊，行贿，那还有谁？他们向你们学到了：少偷不值得，大偷反而危险更小，甚至无险！又是谁组织绑架大工业家？

范范尼　是红色旅和无产者武装核心。

圣母　又是逍遥法外！我谈的是百分之九十的绑架，是谁组织的？

合唱队　（唱道）小黑手党，小黑手党……
我们干的，我们干的……

圣母　黑手党组织的，是吗？那么谁是黑手党？你要老老实实地回答。否则，把你扔进锅里！

范范尼　好吧，是黑手党……我们和它有点接触……

圣母　有点接触？（对米凯莱）下锅！

范范尼　别，别，有许多接触，……这是真的。所有这一切都是黑手党组织的，还为我们组织选举……绑架敲榨得来的钱最后都转到瑞士银行，辛道纳的银行及其分行。

圣母　好，你们和黑手党合谋杀死那些使你们不快的人：法官、警察局长、政治对手……而你们这些凶手没有一个受到惩罚！现在我要开枪打死你！

〔耶稣阻止母亲。

范范尼　但是，他们都说圣母善良！崇高无上……我只能说你错了，怎么说呢……你在天上……当然不能明白地上的某些事情……如果你试试……

圣母　闭嘴！我就是在地上，在人世间。每时每刻都在地上，在人世间。一直在，我在受痛苦和暴力折磨的那些母亲的身体里……在受悲痛困扰而身体干瘪的那些母亲的身子里，她们的村庄被轰炸，怀里抱着被炸死的儿子……我在黑人妇女惨痛的呼喊中，她们抱着被种族主义者吊死的儿子的双脚……我怀里抱着一颗被以色列飞机的机关枪打死的阿拉伯青年的头……我的眼泪落在圣地亚哥体育场被枪杀群众的尸体上，我是被建筑工地吊车上的高压线电死的一位十六岁工人的母亲，我也是将要埋葬你们那些人的母亲，我还是与儿子们一起占领住房的母亲，是往警察头上扔家具的母亲。我还是拉丁美洲叛乱首领的母亲，是越共首领的母亲，是武元甲和胡志明的母亲……是毛泽东的阿姨！

合唱队　（唱道）伟大万能的上帝
　　你和有福之人一起
　　在高高的天上……

范范尼　万能的圣母，如果你不介意，我想解除你烦恼……告诉我，你们想哪一天把我扔下去？

圣母　现在还不是时候！但首先你应该先知道以后发生的事情……

范范尼　以后发生的事情？

耶稣　住口！现在妈妈要看着锅里冒出的汽来预测未来。

范范尼　锅里冒出的汽？圣母是个巫婆！

合唱队　（唱道）圣母是个巫婆，
　　能预测未来，
　　从锅里能看出她要的东西，

像在书里一样，
预测出要发生的事情。
万能的圣母！
神奇的现象！
能揭示真相！

圣母 （以巫婆的节奏，在冒汽的锅上摇动双臂）火上的水要开了，润湿了白色的面巾。时间长了，水汽少了。一切都记下了，将来也记下了。以后重要的是事实，现在开始讲述。

合唱队 （唱道）锅里的水开了，
开了又开，
命运混在水汽里，
已被记录下来，
永远不会停止。
万能的圣母！
神奇的现象！
不可能改变。
（照着一本大预言书念道）

现在是本年六月，一百名政客像巫师似的急切地嚷着要选举。选举结束时，百万双激动的眼睛睁得大大的观看选举结果。

范范尼 结果……听听选举结果……我多么激动！

合唱队 （唱道）天民党遭到惨败，
在每个大区，
包括那些一直支持他们的地区，
都一败涂地。

圣母 在拉齐奥大区减少了百分之七……

合唱队 （以划拳的节奏唱道） 六……七……八！

圣母 在威内托大区减少得更多！

合唱队 十……九……八！

圣母　在伦巴底大区减少了百分之十……

合唱队　划拳……完了……十！

圣母　在西西里减少了百分之九，在普利亚大区更惨了！

合唱队　六……五……三！

圣母　在皮埃蒙特大区减少了百分之八……

合唱队　九……八……六！

圣母　在托斯卡纳大区减少了百分之十……

合唱队　十……四……五！

范范尼　真的吗？圣父，怎么会这样？

圣父　是真的，但用不着大惊小怪！你等着看……一切都会变的！

圣母　　有人下降，有人上升，

宗教党一败涂地，

共产党增加，

社会党也增加，

合在一起大大超过天民党。

范范尼　那有什么关系，以后都会转变的，是不是，圣父？

圣父　当然了。让他们去做梦吧！

合唱队　白色败了，红色胜了！

〔圣母从锅里拿出一块破白布扔向空中，又拿出一块红布，摇动着。

合唱队　红色！红色！

〔落到地上的布头被圣母捡起来，马上活起来。从红布里伸出两只手，又冒出一个木偶头。范范尼捂着脸，发出奇怪的呻吟。

圣父 不要哭！不要失望！更糟的还没到来……但以后会好起来的！你应该笑……像看到共产党被吊起来，你笑起来，他们这次选票大增，也不知所措！

范范尼 是呀，怎么摆脱困境？

圣母 我马上做给你看……行了。（拣起动起来的白布……白木偶走几步，摇晃几下……倒下了）政府是左派的！

合唱队 （唱道）政府是左派的，

左派被迫组织政府。

左派邀请天民党参加，

但天民党……躲开了！

左派邀请共和党参加，

但共和党……躲开了！

左派邀请社会民主党参加，

但社会民主党……躲开了！

左派邀请自由党参加，

但自由党……死了！

红色分子单独掌权！

圣母 红色分子单独掌权！住口！上帝的麦克风说话了！

圣父 啊，啊，他们利用政权干什么呢？他们掌握的哪种政权？宪法……他们只有宪法……军队还是在老板们手中！银行，警察，法律，情报，……一切重要的都在老板们手中！政权总是在他们手中！你看吧……现在开始反对活动了！

合唱队 企业家把他们的资产运往国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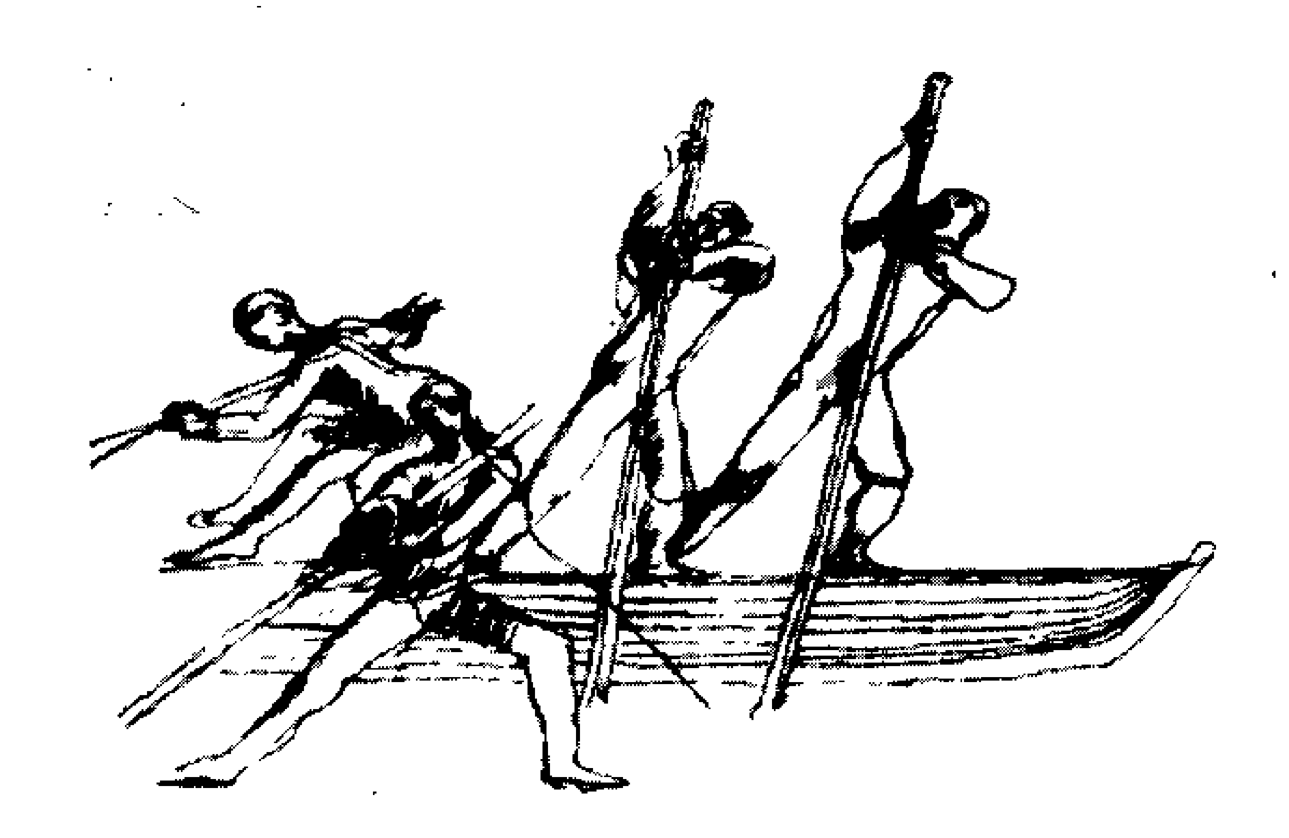
〔人们传递许多行李、箱子至舞台后面。

合唱队 别说话！人民政府的新总理说话了！（唱道）

改革，改革

资金外流。
国有化！国有化！
（独唱）我们当然要改革，
但不是现在，
为了不惊吓企业家。
我们要阻止资金外流，
但不是现在，
为了不惊吓偷税者。
重要的是在社会和平中，
重新建设……生产。
为摆脱经济困难，
工人们应作出牺牲。
更多地工作，更多地生产，
以便给人以更多的信任，
给国内外资本以更多的利润，
使他们重新回来。
我们在同一条船上。（演员们做划桨动作）
因此该你们工人划船。
划呀，划呀！（加快划桨动作）
划呀，划呀！
破是为了立！
划呀，划呀！
更多地牺牲，
更多地工作。
中东爆发战争，
美国和俄罗斯视而不见。
这是个私人的寓言，
一个疯狂的故事。

但确是真的，可以相信，
这是将要发生的故事。
全部秘密是：不能只是观看！





第 三 场

〔舞台全暗。能听到范范尼的叫喊声。舞台全亮。台上只有范范尼抱着脖子摇头。布景是他的办公室。

范范尼 救命呀，救命呀！上帝救救我！

〔进来一位女青年。

女青年 参议员，您怎么了？……有什么事？不舒服吗！

范范尼 耶稣宽恕我……我再也不干了！谁？你是谁？

女青年 什么我是谁！……我是您的秘书……不认识我了？

范范尼 你不是也死了吗？……圣母在哪儿？圣父呢……他在哪儿？

女青年 说什么呢，参议员？……我明白了，您做了一个恶梦！您在写字台上睡着了……小睡了一会儿，您做梦到了另一个世界？

范范尼 做梦？对，这是我的办公室……手术呢？我没做剖腹产手术……他们没给我做？那么说，全是做梦了……我也没被绑架！

女青年 绑架？您梦到被绑架了？啊，多坏的梦！

范范尼 是呀！太可怕了，很显然，我今天的早饭吃得太多了。啊，我现在多么高兴！没被绑架……我自由了，自由了！没发生革命！

〔听到门铃声。

女青年　对不起，等等，有人按门铃。

范范尼　别开门！从锁眼里看看是什么人！我不想见任何人……叫一个公安营来……不……还是叫宪兵队吧！

女青年　是您的卫队，来接您并护送您的。

范范尼　护送我去哪儿？

女青年　去画展！您忘了，今天是您的越南孤儿画个人画展的开幕式。

范范尼　画展！啊，不去，我不去画展！不知道这是不是在圆梦……真的把我绑架了！让他们滚！滚蛋！

〔卫队出来。

卫队甲　参议员……已经晚了……已经有四位大使等着呢，您不能不去！

范范尼　你们是谁？不是我的卫队！

卫兵乙　少废话，站起来！（用手枪对着她）别犯傻，跟我们走！

〔姑娘惊呆了，一动不动。

范范尼　你们是什么人？

卫兵甲　我们是绑架者！……走！

〔电话响了。

绑架者　喂，对，他在这儿，好，让他接电话……说话！

范范尼　喂，谁呀？朱里奥……对，我很镇静……他们把我绑架到这儿……你？你让人绑架了我？那么说，这一次又从头开始了……要圆梦！圆梦……安德雷奥蒂……你做这种事一点

用也没有……他们照样要革命……一切都可能实现！

〔绑架者击他的头，把他装进口袋，抬走。舞台全暗。

合唱队（唱道）门开了，新的一页开始了。
这次，怜悯真的死了！
广场上挤满了妇女和青年，
如同寓言一样，
疯狂的事情却是真的。
你可以立誓担保，
秘密就是不能观看。

〔舞台慢慢暗下来。再照亮舞台前部，合唱队走到前台，演唱《怜悯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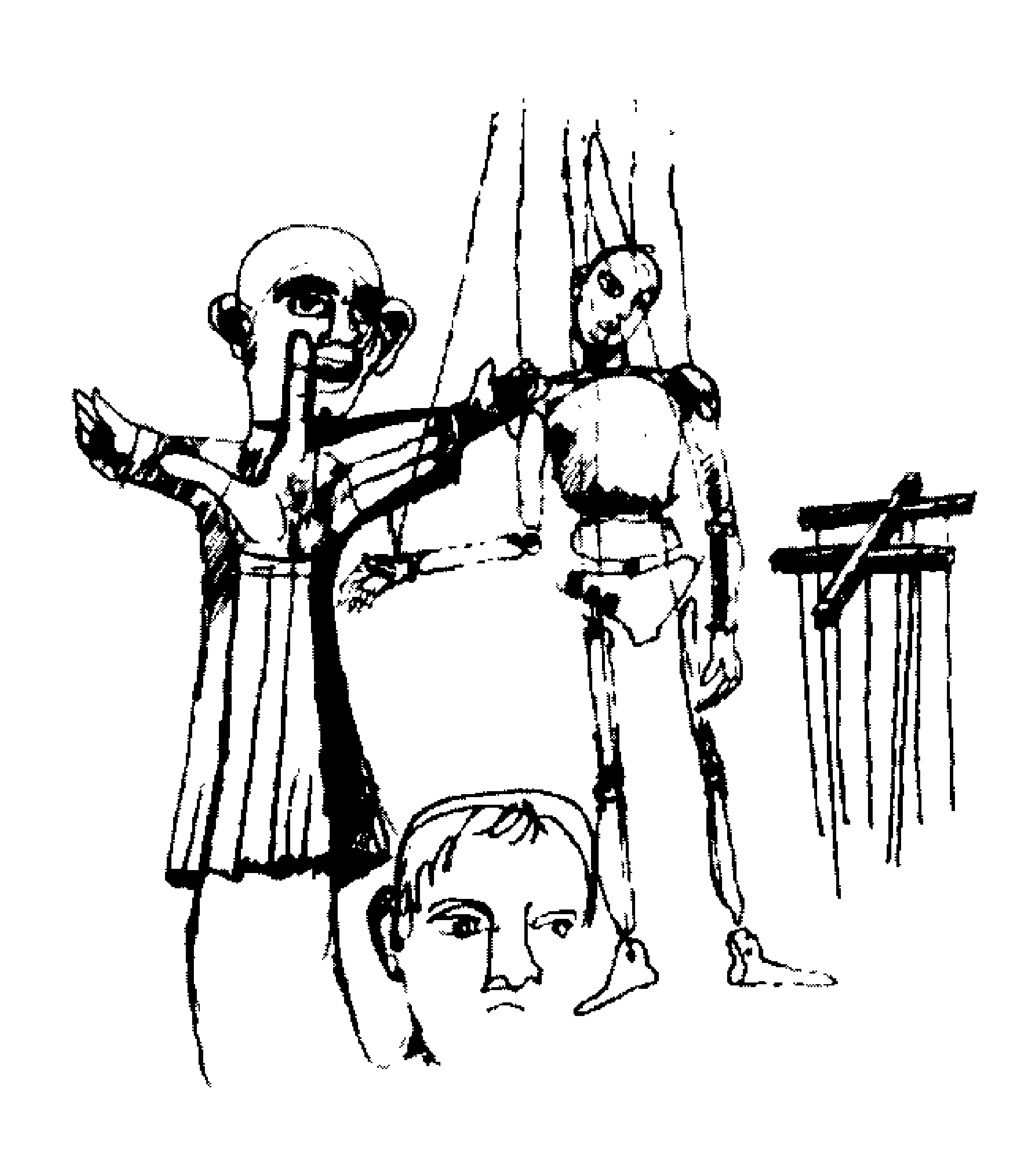
〔落幕。



滑稽神秘剧

张 密 译





一、序幕

哎呀呀！打呀，打呀，哎呀呀！
伙计们，排成行，
使劲打，莫恐慌，
不喊疼，不怕伤，
不畏赤裸脸发烧，
甘愿鞭打满身伤，
皮开肉绽又何妨。
哎呀呀！打呀，打呀，哎呀呀！
皮鞭抽得啪啪响，
消灾避难一妙方，
真打真抽莫假装，
当初上帝亲身尝。
哎呀呀！打呀，打呀，哎呀呀！
真心赎罪需苦修，
最后审判快临头，
这关无人能逃脱，
早打早痛早出头。
哎呀呀！打呀，打呀，哎呀呀！
为替人类赎原罪，
耶稣也曾挨过打，
还被钉上十字架，
任人唾弃和辱骂。
哎呀呀！打呀，打呀，哎呀呀！

豪绅爱放高利贷，
敲骨吸髓把人害，
损人利己发横财，
缺德必招厄运来。
哎呀呀！打呀，打呀，哎呀呀！

几年前，在米兰恰拉瓦莱修道院举办了一个特殊的戏剧机器展览。展出的是一些精美的人物塑像，他们的关节都能活动，就像木偶娃娃一样。塑像只有前半边身子，还有一系列连杆和挂钩，躲在塑像后面凹处的演员就能操作他们的运动。比如，有一套一千一百年的圣母和圣子的塑像，两个人的胳膊、身体、肘臂甚至眼睛都能动，采用的是佛拉芒木偶的平衡术。比如，在小臂里有一个平衡轮，手里有一个球形连轴节，只要一碰它，就能让手在手腕上挥动起来，直到恢复平衡。任何一下触动，都能让塑像的身体各部分动作起来，让人感到它们像活人一样。

按照同样的原理，有人制作了一件出名的作品——耶稣：他身穿一件长衫，但如果脱掉长衫，就能看见包括脖子在内的浑身的关节。

人们为什么在演出自己的节日时借助这种表现神的形象的机器呢？也许是害怕做出亵渎神灵的事情，败坏了那些人物的神圣？不是！根本不是。是因为演员，滑稽演员，愿意让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在人的身上，而不是在神那里。假如一个演员一上来就穿着耶稣的衣服，应会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而神的人物塑像则只是说明性的、象征性的。演员则可以充分地发挥人的各种戏剧性：绝望、饥饿、痛苦等等。

我说这段关于戏剧机器的话，是因为下面就要使用一个代表圣母抱着孩子的塑像。这时候，舞台上是一位妇女怀抱着一只羊羔，她是疯子：我前面已经让你们注意那位怀抱羊羔的女人。她

是个无辜的人，在大屠杀中，她的孩子被杀死了。她在羊圈里看到一只小羊羔，就当成是自己的孩子抱了起来，不但自己相信，而且告诉所有人那是自己的孩子。其寓意是非常清楚的：羊羔，羔羊也，即上帝之子，而那位妇女则是圣母。

这种妇女-圣母的人物双重性的做法非常古老，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妇女可以说那些作为圣母不能讲的话，因为扮演圣母的女演员，或者那时时兴的化装成圣母的男演员，有些话是不能说的。这位妇女则甚至可以用难以置信的激烈言辞辱骂上帝。她怀里抱着小羊羔，开始大叫起来："你可以自己带着你的儿子，如果他使你如此痛苦，如此伤心！你来体验一下人们的痛苦吧，你想换得你的利益，而以一杯鲜血招致的是一条血的河流，一个孩子索取的是一千条小生命！你可以自己带着你的儿子，如果他使你如此痛苦、如此伤心！等你儿子死在十字架上那天，你也来体验一下人们的痛苦、煎熬和绝望吧！到那天，你就会明白，你给所有人实行了多么残酷的处罚，而那仅仅是为了一个过失、一个错误！在人间，没有一个父亲，哪怕是最邪恶的父亲，会有勇气对自己的儿子实行这种处罚。可你这个父亲，多么卑劣无耻！"

这肯定是前所未闻的渎神之词！就好象说："圣父、上帝，你是卑劣中的卑劣！没有一个父亲象你这么坏！"那么人民大众为什么对圣父会如此憎恨呢？我们前面已经见到了，因为圣父是老爷们教给百姓的一个说法，是他把人分成几类：一种人有土地、权力和地位，另一种人则只有劳役、绝望和屈辱。上帝代表的是老爷们，是那些头戴王冠持有特权的人，所以上帝让人憎恨；而耶稣则受人爱戴，他来到世间，是寻求并带来春天，特别是带来尊严。说到尊严，在人民中间流传的故事里，总是反复强调这一点：尊严。

现在我们要看到的一场是**滥杀无辜**。我只应向各位指出一点：语言。语言，方言，最好说是一种语言，因为那是十三到十四世

纪波河平原的方言，由一位演员引用，他不得不每天都要换一个地方表演。今天在布雷西亚，明天在维罗纳，后天又到贝加莫，于是就得每天使用不同的方言表演。方言多到上百种，大部分都跟现在的不一样，所以游吟诗人就要学会那么多方言才行。他怎么办呢？发明自己的语言！一个由多种方言构成的语言，可以在某些时候替代方言词汇的语言，在不知选用哪个词汇更好的尴尬时刻，灵活机动地一连用上四个、五个或六个同义词。有这么一个特别的例子：一位波伦亚的游吟诗人讲述到一个姑娘在拥抱自己钟爱的人时突然害怕起来，她原想豁出一切跟那个小伙子做爱，可到了最微妙的时刻又忽然躲开了，说："你别碰我，我是少女，是姑娘，是处女。"而游吟诗人则简而言之："我是少女，是少女，是少女。"于是观众可以自己选择他们认为最佳解释的本意。在这出戏里，你们会听到多次出现这种重复法的应用，但目的另有不同：强化诗意，尤其是借助节奏来达到这种强化，突出戏剧性。只有游吟诗人，只有在百姓的舞台上，才能够随机应变地选择恰当的语言作台词。于是，同样是说十字架，可以根据不同的情景需要选用不同的方言表达。整个节目只有一个人表演，我下面再解释为什么。这不仅仅是表演，而且是有现实背景的。正如我所说过的，还有人物塑像，开场便唱，而你们会看到有一个士兵被用剑刺死，合唱就成了一支表现葬礼节奏的曲子。

二、滥杀无辜

〔合唱。

哎呀呀！打呀，打呀，哎呀呀！

滥杀无辜遭人怨，

怨声载道不堪言，

暴君一声命令下，

成千婴儿死得冤，

爱子被夺命归天，

母亲心碎泪涟涟。

哎呀呀！打呀，打呀，哎呀呀！

妇女 凶手……坏蛋……别碰我的孩子！

兵甲 放开……放开这个孩子，不然就把你的手砍掉……我踢你肚子一脚……放开！

妇女 不！你杀了我吧……（士兵夺过孩子，把他杀死）啊！啊！你把他杀死了，杀死了！

兵乙 哟，这儿还有一个……站住，你这个女人……不然，我连你带孩子一起穿串扎死！

母亲 穿吧，我宁愿一死……

兵乙 别犯傻了……你还年轻，还有的是时间再生一打孩子……把这个给我吧……听话！

母亲 不……放开你的爪子。

兵乙 哎呀……你咬人……那你接着（一记耳光），放开这个包袱！

母亲 可怜可怜吧，我求你了……不要杀死他……我把一切都给

你，

〔士兵从母亲怀里抢包裹，发现其实是一只小羊羔。

兵乙 啊，这是什么？一只小绵羊，小羊羔……

母亲 是啊，不是一个孩子，是一只小羊羔……我从来没有过孩子……我没有这个能力。求求你，士兵大人，不要杀了我这只小羊……还没有到复活节……你要这会儿就杀了它，罪过可就大了。

兵乙 哦，你这女人！还想从我手里要回去……要么就是你疯了？

母亲 疯了？不，我不疯。

〔兵甲凑了上来。

兵甲 你过来，放下那只小羊……这个女人是让我们给搞乱了大脑的……我们杀死了她的儿子。

兵乙 你怎么了？快动弹呀！还有一大堆人等着杀呢！

兵甲 等等……我想吐……

兵乙 好家伙！你真像头母牛那么能吃葱头、咸羊肉，还有……你过来，这个拐角有一家小馆子……我让你好好喝上一杯白酒！

兵甲 不，我呕吐不是因为吃得不对劲，而是因为这种大屠杀，因为我们制造的这个屠杀孩子们的大屠场，才翻了我的胃口。

兵乙 早知道你这么娇贵，你就不该干当兵这一行。

兵甲 我来当兵是为了杀敌人的。

兵乙 也为了弄几个漂亮女人摔到草垛上……对吗？

兵甲 这个，要是碰上的话，反正是敌人那头的女人……

兵乙 还得扎死牲口呢……

兵甲　那也是敌人的。

兵乙　把房子烧掉……把老人杀死……还有母鸡和孩子……孩子也是敌人的。

兵甲　对，孩子也是……不过那是在战争里！战争中杀人并不丢人：军号吹着，战鼓敲着，军歌唱着，还有上尉的动人的讲话！

兵乙　噢，这场婴儿大屠杀也有上尉的动听的讲话呀。

兵甲　可是，这里屠杀的是无辜的人……

兵乙　你以为战争里的人都不是无辜的？那些人怎么招你了？你在军号伴奏之下要杀的那些可怜的人，他们怎么惹你了？（抱着圣婴的圣母塑像在后面经过）那个女人要不是我们正在寻找的童贞女玛利亚还有孩子，我就瞎了眼啦！快去抓住她，趁他们还没有逃掉！你快动弹呀，这回咱们得拿大奖了！

兵甲　可我不想得这种恶心肮脏的奖励……

兵乙　那好，我就一个人得它了。

兵甲　不，你也得不上的……（他把路堵上了）

兵乙　你疯了吗？让我过去，咱们是奉命杀死童贞女的儿子！

兵甲　我操他妈的命令……你别动，不然，我就要你的命……

兵乙　该死的……你还不明白吗，假如那个孩子活下来，就会取代希律王，成为犹太之王……这是先知预言的！

兵甲　我操他妈的什么希律王和先知！

兵乙　你该去大便，而不是倒胃！好，你去那边草地上，让我过去……我可不想丢掉大奖！

兵甲　不，咱们杀死的孩子还不够多吗！

兵乙　那……可就轮到你了！（他用剑刺透了兵甲）

兵甲　哎呀……你杀我……该死的……你穿透了我的肠子……

兵乙　我，很可惜……你实在是个大傻瓜……我真不愿意……

兵甲　我的血到处流……哦，妈妈，你在哪儿……妈妈……你来

呀……我冷……妈妈，妈妈……（死去）

兵乙 不是我杀死了他，当他开始有怜悯心的时候，他就已经成了一具尸体。谚语早就说“心怀怜悯的士兵虽好却要被杀”。再说，他还让我失去了抓住那个童贞女的儿子的机会！

〔合唱葬礼连祷曲。兵乙拖着兵甲的尸体退出。圣母，应该说是圣母塑像上场。其身后是疯女人出场。

母亲 您别跑，圣母……别怕，我不是士兵……我是一个女人……我也是一个母亲……有我的孩子……放心地藏着吧，士兵们都走了……您坐，可怜的女人，他们让您跑了这么远路……让我看看您的孩子。哎呀，多漂亮，多精神啊！

他多大了？漂亮，漂亮……他多高兴啊！他笑了……漂亮，漂亮，……他该正好和我儿子一样大……他叫什么名字？耶稣？是个好名字：耶稣！漂亮，漂亮……小耶稣……你都长了两颗小牙了……噢，真可爱……我儿子的牙还没长齐……上个月有点生病，可现在好了……这不，现在睡得像个小天使一样……（读儿子）马尔可！

他叫马尔可……睡得真香……亲爱的，你真漂亮！你也漂亮，小马尔可……咱们这些当妈的都一样，总觉得自己的孩子最漂亮……就算孩子有什么缺陷，咱们也看不见。

我是多么喜欢这个小家伙啊，要是他们把他弄走，我会发疯的！只要想到今天早上，我就害怕极了，我到摇篮跟前，摇篮空了，里面还都是鲜血，我儿子没有了……幸好这不是真的，只是一场梦。可我不知道那是梦，醒来之后还是梦中的印象，完全绝望，好像发疯了一样。我跑到外面，开始咒骂上帝：“可怕的上帝，无情的上帝，”我喊叫着，“是你指挥了这场屠杀……你想要牺牲这一切来换取你儿子的出世：一

千个孩子为了你的一个，一条血河为了一杯血！你满可以把他带在你自己身边，如果他要以我们这么多可怜的基督徒的性命为代价……噢，等到你自己儿子死去的那天，你就会明白什么叫做撕心裂肺的痛苦。那时候你就会明白你永远地强加给人们的处罚是多么可怕……人世间没有一个父亲，哪怕是再坏的父亲，会给儿子强加上如此的祸害！”

我在院子里大声喊着这些亵渎神灵的话，突然，我的目光转向那边，在羊圈里，在羊群中间，我发现了我的孩子，他在哭……我一下子就认出他来……我把他抱了起来……自己也欣慰地哭了起来。

我请求原谅，仁慈的主，原谅我对你所喊叫的那些坏话，其实我没有那么想……那是魔鬼驱使我说的！你是多么善良，上帝啊，你救了我的孩子！……你让所有人都把他当成羊羔，真的。连士兵们都没有发现他，才使他活了下来……我倒是要在复活节那天特别留神，那天要宰羔羊，就像今天屠杀婴儿一样！我会给他头上戴副耳套，身上裹着襁褓……让他们相信他是个孩子……我还要带他去放牧，让他学会吃草，好让他在所有人面前都像一只小羊羔……因为对于我这儿子来说，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当羊羔比做人要活得更容易些。哦，他醒了……笑了！你看呀，圣母，我的小马尔可不漂亮吗？（女人打开襁巾，向圣母显示那只小羊羔。圣母突然感觉难受）圣母啊，您不舒服吗？坚强些，不要哭……最糟糕的时刻过去了……一切都会好的，会好的，只要相信天意，他会帮助所有人的！

合唱　上帝，你发发慈悲，让那些无法从悲痛中自拔的人失去理智……

母亲　（抚摸着小羊羔唱起来）

睡吧，睡吧，

妈妈的孩子。
圣母在关照，
天使在歌唱，
圣约瑟站着睡觉，
小耶稣开心地笑。
希律王在咒骂神灵，
一千个孩子在天空飞翔。
睡吧，睡吧！

与尊严这个主题相关的还有**瞎子和瘸子的寓意剧**。这是中世纪戏剧里整个欧洲都很流行的著名段子之一，几乎各地都有其不同版本。在法国（见照片1），在比利时。在意大利最出色的是十五世纪末维尼亚的安德烈的戏。

在某一时刻，瞎子说："尊严不在于有一双好腿，不在于有一双好眼，而在于没有主子把你践踏。"真正的自由是没有主人，生活在一个不仅是我，而且所有其他人也都没有主人的世界里。想想看，这是在一三〇〇年到一三〇〇年啊！

当然，这些事学校里是不会教的，要让孩子们知道早在中世纪穷人就明白到如此地步，就知道不幸的意味，实在是太危险了！

Moralite

de laueugle et du boiteur



照片1 《瞎子和瘸子：逻辑道德》（十六世纪法文版印刷）

三、瞎子和瘸子的寓意剧

瞎子 帮帮我吧，好心的人……可怜可怜我吧，我这个倒霉的穷人。我双目失明，幸好看不见自己那副可怜的模样，我真绝望到要自杀了。

瘸子 噢，好心的人啊，可怜可怜我吧，瞧我落得这副模样，自己看了都吓得想逃掉，可是我腿脚不利索，只能靠小车子挪动。

瞎子 哎呀，我走到哪儿都要撞到柱子或者墙角，真没法子动弹了……什么人能帮帮我啊？

瘸子 噢，我没办法离开这个小车子，可它的轮子坏了，要是没有人帮我一下，我还不得一直呆在车里饿死。

瞎子 我原先有一只狗陪着我……后来发情的时候追着一条母狗跑了……我相信那至少是一条母狗，因为我是瞎子看不见，这么说没有一定的把握……也许是一条小狗或者小猫，样子活泼可爱，让我那条狗喜欢上了。

瘸子 帮帮我，帮帮我……谁有四个轮子能借给我装在这辆小车上？上帝啊，恩赐给我这几个轮子吧！

瞎子 是谁在抱怨，在向上帝乞讨轮子？

瘸子 是我，一个下肢残废的瘸子坐着的小车轮子坏了。

瞎子 你到我跟前来，我在你的路对面，看着我来帮助你……我是看不见……也做不出什么奇迹……反正试试看吧。

瘸子 我过不去……上帝诅咒全世界的轮子，让它们都变成方的，根本就没法子转呀。

瞎子 哦，如果你能让我一直走到你那里……放心，你等着看好

吧。我准能把你背到肩膀上，不过那辆小车和轮子我可就不背了！咱们两个这副模样的人变成一个……就都能满意了。我靠你的眼睛观四方，你靠我的腿走天下。

瘸子 噢，好主意！你一定有一个好大脑，里面装满了大大小小的轮子。噢，老天爷，上帝把你的头脑恩赐给我当车轮，好让我重新走遍各地去乞讨。

瞎子 你接着说话，好让我摸准方向……朝这边走对吗？

瘸子 对，放心走吧，你路线正确。

瞎子 为了不至于给绊倒，我还是爬着走吧……喂，我还一直走吗？

瘸子 稍微靠左一点，别，过劲儿了！你那是拐弯呢！抛锚，后退……好……出桨，挂帆……拉直，拉直……好，现在算有准儿了。

瞎子 你拿我当大帆船呀！等我到你跟前时，伸过一只手来。

瘸子 我两只手都伸过来！过来，过来，妈妈的好孩子……不，真见鬼！别往那儿去……往右……噢，我的大船得救了……

瞎子 我抓着你了？是你，是你吗？

瘸子 是我，哦，你这个金子一样的瞎子，让我来拥抱你吧！

瞎子 我高兴得要发疯了，亲爱的瘸子！来，我来背你，到我肩膀上来……

瘸子 我上去……你倒转过去呀……腰再弯低点儿……嘿，上来了！

瞎子 你那两个膝盖别顶我的腰子呀，都弄碎了！

瘸子 对不起……我可是头一次骑马，还不习惯呢。喂，你可小心别把我给摔下来呀。

瞎子 你就放心吧，我会好好把你当一袋胡萝卜扛着的，亲爱的。你给我好好领路，别让我踩着牛粪。

瘸子 我会留神的，你就放心吧。我说，你没有把一块铁放到嘴

里咬着，两根绳子勒在脖子上让我牵着？这样我才好带着你到处走呀。

瞎子　好啊，你拿我当驴骑呀？天啊，你真沉啊！你怎么会这么重呀？

瘸子　走吧，别浪费气力了……驾，我的瞎子，你注意，我揪你的左耳朵，就是让你向左转……我要揪你的……

瞎子　明白了，明白了……我又不是笨驴。哇，他奶奶的，你太沉了！

瘸子　我沉？……可我像一片羽毛，像一只蝴蝶……

瞎子　对，铅铸的蝴蝶，你要是掉到地上，非砸出一个坑来不可，说不定能砸出一股喷泉呢！天啊，你早饭是不是吃了秤砣？

瘸子　你疯了？我都两天没有吃东西了。

瞎子　那你一定有两个月没有拉屎了。

瘸子　真是俏皮话：上帝可以作证，我才刚刚六天没有拉屎。

瞎子　六天？一天两顿，就是十二顿饭，圣吉罗拉莫是搬运夫的保护神，可我正扛着足够一年饥荒的存货仓库转悠呢！很遗憾，我得把你卸下来，劳你大驾，去给我把那些非法存货泻出去！

瘸子　站住，你没听见一片喧哗吗？

瞎子　是啊，我好像也听见有人在喊，在骂。他们骂谁呢？

瘸子　你退后一点儿，让我好好看看……靠在这儿……看见了……他们是跟他过不去，跟耶稣！

瞎子　可怜的耶稣，他是谁呀？

瘸子　耶稣是一个人……上帝的儿子！

瞎子　上帝的儿子？哪个？

瘸子　什么哪个？唯一的儿子，无知！一个圣人！……他们说他净做些特别神奇的事：他给那些以快活的灵魂忍受痛苦的人治好了世上最可怕最顽固的病。咱们最好还是离开这个居民

区吧。

瞎子 离开？为什么？

瘸子 因为我不能快活地接受这种条件。他们说，如果上帝的儿子到这里来，我就会一下子出现奇迹，你也一样……想想看，如果咱们俩真的赶上从不幸中解脱出来，那咱们就不得不找一种职业糊口。

瞎子 我说咱们该去找这位圣人，让他把咱们从这该死的倒霉厄运里拉出来。

瘸子 你真这么说？那你身上就会发生奇迹，然后就饿死……那会儿所有人都会对你说：去干活去！

瞎子 噢，一想到这儿我就冒冷汗……

瘸子 “干活去，流浪汉，”他们会对你说，“游手好闲的就去服苦役。”那咱们就失去了跟绅士和老爷们一样的特权啦：豪绅们靠法律抽税，咱们靠怜悯得食，咱俩其实都是靠欺骗傻瓜为生的。

瞎子 走吧，咱们离开这个圣人吧，我宁愿去死。噢，我的妈呀，……走吧……走吧……快马加鞭地走呀！你伏到我耳朵这儿，把我带到离这里远远的地方！咱们到伦巴底以外的地方去，到法国去，上帝的儿子耶稣永远到不了那里……到罗马去……

瘸子 停停，停停，你疯了，都要把我摔到地上了……

瞎子 我求求你，救救我吧！

瘸子 听话……到了乡下咱们俩就得救了……现在还没有危险，因为陪这圣人的游行还没开始呢。

瞎子 他们干什么呢？

瘸子 他们把他捆到柱子上……正在打他……噢，这些狂怒的人们，打得真狠！

瞎子 哦，可怜的孩子……他们为什么打他？他怎么他们了，那

些狂怒的人?

瘸子 他对他们说大家都是平等的,要彼此相爱,就像兄弟一样。你看看,不同情他对了吧,能创造奇迹的人,他就是最大的危险!

瞎子 不,不,我不是同情……他对于我什么也不是,那个耶稣……我从来就不认识他……不过,你别告诉我他们现在干什么……

瘸子 他们朝他身上吐唾沫……该死的猪们……往他脸上吐唾沫。

瞎子 那他呢,他干什么……说什么,这个可怜的上帝的儿子?

瘸子 不说话,不吭声,不反抗……连看那些狂怒的人的眼神都不生气……

瞎子 那他怎么看他们……

瘸子 带着忧伤看着他们……

瞎子 哦,亲爱的,别再告诉我正在发生什么,我的胃里觉得发紧……心里觉得发冷,我害怕有什么类似同情的感觉……

瘸子 我也觉得气就停在嗓子眼儿上,胳膊直打寒战……走吧,走吧,离开这里……

瞎子 是啊,咱们到一个地方,至少到没有这些痛苦的地方去!我认识一家小馆子……

瘸子 你听!

瞎子 什么?

瘸子 这么大的喧哗声……这附近……

瞎子 该不是圣人来了?

瘸子 噢,上帝啊,别吓着我,我们是被遗弃的人……柱子旁边一个人也没有了……

瞎子 上帝的儿子耶稣也没有了?他们把他弄到哪儿去了?

瘸子 在这儿……他们游行过来了……咱们算是毁了……

瞎子 那个圣人也在？

瘸子 对，就在他们中间……他们把他放在一个沉重的十字架上，可怜的人！

瞎子 你别陷入同情啊……快点引着我到什么地方，躲开他的眼睛……

瘸子 好，走……靠右边……快跑……快跑，赶在这个创造奇迹的圣人看到之前……哦，我的一个脚脖子扭了，动不了啦……

瘸子 怎么正好在这节骨眼上出毛病呢！你就不能看好往哪儿落脚吗？

瞎子 我根本就看不见！我是个瞎子，看不见自己的脚！唉，怎么不能？我看见了！我看见我的脚了！……噢，我这双脚多漂亮啊！真漂亮……这么多脚趾……几个？一只脚五个脚趾，按照大小顺序排着队……我真想挨着个亲亲它们……

瘸子 疯了！你待好！要摔着我了！噢，你踢了我一脚！该死的！……我要能也踢你一脚……你接着吧！（踢了瞎子一脚）

瞎子 哦，奇迹！我看见天了……看见树了……看见女人了……（似乎在看着女人从眼前走过）女人真漂亮啊！……不过不都一样！

瘸子 是我刚才给了他一脚吗？让我再来试试看！真的……真的……该诅咒的日子！我算给毁了！

瞎子 祝福你，上帝的儿子，是你治好了我！我是一头可怜的牲口，还想躲开他，可这个充满阳光的世界是多么温柔多么快乐啊！

瘸子 是魔鬼让我们遇上他的，那些和他在一起的人是承认他的……我怎么这么倒霉，让那个充满爱心的人给看见了？这回就该当个饿死鬼了……干脆，我把这两条恢复好的腿当作生火腿吃了吧！

瞎子 我当初真傻，现在我能看得见了，可刚才还想永远生活在

黑暗中……我就不知道看得见就是最大的奖赏。哦，多么好看的色彩呀……女人们的眼睛，嘴唇，和其他部分……小蚂蚁和小苍蝇……太阳……我真盼着天快点黑下来，好看见满天的星星，好到小馆子里去欣赏一下葡萄酒的颜色！感谢上帝，上帝的儿子！

瘸子 可怜的我啊！轮到我去给一个主子流血流汗换一碗饭……噢，该死，该死，真该死！我得再到处去寻找一个圣人，让他再显灵弄坏我的腿！

瞎子 上帝的儿子，不论是俗语还是拉丁语，都没有言语能够表达你的怜悯之心就像一条涨满水的河！你都让人家绑到十字架上，还以那么多的爱心想着我们这些倒霉鬼们……

十九世纪的一个英国人，叫作史密斯的，把意大利的神戏作品收集成册（照片Ⅱ）。这张照片反映的是至今还在西西里的希腊



照片Ⅱ 《棕榈星期日》（十八世纪印刷）

平原上表演的节目。这上面是同一场戏的三个不同时刻：耶稣走进耶路撒冷。你们看，那个树枝下的人物就是他，他周围是快乐的群众、酒神；最后是走下地狱的迪奥尼索。迪奥尼索是一个希腊神，源于色萨利-希米诺斯，比耶稣早十五个世纪。传说他非常热爱人类。有一个魔鬼到人间偷走了春天，把它带到地狱里独自享受，迪奥尼索听说后，立刻飞身上马，跑到地狱里，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人类的春天。

在十五个世纪之后，耶稣，也成为那个为人间重新获得春天而献身的神。春天，正像我前面讲的，是神圣的。我们下面要看到的一场戏就是这个主题。在这中间有酒神，快乐之神，陶醉之神，东倒西歪地，非常幸福。

这样把一个神与另一个神相结合的做法绝非偶然：是各国人民在不同宗教故事中让传统在继续。

说到这个故事，我们这里有一个醉酒的人物，是这场游吟诗人演出的主导人物。他参加了婚礼，讲述怎么喝到耶稣当面制造的葡萄酒。于是，耶稣就变成了酒神，站在一个桌子上，向所有的就餐者大声喊："畅饮吧，开心吧，快乐吧！最重要的是快乐，不要等到将来上天堂，人间也有天堂。"这跟我们从儿童时代起所听到的说教恰恰相反，他们总是说要忍受……我们就是在泪海里生活……不是所有人都能富有。有人好，有人坏，但最终都能在死后得到报偿，死后能够升天堂，能得到安宁……所以大家都要听话，不要折腾。大致就是这套说辞吧。

可是现在戏中的耶稣却说："你们只管折腾吧，只要快乐就好。"

跟这场戏相关的有两个人物：醉汉和天使，或曰大天使。天使想按照宗教剧的传统程式开场；可醉汉不顾一切地想讲述他在婚礼中的故事。天使使用的是高雅的威尼托贵族语言；醉汉讲的则是生动的粗野的乡下佬话。我将一个人独自表演，这倒不是因

为过分的风头主义；我们曾经试过两个人表演，发现不行。因为剧本就是按照一个人表演写的。游吟诗人几乎总是单枪匹马的。实际上，在剧本中，一切都是通过演员的双重身份来暗示的。这样，通过形象的运用，更富有诗意，更突出滑稽效果。

这就是为了在电视机前，你能够不用辛苦，我们就把一切现成的东西都端给你：你坐在那儿，舒舒服服的，可以打盹，可以消食，可以打饱嗝……第二天，你可以轻轻松松地去工作，好好使用你的头脑。

这里，却需要动脑子想象。

于是，我在舞台上这一边时（指自己左边）将是天使，贵族，高贵文雅；在那边（指自己右边），我就是醉汉。

〔直到天使还在舞台上为止，背景一直打照片〕



照片Ⅲ　齐马布埃画：《天使》圣方济各的胜利（十三世纪）

四、迦拿的婚礼

天使　（对观众）请注意，各位，我要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故事的开始……

醉汉　我也给你们讲一次醉酒……一次喝醉酒……

天使　醉汉！……

醉汉　我想告诉你们……

醉汉　嘘……别说话！

天使　嘘……别说话！

醉汉　可我……

天使　嘘……我得开场，我是开场人！（对观众）善良的人们，我们下面就要讲给大家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一切从书上开始，从圣经福音开始。下面出现的一切都不是虚幻的……

醉汉　我也想讲给大家一个不是虚幻的事情：我喝醉了，醉得那么甜蜜，那么美好，我决心今后再也不醉酒了，好让我永远不忘记今天我这次美好的醉酒。这种醉呀……

天使　醉汉！……

醉汉　我要讲……

天使　不！你不要讲……唉！？

醉汉　哎呀……可我……

天使　嘘……

醉汉　可我……就不？

天使　善良的人们，我们下面要讲给大家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一切从书上开始，从圣经福音而始。我们加上的一点点虚幻的……

醉汉 （轻声地）待会儿我给你们讲我的这次美好极了的醉酒……

天使 噢，醉汉……

醉汉 我什么也没有做……就是用手指。

天使 用手指也不行。

醉汉 可我用手指并不出声音呀！

天使 你出声音了……

醉汉 我用手指发出声音了？！……我用脑子……我用眼睛……他们就能理解我！

天使 不！

醉汉 可我用脑并不出声音呀！

天使 你出声音了！

醉汉 我用脑了发出声音了？天啊！……我是真醉了……玛利亚呀！

天使 别出气！

醉汉 什么？我不可以出气？连用鼻子都不行了？……那我会爆炸的……

天使 爆炸吧！

醉汉 啊……不过……如果爆炸了，我就出声音了，唉！

天使 嘘！

醉汉 可我……

天使 我们下面要讲给大家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一切从书上开始，从圣经福音开始。我们加上的一点点虚幻的……

〔醉汉走近天使，揪下他的一根羽毛。

醉汉 （惊恐地模仿让羽毛飞起来）噢，真漂亮的彩色羽毛啊……

天使 醉汉！

醉汉 （跳起来，模仿吞下羽毛，咳嗽）唉……可是……

天使 嘘……

醉汉 可我……不……

天使 我们下面要讲给大家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一切从书上开始，从圣经福音开始。我们加上的一点点虚幻的……

〔醉汉又悄悄靠近天使，再次拔了几根羽毛，模仿着欣赏着羽毛，扇风，炫耀。天使发现了醉汉！

醉汉 唉？……（把羽毛抛起来）下雪了……

天使 你是想被赶出这里吧？！

醉汉 我乐意出去，不过你得陪着我，我有一只脚迈不动，一动就得摔个猪拱地……你也这么好心，要是你陪着我，我就给你讲讲我这次最美好的醉酒……

天使 我对醉酒并不感兴趣……出去……出去！我把你给踢出去！

醉汉 啊！你要把我给踢出去？

天使 对，把你踢出去！

醉汉 各位，你们听见了吧？一个天使居然要一脚把我给踢出去！一个天使啊……（朝着天使做进攻姿态）你过来……你过来……天使……你来把我给踢出去呀！我把你当母鸡，拔光你的毛……一根一根地拔，从屁股那儿开始……你过来，大母鸡……过来呀！

天使 救命！你别碰我……救命呀！杀人凶手！（逃掉）

醉汉 说我是杀人凶手？……你们听见了吧？……他说我是杀人凶手……我这么善良，连耳朵眼儿里都往外冒着善心……就凭我今天这次美好的醉酒，我怎么能不善良呢？我真没有想到今天会过得这么好，而一开始的时候那么倒霉，背运……

我应邀参加一个婚礼，就在附近，那地方叫迦拿……迦拿，以后人们就会把这次称做**迦拿的婚礼**了。我是被邀请的，我到了那里，宴会都布置好了，桌上摆满了吃的东西……可

是来宾们没有一个坐下来。大家都站着，跺着脚在那里骂着。新娘子的父亲，站在一头骡子面前，直撞头，反复说着，糟糕！糟糕！“发生了什么？”我问。“噢，倒霉呀……”“新郎官逃跑啦？”“新郎官比谁都骂得凶呢。”“那到底是发生什么啦？”“嗨，倒霉呀……我们发现为结婚酒宴准备的满满一大桶葡萄酒都变成了醋啦。”“噢，所有的酒都变成了醋……真是倒霉呀……酒泡的新娘有福气，醋泡的新娘带晦气．得赶走呀！”所有人都在哭，在骂，新娘的母亲直揪自己的头发，新娘的父亲直拿自己的头撞骡子。就在这个时候，进来了一个年轻人，一个叫耶稣的，他们说他的别称是上帝之子。他不是只身一人，还有他的妈妈，人们叫她玛利亚。真是个漂亮的女人啊！！！他们也是受了邀请的，来得刚好晚了一点点。这位夫人玛利亚一听说葡萄酒都变成了醋这件倒霉事，就走到上帝之子，也是圣母之子耶稣跟前，对他说：“你是好心人，亲爱的，看看能不能为大家做点神奇的事，把这些可怜的人从这种尴尬的倒霉境况里解脱出来。”圣母这么一说，大家都看到耶稣的嘴角上露出一种微笑，笑得那么甜美，你会看得特别专心，特别激动，手里拿的东西都会给忘了，掉到脚上砸疼了脚趾。哇，这个微笑真甜美啊！这个小伙子在母亲的鼻子尖儿上亲了一下，说：“好的，来人啊，能不能给我十二个装满清水的桶？”简直就像闪电一样，咔嚓一下子，十二个桶都放在了他的面前，里面装满了水，我看了一眼那么多水，觉得好像要淹死我似的，还挺不舒服的……这时候大家都安静极了，就像在圣殿里一样。这个耶稣搓了搓手．动了动手指头，然后抬起一只手来，三个指头竖着，两个指头握在手心里，就开始在水上边比画起来，他的比画是只有上帝之子才能做的比画。我在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刚才我说了，我看了水不舒服，就没怎么看，靠在一边，有点难受。忽然，我

就觉得鼻子眼里进来一股香味，那种榨过的葡萄的味儿，绝对混不了的……葡萄酒。天啊，葡萄酒！他们把酒罐传到我这儿时，我放到嘴边，尝了一滴……哎呀！哦呀！……别提多妙啦！进到嘴里面，稍稍有一点苦，还带点气儿，那么爽口；你再看那个颜色，红亮亮的，纯净净的，没有一丁点渣滓……这成色，起码静置了三年，真是金酒啊！这酒一到嘴里就溜到嗓子眼儿，然后到了胃里咕噜咕噜的，再稍稍地分散开，过上一会儿，忽然又回到嗓子眼里，香味一直传到鼻子里，四下飘荡着酒香……一个人骑马路过这里，闻到这酒香，听……喊着"春天来了！"……真是好酒啊！所有人都为耶稣鼓掌叫好，"好样的，耶稣，你就是神仙！"，也为圣母喝彩……这位圣母，他的母亲，可满意了，为有这么一个能变水为酒的儿子而自豪。于是，我们都喝的有那么一点醉意，新娘子的妈妈跳着舞，新娘子高兴极了；新郎官乐得直蹦高，就剩新娘的爸爸还在那儿用脑袋撞骡子，因为大伙都忘了告诉他这个好消息！……耶稣跳上一张桌子，站在上边给大伙盛酒："喝吧，喝吧，高高兴兴地，醉吧，醉吧，别错过机会，快乐起来呀……"

忽然，他一眼看到了妈妈："哦，神圣的女人！圣母！妈妈！我忘了，原谅我，你也喝一点吧，喝一点点！"。"不，不，好孩子，谢谢，谢谢你，可是我不能喝酒，我不习惯，喝一点就头晕……然后就要胡说八道了。""妈妈，没关系，不会让你难受的，它只会给你带来快乐！这个酒是纯净的葡萄酒，是好酒，是我做的，不会让你不舒服的……"

有一些坏家伙，该死的坏家伙，到处宣传葡萄酒是魔鬼的发明，是罪过，是撒旦的作品……可是，如果酒真是撒旦的作品，耶稣能让他妈妈也喝吗？他是那么爱他的妈妈，我对全世界的酒的爱也比不上他的爱！我敢肯定，上帝，圣父

本人，假如当初不是过了很久才教给诺亚这种榨葡萄制葡萄酒的神奇技术，而是从一开始就教给亚当，在夏娃出世之前就教给亚当这个技术，我们大伙就不会在这个倒霉的世界上，就会都在天堂里了！干杯！因为就是在那个该诅咒的日子，那条毒蛇来到亚当跟前，嘴里叼着圣果，说："吃吧，亚当，甜甜的，好吃的，红色的，这苹果真好呀！"。可是那天如果亚当身边有葡萄酒的话，嘿……就会把人世间的所有苹果都给捣烂，那咱们也就都能呆在天堂里了！咱们这位倒霉的祖先就不知道，这果子不是吃的，而是捣了酿酒的。那苹果榨榨就能做出很好的果子酒，用樱桃榨榨就能做出甜滋滋的酒，而这葡萄，这么嚼着吃了太可惜！葡萄就得做葡萄酒！我敢肯定，那些活着时候诚实正直的人在天国里喝的都是葡萄酒！我亵渎神灵？不，我不是在亵渎神灵！我是在梦中。我一天夜里梦到自己死了，鬼神把我带到一个可怕的地方，那里有很多特别深的缸，每个缸里有一个受处罚的可怜虫。他们都站在缸里泡着，那是红色的液体，好像血一样。我开始哭了起来，"噢，上帝呀，我算是赶上下地狱啦？该死的，我犯了罪过啦！"我在那里哭着，他们就扒我身上的衣服，给我洗了又洗，先用热水后用凉水，复活节我也从来没有这么干净过！把我洗干净之后，就把我放进一个大缸里，咕噜……咕噜……红水一直灌到我嘴唇这儿，像一股浪，一下子呛进我的鼻子里，灌进我的嗓子里……哇……好大一口……原来我是上了天堂！……那是葡萄酒啊！我这才明白原来上帝为有福的人创造了多么美好的东西。还是那酒缸里边的美，这些好人用不着回回抬起胳膊来举杯饮酒，也用不着等着再灌满酒杯……干脆把好人泡在酒里，舒舒服服的，索性呆在大酒缸里边，酒一直没到嘴边，说上一声："你好，主啊！"……咕噜……我高兴地唱了起来："我的情人啊，愿意有人要，"咕

噜……咕噜……救命！淹死我了！咕噜……咕噜……淹得好得意……咕咚……咕咚……咕咚……

这是一个醉汉（照片Ⅳ），或者最好说是一个游吟诗人扮演的醉汉。



照片Ⅳ　《醉汉》十一世纪普罗文扎罗马式教堂内的壁画

这幅壁画的创作时间是在一一〇〇年左右，就在普罗旺斯的一个罗马式教堂里，以反映我今晚表演的这一段戏吧。这段剧本有不同方言的本子，还有一个本子是用巴伐利亚方言的。它足以表明游吟诗人的节目及其形象的重要性：正如大家所看见的，甚至给画在教堂的墙壁上了。

下面我再给大家演一段只有昨天和前天才演过两次的新段子。不过，每次我都有些激动，因为是非常难演的。这就是**游吟诗人的身世**。这个段子的渊源有点跟东方相关，不过我是从西西里的一个本子里得到它的。西西里不仅是由于经济贸易的关系，也由于地理政治的关系，文化的关系，和东方联系很多。特别在一二〇〇年左右那个时代，那时候意大利就发现了一些关于我马上要演的这个段子的材料。可是，还有一个更古老的，其时间不详，是意大利北方布雷西亚-布莱莫纳这边的。发现的材料并不完整，是些片段。我打算整理好它，但是没有勇气下手。去年我到西西里去，一个同事带我在拉古萨的图书馆里发现了西西里方言的完整的剧本，太好啦！真是难以置信，我学会了西西里方言的这个本子：这种方言听起来还是古代风格的，不好懂。我把它翻成伦巴底方言，你们肯定听得懂。这出戏想说明什么？这是一个游吟诗人，讲述他原先是一个农民，是耶稣把他变成了游吟诗人。他为什么干这个新行当呢？他原来有一块地，可是有一个老爷想夺走它。这里我不多说了，你们自己就能看明白。如果一开始有些句子或词不太清楚也没关系，动作和声音会帮助你们。通过动作和声音你们就能够品出故事的内在含意了。

五、游吟诗人的身世

噢，各位，快来呀，这儿有一个游吟诗人！我就是游吟诗人，艺人，又蹦又跳，又说又笑，我取笑权贵，让你们看看那些到处挑起战争，欺负百姓的人是多么霸道无耻，又是多么假厉害……噗嗤……我拔掉塞子……他们就泄气。你们来看，这里是草垛，我跳一跳，唱一唱，耍一耍！你们看我多么伶牙俐齿，舌头就像一把刀，可是我原先不是这个样子……这正是我要讲给你们的，就是我的身世。我生来不是游吟诗人，不是从天上一阵风儿给吹下来的，呼的一下就落到地上："早上好！晚上好！"不是的。我是一个奇迹的结果！是发生在我身上的奇迹！你们不相信？真的！我生来是农民，地地道道的土包子。我有喜有悲，就是没有土地！就像这个山谷里的所有农民一样，到处打工干活。一天，我到了一座山前，是座石头山，我打听了，问："谁都不要这座山吗？"山没有主人。于是我就爬到山顶，用手指头扒石头，看到有那么一点土，还看见有一小股水流从山上流下，于是我就开始扒呀扒呀。我到河边，取了土运到山上，还带着我的老婆和孩子一起干。我的老婆很温柔，白白的，两个乳房圆圆的，走起来轻轻的，像个小母牛一样。噢，好美呀！我爱她，我爱议论她。我靠双手把土和草运到山上，然后一下子就什么都长了出来，那真是黄金一样的土地！我种呀，锄呀，长出来一棵树！好奇妙啊，就在那块地上！这是奇迹！杨树，枥树，满山都是。我知道按照月历适时播种，吃的东西就长出来了，甜甜的，美美的，好好的。有菊苣、刺菜、豆角、萝卜、什么都有，够我和我们家所有人享用！噢，我真高兴啊！说来，老天总能下上几天雨，再出上几天太阳，我也

总是按照月历适时耕作，风也合适，雾也不多，真是太美了！太美了！那是我们的土地！是很好的梯田。我每天都有发展，真像巴比伦塔一样。这就是天堂，人间天堂！我发誓！所有过路的农民都说：好家伙，看呀：原来是一片石头，给你弄成这个模样了！该死的，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

他们妒忌我。有一天，山谷的主人经过那里，看见我的梯田，说：这是哪儿冒出来的塔呀？这是谁的土地？

我说，我的。是我用这双手开出来的！谁的也不是。

谁的也不是？这是没有的话！是我的！

不，不是你的！我去过公证处，谁的也不是。我问过神甫，谁的也不是。是我开出来的，一块一块地开出来的！

是我的，你得还给我！

我不能给您，老爷！……我不给别人干活！

我给你钱！给你钞票！说吧，你要多少？

不，不，我不要钱，因为你要是给了我钱，用那些钱是买不来土地的，我还得去给别人干活。我不愿意，不愿意！

给我！

不！

他大笑起来，扬长而去。第二天，神甫来了。

地是老爷的，你乖乖地听话，别固执，他可是很可怕的，坏着呢，快离开这里吧！上帝保佑，你听话吧！

不，不！我说。我不愿意！我用手做了一个很坏的动作。

公证人也来了，出了一身汗来找我。

听话吧，有法律，留神呀，你不行的，你不……

不，不！我说着也用手朝他做了那个动作，他骂骂咧咧地走了。老爷还是没有得逞！他开始打猎，让所有的野兔子跑到我这里来！他和他的朋友们骑着马来回踏我的地，毁了我的篱笆墙。有一天，他放火烧了我的一切……那是夏天……天气很干燥。他放

火烧山，一切都烧毁了，我的房子，我的牲口……可是我还是不走！我等着，等着……下雨了，当天夜里，我就开始清理，竖好桩子，垒好石头，整好土地，水又流淌起来，我就是不愿意离开那里！我不走！有一天，他来了，带着他的家丁，笑呵呵的。那会儿我们都在地里，我的孩子，我的老婆和我，都在地里干活。他过来了，跳下马，脱掉裤子，走到我老婆跟前，抓住她，把她推倒在地，扯掉她的裙子……我想动，可是他的家丁按着我，他骑到我老婆身上，拿她当作母牛一样作践。我和孩子们睁大眼睛瞪着，让他们这群畜牲撒野……我挣扎着，解脱出来，抡起镐头喊：

畜牲！

住手！我老婆对我说。别这样，他们正在等你动手呢，他们等的就是这个。只要你抡起棒子，他们就有借口打死你，你还不明白吗？他们要杀死你，再夺走你的土地，等的就是这个，他会防卫的，不值得跟他拼。你没有名誉，你是穷光蛋，是土包子，你用不着想什么名誉和尊严，那是绅士贵族们的事！他们要是乐意，可以跟女儿，跟女人，跟老婆这样，可你不能！随他去吧！土地比你我的名誉都更重要，比什么都更重要！我是母牛，是你的母牛。

我哭了，我的孩子们也哭了，而他们，那个老爷得意地笑着走了。我们哭得好伤心！彼此都无法相看。那以后，我到镇子里，人们都朝我扔石头子，喊着：

噢，公牛！你都没有本事保护你老婆，你是牲口！你老婆让老爷给骑了，你倒挺踏实的，就是为了一巴掌大的土地，该死的！

我老婆一出门，闲话就更难听了：臭婊子，母牛！人们一见到她就跑开，连教堂也不让她进去，谁都不饶她！

我的孩子们也没法子出门了，所有人都在那里，根本不理睬我们。我老婆逃跑了，我再也没有见到她，我不知道她去了哪里！孩子们也不理睬我了：他们生了病，连哭也不哭，都死了！就剩

下我孤零零一个人。一个人和那片土地。我不知道怎么办好。一天晚上，我拿起一根绳子挂到梁上准备上吊，脖子套进绳套里，说：

好吧，我也走了，现在就走！

我正要上吊，忽然觉得有人拍我的肩膀，我转过身子，看见一张苍白的脸，一双好大的眼睛，他对我说：

你给我点水喝好吗？

你在一个人要上吊的时候来要水喝，不觉得不合时宜吗？真是的！

我又看了他一眼，觉得他也是可怜的耶稣徒的样子，再细看，发现还有两个人，也都是苍白的脸色。

好吧，我给你水喝，然后再上吊。

我去打水给他，又仔细地观察他。

你们好像更需要吃的东西吧！可是我自己好几天没有弄吃的了……得现做，如果你们需要的话……

我拿起锅，放到火上煮了蚕豆给他们，一个人一碗，他们吃着，吃着，我一点也不想吃……我等他们吃完了再上吊。他们吃着，那个眼睛大大的人样子像可怜的耶稣徒，微笑着说：

上吊可是糟糕的事情！我知道你为什么这个样子。你失去了一切，老婆，孩子，就剩下土地了，我很了解你的！不过我要是你就不会这样做！

他吃啊，吃啊，最后放下碗碟说：你知道我是谁吗？

不知道，不过我猜想你是耶稣基督。

好，你猜对了！这是彼得和马可。

很高兴认识你们，可你们来这里干什么？

你给我吃的，我给你说的。

说的？是什么东西？

你这个倒霉鬼！你守着土地，你不要老爷是不对的，你有勇气不离开这里是对的……我爱你，你是强者，是好人！但是你还

缺少一点你应该有的：就是这里（说着在脑门和嘴部比画了一下）。你不要钉死在这块土地上，到处走走，找那些朝你扔石头子的人去，让他们理解你，用你的舌头戳穿老爷的霸道和假厉害，让他浑身的臭水到处冒。你应该压倒所有那些老爷、神甫和公证人、律师等等。这不是为了你自己好，不是为了你的土地，而是为了所有那些像你一样没有土地的人，那些只能受难的人，那些毫无尊严而言的人！教给他们用脑子生存，而不是靠双脚生存！

可是你不知道吗？我没有这个能力，我这个舌头在嘴里都不会动，说话都打结，没有风度，头脑也又呆又木。我怎么能像你说的那样到处去对别人宣传呢？

不必担心，这就会发生奇迹了。

我就是耶稣基督，我来给你说的。这个舌头会像一把利剑，到处戳穿那些老爷们，把他们压倒，让人们懂得，让人们学会，去嘲弄他们！把他们揭露得赤裸裸的，说明那些老爷，今天是一座山的主人，明天是一座丘陵的主人，后天就什么也不是了！接着！我给你一个吻，它会让你说话！

他在我的嘴上吻了一下，一个很长的吻。我一下子就觉得舌头在嘴里动，脑子也在动，两条腿和胳膊自己在动，不知不觉地来到镇子的广场上喊起来：

各位，过来呀，来呀！这里有游吟诗人！我教你们跟老爷打把式、唱对台戏，不管他多么庞大，都用我的舌头戳穿他！我讲给你们一切，原原本本地说明一切，上帝之子不是小偷！偷东西的人逍遥法外，法律是他们的，替他们说话！唉，各位！老爷应该被打倒！应该被打倒……

这是一张微型画（照片V）。画的是一位著名的游吟诗人：卡里加诺的玛塔佐内。玛塔佐内是一个绰号，意思是大疯子（在这里可不是指下流，你们会看到的），至于卡里加诺，那是帕维亚附近的一个地方。所用的方言是当时帕维亚一带的方言，对于伦巴底



照片Ⅴ　《泥腿子的诞生》(十四世纪)

人来说是好懂的。说实话，我在西西里也试着用过，那里的人也都懂了。你们看：这边是一只羊羔，那边是老爷，是这片土地的主人；这儿呢，是一个农民，或者说是一个土包子。

游吟诗人演出的这出戏里发生了什么？正是上帝把创造出来的第一个土包子交给老爷的时候！

这出戏说的是人类到了第七代，耕种土地很辛苦，就去找上帝，说："听着，我受不了这份辛苦，你得想法子解脱我的劳累。你跟我说过要设法补偿我！""难道我没有补偿你吗？"上帝说，"难道我没有给你骡子、驴子、马匹和耕牛？""给了，可是还得由我来扶犁，"人说，"由我来收拾牲口圈，我来干那些最低下的活儿，什么给地里施肥，给奶牛挤奶，杀猪宰羊……我要你创造什么人来帮我干一切的一切，替代我受累，好让我得以休息！""啊，你是想要一个土包子！""谁？土包子？""就是你想要的那个人！反正你也没法子理解，因为我还没有创造出来呢！"于是上帝就去找

亚当。亚当一看上帝来了，还跟着一个人，唰！一下子就把手放到胸前，喊起来："不，够了！我的肋条不能再抽了！""好吧，你说的也在理，"上帝说，"那我怎么办呢？"这时候有一头驴子经过，上帝立刻计上心来：用手指一比画，驴肚子就胀了起来，怀上孕了。

好，现在我就按照原始剧本表演。说话的是卡里加诺的玛塔佐内。还有一个本子跟这个剧本不太一样，是把一些零碎的片段拼到一起的，好让整个段子更有逻辑性。

六、土包子的来历

有一本现在已经被遗忘的书里说，自从被上帝赶出天堂的那个倒霉日子之后，人类又过了七代，种地干活，辛辛苦苦，实在是受不了啦。于是就去找上帝，又是痛哭，又是埋怨，请求上帝派什么人好去帮助他们干地里那些苦活儿，不然就再也不干了。

“可你不是有驴子和耕牛干那些活儿吗?”上帝回答说。

“你说得对，我们的主呀……可是还得是我们人来扶犁，一个个就像判了罪的苦役；再说，驴子也不能给葡萄剪枝，不能给母牛挤奶，这些事情我们怎么教它也学不会呀。结果，我们这些男人早早地就累得老态龙钟，我们的女人累得二十来岁就成了开败的花儿。”

上帝是仁慈的。听了这番话，动了恻隐之心，叹了一口气说：“好吧，我这就给你们创造可以让你们不再受这些罪的造物。”

上帝跑到亚当跟前，说“听着，亚当，帮我一个忙，撩起你的衬衫来，我要再抽出你的一根肋条，再做一次实验。”

亚当一听到这话，就一边逃跑一边哭起来：

“主啊，可怜可怜我吧，你已经抽掉我的一根肋条造出来我的新娘子，那个叛逆的夏娃……现在你要是再抽出来一根肋骨，恐怕我这两扇排骨就兜不住我的胃，那点儿下水还不得像宰阉鸡一样弄得到处流啊!”

“你说的倒也在理，”上帝咕哝着，挠着头皮，“那我怎么办呢?”

正在那个时候，一头驴子正好经过，上帝忽然计上心头：“有了!”他冲着驴子比画了一下，驴子就立刻怀上了孕。过了九个月，这个牲口的肚子胀得快要撑破了……只听得一阵嚎叫，驴子放了

一个极可怕的响屁，下出来一个臭烘烘的土包子。

“哦，你瞧他这出身！”

“住嘴！”下起了一阵瓢泼大雨，风吹、雷轰、电闪、雹子打，这个小小的驴的儿子一下子就知道自己将要有什么命运。

暴雨过后，一切都冲洗干净了，上帝的天使来到跟前，对前来恳求助手的那个人说：

我受主之命来宣讲，
从今你是主人永居上；
他土包子居下没的讲，
这个决定已经写纸上。
土包子的饭食没花样，
就是糠窝窝加洋葱头，
炖蚕豆外带剩折箩。
他的睡处是草棚和草垛，
他的身份只能睡草窝。
他一生下来赤条条，
给他块麻袋片头上套；
破布开裆穿腿上，
省得拉尿时间长。

说到这话，好像跟现在的老板也有点像！只要在意大利各地走一走，就能不断看到这类事实。举个例子，我们到了维罗纳，一些姑娘们在剧场墙上贴宣传画，是工人罢工。罢工的原因是老板禁止工人上厕所。就是说，一个人觉得需要，“对不起，可以吗？”“不，不行！”大家得在十一点二十五分集体上厕所：叮呤……——起尿！谁要是当时不需要，好啊，那您就赶下一轮吧。那个罢工就是为了得到在紧急需要的时候可以上厕所的权利。后来事情结

果如何我不得而知。不过，最荒唐的事还是在波伦亚，一家非常大的工厂，重要的国际水平的工厂里。怎么啦？厂主不是一个人，是一伙人，他们决定削减工人上厕所的时间。有人上厕所七分钟，有人四分钟，那不行！劳资双方顶了起来，斗争非常激烈。后来作出决定，斩钉截铁地决定："总共两分三十五秒，足以解决上厕所的需要。"现在说起来好像也正常，可是细想想："唉，他们是研究过的……是找专家咨询过的……"其实，我敢保证，请相信我，这是一项纪录！工人不可能做得到，得在家里训练一番才能达标！如果你不相信这是纪录，你可以亲自试一试：你找些有关的书看看，等到良辰吉日，建议你放上一段哈瓦那的迪斯科，哇，一定会大有益处！即使如此，还是不行，特别是听着滴答……滴答……滴答的记时钟响，简直要发神经！真的，在每个厕所里都有一个记时钟。一个人进去之后，钟就开始滴答……滴答……滴答……又可怕又滑稽的是你会琢磨："这个时间是怎么确定的？什么时候会时间到？"可以想像一个工人走进厕所，(模仿进入)嗒……嗒……嗒……吸足一口气，啊……好像掉进一池子冷水里，……(模仿)滴答……滴答……(吹口哨)嘘……不行！

根本就甭想！因为很简单，如果记时开始，就是说有一个轴，下面有一个按钮，一个人压着轴，轴压着按钮，就启动了记时钟。不过老板也知道工人很聪明，不会压什么轴，而是踮着脚尖……哪儿也不碰……这样坚持上几个钟头也没事。"这可不行，还是我来治治你吧。"这个按钮不再安在轴下面，而是在门把上，工人手一碰到门把，电动记时就开始滴答……滴答……滴答……"该死的背带……哎呀……纸呢……"(吹口哨，然后转向第三者)"对不起，打扰了。"这就在于训练有素：需要动作灵敏，绝对放松，第一件事就是脱掉裤子。裤子搭在肩膀上……怎么样……像不像一件披风？再脱！像印度舞女(继续模仿)，如果没穿上裤子，千万不要说："噢，上帝呀……(试图遮掩自己的下身)"应该抛开基督徒的羞耻！

有一位伟大的德国学者，叫奥托·威宁格，他对这个问题作了特殊的研究，发现正是端正的举止才使别人意识到自己是赤裸着的。当然，如果一个人这副模样到处走（模仿一只手捂着前面，另一只手挡着屁股）立刻就会有人说："哦，一个光着身子的人……快看呀，光着身子的人！"可是如果他丢掉这些愚蠢的羞耻感，踏踏实实地，什么都无所谓！光着身子，美滋滋的，放心大胆地……人们就会说："噢，快看呀，一位伯爵！"

于是工人要上厕所，就要学会当伯爵。除了学会记件工作的节奏，还要学会上厕所的节奏。这是不同的节奏，但是基本的节奏（模仿工人一溜小跑进了厕所，坐在马桶上）一、二、三……跳舞一样！

好啦，现在我们再回到土包子的故事里，听听天使在把土包子交给老爷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就凭他的家族史，
只能扛锄抡铁锹。
一年四季打赤脚，
谁也不会把理挑。
一月给他三齿叉，
让他牛棚去安家。
二月锄地出大汗，
一刻不让他得闲。
他人脏汗臭两手茧，
你的马儿乐颠颠：
苍蝇牛虻转了向，
围着他家团团转。
你对他课税又收捐，

包括每天的大小便。
只是留下狂欢节，
唱歌跳舞开心点，
忘掉苦难在人间。
三月让他光着脚，
葡萄园里把枝剪，
没准还长一头癣。
四月让他下羊圈，
提防饿狼来吃羊，
睡觉要睁一只眼。
狼饿急了要吃肉，
把他叼走没意见。
五月花开春天来，
让他割草到田间。
注意盯着别走眼，
拈花惹草是麻烦。
漂亮村姑身体好，
为你唱来为你跳。
出身下贱不重要，
玩够以后再丢掉。
身怀有孕当新娘，
嫁给你的农民郎。
六月让他进果园，
桃杏李子甜又香，
只准摘果不准尝。
先用杂粮填饱肚，
眼馋胃胀口难张。
七月八月天最长，

骄阳似火大汗淌。
为了解暑和解渴，
以醋代水让他喝，
他发火骂娘你莫慌。
无论善恶与勤懒，
都下地狱受熬煎。
到了九月艳阳天，
不能让他得休闲。
葡萄园里摘葡萄，
再把美酒来酿造。
留神让他少品尝，
避免醉酒瞎胡闹。
十月杀猪嗷嗷叫，
赏他下水吃个饱。
不过肠衣不归他，
留做香肠美佳肴。
听说猪血有毒性，
赏给长工落个好。
腌制火腿不容易，
任务给他不费力；
待到成品做得了，
拿来消受全归你。
十一月和十二月，
别让长工冻坏了，
上山砍柴浑身热，
回来顺便背柴草。
为了不让他感冒，
不许回家把火烤；

最好把他赶出门，
烤火会让他发烧。
假如淫雨下不停，
让他教堂去避风。
弥撒忏悔和祈祷，
打发时光实在好。
一无所获也无妨，
想求解放是梦想。
只有皮肉没灵魂，
上帝也不听他讲。
蠢驴放屁生的人，
奢谈灵魂，休想！

这里，我想强调一点：灵魂的故事。玛塔佐内说："你，这个土包子，你不会有灵魂，因为你是蠢驴的儿子。"这几乎是建议大家接受这种条件：不要灵魂。因为灵魂是一种可以进行讹诈的最好借口。博维新·德·里瓦在《尊重灵魂与肉体》中写到："感谢上帝，你让屁股没有灵魂，可以随你践踏随你踢；你是我的铅，因为带着你，我才不能飞。"那么，为什么会拒绝灵魂呢？因为灵魂是老爷们可以对我们进行讹诈的最大借口。在处于绝望之中时，一个人会说："没关系，我也要起码的尊严，我也给这狗杂种老爷扎上几刀！"于是老爷，或者老爷通过他的神甫就会说："不！住手！你一辈子受苦受难，现在过不久就要死了，死后你就能升入天堂，因为耶稣跟你说了，你是人中的居下者，你才有资格入天国……难道你想把这一切搞砸吗？镇静，不要发火，不要造反……等着来世吧！我呢，真倒霉，我算是毁了！耶稣说什么来着？他说我永远进不了天国，就像骆驼永远走不过针眼儿一样……"你弄明白了吗？所以我得在这个小天堂活着。所以我要把你踩在脚下，压

你，榨你。当然也要带走你的灵魂！我要我的小天堂，虽然小，但都是我自己的，现成的，及时的！你呢，你有福分，整个天堂属于你，真的，永远的属于你！”

现在，我们来演**拉撒路的复活**。

这个本子是一匹“战马”，因为一个游吟诗人要扮演十五六个角色，而且只能靠动作变换角色，连声音都不变，完全靠动作表情。所以这是那种要有些现场发挥，按照观众的发笑和安静的时间节奏随时调节的剧本。实际上，我得随机应变即兴表演。本子的核心是通过表现人们通常所说的奇迹，对一切构成“神奇性”的事物进行讽刺。讽刺的对象是那些包括天主教在内的许多宗教表现的妖术、魔法、各种把戏。表现奇迹就是表现一种超自然的东西，其目的当然是说明：是上帝显灵做出了奇迹。其实最初讲述奇迹的主要意思是仁爱，是神与人的合一。

在这里，奇迹是从老百姓角度讲的，是平民百姓看到的、讲述的一场由一个大魔术师表演的非常奇特开心的节目。

比萨公墓的一幅草图（照片Ⅵ）就表现了拉撒路复活的奇迹（草图是画壁画之前的草图，在修复壁画时草图露了出来，而且保存得非常好）。拉撒路本人根本就没有露面，注意力，就象在剧场里一样，完全集中在观众身上。这些人对奇迹表现的惊奇与感叹，一个可笑之处就是在戏里面和草图里面都表现了的情节：有一个人把手伸进旁边另一个观众的兜里。利用人们的惊奇、发呆、激动，还想再捞一把外快。

七、拉撒路的复活

对不起！这儿是圣地公墓吗？是要表演拉撒路复活的公墓吗？

是，就是这儿。

可好啦。

等一下，交十块钱才能进去！

十块钱？

那就两块吧。

两块？活见鬼！凭什么呀？

因为我是公墓的看门人。你们进去什么都弄坏了，篱笆给挤坏，草地给踩坏，我还得受累负责都给收拾好。要么两块钱，要么就别看奇迹。

好吧！你可真是一个大滑头！去你的吧！

两块钱，您。这个孩子也得算，他不是也要看吗。行，同意，算他五毛。去那边，这该死的，到墓墙那边。你想免费观看奇迹？滑头！掏钱，掏不掏?！两块……不不不，你没有掏过钱。两块，你们两位也得交钱才能进去。

这个滑头的东西！他靠奇迹发财。现在得看看拉撒路在哪儿……墓碑上准写了名字！上回我来看过另外一次奇迹，等了整整半天，是在尽头那边！我当时就像个傻瓜一样看着。这回我知道名字，我打听过了，就能在墓碑上找到他的名字……是第一个？拉撒路?！（找着）我坐这儿……我就坐在坟前，我要从头到尾好好地看。看看！是拉撒路?！我就是找到写着拉撒路的墓碑，也不认识字呀。得，就蒙吧！我在这儿。上次我没有赶好，但愿这次走运。谁正往这边过来？不，咱们别挤！我先来的，我该在前面！你



照片Ⅵ　《拉撒路的复活》（比萨公墓的草图）

个儿矮也不行！

那些小个子一大早就来占地方啦。滑头！他个儿矮，过来！咱们排成阶梯式的？小个子在前边，大个子在后边！后来的小个子也当是先来的！别推！你快把我推到坟里边去啦！哎呀！没关系，你们就在后边吧！哎，哎！那些妇女，挤什么挤！现在……还没来？还没到奇迹的时候呢！

有没有人认识那个耶稣基督？最好去叫叫他，就说我们都来了，不行吗？不能总是让我们等着他的奇迹呀，对不？

定上一个时间，大家都得遵守，好不好？

椅子！谁要椅子？女士们，快来拿椅子呀？两块钱一把！快来拿椅子坐呀，女士们！一旦发生奇迹，圣人让拉撒路站着走出来，能说，能唱，能动弹，你们看见他的眼睛闪闪发光就得吓得

朝后边躲，摔到地上头还得磕在石头上，那不就得丧命啦！呜呼啦！圣人可是一天就做一次奇迹呀。快拿把椅子吧！两块钱！

哈，快看那个家伙，就惦记赚钱发财！

喂，没有人去叫耶稣吗？

别挤！别推！我不感兴趣！

别站在椅子上！唉！你们看，那个小个子居然站在椅子上了！

你别靠着我呀，我前边可是坟墓啦！

来啦？还没来！

沙丁鱼！现烤的沙丁鱼！两块钱！好吃着嘞！现烤的！好吃的沙丁鱼！能让死人吃了复活，唉！两块钱！

（叫他）沙丁鱼，沙丁鱼……你给拉撒路一份儿，让他垫垫胃吧！

别说话，亵渎神灵的人！

好吃哎！

来啦，来啦！在这儿！

谁呀？哪个是呀？

耶稣！

哪个是呀？

哪个黑色的？哟，瞧那双眼睛真难看！

不是！那个是马可！

是后边那个？

哪个？是那个高个儿的？

不是，是那个矮的。

那个小孩儿？

是那个，长着小胡子的。

噢，我看他还像个小孩子呢！见鬼！

看呀，他们都在他身后呢！

喔，乔万尼，我认识乔万尼。（喊）乔万尼！耶稣！耶稣真可爱！

哦，快看！还有圣母哪！所有亲戚都来了！可是，他总是带着这么多人到处转悠吗？……好家伙！

他们不让他一个人到处走，因为他是疯子。

（喊叫）耶稣！真可爱！他跟我挤了挤眼睛！

耶稣！耶稣！还像上次一样给我们鱼和面包吧，真好吃呀！

别瞎说！你这个亵渎神灵的家伙！

安静！跪下来，他做手势让咱们跪下来，得祈祷！

坟墓在哪儿？

哎呀，那边！

噢，看呀！他让掀开墓穴的盖板呢！

噢，好大的石板！

肃静！

跪下，跪下！快点！所有人都得跪下！

我不，我就不跪，因为我不相信！

肃静！

让我看看！

不行！下来！从椅子上下来！

就不！让我在上面，我要看嘛！

见鬼！快看！他们把石板抬起来啦，死人就在里边呢，拉撒路都臭啦！呵，这个臭哇！

妈呀！

什么呀？

肃静！

让我看看！

都爬满蛆了！真恶心！这家伙死了至少一个月，都烂啦！噢，那些坏蛋可坑苦他啦！开玩笑！这回不灵喽，真可怜！

肯定不行，他做不成啦！得是好人才能起死回生！他都烂了，开玩笑！那些该死的家伙！他们告诉他才死了三天！至少有一个

月！栽啦！可怜的耶稣！

要我说，他照样能成！他是个圣人，过了一个月尸体臭了也照样能成！

我说他成不了！

你敢打赌吗？

打！两块钱！三块钱！十块钱！你想赌多少吧！

我先拿着钱？你信得过吗？信得过！好，大伙看着啦，我先拿着这些钱了！

嘿，注意！都赶紧跪下！肃静！

干什么？

祈祷啦！

安静啦！

咳，拉撒路，站起来吧！

噢，他可以这么说，这么唱，可是出来的只能是他那满身的蛆！……还想站起来！

肃静！起来啦！跪下啦！

谁？耶稣？

不是，是拉撒路！见鬼！看呀！

什么？不可能！

让我看看！

噢，看呀！走，走，站，走，走，摔着啦！起来！起来！站起来啦！

奇迹！唉呀！真是奇迹！耶稣，你这个神奇的造物，我原先还不相信你呢！

好样的！耶稣！

你赢了！钱在这里！喂！别想耍滑！

耶稣！好样的！

我的钱包！有人偷我的钱包啦！小偷！

好样的，耶稣！

小偷！

好样的，耶稣！耶稣，好样的！……小偷！

现在轮到**博尼法乔八世**，就是那个但丁时代的教皇。但丁是很了解他的，对他恨之入骨，还没等他死就把他打入地狱里去了。但丁憎恨的另外一个人就是方济各派教士雅克波内·达·托迪，用当今的话说，就是贫穷修会的极端主义分子。这个教士跟所有贫苦农民运动有关，特别是他那个地区的农民，敢于蔑视博尼法乔八世颁布的滥用职权的法律，说他是个抢劫犯，编成歌子到处唱："啊！博尼法乔，你让教会沦落成为婊子！"博尼法乔对他十分恼火，等待机会对他下手。而这位教士同时也是个表演的天才，教皇把他抓到牢里，强迫他伸开双臂并拢双腿坐着，一坐就是五年，坐在自己拉出的粪便中。听说五年过去之后，教皇驾崩才受特赦出狱，这个还年纪轻轻的教士连走路都不会了：总是窝成直角。又过了一年半，他也死了，人们试图把他拉直了好放进棺材。根本就不行！每次刚一把他拽直溜……唉……又回到了原先那副模样了。最后，大伙也都烦了，索性就把他给坐着埋了。

总而言之，仇恨教皇的不止一个人：在圣方济各之前有一个叫焦阿齐诺·达·费奥莱的，可以说是所有反对教会派的鼻祖。他就曾经说过大意如下的话："假如我们要给耶稣的教会以尊严，我们就得摧毁教会！罗马这个畜牲，可怕的畜牲！而要摧毁教堂，不能只推倒墙壁、房顶、钟楼，而要摧毁它的统治，教皇、主教和红衣主教们的统治！"这话有些激进，他的态度就是激进。于是，他那个时候的教皇就立刻派了上百名士兵去他所在的山里找他。由于一个奸细的报告，找到了他的山洞，不过，他们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死了：身子还热乎着呢，可是人已经死了。他在他们到来两分钟之前死了，不知道是因为看见那么多士兵给吓死的，还是故意作对要气气他们。我认为是这样的：焦阿齐诺·达·费奥

莱是个坏心眼儿，心眼非常的坏。

这是一幅博尼法乔八世的画像（照片Ⅶ），非常现实主义的。大家看，他拿塞嘉莱洛·达·帕尔马教士当椅子坐。塞嘉莱洛·达·帕尔马教士属于所谓麻袋片派，因为他们身穿麻袋片。这是一种极端主义，用现代语言讲，是彼此对立的两派极端主义者。

当椅子让人坐的极端主义者，就是想让教皇和教会贫穷，特别贫穷，把一切都交给最卑贱的人。“教会的尊严，”塞嘉莱洛说，“就是以穷人的尊严为基础的。”

当你教会内部有一个可怜的人饿死，你就是一个不能以生命为荣耀的教会了。说起来，塞嘉莱洛的外号是塞嘉雷罗：就是那种绝对纯洁的，因为人们从来没有看见他找女人。这个塞嘉雷罗到处游说，去挑唆农民：“嗨，你们，在干什么呢，玩耍吗？不会！



照片Ⅶ 《博尼法乔八世》（十四世纪）

锄地呢？干活！土地是谁的呢？你们的？不，不是！为什么？你们凭什么种别人的土地？……那你们种地有利益吗？什么利益?!就是这么低的百分比?!剩下的都给了主人啦？什么主人？土地的主人？啊……有土地的主人？你们真的相信圣经里说的把土地给了他们？……傻瓜！笨蛋！土地是你们的！你们让他们骗了！然后他们又让你们来种。土地是种地的人的，明白吗？”

想想看，在中世纪，到处去宣传一些道理：土地归劳动者！今天看真是发疯了，更何况在中世纪！结果，他和他的同伙麻袋片们很快就被人抓住，受了极刑。

只有一个人逃生，那人叫多奇诺修士，他在老家，在维伽里一带。他明明看到有多大的风险，偏偏不肯在家里老老实实悄悄地待着，还到处去煽动农民，当那种江湖说客。他到处讲：“农民们……土地是你自己的！……你们这些傻瓜笨蛋！土地是属于种地人的……”维伽里的农民们，也许是因为他讲的是当地方言，他们更能理解一些，就看看他，说：“唉……多奇诺修士真是疯了！可是他说的话一点不傻！这个土地，我也想自己占有啊！……不，土地还算地主老爷的，可这收成该我留着！”自从那天以后，每逢有催租子的人来，就挨大家的石头。后来，人们就撕毁了契约，说那是“欺辱”。中世纪把农民和地主老爷联系在一起的契约就叫“欺辱”。于是人们开始明白一些细微之处：“契约……不就是农民和地主之间的一份合同。好吧，把这份合同撕毁了！”不过，他们知道不能单枪匹马抵抗，需要扩大联盟，这样才更有力量，便联合了小手工业者和靠薪水养家的人，这就是中世纪的大多数人。他们组织起来，成立了“百姓公社”。

我们了解的历史上的这种百姓公社是组织的中心，有其信仰。这种信仰在整个意大利，从西西里到威尼托，到处都有。我们在家里放吃的东西的橱柜就是“信仰”，这个词的动词就是“相信”。信仰就是共同相信。所以说，共同体这种东西始于六世纪。我们

查有其证的最初的“信仰”就是圣安布洛郊的共同体，是一个巨大的“橱柜”，里面按类分仓，有很多特殊木制的开口，里面保存足够共同体在饥荒时候食用的麦子。在维伽里，人们不等闹饥荒就把物资分配掉：所有人集会，按照每人的需要进行分配。请注意，是按需分配，不是按劳分配。

这种百姓自治的方式使老爷们很反感，特别是那些感到自己的土地被“掠夺”了的地主们。有一个蒙费拉托伯爵出面组织清剿，带着他的打手们抓了上百名农民，剁了他们的手脚。这成了流行病，在英国，两百年前，豪绅们也对农民做了类似的镇压。被剁下的手脚给驮在驴背上，把驴赶到维伽里，好让百姓公社明白他们做得实在太放肆，太傲慢了。

当公社社员们看到自己的兄弟只剩下没有四肢的一段肉轱辘时，谁也没有哭。他们连夜动身，出其不意地赶到诺瓦拉，来了一个十足的大屠杀，杀死了那些豪绅的打手，并且说服当地百姓造反，也组织起自己的公社来。于是，一场风暴席卷大地，整个意大利北部，奥莱礁，彭比亚，逖启诺城堡，阿罗纳，马乔列湖，多莫多索拉，玫瑰峰，奥特拉湖，瓦塞里亚，瓦拉洛，马斯特罗内谷，依佛莱亚，别蓝，阿莱桑德里亚等地，半个伦巴底和皮埃蒙特都造反了。公爵和伯爵们不知所措，连忙派人到罗马，使者大叫着来到教皇面前：“救命啊！救命！……看在上帝的分上，你救救我们吧……”算这些北方豪绅运气好，当时第五次十字军远征部队正在布林的西准备登船（我们都不知道那次十字军远征，因为它是悄悄进行的，好多第四次十字军远征的业绩都是拿第五次的成果充数的）。教皇对十字军将士们说：“对不起，请留步，我错了：异教徒不是地中海彼岸上的那些人，是北边那些！他们在伦巴底，打扮成造反农民。快快出发吧！”八千人马都是德国人啊，一路急行军来到伦巴底，他们联合了维斯康蒂公爵、蒙德罗内公爵、陶里亚尼公爵、波罗梅奥公爵、蒙费拉托伯爵，还有刚刚起家的萨沃亚家族的势力，开始了极其残酷

的大镇压。他们把别蓝的三千百姓公社社员堵在一个山上，无论男女老少格杀勿论，一口气杀死了所有的人，并且一把火把他们都烧掉，真惨啊！

我这么大致讲述出来的故事在学校的教科书上只字不提，这是自然的。换句话说：谁组织文化？谁决定教些什么？谁对封锁某些消息感兴趣？老爷们，资产阶级。只要可能，他们就尽量继续做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大家想象一下，能让这些疯子大谈在十四世纪里在特兰托、伦巴底和皮埃蒙特发生过真正的革命，那时的公社能够做到人人平等、彼此互爱，不相互剥削吗？学校里的孩子们一定要举手高呼："多奇诺修士万岁！打倒教皇！"这可不行，上帝啊，这可不行！

当然，我有所夸张，因为事实上在某些传统悠久的学校里（比如我儿子上的学校），在后来的某些教科书里有所记载。只有在书页的下边的注解里，是这么写的：（背诵）"多奇诺修士于一三〇六年与其情妇一起被烧死。"明白吗？孩子们学到的是多奇诺因为搞情妇而被处死！

现在我来演**博尼法乔八世**。开始是很古老的礼仪里的一段唱，是卡塔拉诺，就是皮莱内地区的礼仪。教皇在唱诗时要穿上重要的礼服。这位博尼法乔八世有一个癖好，就是让人把修士们的舌头钉在某些城市贵族的家门口。这些修士是贫穷理想主义者，而且跟其他反教会运动有关系，总是到处讲豪绅们的坏话。于是教皇就抓他们，唰！（做着把舌头钉在门上的动作）。不是他本人，他怕见血。他专门有人来干这类事……他才不集权呢！

还有一段关于他的轶事，以便了解其人。那是一三〇一年的神圣星期五的狂欢节，罗马举行宗教游行。有一支反教会的队伍借着礼仪唱诗来辱骂教皇。他们唱到："耶稣基督是个可怜虫，到处周游却没披风；可某人不仅有披风，而且还镶满贵重宝石。某人坐在黄金宝座上，而耶稣只能赤脚走路。耶稣，你是上帝，为

了人类才来到世上。可有人不是人，倒装成万能之父，当上帝坐在轿上……”

糟糕！这个博尼法乔还挺敏感！他心想：“想跟我过不去？啊？看我怎么对付他们！”他也在星期五组织一支游行队伍：招揽了一些妓女和一些良家妇女，因为她们往往是一码事；还有些主教和红衣主教，真可以说是一群乌合之众。其实欧洲各国王宫里都丑闻百出，据新闻报道说英国的亨利三世就是一个打嗝大王。

据说，在宴会上，为了让他的一些男爵开心，他打了一个嗝，竟然熄灭了远隔三米的一支蜡烛，可我不相信。有人甚至说，他能够朝墙壁打一个大嗝（模仿），一下子熄灭所有的蜡烛……这是英国的幽默，我们还无法品味那些细微之处，还只能满足这点。

八、博尼法乔八世

〔艺人扮演博尼法乔八世。模仿他祈祷的动作并歌唱：

最后审判那一天，
万物之主把身现。
永恒之主耶和华，
天国下到人世间。
凡人肉身没两样，
到了最后那一天……

〔突然中止，朝着想象中的辅祭示意让拿来皇冠。又接着唱起来：

那天永远不会来，
一个标志会出现……

（模仿从头上摘掉皇冠）噢！这顶帽子真沉死了！不不，……我得步行，我……（模仿抓了另外一顶帽子）唉，这样就好多了……（模仿把帽子戴上，又继续接着唱）

最后审判那一天……

（打断）镜子……（模仿对着镜子端详）戴歪了！……手套！（模仿一边戴手套一边继续唱）

那天永远不会来，

一个标志会出现……

（下令）披风！……我的大披风！（模仿接过一件又大又沉的披风来）

最后审判那一天，

那个人他会出现……

哎呀，这东西可沉死啦！……（试图把它披到双肩上，招呼手下来帮忙）

万物之主要出现……

你们一块儿来呀！走哇……（放慢速度唱）咳！你们倒是卖力气呀！怎么啦？……还得唱呀！什么都靠我一个？……唱……托着……托着我的披风！……戴上帽子，走哇！站住！重来！（朝着想象中的辅祭）你，唱啊！你，第一声部！（模仿给起头）

创造万物的主……

（用头部的晃动打拍子）

永恒的主会到来……

第二声部（朝着想象中的另一个辅祭）

凡人肉身没两样……

第三声部（朝着想象中的原来的辅祭）

天国下到人世间……

（中止，泄气）你跑调啦！咱们一起合唱！（挑高调子，突然止住）

最后审判那一天，

谁踩了我的披风啦？（恼羞成怒地转过身子）是你？啊！？跑调的家伙！我揪着你的舌头把你给提起来！该死的！你甭唱了，拉倒吧！……咱们直接来哈利路亚那部分（中断，有疑问）你连什么是哈利路亚也不知道？……哈利路亚就是用声音打卷卷儿……来……

最后审判那一天，

万物之主把身现……

（用柔和的颤音唱着，拽拽披风……唱得喘不过气了）哎呀，当教皇

真是苦啊！（再最后一次披好披风）

永恒之主会降临，

天国下到人世间……

（朝着想象中的辅祭）戒指！（提高声调）戒指！（边唱边往手上戴戒指，戴好之后欣赏着，同时还唱着）真是光彩夺目啊！（吩咐手下）再来一个！……噢，这个太大，是戴在大拇指上的。（把戒指戴在大拇指上，继续唱）

天国下到人世间……

棒子！（喊起来）棒子！……不是那个打人的棒子，是那个大火把（比划着螺旋形，继续唱）

天国下到人世间……

准备好了吗？咱们走吧，唉？一起走啦！别推呀，该死的！你想看着我摔个满脸泥呀！你注意点儿，跑调大王！咱们一起开始，一，二，哈利路亚！（唱）

孩子生不出来咯，

在母腹里喊叫哟，

受到审判的罪人哟，

请求上帝原谅哟……

我唱得多好啊！你们，你们都上哪儿去？你们算哪边儿的？……这么多人都去哪儿？……你们都把我甩了？我是教皇博尼法乔！我不是拉车的！

谁？那个背十字架的人是谁？……耶稣？哦，耶稣！耶稣基督！

看啊，看啊！天啊！……瞧把他给糟蹋的！……该死的！现在我明白为什么叫可怜的耶稣……噢……天啊，哦……我头晕眼花……我一看见这些东西就难受……（模仿跟一个看法不同的辅祭对

话）你说最好到跟前去看？……让大伙看看我多么善良，让人看看我帮着耶稣扛十字架？所有人就都鼓掌，说："多么好心啊，这个博尼法乔！"……对呀，咱们满足一下这些头脑简单的人！走！（模仿脱掉累赘的衣服）你拿着！披风……棒子……好多啦，咱们走！你不相信我？我的腿直打颤……耶稣，怎么样？……耶稣，你不认识我？我是博尼法乔，博尼法乔，是教皇啊！走吧……我是牧羊人，是彼得的继承人……你不认识我？啊，是因为这顶帽子！……那是因为下雨……（朝辅祭命令）你过来给我把这些玩艺儿都去掉……戒指！……别让他看见我的戒指！（模仿摘掉所有豪华装饰物）别让人看见那些光闪闪的东西……他可真是死脑筋啊！原始派！……去掉！鞋子也脱掉！……我要让人看看我是打赤脚的！……走啊……再给我点什么东西，把我弄脏一点……对，一把泥抹在脸上。（往脸上抹泥巴）来吧，全都弄得脏兮兮的。你喜欢这副模样？你喜欢什么？疯啦！（对耶稣）你现在认识我啦？我是你的儿子……卑贱的……让人可怜的……耶稣，看啊……我跪在你面前……我从来不下跪，都是他们给我下跪……耶稣，耶稣……你听我说啊！什么？我跟你说话，你还不理我！天啊！多少有点教养，好吗！我是说……（突然中止，好像耶稣不让他讲）我？……我……你说什么？我杀死修士？……我让他们受苦？不对，不是真的！是他们使坏！那些人到处瞎说，纯属嫉妒……他……（激动地指着耶稣）也说你坏话！亲爱的，可是我根本不相信他们！你知道，他们心肠坏着呢……（绝望地跪下）耶稣，耶稣！看着我的眼睛，我爱你啊！……对修士呐？不，不对，我爱他们，我一直都爱那些修士……（转身对辅祭命令）给我带一个修士来！快点！（对耶稣）我爱他……（对辅祭）上哪儿找修士去？上监狱呀！那儿装得满满的都是吗！（对耶稣）耶稣……耶稣……你看……一个修士……多好啊……（模仿上前跟修士拥抱，但立刻厌恶地转过头去）真臭死了！……（对耶稣）耶稣，你让我来帮你扛十字架吧！我挺结

实，你累了……我习惯，我是一头牛……我整天扛着一种披风！给我……一边去，臭小子！

（模仿赶走穷人，取代他的位置）我来帮助你……不，不，不累……别推……耶稣……（被狠狠踩了一脚，一下蹿出老远）耶稣！！你踩我一脚?！……我是博尼法乔！是教皇！好啊！……这个出身下贱的家伙……你爸要是知道……该死的！蠢驴的头子！你听着，我不怕告诉你，我愿意看着你给钉在十字架上！我今天就想发发酒疯，放肆一场！我要跳舞……要搞娘们儿……因为我是博尼法乔！我是教皇！……来呀，披风，帽子，戒指，棒子，都给我拿来，看看它们多么闪闪发光！我是博尼法乔！是教皇！唱啊！（胜利地大声唱着走去）

最后审判那一天，
万物之主把身现，
永恒之主耶和华，
天国下到人世间。
凡人肉身没两样，
……

九、疯子与死者

〔在一家小店里，一些游手好闲的人在跟一个疯子玩扑克。

疯子 *马*胜*驴*，*贞女*胜*邪恶*，我赢了。啊，啊！你们一直说我是该煺毛的鸡。现在怎么样，怎么看这只鸡啊？（发牌）

甲 还没打完这一场呢……你先等等再唱吧！

疯子 不，我不仅唱，还要跳呢！噢，这牌真好哇！晚上好，陛下，*国王*陛下，您去摘下我那个杂种朋友的*皇冠*，不介意吧？（甩牌）

乙 啊，你的*国王*完蛋啦，因为碰上了我的*皇帝*！

疯子 噢，看着，*皇帝*也拿我没法子：我还有这张哪！（扭了一下身子，坐到桌子上）我这张*杀手*把*皇帝*像宰猪一样给干掉啦！

甲 我抓住你的*杀手*，我有*上尉*！

疯子 我这儿有*战争*，你的*上尉*得立刻出发！

乙 我有*灾害*，霍乱和鼠疫，*战争*得结束啦。

疯子 那你就快打伞，我这里*暴风雨*发洪水……（喝了一口壶里的酒，喷到所有人的身上）

甲 噢，该死的疯子，你疯啦！

疯子 对，我是疯子，你们都叫我疯子，我就是疯子……我发一场洪水，*什么瘟疫*都得卷铺盖滚蛋！

女店主 你们别在这里瞎吵吵啦！因为隔壁有人要摆台子开饭啦。

疯子 谁呀？

女店主 不认识……在恩玛努斯，在我的店里从来没有见过他们。

他们叫什么门徒……

乙 啊！是那十二个人，他们总跟着那个拿撒勒人。

疯子 对了，是耶稣！那个坐在中间的就是他，看啊……我看他挺可爱的！噢，拿撒勒的耶稣，你好啊！胃口好！看见了吗？他冲我挤了挤眼睛……真可爱呀！

丙 十二加一等于十三……哟，他们十三个人上桌吃饭，不吉利呀！

疯子 噢，真是傻了！我来念念咒语，把他们的晦气赶走。（唱）十三个人吃晚饭，厄运不会来，我摸摸这个屁股蛋，魔鬼好乖乖！（摸了摸女店主的屁股）

女店主 你老实点！疯子！你差点让我把这盆开水给洒了！

甲 开水？他们要开水干什么？

女店主 好象是要洗脚。

乙 吃饭之前洗脚？嘿，真是发疯！疯子，你该跟他们一拨儿，他们正好是你的伙伴。

疯子 你说的！言之有理！这把牌我赢了，用你们输给我的钱，可以去那边付了他们喝的所有酒钱……你们不许来，你们不能和疯子在一起，因为你们是婊子和小偷的儿子！

〔他们换他的牌。

丙 玩啊，玩啊，我正上瘾，想享受一下你赢的滋味。

疯子 说起小偷，我牌里那张*疯子*哪儿去了？

乙 你们立马给他一面镜子，让他欣赏欣赏：你一下就能看见疯子的模样啦……

甲 玩啊，别耽误功夫！（出牌）*宝剑骑士!*

乙 *大棒女王。*

疯子 *女巫*牵着羊。

丙 无辜的*孩子*。

甲 万能的*上帝*。

疯子 *正义* 和*智慧* 。

乙 *滑头* 和*律师*。

丙 *刽子手* 和*吊死鬼*。

疯子 *教皇* 和*女教皇*。

甲 *神甫* 做弥撒。

乙 快乐的*生活*。

丙 黑白*二死鬼*。

乙 你没有牌了！亲爱的疯子，你输了！

疯子 不可能！我怎么输了？

甲 你怎么输了？你没有本事玩，我亲爱的笨蛋疯子！现在，该你掏钱啦，把钱交出来吧！

疯子 你们把我扒光了！……不对，我觉得我中间有一张*死亡*，我记得……

〔后面出现一个死者：一个面色苍白、双眼漆黑的女死鬼。

乙 妈呀！……那是谁？

〔疯子转向死者。同时数着钱。

丙 女巫！……女鬼！

〔众人都吓得连忙逃走，只有疯子没有走。

疯子 对，*死亡*！正巧……我也有过这张牌！噢，真冷！你们都上哪儿去了？我怎么从骨头里面冷啊！关上门！（差一点撞到女

鬼）好好的！都关着呢。这股寒气从哪儿来的？（看见女鬼）你好！晚上好！……晚安！夫人，请允许……（起身要走）我的朋友都走了……（把线忘在了桌上）您找什么人吗？

女店主 在隔壁那间屋里伺候门徒们吃饭和打水洗脚呢。您要是想去就别客气了！哎呀，我的上下牙直打战！

女鬼 不，谢谢，我喜欢在这儿等着。

疯子 好啊，您要是想坐，就坐这把椅子吧，还热乎着呢，我给捂热的。对不起，夫人，我现在就近看，觉得好像上次见过您。

女鬼 不可能！我是那种一个人一辈子只见一次面的人。

疯子 是吗？只见一次？还有外地口音，似乎是托斯卡纳口音。不是？是费拉拉？罗马涅？特莱维索？西西里？克雷莫纳？都不是？那是络地人？甭管怎么说，夫人，恕我直言，您脸色比起我上次见您时可是太苍白了。

女鬼 你说我脸色苍白？

疯子 是，我希望没有冒犯您。

女鬼 不，我是特别苍白。苍白是我的天然色彩。

疯子 天然苍白？啊，我说您像谁呢！您像牌上画的人物。

女鬼 对了！我就是*死亡*！

疯子 死亡？您就是死亡？！噢，看这事凑的！死亡！……好！您好，死亡！……很荣幸，我叫马塔佐内。

女鬼 我叫你害怕吗？

疯子 我害怕？不，我是疯子，谁都知道塔罗牌里的*疯子*不怕*死亡*。而且，恰恰相反，*疯子*到处寻找*死亡*，想娶她为妻呢，所以旁边常常放的是*爱情*！

女鬼 如果你不害怕，你的腿为什么这么抖啊！

疯子 腿？因为这条腿不是我的。我的真腿在一次战争中失去了，我当时就装了刚死的一个上尉的一条腿，他这条腿一看见壁

虎尾巴动弹就发抖。我锯下他的腿自己装上了，真是看不起他！你瞧，一看就知道不是我的，稍稍地长了一点儿，弄的我有点瘸。噢！行了！（对那条上尉的腿说）在一位如此尊贵的夫人面前不该这么害怕……壮壮胆儿，咱们走吧！

女鬼 你说我如此尊贵，真是好人！

疯子 哦，我可不是讲客套，请您相信。我发誓，您对于我就是尊贵的，而且是可爱的！我很高兴您来找我，我喜欢您，我愿意为您掏酒钱，如果您肯赏光的话！

女鬼 很愿意！你说你喜欢我？

疯子 当然！我喜欢您，您身上的菊花香味，您脸色的苍白，我们这里讲究："雪白的女人做爱没够"。

女鬼 哦，你让我害羞了，你真是个疯子啊，世上从没有人让我脸上发红过。

疯子 发红是因为您是贞女，是纯洁的！您确实拥抱过很多男人，可是都只拥抱一次……他们那些人没有一个配跟您一起睡觉，也没有一个真心实意地爱您，尊重您！

女鬼 真的！没有一个人尊重我！

疯子 因为您太谦虚，虽然您是一位女王，却既不吹喇叭，又不敲鼓，没有任何人宣布您的到来……您是世界的女王！为了您的健康！女王！

女鬼 为死亡而干杯？我真猜不出你是疯子，还是诗人。

疯子 都是，因为每个诗人都是疯子，反过来也一样。喝吧，小白脸，酒会给你的脸上些颜色。

女鬼 噢，真好喝！

疯子 怎么能不好喝呢！这就是隔壁拿撒勒人正在喝的酒！他对酒可内行呢！

女鬼 拿撒勒人在他们中间吗？

疯子 中间那个年轻的就是，眼睛又大又亮的那个！

女鬼　噢，真是个漂亮温柔的男人！

疯子　对，是个漂亮男人，可您别让我吃醋啊！您不会撇下我一个去找他吧？……我真是要哭了。

女鬼　你想哄我，啊，你这个滑头！（摘去黑头纱）

疯子　我哄您？哄一个既不隶属于教皇又不受皇帝管的夫人？（女鬼露出一头金发）。噢，您这头发真漂亮啊！我愿摘下全地球的鲜花放在您身上，然后我自己也扑到花丛里，在鲜花中间找您，把您的一切都脱掉！

女鬼　你这些话让我发热，我亲爱的疯子，很遗憾，我真愿意和你在一起，愿意把你带走。

疯子　那您不是冲我来的吗？您不把我带走？啊！您不带走我？我以为您……这太可笑了！这个误会让我很高兴……

女鬼　啊，我现在知道你是虚伪的、是骗子，你用甜言蜜语哄我，好让我善待你，你是怕死……我就是死亡！

疯子　您没有明白，我的小白脸，我高兴是因为您不是为利益而来找我，您留下来跟我一起不是让我断气的职业需要、而只是因为您喜欢我，不对吗？我可爱吗？告诉我，小白脸！怎么啦？您的眼里流泪滴了？这可严重了！死亡哭了！我冒犯您了吗？

女鬼　不，你没冒犯我，只是打动了我的心，我为这个温柔的耶稣而伤心，我要带走的是他。

疯子　啊，您是为他来的？为耶稣来的？嗨，真遗憾，这个人还年轻，一脸的慈善。你为什么要带他走呀？胃病？心脏病？肺病？

女鬼　十字架病！

疯子　十字架病？他要给钉死？哦，可怜的耶稣！他不能叫个不那么走运的名字吗？听着，小白脸，行行好吧！让我去告诉他，你在这儿准备你的可怕的刑罚。

女鬼 用不着你告诉，他一生下来就知道明天要死在十字架上。

疯子 他知道还在那儿踏踏实实地讲话？还跟他的同伴们说说笑笑？哦，他也疯了，比我还疯！

女鬼 你说说，一个特别爱人的人，甚至爱那些把他送上十字架的人，爱那个出卖他的犹大的人，能不是疯子吗？

疯子 啊？是犹大？就是那个坐在桌子角上的人？我敢打赌，那副样子就一定是犹大！你让我过去扇他两个耳光子！这个贱货，我吐他一脸唾沫！

女鬼 算啦，不值得！等时候到了，所有的人都要往他脸上吐唾沫，都会扭头不理他！

疯子 所有人？也有彼得吗？

女鬼 他是第一个，而且连着三次。你来，别想这些事了，你还是给我倒酒吧！我愿意喝醉了，好不那么伤心。

疯子 说得有理，还是开心的死亡好！来吧，咱们喝吧。小白脸你来，咱们开心开心！脱掉你这披风，我想看看你这月色的胳膊……哦，真漂亮啊！你再把衣服扣子解开，我想看看你那两个像月亮女神一样的银色的乳房！

女鬼 不行，求求你了，我可是小姐，是少女啊！我害臊，没有一个男人见过我赤身裸体的样子！

疯子 我不是个男人，我是疯子，死亡跟像我这样的疯子做爱不是罪过。别害怕，我把所有灯都给熄了，就留下一个。咱们一起跳跳舞，我来教你，我想让你唱唱爱的叹息和埋怨！

十、玛利亚得知噩耗

〔玛利亚在乔万娜陪伴下在路上走着，遇见了安美莲。

安美莲　你好，玛利亚……你好，乔万娜。

玛利亚　你好，安美莲，你是去买菜吗？

安美莲　不是，我今天早上已经买过了……我要告诉你一件事，乔万娜。

乔万娜　告诉我吧。等一下，夫人。

〔两人走到一边，激动地谈论着。

玛利亚　这些人都怎么啦？发生什么事了？

乔万娜　肯定是有人结婚……

安美莲　是的，我现在就得到那儿去。

玛利亚　噢，咱们也去看看，乔万娜，我喜欢看人结婚。新娘子漂亮吗？谁是新郎呀？

乔万娜　不知道，好像是一个外地人。

安美莲　走吧，玛利亚，别在这儿为什么结婚耽误时间……咱回家去，把水坐在火上，好煮汤啊。

玛利亚　等一下，你们听，有人在骂人！

乔万娜　噢，那是高兴的！

玛利亚　不对，我觉得他们是生气了，他们在喊什么："巫师"……我听清楚了，你们听，还在反复地喊呢。他们是跟谁过不去呀？

乔万娜 我想起来了，不是为结婚喊的，而是因为发现那个人夜里跟一只羊跳舞，原来他是个魔鬼。

玛利亚 所以说他是巫师？

乔万娜 对，一定是为了那事。咱们别晚了，玛利亚，回家去吧，那事不值得看，看了得闹眼。

玛利亚 那个人头上露出一个十字架！不对，又露出来两个十字架！

乔万娜 那是两个小偷。

玛利亚 可怜的人啊……三个人都给钉在十字架上……他们的妈妈会怎么样啊！这个可怜的女人说不定还不知道儿子要被杀死呢。

〔马妲莱娜疾步跑来。

马妲莱娜 玛利亚！噢，玛利亚……你的儿子耶稣……

乔万娜 对了，对了，她已经知道了……（小声地对她说）你别说话呀！

玛利亚 我知道什么呀？我儿子怎么啦？

乔万娜 没什么……他能有什么事啊，圣洁的女人，只不过……啊，他没告诉你吗？瞧我这健忘劲儿……我才想起来，你儿子跟我说中午不回家吃饭啦，因为他还有一大堆事呢。

玛利亚 你跑来就是要告诉我这个吗？

马妲莱娜 是这个事，夫人。

玛利亚 哎哟，瞧你风风火火那个样子，好闺女，我都害怕是……担心是什么灾祸临头……咱们有时候真是傻呀，这些当妈妈的人呀！为一点事就担惊受怕！

乔万娜 是啊，看她这个疯丫头，急急忙忙跑来就是为了通知这点小事。

玛利亚 好啦，乔万娜，别又冲她喊啦……说到底，还不是乐意做些好事嘛。谢谢你，好闺女。你叫什么名字？我好像认识你。

马妲莱娜 我叫马妲莱娜。

玛利亚 马妲莱娜？那个？那个……

乔万娜 是她，那个名妓！咱走吧，玛利亚，回家吧。最好别再看见不舒服的人了。

马妲莱娜 可是我不再干那行当了。

乔万娜 那是找不到好勾搭的人了……走吧，走吧，不要脸的人。

玛利亚 别，别轰她走，这个可怜的闺女……如果我儿子耶稣这么信任她，让她捎口信来，说明已经对她下了结论了，对吗？

马妲莱娜 现在就宣判了……

乔万娜 你就相信她吧，问题是你儿子心太好，动不动就同情人，同情所有人，还让人家骗了！身边老是跟着一群人，又没工作又没手艺、整天挨饿的人，倒霉蛋，婊子……跟她一样的家伙们。

玛利亚 你说这话可不好啊，乔万娜！他，我的儿子，他总是为他们说话，什么事都为他们着想，这些迷途的可怜的人，他来到世上就是为了带给他们希望。

乔万娜 对，可你不明白，这么做没有任何作用呀！让人家背后说……城里那些大家豪门的人，骑士和他们的女人，大夫，绅士……他们说就凭他的好心、学问和能耐，应该和他们在一起，非常光彩体面，有什么需要都有人帮忙。他就不，偏偏要跟粗鲁无赖的土包子们站在一起！跟富豪权贵们对立！

玛利亚 你们听，他们在喊叫，在大笑……可是那几个十字架看不见了。

乔万娜 没法儿不说那些神甫和高级教士们……他们谁都不宽恕。

玛利亚 看，十字架又起来了！

乔万娜 那些家伙，终有一天要让他们得报应！他们害他！

玛利亚 害我儿子？为什么？他这么善良，只是为所有人做好事，包括那些没有求他帮助的人！大家都爱他啊！听……他们又狂笑起来了……有一个人摔到地上了……大家都爱我的儿子……不是吗？

马妲莱娜 是的，我也爱他！

乔万娜 哦，大家都了解他，知道你爱他，玛利亚的儿子。

马妲莱娜 我对他的爱不同于对兄弟的爱！现在……

乔万娜 现在？为什么不是原先？那么……

玛利亚 乔万娜，别折磨她了，这个闺女……她怎么你了？你没看到她现在多么痛悔？他们怎么这么喊叫不休？就算是她，这个姑娘爱上他，就像普通女人爱她们喜欢的男人……不行吗？我的儿子除了是上帝，不也是一个男人？一个有眼睛，有手，有脚的男人，也有痛苦和欢乐！反正要我儿子自己做决定……他知道该做什么，到了时候，他也要结婚娶媳妇。他挑中的人，我会像待自己女儿一样爱她。我希望那一天早点到来……他已经满三十岁，该成家立业啦……哎呀，这吵吵嚷嚷真不好！这十字架真黑呀！……我真喜欢家里有个小孙子……跟他玩……哄他睡……惯他毛病……给他讲故事，讲那些总是大团圆结局的开心的故事！

乔万娜 好了，别再梦想了……玛利亚，咱走吧！老是这么慢慢腾腾的，咱们到晚上也回不了家！

玛利亚 我不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的心里揪得慌……我得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乔万娜 不，别去！这些事，看了难受！你看了会一天都心里难受！这样你儿子也不会高兴，他也许早就在家里等你……他一定饿了。

玛利亚　可他让人捎信儿来说他不回家！

乔万娜　也许他又改变主意了。你知道，孩子们都是这样的。你在家等着，他不回来；你说他不回来，他倒回来啦！所以还是有备无患，火上总得有吃的……

玛利亚　对，有道理……咱走吧，你也来吗？马姐莱娜，一起来吃一顿饭？

马姐莱娜　愿意，如果不给你们添麻烦的话！

〔维罗尼卡上。

玛利亚　那个女人怎么了？她手上那块手绢沾满了血！噢，好女人呀，你怎么啦？

维罗尼卡　不，不是我的……是一个被宣判要钉在十字架上的人的，就是他们叫嚷着说他是巫师的那个，可他是圣人啊！我从他温柔的眼睛看得出来，他肯定是圣人！他满脸的血，我给他擦了……

玛利亚　哦，好心的女人！

维罗尼卡　这块手绢，也是一个奇迹……他给我留下了他的形象，好像他的画像一样！

玛利亚　让我看看！

乔万娜　别太好奇了，玛利亚，不好啊。

玛利亚　可我不是好奇，我觉得我应该看看。

维罗尼卡　好的，我给你看，不过你要先划一个十字……对了，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

玛利亚　我的儿子！哦，是我的儿子！我的！（绝望地朝外面跑去）

乔万娜　你看你做了些什么！你这个好心的女人！

维罗尼卡　可我不知道她就是他的妈妈……是他的……

十一、十字架下的疯子

〔舞台上有疯子、士兵和四个架子工。他们在耶稣身后铺了一块白色床单布，给他扒掉衣服。

疯子 女人们！嘿，爱上耶稣的女人们，来呀，快擦亮你们的眼睛……快来看啊，你们心爱的人给扒光了衣服，多漂亮啊！两块钱看一眼，快来呀，女人们！噢，真值得买呀！都说他是上帝的儿子，可我觉得他跟凡人没有什么两样，一样嘛！两块钱！女人们，来看呀！没有人愿意花两块钱得到这份满足吗？好吧，今天是节日，我乐意吃亏！你过来，我让你免费观看！……瞧你还装什么蒜呀！……来吧！机不可失！你不就是那个女人，深深爱上他的马妲莱娜，找不到披风或者手巾，就用自己的头发给他擦脚吗？好，那就对不起了。现在，按照法律，我们得给他捂上那个罪过的地方……罩上一块小兜布，好让他像一个芭蕾演员！丑角头儿准备好了吗？拉幕，开场！第一场，上帝的儿子，头戴皇冠的伟大骑士，骑上一匹马，一匹木马，好围着决斗场转！为了不让他摔到地上，我们把他钉在鞍子上……手和脚都钉住！

架工头 别在那儿当丑角了，过来帮我们一把！你把他两只手腕子捆了，让他直溜溜的……不过手心要松着，我们好往上钉钉子。我来钉右边，你……

架工甲 我钉另一边。把钉子扔给我，锤子我有。

架工乙 哎呀，这破钉子！我打赌，钉七锤子，我一定就能把钉子全钉进去！

架工甲 我六锤子就能钉进去，咱们赌一把？

架工乙 行！你们俩躲开点，我们给这个天使装翅膀！好让他飞到天国伊甸园去！

架工丙 咱们一起拽着，一起来……我说过，慢点儿……骑士得待在马鞍子中间，再往我这边来一点……好了，正好就在打好的洞洞上……

架工乙 我这里不行，离我这边的窟窿还太远……拽拽……使劲……你中午吃奶酪了吗？使劲！

架工甲 好，使劲，不过最后非让他的肩膀和胳膊肘子连不上不可！

架工丙 你不必担心，又不是你的胳膊！拽！唉！使劲！

〔耶稣的埋怨，还有女人们的埋怨。

架工甲 咳，你们听见喀吧喀吧响了吗？

架工乙 听见了，不妙……那个声音让我骨头都喀吧喀吧响……行了，现在我这边也拽到窟窿眼上了。

架工甲 好，你们拉紧绳了；你抡起锤子来，咱们一起下手。

架工乙 留神别钉到指头上！

〔其他人大笑。

架工丙 伸开你这爪子，我不给你挠痒痒，我保证……唉，你看这手，这上面的生命线：真长啊，好像命里注定至少还要活五十年。这个骑士！你去相信女巫们的跳舞吧！

架工乙 住嘴！抡起锤子！

架工甲 我准备好了！

架工丙 来吧……给他这第一下！（咚）哎呀呀！打穿手心了！

架工头 （针对耶稣的叫声）噢，浑身都哆嗦！你镇静！给他来第二下！哎呀呀！骨头劈开了！嚯，血往外流啦！给他第三下！哎呀呀！这个钉子给你初次使用。噢，你从来没有强迫过女人吗？这第四下是士兵们送给你的，你告诉他们不要杀人。哎呀呀！敌人也要像兄弟一样爱。第五下是犹太教的主教们给你的。哎呀呀！你说他们虚伪，说他们该诅咒！哎呀呀！说你们是谦卑的清贫的。哎呀呀！第六下是老爷们送的。哎呀呀！你说他们上不了天国，还举了骆驼过不了针眼的例子。哎呀呀！这第七下是税官们钉的。哎呀呀！你说他们连祈祷也没有，说他们可以欺骗人间的傻瓜，可天国的上帝不会受骗。

架工甲 我赢了。你得掏钱请我喝酒，记着！

架工乙 我们为这位骑士的健康和不幸干杯！您怎么样啦？陛下？您觉得这匹骏马结实吗？好了，现在咱们上场，没有标枪，也没有盾牌！

架工头 你们把手腕上的绳子给松开了？好啊，我的男爵们！现在把这头野猪的肩膀捆好，咱们钉脚的时候别让他砸到咱们身上！等钉好两只脚以后再解开……

架工乙 你们都给我过来……往手上吐口唾沫，咱们得把这根悬赏竿子给竖起来！你们拉着绳子往前，让绳子绕横梁上边过……你也过来，马塔佐内，爬到梯子顶上去，扶着这根竿子。

疯子 对不起，我不能帮助你们。那个人，他又没怎么着我。

架工乙 呵，你这家伙！他也没怎么着我们呀。我们钉十字架是耗时间的游戏.他们为这份辛苦给了我们十块钱……来吧，帮咱一把，完了我们陪你玩掷骰子。

疯子 哼，不是为了一把牌我才不干呢！我已经在梯子上了……你们可以开始了！

架工甲 好！，都准备好了吗？那就走！……一起拉，我指挥！我

叫号子！

咱们竖起来呀，嘿哟！
这个大桅杆呀，嘿哟！
上面捆个疯子，嘿哟！
大家快来看呀，嘿哟！
耶稣在上边呀，嘿哟！
这根悬赏竿呀，嘿哟！
眼看刺破天呀，嘿哟！
天上下血雨呀，嘿哟！
上帝泪涟涟呀，嘿哟！
咱们笑开颜呀，嘿哟！
有人可怜咱呀，嘿哟！
他愿当奴隶呀，嘿哟！
给咱新衣穿呀，嘿哟！

停！够了！好像挺结实的。好啦，现在咱们掏出骰子玩一把吧。

〔疯子玩骰子和塔罗牌，赢得了耶稣的袍子，那些架子工还得付钱给他。

疯子 如果你们想要回你们的钱，我很乐意，还有项链、耳坠、戒指……看，我把这些都加上。
架工甲 这么多东西你倒是想要什么呀？
疯子 那儿那个……
架工乙 耶稣？
疯子 对，我想让你们允许我把他从十字架上解下来。

架工头 那好办，你等他死了再……

疯子 不是，我想现在趁着他还活着。

架工甲 噢，你真是疯子里的疯子！你打算让我们四个人都最后也上他那个地方？

疯子 不是，不用怕，你们什么事也没有！咱们只要另外弄一个人上去，一个身材一样的人，谁也看不出来换了人……反正在十字架上的人都差不多一样。

架工甲 这倒也是……把人都作践成这模样，活像烧烤架上的鱼。

架工头 是这么回事，不过我看不行，咱们把谁钉到他那个位子上去呀？

疯子 犹大！

架工头 犹大？那个……

疯子 就是那个背叛他的门徒，吊死在离这儿五十步的无花果树上了。

架工头 你们快点，赶紧去把他衣服给扒了，他口袋里还有给他当报酬的三十块钱呢！

疯子 不对，别瞎忙乎了！他早就给扔到荆棘丛里啦！

架工头 你怎么知道的？

疯子 我知道，因为我把那些钱都一个一个给拣起来了。你们看我这胳膊给刮的！

架工头 我对你胳膊不感兴趣，快让我看看那些钱……真好啊……多沉啊……这响声多好听！

疯子 好，你拿着，如果咱们达成交换，就都算你们的了！我是同意了。

架工头 我们也同意！

疯子 好了，你们赶紧去拉那个上吊的犹大来，我在这儿负责把耶稣从十字架上弄下来。

架工甲 如果百人队长正赶上咱往下卸人怎么办？

疯子 那你就说是我的主意，反正我是疯子，你们什么过错也没有。可是你们别在这儿耽误功夫啦，快走吧！

架工头 对，对……快走！但愿那三十块钱别给我们带来厄运。

疯子 得，成了！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太高兴了！……耶稣，你挺着点！救你的人来啦！……我去拿钳子，来了。你不是说过有朝一日是一个疯子救你吗！咳，等我先捆上绳子！一会儿就好！别害怕，我不弄疼你！我会像抱新娘一样轻轻地抱你，然后把你扛到肩上。我壮得像头牛，一阵风似地就走啦……我把你带到河边，那儿我有一条小船，划上几下就过河了。天亮之前咱们就到我一个好朋友巫师那儿，让他给你上药治伤，保管三天就好！你不愿意?！那咱就去一个大夫朋友那儿，他也是我信得过的人！什么？你不愿意让拔掉钉子？

我明白了，你这手脚上都是窟窿，骨头都给抻折了，不能到处行走，也不能自己吃饭了。你不愿意当个依赖别人活着的人？我猜对了？也不是因为这个？哎哟！那为什么呀？为了牺牲？你说什么？为了挽救？为了补救？……可怜的人！……我来……你发烧……看你这个烫呀！我这就把你放下来！给你穿上袍子……现在，对不起，你实在是个死脑筋！顽固派！……你不愿意被救下来？你愿意死在十字架上？对吧？为了拯救人类……噢，真难让人相信！人都说我是疯子，可你比我还疯一千倍！亲爱的耶稣！我在这儿玩了大半天还不是为得到这份满足！……可是，你是上帝的儿子不是？我知道你是，我说错了你纠正。因为你是上帝的儿子，你知道你牺牲的结果是死在十字架上……我不是上帝，也不是先知，可是今天夜里这灰白的天色告诉我，结果会是什么样子。

等你死后，他们会给你做成金像，从头到脚都是纯金的，这些铁钉子都用银子；你的眼泪会变成亮闪闪的钻石，到处流淌的鲜血会变成一串串红宝石，而你却口干舌燥地跟他们

大讲特讲什么清贫。

然后，你这十字架会到处都是，在盾牌上，在战旗上，在宝剑上，他们杀人就像宰一条牛一样，而且是以你的名义！可你高喊要大家都像兄弟一样，不应该互相残杀！你已经有了犹大，对吧？你还将会有蚂蚁那么多的犹大！他们背叛你，却以你的名义去欺骗人！

听我的话，不值得！

什么？不会所有人都背叛？好，我来说他们的名字：圣方济各……尼古拉……米凯莱……多明各……卡泰利娜和恰拉……好，再加上这些人，可是跟那些小人来比，还是一小撮呀！而且这一小撮人，一旦他们活着受迫害之后，也被他们像对你一样对待！对不起，你再说一遍，我没听明白！

哪怕只有一个人……这么大的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该挽救，你的牺牲就算没有白白付出……不对，你真是疯子头儿了！完全的疯了！耶稣，我喜欢你的唯一一次就是你到圣殿里，人们把那儿当成市场，你就抡着棍子赶走所有人……真痛快呀！那才是你的职业！而不是为了挽救人类死在十字架上！哦，我的先生！我都要哭了！你不相信，我那是生气地哭啊！

架工头 哦，马塔佐内，该死的，你还没把他放下来哪？直到现在你都干什么啦？睡觉了？

疯子 我没睡觉，只不过是又后悔了……我不想把这个耶稣放下来了，最好还是让他留在十字架上。

架工头 好样的！现在你该往回要那些东西和钱了吧！真滑头！你打发我们去当搬运工，把那个上吊的犹大拖过来，就是为了开心一笑吗？不，亲爱的马塔佐内，你要是想要回你的东西，就得再赢我的塔罗牌！只有这个条件才行！

疯子 不，我不想玩，那些东西你都拿着吧！钱，金子，耳坠，因

为我这辈子再也不玩了！今天我赢了第一把，这就够啦！就只为了一个配得上的人死在十字架上！哦，疯了，疯了，上帝的儿子！拿棍子打，打所有把圣殿变成市场的人！打所有小偷，骗子，税官，滑头！打呀！打呀！打呀！



十二、十字架下的玛利亚

女甲 你们快去拦住她，他的妈妈过来了，善良的玛利亚。不要让她看见儿子像一只羊一样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么大的钉子钉在手上和脚上，钉到骨头里，浑身像春天化雪一样到处往外流着鲜血。

众人 不要让她看见！她不肯停下来……发疯了似的顺着小路跑过来，我们四个人都拉不住她。

男甲 四个人拉不住，你们就五个，六个……不能让她看见儿子像让蚂蚁啃坏了的橄榄树根一样扭曲着。

女乙 把他包起来，至少把上帝之子的脸给遮住，这样他妈妈就认不出来了……我们就说十字架上是另外一个人，一个外乡人……不是他的儿子。

女甲 我觉得就算我们把上帝之子都给用白床单遮盖上，他妈妈还是能认出来！只要露出来一个脚指头，一绺头发，她准能认出来，那是她生的孩子！

男甲 来了……玛利亚已经来了……就是用刀子杀了她，也比让她看见儿子好受！给我一块石头，我把她打昏了，倒在地上，就看不见儿子了！

男乙 你们都安静！靠边儿……哦，可怜的圣母，都说她是真福玛利亚，可是他们给她儿子身上的肉和骨头里钉了四根大钉子，好像是一只大蜥蜴或者蝙蝠，怎么让她幸福！

女甲 都安静，屏住呼吸，这个女人现在一定要声嘶力竭地叫喊，痛心地发泄，好像心头给戳了好几刀似的钻心的疼！

男甲 她站在那儿什么也不说……哪怕哭出来也好一点啊！喊出

来，她需要把这种悲痛发作出来，不然就憋死了！

女乙 多么安静，刚才还那么吵吵嚷嚷的呢，现在不用捂起耳朵啦。你说话呀，说呀，玛利亚，你倒是说点什么呀！哦，求求你了！

玛利亚 给我梯子！我想爬到他身边去。我的孩子，哦，我那脸色苍白的儿子！你放心，妈妈这就过来！这些刽子手怎么把你弄成这样，该死的癞皮狗！怎么会把我儿子害成这个样子！我这个傻儿子怎么你们了！你们就这么恨他？就这么折磨他？可你们也会落到我的手里，一个一个地到我手里！哦，哪怕走到天涯海角，我也要找你们算账！你们这些该死的畜牲！

耶稣 妈妈！你不要喊，妈妈！

玛利亚 对，对，你说得对……原谅我，儿子。我刚才说的这通气话，是因为看见你浑身是血。在这个大梁上，让人家给扒光衣服，给打得遍体鳞伤……你的手和脚这么嫩，都给钉透了，血一滴一滴地流着……我心疼啊……你一定疼死了！

耶稣 不，妈妈，你别担心……现在，我发誓，一点也不疼了……过去了……我什么也不觉得了，回家吧，妈妈，求你了，回家吧……

玛利亚 行，咱们一起回家。你下来，把你放下来，慢慢地把钉子给起出来，轻轻地……给我一把钳子……你们来帮我一下……谁来帮我一下！

士兵 咳，那个女的！你在梯子上边干什么呢？谁批准你上去了？

玛利亚 你们钉上去的是我的儿子……我要给他拔掉钉子，带走，跟我回家……

士兵 回家？瞧这着急劲儿，他还不够松软，哦，神圣的女人，还没有到时候哪！行了，他一断气，我就吹哨子招呼你，你就来好好给他打包，把你这亲爱的小伙子取走……满意了吧？你现在给我下来！

玛利亚 我不下来！我不会让他在这个地方过夜，让我的儿子一个人，孤零零地一个人死去。你们可以给我这个特权，我是他妈妈！我是他妈妈！

士兵 好啦，现在你给我膨胀得够可以啦，我亲爱的他的妈妈。咱们该像摇苹果一样，你想看看吗？我好好摇晃摇晃这把梯子：你就该象熟透了的苹果一样，扑通一下掉下来。

耶稣 哦，哦，我求你了，士兵，你是善良的，你想怎么着我都可以，使劲摇晃十字架吧，让我手脚的肉和骨头都撕裂吧，可是对我妈妈，求你了，别折腾她呀。

士兵 听见了吧，我亲爱的女主人，什么时候开始呀？我该干什么呀？对我来说都一样，要么您下来，赶紧从这把梯子上下来；要不然，我就摇晃十字架了！

玛利亚 别，别，行行好……我这就下来……你看，我到了梯子下边了。

士兵 哦，您明白这么折腾的后果了吧，我的真福女人……别用要烧死我的眼神看我，我没有什么罪过。小伙子在这个不舒服的位置上胳膊给捆着……我有什么罪过呀！我就不知道您眼睛里闪着带血的泪？我知道当妈的痛苦！可是我什么也没法做！我奉命要看着这个处罚执行完毕，我奉命要让你的儿子死掉，要不然，他们就用那些钉子把我钉在那上边。

玛利亚 哦，好心的士兵啊，拿着，我这些银耳环、金戒指都给你，……拿着，就换你给我一个方便。

士兵 什么方便呀？

玛利亚 让我给儿子擦擦这血，用一点水和一块布，给他蘸一蘸干得发裂的嘴唇……

士兵 就这点小事，再没别的了？

玛利亚 我还想到梯子上边，把这条围巾披在他肩膀上和胳膊下边，好让他在十字架上待得稳当点……

士兵　哦，你是不喜欢你的这个年轻人呀！你想让他在这种可怕的痛苦中活得更长些！你设身处地替他想想，要是我就让他尽快死了才好！

玛利亚　死了？我这个温顺的宝贝就该死了吗？他的手、嘴、眼睛、头发，就该死了吗？哦，他们背叛了我……加百利天使，你模样温和，声音甜美，可你是第一个背叛了我：你来告诉我，说我会成为女王……幸福……如意，比所有女人都更幸福！你看看，你看看我啊，我受人折磨，被人取笑，原来是世上最倒霉的女人！你来宣诏，让我不要激动，让我身怀有孕，就是让我变成这个宝座上的女王！让我儿子当这种手脚上钉着大钉子的骑士！你怎么不早告诉我这场梦呀？因为你知道，我就不肯答应受孕，就是圣父上帝本人来了，让和平鸽陪着，想明媒正娶，我都不会答应他的！

耶稣　妈妈，痛苦使你发疯了，使你也亵渎圣灵吗？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好兄弟们，把她带回家吧，趁她还没有完全神志错乱！

男甲　走吧，玛利亚，为了你的儿子，让他心里安安静静好受些。

玛利亚　我不愿意！原谅我……让我跟他在一起……我再也不说反对他父亲的话了，谁都不反对！放开我……哦，你们听话呀！

耶稣　我要死了，妈妈，我很费劲！我要死了，妈妈，我在消耗最后的气力……你在身边，我做不到，妈妈，我更费劲！

玛利亚　我想帮助你，好儿子！别赶我走！咱们一起死吧，母子俩死在一起，咱们手拉手埋在同一个坟墓里！

士兵　我跟您说过了，神圣的女人，您要让他痛快，就只有一个办法：一下子杀死他！您赶紧拿起下面那根标枪，我们当兵的就假装什么也没看见，您使劲，那么一下，标枪插到肋骨里，穿透了心，您的耶稣一下子就死了。（圣母跌到地上）您怎

么啦？我连碰也没碰您啊！

男甲 把她放平……轻一点！你们让开一点，她需要空气！

女甲 快拿点什么给她盖上，她的牙齿在打颤！

男乙 我这里有披风……

男甲 再往那边一点，把她放平……

男乙 现在放心吧，让她休息一下。

玛利亚 （如在梦中）那边那个人，你是谁？小伙子，我好像认识你！你找我干什么？

女甲 她在说梦话，她昏了头……有幻觉！

加百利 我是加百利，上帝的天使，就是那次向你宣布孤独的神奇的爱的那个天使！

玛利亚 你回去吧，拍拍翅膀高高兴兴回你的天上去吧，在这个令人恶心的地球上，这个可怕的世界里，你没有什么可做的了！走吧，别弄脏你的好看的羽毛！你没有看这里又是泥又是血，到处是粪便，整个一个下水道！你没听见到处都是人们在绝望地哭着，喊着，骂着吗！你走吧，别再用你那明亮的双眼看那些伤口、疤痕、发臭的尸体上蠕动的蛆虫！你没这个习惯，在天堂里没有噪音，没有哭声，没有战争，没有监狱，没有上吊的人，更没有被强暴的女人！那里没有饥饿，没有灾荒，没有人因为干活出汗受累，没有面无笑容的孩子，没有心如刀绞的母亲，更没有什么罪过要受到处罚！加百利，你回去吧！走吧……

加百利 受苦的女人……孩子是从你腹中伴着疼痛生下来的，我知道你看着上帝之子钉在那里所受的折磨……这个时候我也和你一样。

玛利亚 和我一样？加百利，你在肚子里怀过他，我的儿子吗？你有没有咬破嘴唇好在分娩时不叫喊疼痛？你喂过他吗？用自己的乳房里的奶喂过他吗？加百利，你在他发烧时、他出疹

子时担惊受累了吗？他长头几个牙时，你有没有半夜光着脚给他唱催眠曲？没有，加百利！你没有过这种亲身经历，不可能说什么和我一样痛苦！

加百利 你说得对，玛利亚……原谅我的傲慢，我以为我内心里的巨大痛苦也和你们临盆的痛苦一样。我来是要告诉你：正是你的这首歌，你这无声的哭泣，你这没有叹息的埋怨，正是你和上帝亲爱的儿子的牺牲，才使苍天云开日出，头一次让人们可能涌进天堂！

喇叭、小号和口哨

姚荣卿　译



剧中人物

罗莎　夫人
安东尼奥　丈夫
露齐亚　情人
阿涅利　律师
教授
医生
护士（五人）
警长
法官
秘密警察队长
秘密警察（五人）
服务员

第　一　幕

〔灯光逐渐亮起，医院康复病房的天花板上落下挂着吊灯和各种器械装置的自动支架，一切都像是在宇宙飞船的船舱里。几名护士出出进进忙着整理手术用品：绿色手术服，手术帽，薄膜手套和无菌口罩。舞台灯光大亮，在模拟节奏中，护士把摆设物搬上舞台。这种物品是各种电子装置和两个与办公室软椅相似的轮椅。所有物品都用透明塑料布包装，表明这里是无菌环境。一名护士把一尊面部用透明纸包装，带金属底座的巨大银质半身塑像放在显眼处。医生和罗莎·米内利从舞台背景处走来。

医生　夫人，请！请从这边进。

罗莎　（差点撞上半身巨像）天哪！这是谁？

医生　这是谁？他是全套康复设备的捐赠者阿涅利，这是律师的塑像。

罗莎　我还以为是圣像呢！（一名护士请罗莎穿上手术服）我必须穿上吗？

护士　是的，夫人。

医生　夫人，如果您穿上感觉不舒服的话请告诉我，我们可以过一会儿再穿。我要告诉您，他的伤很严重……

罗莎　不！不！我不想马上见到他。我想好了……

医生　（对护士）请离她近些，防止出现意外，万一昏厥，帮她一把。

罗莎　不！不！您别担心……我没事。（护士拿来一把椅子放在她旁

边）我必须坐下吗？谢谢！

医生 是的，亲爱的夫人，这些我们早就习惯了。您知道吗？病人的面容完全被毁了！

罗莎 被毁了？（哭起来）上帝啊，上帝！可怜的安东尼奥……（护士为她穿上无菌套鞋）您要干什么？（语调恢复平静）啊，是为了他的面容……我穿，请给我穿上，谢谢！（又哭起来）可怜的安东尼奥，过去的面容多么英俊，爽朗，又多么和善……至少我现在爱他……教授，现在您要做什么？他们不想让我把这些告诉安东尼奥……我仍然爱他，尽管他现在已不值得爱了，您看……

医生 （对护士）给我二十滴阿斯旺复合药水……

罗莎 （含着泪水）不用了，教授，我不需要……我已经说了我没有激动……我丈夫（语调正常）已经是陌生人了……

护士为罗莎带上无菌手套。

医生 我相信您。不过，您知道这样做是出于预防的需要，我不想轻易给您带来伤害。这是识别方式，要求这样做。比如说刚才您从放射室回来，在楼道里见到他时，显得有些犹豫，您发现您的丈夫较之记忆中的过去瘦了……

罗莎 是的，但是我马上就明白了，他为什么成了这样，都是那个爱恋他的女孩子，是她坑害了我！您知道她让我丈夫跑步吗？您想想，到了这把年纪，尽管是熟练工人，还让他穿着红色帕尔玛拉特工作服，戴着米琪林鸭舌帽和穿着万宝路鞋去跑步，简直成了红色法拉利跑车！还有，谁知道她让我丈夫吃什么？那女人是疯子，疯到采用节食长寿的生活方式。她让我丈夫吃麸面面包和饼干，食用未脱粒的米面……说不定还让他连核桃肉带壳一起吃呢！

〔根据医生的示意，一张活动手术床被搬上了舞台。床上躺着罗莎的假定丈夫安东尼奥，实际上他是个用石膏绷带裹住的玩偶。护士抓住从支架上垂落下来的细绳绳头绑住玩偶的四肢，这样他可以活动自如并且像提线木偶一样升高。随着音乐间隔，木偶登场。

医生 好了，夫人，请坐下，用力！

〔罗莎刚要起身，一名护士推了推床边的轮椅，罗莎坐住了。

罗莎 （对护士）是您帮我坐下的？您真好！（站起身来，转身面对人体模型）啊，我的上帝！安东尼奥，他们怎么把你弄成这个样子？（突然昏厥，被医生和护士扶住）

医生 快！快！勇敢些，夫人！做深呼吸！

罗莎 鼻子……他没有鼻子了！鼻子全变了！以前他患过鼻窦炎。

医生 （让她坐下）请坐在这儿……放松！（示意护士把椅子拿远些）

〔护士照办。

罗莎 还有下巴……下巴没有了。（对护士）靠近点，靠近点！

医生 （对护士）不行，走开！

罗莎 他们把下巴拿走了……安东尼奥除了耳朵什么都没了。（大声喊他）安东尼奥，安东尼奥！您看见了吧？他有两只耳朵，但听不见我的声音！

医生 他已经深度昏迷，当然听不见。（对护士）快去拿滴水药，把注射剂也拿来！

罗莎 注射剂就免了吧。如果给我用的话我多幸运！至少我旁边坐着的是位脓肿症患者。（发怒地）有人大讲恐怖犯罪，什么是恐怖犯罪？这些狗杂种！他们肯定派过我丈夫去修理毫无保护条件的不知吊得多高的整流器。啪！悬着的整流器震动了！没有保护网的三级跳足以致人死命！只有托尼马戏团的表演才会令我开怀大笑。

医生 不，夫人，事故不是发生在托尼马戏团，而是发生在菲亚特的工厂里。

罗莎 不会吧？您怎么这样肯定？难道当时您在现场吗？

医生 不，医院的职工医疗互助会负责这件事。他们进行过大致的调查：昨天您的丈夫不在事故现场……下午也没有去上班。

罗莎 那么，在哪里出的事呢？

医生 或许是被汽车撞了，也可能遇到了路匪。那个家伙把他推给红十字会，然后溜了，消失得无影无踪！

罗莎 啊，是这样吗？那个坏蛋逃之夭夭了！上帝真该对他天打雷轰，让他得舞蹈病，狂奔不止，跳得浑身发颤，牙齿全部脱落！（登上床边的小台阶）安东尼奥，亲爱的安东尼奥，你是多么不幸啊！我可以肯定，你仍然爱我……我敢说是别人拉你，你才去跑步的，都怪那个坏女人！教授，您看，我不说她是个漂亮姑娘，但她蠢得厉害。您应该明白，二十七岁的姑娘都有欺骗性……笑话！您应该想想我那时的年纪。不是我吹牛，我走在大街上，连商店里的橱窗都为我倾倒，一片轰动！

医生 我相信您的话。您仍是一位漂亮的女人……

罗莎 我知道。

医生 这是实话。好了，要是您不介意的话，我们回到您丈夫的话题上来。现在您要注意他的双手……（护士拉了拉绳子，抬起木偶）您确认是他的手吗？

罗莎 不，不是，我摸到的好像是两片煮肉片……现在好了，是他的手，他的手治好了……真的治好了。教授，我向您发誓，他的手治好了！

医生 冷静些，夫人！我向您保证，我们会竭尽全力医治您的丈夫，他是个身体健壮的人。

罗莎 是的，他的身体棒极了！健康状况极佳，精力充沛。他遇事从不退缩。共产党《团结报》举行庆祝活动时，总是他出面领导一切活动：布置展台，买卖图书……即使是在分部举行的辩论会上，他也要做报告。与人公开辩论，并且做自我批评的总是他！您知道，我们从父亲到儿子都是共产党的积极分子。要说他过分忠诚那也不对，他这人爱辩论，尤其爱和领导人物辩论。他准备为社会主义第四条道路铺好环行路，还要为第五条道路建设好城乡高速公路，就像卡尔·马克思说过的那样："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无止境的。"我知道在他的身后有女人，就是那个坏女人，全是她在煽风点火！她是个极端主义者，没有任何身份证件，连社会党的党证都没有！您可知道，那些老想给我们上课的女知识分子，她们才应该一切向工人阶级学习。她们酷爱群众场面，却容忍不了蜂拥而来的人群。现在人群在哪儿呢？是不是在这儿？

〔罗莎乘人不备，抓住绳子，木偶晃动起来。医生护士急忙过去把木偶重新放好。

医生 不行，夫人！您不能动！

罗莎 我的上帝！我做了些什么事？把他弄坏了吗？唉，你们也有松开绳子的时候，为什么不放一块"请勿提拉"的牌子？把我吓了一大跳！我都快哭了……（对护士）您有没有擤鼻涕用的纸巾？

护士 夫人，请用！

罗莎 （擤鼻涕）可怜的安东尼奥，没有了鼻子怎么擤鼻涕啊？

医生 （说台词时，三名护士用力将木偶升高，以便横着躺下，医生用镊子和纱布在木偶的脸上忙碌着）夫人，您别担心，我们会给他再造一个鼻子，他什么时候想擤鼻涕都行。

罗莎 （吓得面色苍白）教授，手术很痛苦吗？再造鼻子？你们是不是从死人身上植皮？要是安东尼奥拒绝怎么办？他只能用手帕包住鼻子自己擤鼻涕。不行，不能再造鼻子！求求你们，还给他完整的鼻子，要圆的！

医生 不是这样的，我们不搞移植。亲爱的夫人，您很幸运，我们的整容手术是一流的。（这时候三名护士把木偶推到最高处，两臂伸开如同天使）我们有世界上最好的外科主治医生！

罗莎 （又说起木偶）教授，他在看我。您看他的眼睛睁开了……他在看我，他认出我了！我肯定……安东尼奥，安东尼奥……是我，我是你的罗莎。你的不幸我全知道，我把这些都忘掉了。我就在你身边，我一点怨言也没有……我要告诉你，我爱你，如果你确实和那个女人一起跑过步，吃麸面食品也没关系，忘掉它，我们一切重新开始……我们压上一块石头吧。（伤员发出呻吟）不，安东尼奥，你怎么啦？这块石头没压在你身上呀！（自语）天哪，这是多么愚蠢的事！（对医生）颌骨在这儿，他的颌骨没有了……窟窿有那么大……

医生 当然了，他的下颌骨已经坏死，需要做彻底的整形手术……

罗莎 整形修复手术？彻底整形吗？

医生 是的，要一切从头开始，重新塑造骨结构：先取出碎骨头再造新骨头。对了，您还得把他的照片给我，有近照吗？

〔扮演安东尼奥的演员从舞台背景处登场。

安东尼奥 对不起，对不起，到这个时候我该出场了，不然会引起误会。（演员们在台上不动，安东尼奥走到前台面对观众讲话。“康复病房”的灯光落下，演员退场。安东尼奥在前台上了手推车，在他背后登场的是一个带两把汽车坐椅和车厢残骸的脚踏板）在这部喜剧中，我扮演罗莎的丈夫安东尼奥，但是我并不像你们在康复病房的床上看到的那样不成样子。那么，他是谁呢？这里为了便于你们理解，需要按事情发生的顺序，退回到二十四小时以前，也就是昨天晚上。我是安东尼奥·贝拉尔迪，是菲亚特汽车公司的工人。昨天晚上，或者确切地说，是今天凌晨两点钟，我待在汽车里。那是在都灵郊区的一个僻静地方，说得再具体些，是米兰巴里埃拉地区的路堤土坎上。当时我不是独自一人，我和一个女人作伴……说实话，她并不是那个目前和我一起生活的被罗莎指责为坏女人的露齐亚。我们不能从恶意出发看待这件事，它与色情无关。她是一位同事，是厂方代表，我们当时讨论解聘问题。我向她讲述了前天菲亚特的两名工人因旷工被开除，后来被发现死亡已有一个多月。两人你一言我一语，意外地发生了关系。我把这些都告诉了露齐亚……（面向场外）露齐亚，你愿意不愿意出来（露齐亚出场，走到椅子旁边坐下）今天早晨天刚亮，我俩在一位朋友工作的破旧厂房里相遇，她当时的表情有些微妙……

露齐亚 难道你是这样理解基层和工会决策人之间的密切关系？

安东尼奥 我的上帝！你比我夫人的嘴还厉害！你不想想我陷入了多大的麻烦？我都快烦死了！

露齐亚 什么？你都快烦死了？对不起，安东尼奥，请你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我向你发誓，决不告诉他人。

安东尼奥 但愿如此。想起这件事我就坐立不安，真倒霉！我和那位女代表坐在汽车里很坦然，当时是在一处路堤上，我们相互拥抱着……正在这时，突然发现两辆结伴而行的汽车冲

过来，企图超过我，我正想说，“你看看这些目中无人的利令智昏者，夜间还敢冒险在路堤上赛跑，”还没来得及说出口，就听到一声骇人的撞击，其中一辆车被撞了！那是一辆一三二，我马上就认出来了。你应该明白我们是搞装配的，这一撞可不得了，汽车被撞出十米以外，车身都扁了；另一辆车被反弹出去，车头冲进土坎里……我自言自语地说：“这些人肯定死了！”

露齐亚　我相信你的话。那么你怎么办？

安东尼奥　我怎么办？我从我的一二八车里钻出来，跑过去看看怎么回事，说不定我还能救出人呢！我拉了拉车门，见拉不动就用脚踹，才把门踹开……里面冒出一股烟，呛得我直流眼泪，我忍不住咳嗽了几声，继续找人。我救出了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他们都窒息了，三个人都一样。我还想救出第四个人，我要看看他被撞成什么样，他是撞在……当时他离驾驶座很近，他的脸撞在挡风玻璃上了！这人被压在下面已经扁了，扁得像一枚硬币！他没有字条，只有一份《共和国报》……我把它撕碎扔了出去，然后抓住他的腋下，正要把他平放在草地上，突然发动机爆炸了！砰的一声，窜出一团火，把我和他都点着了，全身都是火。

露齐亚　啊，救世主！

安东尼奥　不，不是两个人，只有他一个，因为我凭直觉意识到有火，本能地抱起了他，这人把我挡住了。你知道什么是直觉吗？就是意识推理：用辛辣调料做烤鸡！我脱下他的衣服：外套，衬衣，裤子……把衣服全剥光了，接着又去扑他身上的火。我脱下自己的外套，裹住残余的火苗，把火扑灭了。

露齐亚　我要说你既是个龌龊小人，又是个心灵高尚的人。

安东尼奥　是的，还可以说是个傻瓜，如果我只管自己……

露齐亚　说到你只管你自己，那么你那位同事也就是那位女代表

能为你包办一切吗？她是不是袖手旁观呢？

安东尼奥 不，她溜了。她一看到有火，抓起衣物就跑，只穿了一双高跟鞋，突，突，突地，全身一丝不挂！

露齐亚 她没穿衣服？那你也一样。

安东尼奥 不！我有外套，没穿鞋子，但我穿着外衣至少还有遮盖。我们接着说吧，那个女人一直没开口。

露齐亚 等等，安东尼奥，你想过没有，那个被你从燃烧的汽车里抱出来的人是谁？

安东尼奥 没有。你为什么问这个？

露齐亚 我有疑问。可能你不会想到这不是一般的车祸，而是来者不善。据我所知，有图谋绑架的疑点。

安东尼奥 哎呀，我真傻！有人用手枪向我开枪时我也有过疑问，可是后来打消了这个念头。

露齐亚 什么？有人向你开枪？是谁？什么时候？

安东尼奥 你不要打断我的话！

露齐亚 我不说了。

安东尼奥 我把那个身上着火的被压扁的人抱了出来，用外套裹住，正要拖他时，发现那几个先救出来的窒息者开始恢复知觉并咳嗽起来，于是对他们喊："不要咳嗽，快过来，帮我把你们的朋友送到医院去，他快不行了！"他们不听我的话，全都趴在地上，像绵羊一样爬行。这时候我怎么办？留在这里等待受害者完全苏醒吗？我用胳膊夹住那个被压扁的人，把他抱进我的一二八汽车里，启动发动机。这时候响起乒乒乓乓的声音。是谁呢？原来是那几个刚才还窒息的人，他们边咳嗽，边向我开枪。这些婊子养的狗杂种！真是活见鬼，我救了你们的命，难道你们用开枪来感谢我吗？我看准对面汽车的前灯，驱车猛冲过去，啊地一声，他们像青蛙一样全躲开了。我把汽车开到和另外一辆汽车一样的位置高度，就是

那辆车头冲进土坎的汽车。我想说他们都死了……不，那是一个发疯似地互相冲撞的夜晚。这些活着的蒙塔内利[1]！乒乒乓乓，连他们都向我开枪！我不知道我是怎样脱险的，身上竟然没有中弹，眼睛和牙齿都是好好的。

露齐亚 哎呀，我听得浑身发抖，这是什么世道！

安东尼奥 你又插嘴，我还没讲完哪！我把车开到苏萨门，那里是环形路，有红十字会的救护车停放在僻静处。

露齐亚 是呀，那里有停车场。

安东尼奥 对，我向抬担架的护士示意，招呼他们过来，以便把伤员抬下来。他们抬着担架走过来，马上说："是谁把他伤成这样?这样的事只会发生在家里,或者是企业里的工伤事故。"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他们以为是我用某种方式把他弄伤的："请你们注意，这是一个冗长的故事。我们这样吧，先去急救中心，那里有警察，到了那里，我马上说出一切，重要的是动作要快。""行。"他们抬起伤员，然后对我说，"请跟我们走。"我开车跟在他们后面，开到第一个十字路口时，我跟他们打起来了！

露齐亚 简直疯了！你为什么又干了回这种事？

安东尼奥 因为我怕了，我突然意识到警察在审问我。有谁会相信我是偶然出现在路堤上，和一位连姓名都没记住的姑娘在一起？他们肯定把我抓起来痛打我，然后卡尔洛·阿尔贝特从教堂赶来让我做恐怖忏悔！

露齐亚 你说得对，人有失去理智的时候。不过，安东尼奥，你知道你救出来的人是谁吗？

安东尼奥 不知道。你是怎么知道的？

露齐亚 我当然知道，他是阿涅利！

---

① 意大利著名记者、作家，曾任《新日报》社长。

安东尼奥 阿涅利？你不要胡说，他不是阿涅利！

露齐亚 这怎么是胡说？今天早晨电视台播送了特别节目“凌晨两点钟米兰巴里埃拉地区发生绑架”。所以你发现的那个被压扁的人是阿涅利。

安东尼奥 阿涅利！我救了阿涅利？我把他抱在怀里，用我的外套裹住他，是我吗？如果米拉菲奥里的同事们知道了，他们一定会向我冲过来，用推土机冲过来！把我往墙上撞！噗！噗！噗！带着流行性气管炎向我啐唾沫！我到底救了谁？是阿涅利，还是那个没长胡子的傻瓜？

露齐亚 不，正是贾尼·阿涅利律师[①]。

安东尼奥 真倒霉！我碰上的是那个律师！我现在明白了，发动机爆炸时，火离他的脑袋很近，把阿涅利的鬓角都烧着了，活像西奈山山下摆着的犹太教讲经台的摩西。该着我倒霉！可是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害得我在这儿像傻瓜一样滔滔不绝地讲？

露齐亚 我想证实这件事。我没有打断你的话，是为了不影响你的情绪。你真笨！该想想闯下多大的祸了吧？再这样下去你会成为拙劣的玩弄女性者！

安东尼奥 这就对了，“谁玩弄女性上帝就惩罚谁，让他去拯救阿涅利！”快往下讲，电视台还说什么了？

露齐亚 先是播放了律师被绑架的消息，然后是几名目击者的证词。那几个绑架者用自己的汽车将律师的汽车撞到一边，从车子的玻璃窗后面用反坦克火箭筒射击。

安东尼奥 是火箭筒吗？他们只用反坦克火箭筒射击……用反坦克火箭筒瞄得准又不引人注目，还是让我来点炮吧，砰！

---

① 贾尼·阿涅利：意大利菲亚特集团董事长，尤文图斯足球队老板，通常称他“阿涅利律师”。



露齐亚 玻璃窗被打碎了，火箭弹头在汽车里爆炸，散发出毒气烟雾，造成所有备用零件失灵。

安东尼奥 啊，是毒气烟雾？我还知道有人咳嗽。

露齐亚 据说护送人员在失去知觉后很快苏醒过来，他们认出一个“显然在路堤上等候多时的恐怖分子同谋”。

安东尼奥 好一个同案犯！我不过是个在路堤上躲避多时的自重的同伙……“喂，恐怖分子们，我是你们的同伙，快过来呀！这地方冷，我没穿裤子，请不要盯着我！”

露齐亚 安东尼奥，有人看见你背着律师上了红色一二八汽车跑了。

安东尼奥 我就是这样好心不得好报才遭人暗算的。我是同案犯，是绑架的主要组织者，该着倒霉！真是傻透了！去呀，去乐善好施，用生命作赌注去救老板的命！这些人混蛋到家了！

露齐亚 安东尼奥，冷静点！我同意你的话，这些人是混蛋，可这次事件并没有被人为地过分渲染。你要知道，这位律师在医院里刚一恢复知觉，就说出他本人是阿涅利，并且讲述你是如何救他的，一切都真相大白了！

安东尼奥 啊，原来是这样！他一苏醒就说：“我是阿涅利律师，我要立刻见那个救了我的命的没穿裤子的机械工人……我开始喜欢他了！我要接受他，还他清白！”先不说他被撞我想笑，他要是苏醒后回想起那人叫什么名字这本身就是个奇迹！“你是谁？”“妈妈！”

露齐亚 他真的伤成那样了吗？

安东尼奥 不，伤害最大的是我！我现在总在想这件事。你想想，那些抬担架的护士在不足一米的距离内审视了我！今天各大报纸又都登出我的照片，竟然对我实行作案鉴定。照片下面写到：“伦巴底—皮耶蒙特—坎通—蒂奇诺一带的恐怖匪帮头子。”

露齐亚 你总爱夸大事实！这件事才开始，报纸上根本没有作案

鉴定。(从包里拿出一份报纸，递给安东尼奥)

安东尼奥 是什么报纸?

露齐亚 是特刊，我一个小时以前买的。

安东尼奥 真不幸！消息传得太快了。(看报) 红色与黑色恐怖集团纷纷给各报编辑部打电话，要求澄清事实。有人怀疑绑架律师事件是利比亚人、巴勒斯坦人或伊朗人有预谋的一次秘密行动，或者是黑手党根据辛多纳[1] 在纽约监狱里操纵该事件的指令干的。辛多纳为了制造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曾想枪击自己的另一条腿；(对露齐亚) 还有斯帕多利尼[2]，他是意大利最富智慧的胖子(接着看报)，他发表了实施稳定政府的鼓动性言论，并声称在这个时候需要想想所有的波兰人；彼特罗·隆戈这位健在的退休者警告说，国家不应屈服于讹诈，那些讹诈者要求获得两家银行的负责人位置……要求释放四位财政警察的将军，为那些卷入“芝济会”[3] 事件人谋取终身参议员的称号。共产党要求政府首脑和社会党总书记克拉克西立即辞职；卡扎菲声称掌握由里根一手操纵由贝京实施的证据；克拉克西要求各政治派别分享菲亚特的利益；教皇为他的祖国正在经历的悲剧而忧伤，他根据观察对帕内拉进行抨击并且愿做人质；十三名红衣主教中有十人有政治倾向。

露齐亚 你都看到了吧？全是些狂欢节活动，对你和在医院中的律师只字未提。安东尼奥，听我的话，明天去菲亚特上班吧，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安东尼奥 你疯了？我得等几天再说。(继续翻报纸) 看你说的，我去了以后，他们会对我说…… (突然吓的瞠目结舌) 有我……

---

[1] 黑手党头目。

[2] 意大利政治家，曾任总理、参议院议长。

[3] 黑社会秘密组长。

露齐亚 在哪儿？

安东尼奥 在这儿，（指着报纸）在我这儿，在这页末端："一名受伤很重的工人被不知名者送到急诊室接受康复治疗，他叫安东尼奥·贝拉尔迪，现年五十五岁，菲亚特米拉菲奥里分公司的工人。他的面容被毁。从伤者衣兜内的证件上查到夫人是罗莎·米内利"……（用手拍着前额）我的上衣兜里什么都有！我的各种证件装进了上衣口袋，还有驾驶执照、党证、工会会员证……（停下来后突然大笑起来）哈哈……哈哈……

露齐亚 你笑什么？

安东尼奥 阿涅利加入了意大利总工会，如果他死了，会为他举行挂红旗的葬礼！（又看报纸）罗莎在这儿，"罗莎·米内利被请去辨认"

露齐亚 告诉我，安东尼奥，你愿意不愿意看到你的罗莎把你当成阿涅利律师？

安东尼奥 你别把我妻子看成考托伦戈[1]手下一个有特殊使命的傻子！这是个圈套，我不会上当的。

露齐亚 什么圈套？

安东尼奥 他们写这些东西是故意的，想堵住我的嘴，让我傻乎乎地去医院。"罗莎，要当心，别去认那个人！我在这儿，我还活着，很平安，那个人是另外一个人。"愚蠢的恐怖分子被抓住后，你去看管他。

露齐亚 说得对！最好让我去医院看看究竟出了什么事。

安东尼奥 （转向观众）现在我们可以回到康复病房，继续刚才中断的故事。（医生，罗莎和护士回到舞台上）请！

〔安东尼奥和露齐亚退场。

---

① 意大利十九世纪的一位神甫，慈善家。

罗莎 教授，真对不起！颌骨上的窟窿这么大……

医生 是的，下颌骨已经坏死，需要全部整形修复，取出碎骨然后再造骨头。对了，夫人，您还应该给我两张您丈夫的照片。您有没有近照？

罗莎 不，教授，我不想这样。自从我丈夫离开我以后，我再也没有兴趣照相了，我现在的照片都是从前在市中心做理发员时照的。我说过不能照。我已经完全退出生活了。

医生 不，您没听明白，不是您的照片，是您丈夫的照片。

罗莎 啊，那可以，我真糊涂！我有他照的极好的照片。（从包里拿出安东尼奥的两张大照片交给医生）巧得很，我一直随身带着。这两张照片是我丈夫的朋友给他照的，他知道我仍然爱着那个人。两张照片都是近照，对不起，是经过修版的。（罗莎指着照片的边缘）您要知道，原先有那个追他的坏女人，我不能把那女人搂着我丈夫得意地笑的照片随身带在包里，于是就把她的照片剪下来，然后挂在墙上，用两个钉子扎进了她的眼睛……别人都说这样做管用，您知道……印地安货……您是医生，除行医之外，一无所知。她的眼睛瞎了吗？（医生不知所措，罗莎继续大胆地出示照片）这些照片照得好吗？您看我丈夫的面相多么和善！

医生 好，这些照片很清晰。我们很幸运，可以轻而易举地投影。

罗莎 投影？

医生 是的，先映出面容，然后是全身，再投影到蜡制头骨上。

罗莎 蜡制头骨？

医生 对，先造骨头再造全身，还要有皮肤。

罗莎 是假皮肤吗？假皮肤？假皮肤毛绒绒的，你们给我做什么颜色的皮肤呢？

医生 不是假的，是真皮肤。从这里植皮，切臀肌皮肤。

罗莎 那坐下来怎么办？把屁股上的皮肤移植到脸上？啊，安东尼奥，安东尼奥，你是多么不幸！

〔罗莎离开受伤者，不知不觉地突然靠在杠杆上，顿时反光灯倒在木偶身上，引起一片惊呼。

医生 不行！不能靠在杠杆上，绝对不行！

〔伴随音乐的声音，吊灯落下，警长出场，他也穿着绿色大褂，进病房后朝医生走过来。

警长 请等一等，（从医生手里夺过两张照片）是近照吗？

罗莎 是的，（对医生）他是主治大夫吗？

警长 不，我是警长。

罗莎 啊，警长？您是来了解谁把我丈夫弄成这样的吗？

警长 是的，当然是这样。

罗莎 啊，您穿绿衣服是为了不引人注目。

医生 不，所有出入康复病房的人都要穿绿衣服，这是规定。

罗莎 啊，我有点犯傻了！我也穿着绿衣服。警长，我很高兴您来这里，我有重要事情跟您讲。

警长 请说吧！

罗莎 我弄清了出事地点。

警长 在哪里？

罗莎 警长，您听没听说过外出干活的事？也就是捞好处？这是黑活儿，是别人看不到的事。

警长 没有。

罗莎 警长，您别说瞎话，这事都灵人没有不知道的。在菲亚特资助的小工厂，机器陈旧，寿命短暂，又没有职工互助会，工

伤事故层出不穷，就像打仗一样。

警长 对不起，您的丈夫不是在米拉菲奥里工作吗？

罗莎 是的，可是当这些地方的机器出现故障时，叫谁去修呢？当然是菲亚特的技术人员，领导是不会去的，全是私下交易，这就是看不见的事。

警长 我明白了，怠工是菲亚特造成的。您认为事故是在哪家工厂发生的？

罗莎 您问我这个？您还是找菲亚特的领导机构问吧！在菲亚特，你们可以让那儿的人道出真情，去找阿涅利吧！（走到木偶前）

警长 夫人，有关阿涅利律师的案情并非属实，尤其是现在，没人知道这个不幸的人在什么地方。

罗莎 教授，他醒了，您过来看看他的眼睛……一提到阿涅利、他的脑子就清醒了。（提高嗓音）安东尼奥，安东尼奥，他们劫持的是阿涅利律师，没人知道他在哪里。我向你发誓，只要有人发现他，我就去找他，把他的脸打烂，让他和你一样。

医生 夫人，您这样看待伤情，还是没理解我说的话，您不可能理解。

罗莎 安东尼奥理解了，他的眼睛亮了。

〔护士拿着一张纸进来，走到医生面前。

护士 对不起，教授，有一个自称是病人安东尼奥亲戚的人要见您。

罗莎 让我看看，（指着那张纸）这亲戚是谁？

护士 我不知道，我只记下她的有关情况。

罗莎 请给我看好吗？

医生 不行！夫人，请不要这样。我是医生，要经过我的允许才行。（看那张纸）露齐亚·里斯蒙蒂，您认识这个人吗？

罗莎 是那个坏女人！那个混蛋！她竟敢冒充亲戚跑到这儿来，这个和我丈夫上过床的婊子！

医生 冷静点，夫人！请您冷静点！

罗莎 我做梦都不会想到有这一天！为什么要我冷静？上帝没有恩赐我！守着这个浑身圆乎乎的用透明纸包装的像产品一样的丈夫，我都绝望了！那个没教养的人却来到这儿，敢对我不尊重！警长，您可知道，我丈夫是为了那个女人才去下属小工厂干活的，也是因为她才栽倒，被挤扁了脸，扁得像汉堡包。为了美好生活，他还得吃带壳米粒，那女人坏透了！

医生 （断然地）夫人，请不要说了！我受不了这样的吵闹，要是您还这样无理，我就请您出去，让您一个月内不得探视您的丈夫，懂吗？

罗莎 （望看医生，不知所措，哽咽地）您干吗这样……大声地……训斥我？我是女人……我都怕了……您看我的手都在颤抖！（突然变了语调）您在跟谁说话？对谁这样？那么蛮横！您是在跟昏迷病人说话，而不是跟我，教授！我要给您讲讲政治：我开了好几家诊所，我不是个听老板吆喝的唯唯诺诺的女人，先生，绝对不是！我还是妻子，我可以想来就来，这是合法的，何况我丈夫还在昏迷之中！要是您对此耿耿于怀，我就在医院门口静坐示威！

警长 （表示同意）夫人，请听我说，我正在调查您丈夫出的事，很可能这个女人能为我们提供有价值的线索。

罗莎 您还指望她掌握有价值的线索？您根本不认识那个女人，她什么都看不见，两只眼睛被钉上了钉子，快成瞎子了！

警长 （厌恶地）请您出去！

罗莎 （不情愿地往外走，才走几步一阵昏眩）唉，我的头……

医生 （扶住她）夫人，请不要再表演了！（让她坐下，然后对护士）把盐水瓶拿来。（护士照办）快！用盐水吸！（强迫罗莎吸盐水）

罗莎 （咳嗽）阿嚏！阿嚏……我胸闷……教授……您疯了？您让我受的是什么罪！阿嚏！……我现在真的感觉不好！

医生 这不是不好。快！勇敢些！去那边！

罗莎 （抓紧时间）等一等！请让我喘口气！（边吸边喘息，突然变了语气）我想做自我批评，你们说得对，我的表现的确不好，太自私了！说到底那个可怜的姑娘有权利见我丈夫安东尼奥。她谈恋爱不怪她，我都知道，她确实爱安东尼奥。她年轻漂亮，有文化，是大学毕业，应该爱恋您这样的教授才对，（警长反应冷淡）可是她偏偏选中了我丈夫这个比她父亲年龄还大的男人！做妻子的对这样的事应该感到骄傲才对，不是吗？我的确高兴……警长先生，请您不要赶我走，我想仔细了解她，那是个挺不错的姑娘。

警长 可以，可以，请坐！不要讲话！

罗莎 是，一定照办，

医生 警长，让她进来吗？（示意护士在病床前摆放一面屏风，以便露齐亚看不到病者）

警长 当然。医生，（转身向外）让这位小姐进来！请进！

〔露齐亚出来。神情有些尴尬。

露齐亚 罗莎夫人，真对不起！我自作主张来到这里，也许不该这么做，我知道。

罗莎 （走过来）别担心，你做得对，也许安东尼奥会高兴的，尽管他可能认不出你了。（拥抱）

露齐亚 他还没有恢复知觉吧？

罗莎 教授说还没有，不过安东尼奥认出我了。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认出你，他认识你的时间还不长。

露齐亚 您肯定他是安东尼奥吗？

警长 对不起，打扰一下，博士。（指露齐亚）请您靠近病床。

〔护士拿走屏风。

罗莎 不！请您等一等！他不想让您看到他像是经过包装的产品，可怜的姑娘！警长，应该让她先有思想准备，还是这样做吧！

露齐亚 （喃喃自语）警长？

罗莎 是的，他来这里搞调查。看上去粗鲁，但他是个好人。你跟我来，我要告诉你安东尼奥伤的不轻，你要坚强些。他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两只耳朵……

露齐亚 （走到床边，刚看一眼）我的妈呀，太可怕了，是他！是他！（抓住罗莎）

医生 您肯定吗？您根据什么认出是他呢？

罗莎 是看手，别的没有。

警长 （厌恶地几乎喊出来）不要多嘴，快回答问题！

罗莎 对不起，谁多嘴了？

露齐亚 不，不是看手，是看耳朵，我是根据耳朵认出来的。

警长 根据耳朵？

露齐亚 是的，那两只耳朵我研究得非常仔细。

医生 （惊奇又感兴趣地）您研究过他的耳朵？

罗莎 她真聪明！

露齐亚 是的，您要知道我会扎针灸，是在中国学的针灸。安东尼奥以前患鼻窦炎……

罗莎 对，对，是有鼻窦炎，这是真的。他的鼻窦炎很厉害！

露齐亚 为了给他治鼻窦炎，我在他的耳朵上扎过针。（罗莎模仿在耳朵上扎针，同时按住穴位模仿过程）正因为此，我能认出他，靠的是熟悉他的耳朵。教授，您知道他的面容与众不同，所以做一个蜡制耳廓模型，就可以得到酷似幼小胎儿的印记，而

这个印记并不是母腹中胎儿的缩小画像。

警长 就像看到自己幼时的照片一样！

罗莎 耳朵能反映胎儿！我要把这些告诉诊所的医生。

医生 是真的，我从一本法医杂志上看到一条消息：在德国，技术警察已不再提取惯用的指纹，而是根据各种凹凸不平的耳廓模型做鉴定。

警长 简直不可思议！对掌握的各种线索用蜡制耳朵做鉴定，这些德国人！好了，关于这一点，没有疑义，他就是安东尼奥·贝拉尔迪。博士，感谢您给予我们的鼎力合作。

露齐亚 请不要客气！

罗莎 不，不要谦虚，你确实了不起！那个人看中的正是我们的安东尼奥，这个狡猾的东西！来，我们一起看看，这样他会高兴的。（走近木偶）安东尼奥，你的未婚妻来了，你高兴吗？看，他好像在向我们眨眼。唉，我真傻，他是因脸上的瘀斑才眨眼的！

〔罗莎粗暴地摇晃病人的肩膀，身体失去了平衡，抓住一根吊绳才站稳。

〔木偶在众人的一片惊呼声中飞向高空。

〔舞台一片黑暗，音乐声起。

〔灯光重新亮起时，病床连同木偶不见了，舞台上只有罗莎和医生。

医生 夫人，可能是我不够谦虚，但是应该承认我们之间的成功合作创造了奇迹，您会看到这是一项杰出的成果。

〔一个和安东尼奥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坐在轮椅上被三个护士推进来，他的脸蒙着，所有人都围着他忙碌。解下

绷带后，他露出了用破旧的松紧带布包住的脸，松紧带上挂着几个小圆环：一个在下巴上，一个在鼻子两侧的面颊上，一个在额头。这些圆环系在带动下滑的支撑结构滑轮的线头上，每名护士手里都拿着一两根线头。在做这些动作时，罗莎说：

罗莎 真令我感动！我觉得像我少年时看过的一部电影《活着的木乃伊！》，解下绷带时也是这样：是他，就是他！就是他！他是弗朗肯斯特恩①！

医生 您说什么呀？夫人，他好了！

罗莎 是的，是的，是他！没错！你们太棒了，只是脸上的缝合处令我有点不舒服。

医生 没关系，现在只能这样，过几天就没有了。一部分靠自行吸收，另一部分靠提拉线头。

罗莎 拉线头的时候会不会拆开线，使脸掉在地上？哎呀，我一高兴就说傻话。安东尼奥，你感觉怎么样？快回答！

〔那人一动不动，眼睛也不眨一下，就像古埃及的雕像一样。

医生 夫人，慢点！慢点！让他慢慢恢复活动关节，一步一步地来。要知道他的下颌骨和腭骨都是再造的！

罗莎 是啊，现在他可能开始恢复了。

医生 还是我来吧！（转向病人）安东尼奥先生，请慢慢张开嘴，让我们看看怎么样了。（容貌酷似者照办）很好。

---

① 恐怖小说《弗朗肯斯特恩和现代普罗米修斯》中的主人公，怪物。

〔那人（指容貌酷似者）靠医生、护士提拉线绳，才能做动作，给人的印象是，他的嘴巴的每一个动作都是靠“机械”式运动完成的。

罗莎　张嘴！张开嘴！

医生　现在您跟我学，跟我重复：“啊……”

酷似者　“啊……”（不断模仿医生、护士的动作）

罗莎　他说出“啊”了！

医生　您好好做，夫人！（对酷似者）再来一遍：“啊……呜……”

罗莎　安东尼奥，快跟医生说“呜……”

医生　（对罗莎厌烦地）不行！不行！先说“啊”，再说“呜”！（对酷似者）请听我的话，不要听夫人的。再说一遍：“啊……”“呜……”

酷似者　“啊”……“呜”……“哎”……

罗莎　他说出“哎”了，是自己说出来的，真聪明！

医生　（对罗莎发怒）这样不行！不许您打岔，安东尼奥先生，您只能按照我的要求练习发音！

罗莎　好吧，可是如果他要发“哎”的话，障碍是什么呢？

医生　夫人，您要知道发“哎”这个音要求颌骨运动，极大地限制了他的发挥，您想让他冒险从牙缝里挤出这个微弱的音吗？

罗莎　那么我的安东尼奥以后永远不能说“哎”了？他是多么不幸啊！他说不出尊敬的，改正的初级的这些字眼了！那么《国际歌》呢？连《国际歌》也不能唱了吗？（唱起来）“英特纳雄耐尔……”

医生　不！他能说“哎”，但那是以后的事。首先他必须练习braa，bruuu，briii这样的音节。

酷似者　braa……bruuu……briii……（在练习其它音节的同时，随着音乐拍节的循序渐进，把所有音节都融入爵士乐曲中的独奏中）

医生 这样很好！现在请您说：鸭子，小鸭……

酷似者 鸭……子，小……鸭……

医生 不行！请您这样练：小鸭……

酷似者 鸭……子…… bra，bru，bri。

医生 快！现在您说隐士，性欲，私自动用。

罗莎 教授，您疯了？您让他讲的是什么话呀？这些话他不可能说出来，他是工人。我们接着练吧！“隐士！”您让他说常用词，比如工资补贴，补助基金管理局，解雇……隐士，我们一个都不认识！

医生 我知道怎样教他，（对酷似者）安东尼奥先生，继续说：隐士，性欲，私自动用。

酷似者 私……私……私……

医生 怎么啦？

罗莎 您看到了，他被您惹生气了！（酷似者站起来，径直走到门口，罗莎要制止他）我去叫住他，我是妻子。安东尼奥，你不能出去……（她学着弗朗肯斯特恩的走路，走到酷似者跟前，极力制止）安东尼奥，不要这样！（对医生）他怎么走路？你们是不是弄错了？（酷似者发出的声音似大象）安东尼奥，你不是大象！

酷似者 （艰苦地）您不能讨厌我！

罗莎 用“您”称呼我！教授，您都听见了，他假装不认识我！亲爱的安东尼奥，我是你的妻子！

酷似者 （吃力地说）妻子，妻子，别再……往下……说了！（他带着绳子走出去，护士跟在后面，想放开他）

罗莎 您听到了吧？他要去哪儿？教授，快把他叫住！

医生 不，让他出去，要是他愿意走路，就让他活动活动，他要去哪儿呢？可能回他的病房。夫人，您别再对我说您生气了，应该理解这一切。这几个月很紧张，手术一个又一个，神经敏感是正常的。您应该更多地想想他的手术很成功。



罗莎 成功？这几个月我一直在护理他，可他连看都不看我一眼……仅仅吐出几个简单的音，然后对我说什么妻子妻子的。

〔警长登场。

警长 对不起，教授，是您允许病人罗莎的丈夫出去的？

医生 是的，你们可以让他独自回病房。

警长 但是他不回病房，乘电梯下楼，去出口处了。

医生 他还没好，还不能控制自己，我去找他！

警长 已经制止了。我派了两个人才抓住他，幸亏我们有人值班，不然他就溜了。

罗莎 什么？他要走？您没看到他是怎么走路的？他可能想去……植物园。

警长 是的，他肯定是要去那里。夫人，麻烦您先去那边，我有点私事要对教授说。

罗莎 行，我过去。（自言自语地）老是赶我走。（对医生）我去看安东尼奥，帮他练习说话，教他说“亲爱的罗莎，我爱你，我要离开那个坏女人，回到你身边，而不让他说隐士，性欲，私自动用这些词”。（说最后一个词时离开舞台）

警长 好了，教授，我看一切都很顺利，难道不是吗？

医生 手术非常成功，过几天他就可以几乎是清晰地讲话了。

警长 祝贺您的成功！教授，可不可以从现在开始向他提些简单的问题？

医生 可以，但要有我在场才行，因为强迫他回答问题是很有害的。

警长 行，行，您可以在场监督，还可以帮助我们。您愿意让法官进来吗？（不等回答，就向外面喊）法官先生，请进！（法官登场）教授，请你们自我介绍，我总是叫错名字。（向外面）你也

进来！（一名警察手提打字机走进来）他是我的合作者，负责询问记录。

医生 记录什么？我还没完全明白，你们对他的怀疑是怎么回事。

法官 这件事迟早要开始。您知道，我们发现贝纳尔迪名下的二八红色汽车，与恐怖分子的汽车为同一辆车。（警长站在医生身后，果断地示意法官住口）不过，没什么大不了的。病人现在怎么样了？

医生 请不要以为病人能够……我对警长说过，要慎重从事，病人几乎不可能做到合乎逻辑地回答问题，可以说造成昏迷的伤痛影响了所有记忆储存的方方面面。

〔医生站在坐轮椅的自动替身身后，把一台打字机放在一个活动装置（大脑监测器）上，抓住替身的头，讲述头骨是怎样分离的。当他用监测器迫使替身活动时，打字机移动到舞台的中央。

医生 您看，在大脑中后部被称做记忆的区域，有一块空间，我们称之为记忆储藏室。在这个储藏室里，有数千个继电器，只要有要求，这么多的线轴都会起作用，上面存有既往病史、话语、感觉等，总而言之，都是我们生活中的事实。

警长 伤病会不会造成线轴失灵？（警长也在替身头骨上比画）

医生 不，不会全部失灵，但大部分要失灵。一段时间内，即使无关大局，病人也会显得失态，其余部分都废了。

警长 会不会出现伤员在某些情况下装出丧失记忆的样子，或自行采取某种手段，避免说出事实真相呢？

〔医生和警长靠手势轮流给替身做脑手术。这个可怜的替身已身不由己，完全成了被驯服的工具。

医生 不，不可能！在病人恢复初期，我们称之为纯真过渡期。这时的病人说不了谎话，因为假器官不论在谁的脑子里都是最脆弱的，容易暴露出来，遇到暴力伤害时总是第一个被破坏。

法官 简单讲几句话。（法官也想把手放在替身的头上，但被医生厌恶地制止了）既不会装样子，也不会说谎话，是不是在所有病人身上都会出现呢？

医生 政治家除外，他们不会遇到重大伤害。不管怎么说，对于你们提出的各种问题，你们都会得到与基本事实完全相符的答复。回答的内容也许微不足道，但这些点滴事实有助于真相大白。

警长 （探身向舞台侧幕窥视）他在这儿，有人正要带他进来。刚才他在马路上，正要上出租汽车。（朝门口喊）过来！过来！

〔那个容貌酷似的人像黄脚绿鸠一样蹒跚而来，按照吩咐在舞台中央的活动椅子上坐下来。在他登场时，自动替身挪到他的左侧，他仍在动。

医生 安东尼奥先生，您也可以坐在这儿，请放松。两位先生想问你们一些问题。（对其他人小声说）请你们一定不要施加压力，让他们坐在椅子上自在一点儿。

〔酷似者突然像疑神疑鬼的黄脚绿鸠一样，回过头来向替身恶狠狠地瞪眼，不断痛苦地插科打诨。

警长 当然。（对酷似者）我们就在这儿吧！请您告诉我，以前您在什么地方快速奔跑？想往哪里跑？

酷似者 （吃力地）小……鸭，小……鸭，（对警长）请重复！

警长 您在什么地方飞快地跑？往哪里跑？

医生 别怕，快回答！

酷似者 逃……跑？我不想逃跑，我想……只想……去……

法官 去哪里？

酷似者 去大……厦……

警长 哪座大厦？

酷似者 大……厦……在……那儿！（用一连串的手势动作描述楼梯、电梯、挂钟和自动门）

医生 不！您不能用力！镇静点！放松！

法官 对！要镇静些，放松！我们只想开开朋友之间的玩笑。

警长 也想帮助您，便于您练习讲话。

酷似者 讲……话，朋……友之间？教授，他们是您的朋……友？（像猎犬搜寻猎物一样盯着替身）那个用机器打字的人，也是您的朋友？他在写什么？

警长 他在记录您的讲话，对您取得的一次比一次大的进步进行评估。

酷似者 啊，是这样？过会儿……让我看……看我说……的话还有……他写的内容……好吗？

警长 当然可以，您还要签字呢！

酷似者 签字？为什么要签字？为什么要我签字？

警长 （发现说漏了嘴）不，不，什么都不要。

酷似者 不对，您在说谎。（大喊）您骗人！（三人一起劝说）您骗人！

警长 不许再喊叫！

酷似者 骗人！

警长 从他能记忆的事开始问，比如您叫什么名字？

酷似者 别人都叫我安东尼奥，教授也这样，还有那个折磨我的……浑身颤抖的女人……他们都叫我安东……尼奥，安东……尼奥。

法官 您的夫人呢？

酷似者 我不……知道。她对我说……我是您的……妻子，可是我不……记得了……幸亏我不记得……得……（又打出不连贯性的手势）都灵……安东尼奥……安东尼奥……

医生 好，好，镇静点！我们不说您的妻子了。

酷似者 不说妻子……不！

法官 我们不对您说您的妻子。

警长 我们不说了。

酷似者 不再谈……我的……妻子。（突然对着警长）起誓！

警长 起什么誓！

酷似者 起誓！

法官和医生 您得发誓！

警长 时间不多了。

酷似者 起誓！骗子起誓！（蛮横地谩骂警长）

警长 （迫不得已像小孩子一样画了十字，并吻了手指，接着厌恶地）要我做的是什么事！那次事故您还记得什么？

酷似者 （爆发出疯狂的令人毛骨耸然的大笑）哈哈……（用手指描述冲突的细节，汽车的撞击声等）

医生 不，对不起，你们全错了！必须再圆滑些，说话要拐弯抹角才行。

法官 说得对。安东尼奥先生，您还记得儿时的一些细节吗？

酷似者 （转向医生）他们拐弯抹角啦！（又对法官说）是的，小时候……我喜欢汽车……很小的时候就喜欢！

法官 所有的小孩子都喜欢汽车。

酷似者 可是我比……别人更……喜欢！（向周围看了看，显出快乐的样子）我住在一幢……高楼里……

医生 在童年的记忆中，一切都是高大的。

酷似者 我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我们三个人经常穿海军衣服。

法官 有意思。

书记员 博士，这件事也要记下来吗？

警长 不用记，他说的是些傻话，没有意思！

法官 继续说下去，给我们讲别的事。

酷似者 我喜欢踢足球……偏爱尤文图斯队。

警长 您喜欢尤文图斯队？很好。

酷似者 我曾爱过这支球队，后来因他老赢球，我厌烦了，就把他转让给了我弟弟。

法官 （大笑）啊，自我表达的方式是多么怪异！您还记得父母吗？

酷似者 关于我母亲……我记不得了……一点都记不得……妈妈了……在这个时候，关于妈妈我想不起来了……

法官 他不记得了。

酷似者 我要好好想想……我妈妈……

警长 不要使劲去想。

酷似者 请您稍等，我要回忆一下。

法官 不必了。

酷似者 我要回忆！我爱妈妈！（激动地）我想不起我的妈妈……我没有妈妈。（失望地哭）我搜遍了记忆，我没有妈妈！（头靠在警长的肩上）

警长 您要干什么？

酷似者 请让我靠一会儿。

警长 （躲开）靠什么！

酷似者 轻轻地靠一会儿。

警长 请自重！

酷似者 您有良心，良心！为了我的妈妈！

警长 够了，谁在乎这个！

酷似者 （哭了）您说"谁在乎这个"，这时候在说我妈妈！（威胁地）您得向那位……先生……祈祷：我恢复不了……记忆了，

因为如果……我恢复了……记忆，我就……能回想起……我是谁，我从前……是谁……您看……（做删除手势，接着继续讲述）而对父亲我还有记忆……他经常带我去看汽车……

警长 他也在菲亚特工作吗？

酷似者 他是？

警长 您的父亲也在菲亚特工作吗？

酷似者 他？工作？（狡猾地把头靠在警长的肩上）

警长 请您自重！

酷似者 我父亲……是个古怪的人。我记得他穿黑色……衬衣，他说……墨索里尼是……傻瓜……哈哈……我能笑了！

法官 当然！如果他是工人……穿黑色衬衣……

酷似者 不过，他还是个天主教徒，他常说："人不可……貌相，看人要看他在银行……持有的大把股票！"他这样说对我很有益处，我感到我成熟了。

法官 很好，继续往下谈。

酷似者 小……鸭，隐士……隐士，性欲……

〔书记员用打字机飞快地打字。

警长 你要把内容都记下来。

〔书记员停下来，准备立即重新开始。

法官 现在您愿意不愿意向我们讲述那次事故呢？

酷似者 啊，我只能……想起一些枝节。我坐在汽车里……当时还有一辆汽车……两辆汽车……

警长 （和法官一样喜出望外）有两辆汽车。

酷似者 （吃力地想着）一辆在跑。

法官 另一辆在追，是您的车吗？

酷似者 我就在那辆车上……

法官 在后面跟踪。

酷似者 （重复）跟踪……

法官和警长 （齐声）跟踪，好极了！

酷似者 不，不，我说错了！

警长 怎么？不是吗？

酷似者 我说错了！

警长 您最初是这样回答的呀！

酷似者 您骗人……是骗子！

警长 好，就到此为止吧！

酷似者 （大喊）骗子！两面派，多纳特·卡廷！

医生 不，您不能暗示他……（抓住活动椅子，推到舞台尽头）我对您说过，让他坐在轮椅上，随意转动的轮椅。

警长 好吧，您就随意转动轮椅吧……（抓住扶手沙发朝剧院正厅扔去）

酷似者 对，我一向……一向办事……果断，从小……这样。够了……我再也想不起来了……

警长 您再努力想想……

酷似者 可以。我心里有团火……在燃烧……哎哟！（显出抽搐痛苦的样子，嘴巴张得大大的）

警长 停下，镇静点！

医生 我早就对您说过不要过分要求他！

酷似者 没事……是……腮脱了！（往下巴上打了几下）啊，好了……

警长 幸亏没事。（把法官拉到一边）现在清楚了，不论从哪方面讲，外出干活出了事的说法全是夫人编出来的。

法官 肯定是这样。得看住那个女人。

酷似者 啊，我想起有人大喊一声："律师，他们把律师带走了！"

警长 太精彩了！（对警察）快记下来！

酷似者 为什么说精彩？这是什么意思？请你们告诉我，这位律师是谁，我时常想起这个字眼。

法官 我对此深信不疑。

酷似者 怎么？

警长 没事，没事。过会儿我再告诉您。现在我们接着谈，菲亚特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

酷似者 菲亚特？我常听到这个名字……是指菲亚特家族！

法官 （对警察）家族姓名。

酷似者 就像属于我的东西一样。

医生 这些工人离不开菲亚特，简直不可思议！

法官 现在请您谈谈您的工作。

酷似者 工作？

警长 对，谈您的工作。

酷似者 在菲亚特……工作？

法官 （帮助他）工作……

警长 是工作。

法官 工作……辛苦……

酷似者 辛苦……（强调这几个字）工作……辛苦？

警长 对。

酷似者 这些字没有意义。

法官 （对书记员）这是废话！

警长 那么，“生产”，“利润”……这些字眼别人对你说过吗？

酷似者 啊，是……是的，经常说这些字眼……还有“整顿”、“纯利控股”、“劳动力的流动”、“突然解雇”。

警长 （小心翼翼地）恐怖主义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酷似者 这是武装斗争迅速、彻底发展的形式，也是双方的需要和利益产生冲突的结果。

警长 回答得好极了!

酷似者 好吗?

法官 好极了!(两人得意地笑了)用地地道道的恐怖分子的语言表达出来!

酷似者 我讲得对吗?

警长 对极了!

酷似者 我不理解我说的话,我想知道我说了些什么。

法官 不行,为什么要这样做?

酷似者 我不是弗拉米尼奥·皮科利![1]

警长 我们接着谈吧。比如据我所知,您和外国团伙有联系,您还记得这事吗?

酷似者 记得,当然记得……外国团伙……我记得……

警长 哪些团伙?是俄罗斯人吗?

法官 很好。

酷似者 我是猜出来的吧?你们高兴吗?

法官 高兴,非常高兴。您和利比亚人有联系吗?

酷似者 利比亚人?利比亚?……啊,是的……我想起来了……我特意去了利比亚。那里的人身穿制服朝我们走过来。

法官 是制服吗?

酷似者 是的,他们是指挥部的军官。

警长 是指挥部的还是突击队的?

酷似者 您猜!

法官 是秘密活动吗?

酷似者 是的,非常机密。贩卖……

法官 贩卖武器?

酷似者 包括武器……轻重工业产品……什么都有……

---

① 当时执政的天主教民主党领导人。

警长 您知道为什么贩卖这些东西吗？知道不知道武器的用途？

酷似者 水。

警长 什么？

酷似者 矿泉水，要不冒汽的矿泉水！

法官 您说些什么呀？

医生 很简单，他渴了。

警长 稍等，先回答我们刚才问的问题。

酷似者 不，我渴，我要喝不冒汽的矿泉水，要新鲜的不加冰块的矿泉水！

医生 请等一下，我去拿水来，冰箱里有水（让人把摆放阿涅利塑像的底座移开，露出了冰箱）

法官 好，给他拿瓶矿泉水来。

酷似者 不要冒汽的，如果打嗝，鼻子会脱落的！

警长 请给我也拿个杯子来。

酷似者 天哪！漏斗……大夫，您有漏斗吗？

医生 有……有，（从冰箱里取出漏斗，递给他）

法官 漏斗？要它干什么？

酷似者 喝水用……要不然水全溅出来了……我还要吸管……（抓住漏斗，把它插进右侧脖子里）大夫，您帮我把漏斗拧好行吗？不必了，谢谢，您看，我自己拧了……（医生往杯子里倒水）请把杯子递给我，祝您健康！（把杯子里的水倒进漏斗里）好喝，很新鲜……哎呀……开始我总是发抖。

警长 对不起，您往哪儿倒水？

酷似者 直接流进食管里……

医生 是的，数月内或许更长一段时间里，他不能用嘴吞咽，既不能进水，也不能进食。

法官 进食也要漏斗吗？

酷似者 是的，只能进流食……全靠脖子。吃进去的什么都有：第

一道菜，第二道菜，水果，还有咖啡。不对……没有咖啡，是塞药！（表情令人不寒而栗）

警长 您愿意不愿意我们继续交谈？

酷似者 愿意，我们继续谈吧。您刚才问我是否……记得贩卖武器以及武器的用途，我苦思苦想……想起一个字眼：稳定化，但我不同意这个意思，我觉得……有警察在场……

法官 警察？什么警察？

酷似者 不记得了……可能是我们的人……

法官 是意大利警察吗？是不是特别纵队？

酷似者 是非常特殊的……秘密纵队。据我所知，他们就在那里……我怕他们向我开枪……我想起这件事的过程：有将军，部长……后来一切都暴露了……又再次被掩盖起来，渐渐被遗忘了。

警长 （松了口气）遗忘了！

书记员 将军……部长……（飞快地打字）我没听明白遗忘的前面是什么。

警长 你在写什么？删掉！全部删掉！

法官 不，不要全删，从警察删起。

酷似者 那段时间的事我记得很清楚……全都清楚……有所有主要人物的姓名，其中有一位海军中将……一位法官……一位部长……

法官 请不要再说了。

酷似者 如果我绞尽脑汁地去想，还能想起来。我可以说出五百个人的名字……我按字母顺序说：第一个是……安德雷……第二个是……（他讲话时，法官和警长制止他，但无效；警长示意医生立即给他臂部注射针剂）安德雷奥托……安德雷奥托（话没说完，就失去了知觉）啊，啊……

医生 警长，十分钟之内他听不见，也不能讲话。

警长 这还不错。毫无疑问，他是恐怖分子，要被单独起诉。

法官 几乎可以认定是过失罪。

警长 法官先生，请不要忘记，这是个从背后向我们打冷枪的人。

法官 说得对，决不能忘记这一点！正如我们怀疑的那样，这人参与了绑架阿涅利律师的行动，在搏斗中大打出手。他的同伙认为他没救了，想摆脱累赘，才把他送到这儿。

警长 对外要散布舆论说，他是个做蠢事的可怜虫，不然有人会怀疑是我们让他开口讲话的，他从事恐怖活动的同伙也会找上门来把他劫走，或许还有秘密警察组织的人。

酷似者 （苏醒过来）我想起……

警长和法官 （齐声）不许你讲话！

〔医生急忙注射针剂。

酷似者 唉……真是的！（再次显出软弱无力的样子）

法官 我们可以就地逮捕他，然后把他彻底隔离起来，甚至像教会会长一样把他手下的人把他塞进集装箱里。

医生 行，这样你们可以彻底制服他，正如福音书作者所言：在牢房里，一切念头都会消失，变得平淡无奇。

酷似者 （又清醒过来）现在我要告诉你们所有人的姓名……我想起来了……

警长和法官 （齐声）不许你再讲！

酷似者 （重复刚才的动作，医生再次注射针剂，他瘫软下来）我的脑袋！

医生 如果你们还想让他开口讲话，就得听我的，让他安静下来，至少十天内不能见他。

警长 您开什么玩笑？十天不能见面？我们手里有抓住那批人和尽可能找到活着的阿涅利律师的线索，而您……

医生 好，我理解你们。五天不见面。

法官 不，不行！最多三天。

医生 我同意，就按你们的要求去做。不过，要是他的脑子出了问题，你们得负责任，懂吗？

警长 先停两天，然后再询问他。我们派十几个人化装成医生和护士守在这里。

法官 当然，这样做是为了监视和保护他。

医生 十几个人？是不是多了点？

法官 不多。这是我们掌握的最为肯定的线索，可以说这个人是完成调查任务的真正的见证人。

警长 您的话让人听了高兴，比佩齐、桑塔罗、菲奥罗尼和巴尔博内的话还管用。这是个有悔改之意但又不懂得悔改的恐怖分子。

酷似者 （像弹簧似的一跃而起，径直走到法官和警长面前）我想起了那位部长的姓名，还有……

警长和法官 （齐声）不许讲话！

酷似者 那就不说了。

〔舞台暗下来，音乐声起。



第 二 幕

罗 莎 的 家

〔房间很大，有三扇门：右边对着楼梯平台；中间是卧室；左侧是房门。

〔屋内正中间摆放着一个白色塑料人头像，上面套着引人注目的假发。左侧橱柜尽头摆放着一台电视机；右侧尽头是一个活动抽屉，旁边是衣架，一个带轮子的硬木扶手沙发依墙而放。前台右面墙旁边的家具上摆着象征古希腊和罗马神话人物的纸制半身像，立式灯罩上挂着一个低音单簧管乐器，墙上还有许多画。

〔舞台灯光亮起，罗莎和露齐亚从外面回来，罗莎提着一袋食品。前台活动支架有一扇窗户。

罗莎 啊，亲爱的露齐亚，真对不起，你在这儿等我多长时间了？

露齐亚 大约半小时。

罗莎 哎呀，天哪！要是能料到你在这儿，我就快点回来了。对不起，家里乱糟糟的……我正在整理一位顾客的假发……（整理家具上的假发）

露齐亚 你别担心，应该请你原谅我的是，我就这样来了……我实在太忙了。我一点都不知道安乐尼奥的事。他们不让我上医院，说他精神严重错乱，麻烦一个接着一个。

罗莎 是这样，（走到窗前，打开窗户）吸一口新鲜空气吧！他们只

让我见他五分钟，我刚走过去，他就开始喊："走开！走开！我不要你这个讨厌鬼，走开！"他一点都不像安东尼奥，倒像是中了邪！

〔窗户沿着前台移动，直到离开舞台，在右侧幕布中消失。

露齐亚 真是邪了！医生是怎么讲的？他们采取救治措施了吗？

罗莎 救治措施倒是有，他们安排了一个精神医生。这个医生医术很高，我现在想不起他的名字，好像是特尔齐安。这位教授曾想出了一个主意：他把安东尼奥背上汽车，带他去米拉菲奥里的菲亚特，到他原来工作过的车间，看看他能否回想起记忆中的某些事。一进工厂，他的确显得自在，像老板似的在机器中间走来走去。可是当有人把他带到装配线，给他一把焊铁，对他说："安东尼奥，大胆地焊．你干过好多年了"时，他的脑袋炸了！眼睛都蹦出来了！他发疯似地喊叫："不，我不干这个讨厌的工作！"（露齐亚忍不住笑起来）他们强行把他带走，安东尼奥仍然口出狂言："走开！走开！快离开这个爆炸装置！"

露齐亚 （好不容易止住狂笑）啊，遗憾的是您不能讲下去了。

罗莎 怎么？你笑什么？

露齐亚 对不起，这是反常行为，把一个人看得和阿涅利一样，我是说同阿涅利一样。

罗莎 是的，人有时候会发疯。对了，我还没告诉你，上个星期四有人把他带回家待了几个小时。

露齐亚 星期四？那么你只见了他一会儿。

罗莎 不，我不在家，他们请我出去，要是安东尼奥碰见我，麻烦又来了。那位教授解释说这是克里通纳综合症。

露齐亚 克里通纳综合症？

罗莎 是的，那位教授告诉我，克里通纳是一个希腊人，他把妻子全吃掉了，吃下去以后，消化不了，害怕了，像是做了一场恶梦。

露齐亚 啊，是这样。克里通纳综合症……对！有这样的悲剧事件。

罗莎 说得对，确实是个悲剧！你想想，他们把我丈夫带回家，而我必须出去，这等于说我在家里自找麻烦。

露齐亚 你知道他在家里的表现吗？

罗莎 知道，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们向我讲述安东尼奥在家里走来走去，什么都想不起来了，连他带着的普鲁塔克[1] 和斯维托尼奥[2] 的半身塑像都不记得了。（走到塑像前，塑像晃动起来，她抓住头转了转，出现了第二张脸）他疯了，结婚时还送了我嫁妆！

露齐亚 啊，是的，这事他对我说过。他真是个守旧的顽固派。

罗莎 是这样，对他自己的书他连看都不看一眼，还得我收拾得整整齐齐。我对自己说，说不定哪天，他对那个坏女人厌倦了，还会回来……（尴尬地自我纠正）我在说露齐亚……亲爱的，这样的事是可以理解的。男人离开自己的妻子，和另外一个女人相好，在厌烦之后又回到妻子身边……这就是生活！电影里也有这样的事，我见过，好看极了！太好看了！我看了七遍！一个男人在抛弃了情妇之后得了重病，在极度痛苦中死去……（露齐亚显得不快）那女的死得很悲惨……我说着玩呢！露齐亚，我喜欢你，这次你帮了我的忙，助我一臂之力，可是我曾恨过你，骂过你……（停顿后换了语气）你看得惯我吗？

露齐亚 非常看得惯！

罗莎 我很高兴。有人给我讲过圣爵盖的故事，幸亏不是真的，不

---

① 古希腊著名传记作家，著有《希腊学者名人传》。

② 古罗马政治家，著作家，代表作为《凯撒传》。

然你现在手拿鞭子，带着牧羊犬……啊，露齐亚，都什么时候了，我还在这儿瞎说！安东尼奥什么都不记得了：斯维托尼奥，家具，桌子还有我。

露齐亚 罗莎，安东尼奥会好的。

罗莎 （沮丧地）不，安东尼奥好不了了，他的伤不会好的，我要上吊了……（换了语气）你喝不喝咖啡？

露齐亚 谢谢！不过你不要专为我一人沏咖啡。

罗莎 不，不，我来沏吧。过几天我再上吊自杀。（看了看手提袋）罐头哪去了？我记得清清楚楚是刚买的……忘在水果店里了，我去取回来。（走到门口）安东尼奥的不幸使我变得古怪了，但愿罐头没有丢。（下）

〔露齐亚孤零零的一个人，她朝周围看了看。几分钟后，电话铃响起，稍犹豫后，她抓起话筒。

露齐亚 喂，是谁？夫人不在，她出去了，我是她的一位朋友。啊，教授，是您……是的，露齐亚，我是教师，您立刻认出了我，记性真好！怎么样？什么？是谁？他跑了？警察全在，他怎么会跑了？……简直难以置信！从洗衣处跑的？……还戴着帽子……是他的吗？真遗憾……不，他没来这儿，我肯定地告诉您，向您保证，他确实没来过……请您放心，要是他来，我一定给您挂电话……行，一定，一定，不能让他发现我。教授，再见！（放下听筒）

〔那个真正的安东尼奥走进来，站在她的身后，样子狼狈不堪，身上穿着破皮夹克。

安东尼奥 啊，露齐亚，我真幸运找到了你。

露齐亚 安东尼奥，您疯了！来这儿干什么？想起什么事了？

安东尼奥 我能去哪儿呢？我去过你家，没有人。

露齐亚 我的上帝！你怎么从地下室跑出来了，那是个十分安全的地方。

安东尼奥 不错，安全得像坟墓一样，那是我的坟墓！我呆够了，再也忍受不了了，我受不起那份罪，我要见人，要说话……你见我还得当着所有作古的主教的面，甚至面临教皇的种种迫害。（脱下外衣，挂在衣架上）

露齐亚 你要明白，我不能这样做。那些警察对我寸步不离，我恨跟他们打交道，怕他们抓你。

安东尼奥 不管怎么说，那个鬼地方我是不会回去的，再呆下去我会疯的！

露齐亚 可是这里你也不能逗留，太危险！

安东尼奥 危险？有谁会想到我跑回家躲起来？我离开罗莎已经一年多了。

露齐亚 那也不行，过会儿你妻子就要回来了。

安东尼奥 这样吧，我告诉她全部真相，到该结束的时候了！可怜的你，我们瞒着她在做一件天大的蠢事！连我都对不住她……你不会想到没日没夜地像牲口一样蜷曲着是什么滋味！先是躲在破车里，然后在地窖里与一群蟑螂为伴。昨天出于无奈，我抓了二十只蟑螂，这些蟑螂在我身边围成圈，我坐在中间，我们成立了博洛尼亚凶杀案调查委员会。我快成疯子了！

露齐亚 这些我都知道。我很清楚待在那里不会愉快，可是你得有耐心，这个时候不能退让，再有几天就……

安东尼奥 你对我说要有耐心已经讲了几个月了："涓涓流动的河水，被我们心安理得地打乱了……你的妻子不会令我们厌恶，因为丈夫迟早会回来。他是属于妻子的。再过几个星期，不

会有人再提阿涅利。”然而，每天都是一种折磨：报纸、电视、广播铺天盖地，使我不得安宁。电视节目里居然有人编撰长篇连载小说《阿涅利轶事》。

露齐亚 我同意你的看法，这是愚蠢的行为。你认为，向妻子讲述全部事实，让她知道有两个安东尼奥，会解决什么问题？她已经确信，那个呆头呆脑的律师就是她的安东尼奥，也就是你。过几天他的身体好转了就会来这里，两个安东尼奥将愉快地相聚在一起。

安东尼奥 那个律师会不会和我妻子睡觉？

露齐亚 你说什么？干吗要睡觉？你不觉得自己嫉妒心太强吗？

安东尼奥 不，这种事令我恼火。正是他骗了我，把我解雇了，一脚踢开。我救了他的命，他却欺骗我的妻子。

露齐亚 安东尼奥，不要这样粗鲁！

安东尼奥 什么粗鲁，他是骗子！现在有人说他终生残废，要送他去养老院，回家还要来我家里，他到底要干什么？他骗取我的解雇费、保险金甚至退休金，这个盗贼！我厌恶他，我要全部说出来。

露齐亚 好，根据唯一的线索，这样你至少要度过四年的铁窗生涯。那么罗莎呢？她能暂时守住秘密不外传吗？

安东尼奥 嗯，我宁愿坐牢，哪怕要坐五年，直到判决书下来，那也比过这种被追捕的生活强得多。

露齐亚 有人利用你的沉默，把一个跨国工业集团的巨头整容成一个普通工人的模样，那又能去哪儿讨个公道，惩罚这种事情呢？你等着瞧吧，他们会为你把死刑重新搬出来的。

〔罗莎提着一袋东西进来。

罗莎 我回来了。（看见安东尼奥，惊得目瞪口呆，愣住了）

露齐亚 （佯装没看见罗莎进来）安东尼奥，你真的不认识我了？你看，我是露齐亚。

罗莎 有人把他送回来了？

露齐亚 你至少该认识你的妻子，没认出是她吗？（罗莎正要接近安东尼奥）不，罗莎，你待在那儿，不要过分接近他。

罗莎 看在上帝的面上，我不能亲近安东尼奥，不然他的克里通纳综合症会复发的。啊，看你恢复得多好！（戴上眼镜）一点伤痕都没有。

露齐亚 （把安东尼奥往罗莎面前推）安东尼奥，快过去！（悄悄地踢了一脚，挡住了他的胫骨）

罗莎 你为什么踢我们的安东尼奥？

露齐亚 对记忆力衰退的人，你尽管去撒娇……没人能把你治好，大学里的教师都说："拍他一下，再踢一脚，就能清醒过来！"安东尼奥，快过去！（又踢一脚）行了，你看多管用！真棒！快去拥抱罗莎！

〔安东尼奥拥抱罗莎。

罗莎 （十分激动地）抱住我！抱住我！别放开！……啊，我都陶醉了！我喘不过气了。（转过身来，对露齐亚）我可以拥抱他吗？

露齐亚 当然可以，罗莎。

罗莎 肯定吗？用两只胳膊去搂抱行吗？

露齐亚 没问题。

罗莎 （腼腆地搂住一动不动的安东尼奥，他既窘迫又感动）咦，安东尼奥，你怎么啦？不认识我了？我是谁？我是谁？

安东尼奥 你是罗莎，是我的妻子。

罗莎 是他的声音！他认出我了！（指着露齐亚）她是谁？快说呀！你也认识她。快回答！（狠狠地踢了一脚，挡住他的腿）

安东尼奥 别踢了，这场滑稽戏该结束了！现在是你了解事实真相的时候了。这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我同意这个说法。

罗莎 啊，天哪！你的克里通纳综合症又要犯了。

露齐亚 安东尼奥，行了吧，不要再说傻话了！

罗莎 （对露齐亚）再踢他一脚，再踢一脚，他就清醒了！（又踢一脚，露齐亚也踢了一下）

安东尼奥 我说你们疯了？哎呀，别再踢了！

罗莎 我们这是为你好，拍拍你，再踢一脚，你就清醒了。

安东尼奥 我要向你讲述事情的全过程。

露齐亚 住嘴！你不要讲话！（窗户从舞台右侧侧幕移到舞台中央停住，露齐亚朝马路上窥视）没时间了，安东尼奥，你得走了。

安东尼奥 为什么？出了什么事？

露齐亚 也许是我看错了，外面马路上有动静，我敢说是医院派人来抓你的。（走到衣架跟前，拿下安东尼奥的外衣）

罗莎 他们为什么不放过安东尼奥？

露齐亚 不，安东尼奥是跑出来的。刚才他到来的时候，医生刚打完电话，想知道他是不是跑回家躲起来了。

安东尼奥 不对，这是无稽之谈。别信她的，她这样说是因为……

露齐亚 我向你发誓，这是真的。听我的，走吧！趁现在还来得及，我们回去吧！（把外衣递给安东尼奥）

安东尼奥 不，我留在这里，哪儿也不去，等我给罗莎讲完一切再说。（把外衣放在桌子上）

罗莎 坏女人，你在引诱人！看到医院派人要带走他，就想骗走我丈夫！

〔门开了，警长带着两名警察站在门口，那位医生也来了。窗户从舞台上消失。

警长 他在这儿。教授，我对您讲过，在夫人家里肯定能找到他。

露齐亚 你们高兴吗？我有可能成为追捕对象！

罗莎 求求你们，别伤害他，不能吓唬他，他有病。

警长 谁想吓唬他？我们不过是朋友，对吗？安东尼奥先生？

医生 您要知道，您着实令我们着急了一阵子，怎么样？脉搏跳动加快了，我给您注射镇静剂。

警长 岂止是需要镇静剂？他很狡猾，让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才找到。亲爱的安东尼奥，我很清楚需要什么！

安东尼奥 您是谁？我完全不认识您。

罗莎 您看到了吧？您这样粗暴地对待他，使他又一次丧失了记忆力……您想想，刚才还能认出所有的人，那才是一件幸事。

警察 警长，怎么办？给他带上手铐吗？

警长 不，还没到时候。

医生 （对其中一名警察）请帮一下忙！（走到桌子前，从随身携带的药箱里取出注射用品）

安东尼奥 （仔细察看在场的人）警长？我正想跟您说件事，马上就讲，您一定要听。

露齐亚 安东尼奥，你疯了？

安东尼奥 不要多嘴！警长，请您听我说。（激动地与警长说着）

〔医生走到安东尼奥跟前，让他露出臂部，准备注射。但是，由于安东尼奥和警长正巧交换了位置，他把针扎进了警长的臂部。

医生 对不起，这是镇静剂。

安东尼奥 警长，请听我说……

警长 您真讨厌！（对医生）他现在要重提他就是阿涅利。

罗莎 阿涅利？

医生 （准备注射第二针）是的，很不幸，他这样做已有多日了，从我们让他去菲亚特转了那倒霉的一圈以后，他就认定自己是阿涅利律师。

罗莎 啊，原来还有这么回事。

医生 这不奇怪，这是典型的人格双重性现象。（转身对安东尼奥）请解开衣裤。

安东尼奥 解开衣裤？

医生 再补一针。（将要注射时，对罗莎说）这几个月，他被石膏绷住，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就像在陷阱里一样。他反复思考对肇事者的仇恨，在他看来，阿涅利要对这场悲剧负责，（转身对一位警察说）请您拿着外衣，（对罗莎）最后他就把自己当作阿涅利。

〔安东尼奥推开还站在他原来位置上接受打针的警长。

警长 啊……

医生 对不起，这是镇静剂。

罗莎 啊，圣母，他与阿涅利完全一样，像杰克博士[①] 一样成了双重人……过去和现在不一样了……他把自己当成阿涅利，就认不出我了。

医生 是这样。（准备注射第三针）

警长 对不起，医生，麻烦您过来一下。他正在对我发表奇谈怪论，说是他救了阿涅利。这人岂止是双重人，他还逐个数落在场的所有人呢！

〔安东尼奥趁看守不备，突然向门口冲去，出了门，反身把门带上就跑。逃跑前，他把警察推到自己的位置上，让

---

① 英国小说家史蒂文森小说《化身博士》的主人公。

警察挨了本属于他的第三针。

看守警察　哎呀，他跑了！

警长　愣着干什么？快去追！

看守警察　他把我们关在屋里了，钥匙在外边，真倒霉！

警长　从门锁向外开枪！还磨蹭什么？

罗莎　求求你们不要这样，别把门锁弄坏。我还有一把钥匙，请等一下，我给你们找来。

警长　不行！来不及了！开枪！开枪！（警察惊慌失措地举枪，瞄准剧场正厅）不是这儿，在门口！

〔警察朝大门开枪，外面响起沉闷的叫喊声。音乐声起，所有人都怔住了。

罗莎　安东尼奥，门外边是安东尼奥，你们把他打死了！

〔大门打开了。过了一会儿，法官出现在门口，显然是瘸腿跛行。

法官　我的腿……中弹了！你们为什么向我开枪？

警长　法官先生，您怎么会在门外边？

法官　我正在敲门。你们难道对所有敲门者都开枪吗？（栽倒在地上）

警长　医生，快！他昏过去了……闯下大祸了！（对露齐亚）医生，请帮个忙。（把法官扶起来）如果有谁议论这件事，我就杀了他！要是报纸上登出消息"法官被警察击伤大腿"，我就开枪自杀！

〔警察、警长、医生和露齐亚，架着法官一起出去。音乐

伴随人物下场。罗莎一个人孤零零地愣着，被眼前发生的事吓得面色苍白。她关上门，看了看被毁坏的门锁。

罗莎 一群疯子！要是我讲述这件事，没有人会相信。瞧！（指着门锁）这是他们随时掏出手枪的恶习。钥匙找不到吗？啪！马上就开枪。遇到枪膛走火的人，啪！，他们就会制止你，从来都是这样。我敢说他们有时去厕所小便，都会从裤子里掏出枪管，啪，啪地开枪，把尿酸都溅出来！（窗户再次移到舞台上。罗莎在舞台中央停下来，向外探头张望）可怜的安东尼奥，但愿他不要中弹……啊，我的上帝，他在那儿，是他！他躲在汽车后面……不见了，也许是另外一个人。（走到放着安东尼奥外套的桌子跟前，窗户移到侧幕）我真希望他能逃走，在医院里他们会把他彻底弄疯的：先是患克里通纳综合症，那是以吃掉妻子的魔鬼的名字命名的病症，后来又有了杰克博士的双重人格，既有点狼，又有点儿阿涅利的特征。唉！这是他的外套，他没穿就跑了，谁知道他会不会着凉？（拿起安东尼奥的衣服，走到衣架前挂上）

〔门开了，那个和安东尼奥长得一模一样的人走进来。他穿着大衣，手里提着一个塑料筐，头上包着围巾。他一进来，窗户就从舞台上消失了。

酷似者 可……可以进来吗？

罗莎 啊，是谁？啊，是你……你摆脱他们，终于摆脱他们了！

酷似者 我可……可以进……进来吗？（吃力地说）有人吗？

罗莎 当然没别人，他们送一位先生去医院了。那位先生敲门时，有人开枪，打中了他的腿，是为了开门才射击的。那位先生是法官。

酷似者 我是跑……跑出来的！

罗莎 我知道。

酷似者 那个……警长很……笨，他……确信是……我自己……袭击……自己，是自我恐怖主义者。

罗莎 镇静点，安东尼奥，先喘口气。天哪！你跑了一路，伤痕又露出来了，都是吓出来的。看你出了一身汗，渴了吧，喝点饮料吗？

酷似者 行，谢谢！我喝点不冒汽的矿泉水……要是喝冒汽的水会打嗝，鼻子会断开。（把围巾系在脖子上，脱掉大衣，向衣架走去）

罗莎 我马上给你拿水来，（看了看大衣）你穿大衣干啥？

酷似者 天气冷。

罗莎 你从前有两件大衣？

酷似者 （指身上穿的外套）不，这是长外套。

罗莎 这正是你双重人格的怪癖表现。

酷似者 夫人，我要告诉您一件事，您显然对此一无所知。

罗莎 你怎么对我称呼“您”了？

酷似者 夫人，我不认识您，我不是您的丈夫。

罗莎 亲爱的，冷静点，先坐下喝你的天然矿泉水，别胡说八道……（去厨房，稍过片刻，拿着杯子和一瓶矿泉水出来）

酷似者 我根本没有胡说！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头脑清醒，意识清晰！（从塑料袋里掏出随身携带的漏斗。）

罗莎 天哪！你来向我证实这事，就得对我称呼“你”。

酷似者 可以，我对您用“你”来称呼。你真好，帮我拧开漏斗，插进食管里。（用漏斗吸水）不，是我自己插进去的。

罗莎 漏斗？要它干什么？

酷似者 喝水用。

罗莎 从脖子里进水吗？

酷似者　是的，在声门和会厌没有完全愈合前，我还不能用喉咙吞咽……哈哈……颤抖了！你用瓶子直接给我倒水，这样舒服些。

罗莎　（接着说）啊，先生，你让我看到的是用漏斗喝水的丈夫，像是一个装酒水用的玻璃坛子。

酷似者　（用动作表示仰起脖子将水顺食管送下去的愉快感觉）请坐下，现在我要给您讲我的故事，是真事。

罗莎　还要讲？

酷似者　出事后，我昏迷了几个月。

罗莎　我知道。

酷似者　那天，有人把我带到菲亚特米拉菲奥里的安装车间，当时就像是在脑子里安了一颗炸弹，一次电击了五十下！我突然想起是我，正是我自己安装了那个罪恶的机器，制造了轰动，带来刺耳的声音和尘埃……我就在那里……我，阿涅利律师，抓住一个正在喷射足以使人视线模糊的闪光的电焊工，我浑身颤抖，就像屁股上挨了二百二十伏电压一样。

罗莎　安东尼奥，镇静点。

酷似者　我不是安东尼奥！我不是感情用事的傻工人！我是高于一切的人！他们以为我被关押了，可是我只不过是被认错了人而已！在这里，我的面容是发疯的木偶样，一位冶金机械工人的相貌……真是个讽刺！

罗莎　（失去耐心）啊，杰克博士，该结束了吧？你这个双重人格的躁狂症患者正在把我弄得心力交瘁！你要镇静下来，要不，我就把你的腿踢成两半！（朝他踢了一脚）

酷似者　哎哟！你疯了！（响起警笛的吼声，窗户回到舞台上，罗莎向外张望）是警察吗？他们是不是马上就到？

罗莎　不，不是警察，他们没停下来。不管怎么说，呆在这里，等着来抓你是不明智的……我把你藏起来，你用围巾把伤疤盖

上。

酷似者 我去哪儿呢？

罗莎 上楼、去顶层阁楼里。我安排得不错吧？在那里还可以睡觉。我已收拾好房间，本来是要租给学生住的。来，我带你去，我还准备好了水。（二人离开，罗莎的声音渐渐远去）没人知道有这么个房间，我从没有对人说起过。小心台阶，这儿的台阶陡。好了，请进！你看，有灯。

〔片刻沉寂后，电话铃响两三声之后门开了，安东尼奥气喘嘘嘘地出现在门口。

安东尼奥 （小心翼翼地进来）罗莎！罗莎你在吗？有人吗？（走进其它房间）幸好人都走了，但愿能让我安稳下来。看这一身汗，身上全是湿的！（脱下外套和衬衣，丢在房间地上）得让我凉快一下。不知罗莎是不是把替换毛衣收起来了。（走出房间，进中间的屋门）

〔罗莎从门口进来，站在门里对外面说了一会儿话。

罗莎 你在那儿好好待着，别有动静，我马上给你送吃的（去厨房）。上帝，我又激动了！真没想到丈夫一回家，我会激动成这样！太激动了！（看见地上的衣服）太激动了！连他脱下衣服我都没发现，这就是爱情！（收起衣服）他把衣服全扔在地上了，和平时一样，啊，他回来真让我高兴，我多么愿意给他洗衣服、熨衣服、做饭，像仆人一样忙碌……这就是生活！（离开舞台，走进厨房）

〔安东尼奥穿着一件干净的毛衣进来，用毛巾擦头和胳

膊。

安东尼奥 罗莎，我听见你讲话了，你回来了？

罗莎 （返回舞台）你怎么下来了？又遇到什么事了？为什么下来？（面带失望）

安东尼奥 啊，难道我不应该回来吗？你是不是愿意我成为不幸的人，无期限地被关起来？

罗莎 你说些什么呀？“无期限？”过些天事情就全解决了。

安东尼奥 不，不会的，等着瞧吧！通道是没有的，只要进去，就别想出来，他们让你在里面足足待上十二年。

罗莎 别胡说！

安东尼奥 亲爱的，共产党不会……

罗莎 不要胡说！你知道我没有发疯，把你关在上面十二年……

安东尼奥 上面？上面是哪里？为什么说上面？罗莎，你不会信口开河吧？

罗莎 （意识到丈夫不记得去过楼上）这样不好，我有点不耐烦了。如果你不老实，我，我就往你脖子里灌十二升溴化物。（拿来漏斗，对准安东尼奥）我要让你难受，像你奶奶那样难受！来吧，让所有人都变成疯子，先唱红脸后唱白脸，然后你再变卦，失去记忆！往前走，去！上楼去！听话！

安东尼奥 去阁楼？为什么？

罗莎 那是个安全的藏身之地。

安东尼奥 不，一点都不安全。阁楼没有出口，是陷阱。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呆在另外一间屋子里（朝卧室示意），那间屋子面对阳台，要是有人来找我，我就往房顶上跑。

罗莎 （打断他的话）要是摔下来，你会粉身碎骨的！我还得像疯子一样为你重新缝合伤口，然后从头训练你讲话 bri……bru……bra……小鸭……小鸭。你自己看着办吧！

安东尼奥 罗莎，说小鸭的人是谁？

罗莎 别提了！看到你回来，我激动得心都快跳出来了……我和你讲三分钟的话，拿出胆量来，嘘，嘘！它会按你的要求去做，不会跟你扯谈。我去给你做饭。（进厨房）

安东尼奥 这还不错，你到底聪明，知道我饿了。（发现衣架上挂着两件大衣，一件是自己的，另一件是那个与他长相一样的人的）

罗莎 （端着面包、杯子、葡萄酒、盘子、餐具和口布进来，走到桌前开始摆放）你真幸运，知道吗？我今天做了清煮肉和猪蹄皮灌肠，够吃一个星期的。

安东尼奥 （盯着衣架上的陌生的大衣）这是谁的？

罗莎 （忙着布置餐桌，连看都没看一眼）猪蹄皮灌肠吗？是我们的，我们吃猪蹄皮灌肠。

安东尼奥 （拿着两件大衣走到罗莎跟前）我说的是这件大衣，到底是谁的？

罗莎 是你的，还能是谁的呢？

安东尼奥 这件是我的。（拿出皮夹克）那件是谁的？一定是那个"小鸭"的！

罗莎 是你的。

安东尼奥 罗莎，这个随手扔下大衣的"小鸭"到底是谁？

罗莎 别说了！是你的，再问我，还说是你的！你有两件大衣，两件换着穿。

安东尼奥 我有两件大衣？替换着穿？（恼怒地）我外出穿过两件大衣吗？只能穿一件！

罗莎 （蹴起来）你……（抓起一把椅子就要朝他扔去）

安东尼奥 （十分镇静，对同泼妇打交道胸有成竹）这件是对的。（出示皮夹克）我穿吉来特牌夹克。

罗莎 （回到桌旁）要加热吗？

安东尼奥 什么？是大衣吗？

罗莎 不，是清煮肉。你愿意不愿意吃带发霉大豆的麸面面条？

安东尼奥 不，我不吃。我一见大豆就厌烦，不要大豆。

罗莎 啊，我早知道会有报复的那一天。这些该死的大豆！我全知道。（忧虑地）吃清煮肉你怎么吃呢？能咽下去吗？（安东尼奥望着她，惊讶地听她唠叨，而后缓步走到大门口）对不起，你怎么办？能咽下去吗？要不要用漏斗吸？要从脖子上插进食管吗？怎么办呢？肉是下不去的，即使我好心地往下推也没用。清煮肉虽然用的是小动物肉，但体积大，吃的时候又不能碰着声门和会厌，这两个词我连听都没听说过。那么你怎么吃呢？吸还是不吸？从脖子进入食管没法往下咽，别咽了。（这时才发现安东尼奥要出去）你去哪儿？

安东尼奥 你往下说吧！说得很对。你就这样说："很好！不能经过声门就用食管，这是最好的办法，还可以用漏斗吸。漏斗就是用来吸食的。对我来说声门还行，会厌差点。

罗莎 你去哪儿？

安东尼奥 我去楼下取忘在酒吧里的第三件大衣……我有三件大衣！

罗莎 （走到丈夫跟前）等一等！有人来了。（示意大门口）快回房间！（安东尼奥跑进卧室）我把你锁在里面，拧两遍钥匙，你别出声。

安东尼奥 （小声地）是谁来了？

罗莎 我不知道是谁，我去看看。（走到门口，往外窥视）你好！（关上门，跑到中间房屋门口，不开门就喊）你放心吧！没人，那是对面的房客，我其实一点都不喜欢他，那是个疯疯癫癫的人，一听到动静马上就偷看我，我管不住他，我斥责他……说他"疯得出奇"！（去厨房）

〔罗莎刚离开，那个酷似安东尼奥的人从门口探出头来。

酷似者 罗莎，我可以进来吗？打扰你吗？

罗莎 （从厨房出来）再耐心等会儿！我把清煮肉盛好，马上就给你开门。

酷似者 不必麻烦你，我已经出来了。

罗莎 （端着盛满清煮肉的锅进来，惊奇地看着他）你从哪儿进来的？

酷似者 从大门进来的，怎么？

罗莎 门是关着的。

酷似者 不，是开着的。

罗莎 我真傻，刚才明明用钥匙拧过的……（传来警笛声，窗户移到舞台中央。罗莎下楼去外面查看）又是他们，不！是救护车，但没停下来。

〔窗户从舞台上消失。

酷似者 是警察！

罗莎 是的，可是没在这里停下来，他们不要命了！亲爱的，我真想和你在一起，亲热地围坐着一起吃饭，可是不行，太危险！听我的，我们端着盘子，拿上餐具，去房间里。

酷似者 不了，不要这样，我不去那时，在阁楼里我难受死了，就像在医院里一样想吐，那地方我一点都不喜欢。

罗莎 那也行，我们就冒冒险吧，（酷似者在桌子前面坐下来）可是得让这可疑的声音消失才行。你坐在这儿。（为他端来清煮肉，又走到碗橱跟前，拿出两个杯子，递给酷似者）看，我还为你买来了克雷莫纳的芥茉，还有绿色调味酱。

酷似者 罗莎，这是水煮牛肉，煮腊肠，还有猪蹄皮灌肠。

罗莎 是水煮的。

酷似者 都是水煮的。

罗莎 （几乎失去控制）什么？不好吃吗？你又变卦了吧？

酷似者 不，我非常喜欢水煮食物，只是你忘了我的食管很脆弱，要通过漏斗才能进食，尤其是吃煮腊肠这类食物。

罗莎 （丧气地）我知道，要是不进食怎么办？我得搅拌食物吗？

酷似者 不，不要这样。煮腊肠和猪蹄皮灌肠搅拌在一起，会成为令人讨厌的浆糊，没法吃。

罗莎 我可以把肉剁碎。从这个口（指着脖子）是不可能进食的。

酷似者 不，不从脖子进食，从鼻子进食。

罗莎 你用鼻子食用清煮肉吗？

酷似者 是的，在医院里他们让我用鼻子吸食拉齐奥面条。我让你看看从医院里带来的玩意……（走到衣架前，从塑料袋里拿出一种面具）看，面条就是从鼻孔里进去的，在这儿与绞肉机接通，医院里有一个漂亮的电动绞肉机，可是由于匆忙，我忘记带了。

罗莎 我真糊涂，我也有一个绞肉机，不过是老式摇把的绞肉机。（走到橱柜前拿了出来）在这儿。

酷似者 让我看看，重要的是插头要一样。（把绞肉机与面具接通）很好，是十二号绞肉机。

罗莎 真是不可思议，连颜色都一样！

酷似者 我现在让你看看怎么用。你看，要戴上面具，这样戴（示范），吸管要插进鼻子里，然后是绞肉机，放在这儿，在脑子里，（突然摘下面具）天哪！对不起……

罗莎 安东尼奥，你怎么了？

酷似者 我难受，坚持不住了……一看到面前的绞肉机在为我绞碎食物，我就感到是在搅坏脑子。我需要帮助，罗莎，你得把我捆上，去找根绳子。如果不捆上我，我就没法吃饭，得想办法解脱，把吸管拿掉，可是我得吃饭，懂吗？

罗莎 可以试一试布带子，这些带子是孩子们的书包带。（从家具里拿出几根布带）

酷似者 好极了！这把扶手椅舒服极了。（把布带子套在扶手上）有了这根带子，我可以把脖子靠在椅背的上部，这样坐着。

罗莎 真可怕，像是坐电椅一样。

酷似者 你说对了，我就是在坐电椅。如果莱奥·瓦里阿尼看见我这副模样会气疯的！他可能产生三个政治上的顾虑。罗莎，你一定要坚强，这是生死之间的事。罗莎，不要感情用事，像最初那样，求人放了我，要坚强。无论如何让我能吃下饭去，拜托了！

罗莎 是的，我一定照办，不惜任何代价帮助你。我会吓唬人，我要让你什么都吃。（电话铃响）唉，电话，我没法接电话，想哭。（拿起听筒，语气平静地）喂？是我，教授。不，我没见到安东尼奥，没有，我向您保证，确实没见到他，他没回来。教授，我可以跟您说这事，那位警长没教养，我不愿意跟他说，但可以告诉您。有情况请您一定告诉我，我很挂念，再见！（放下听筒）

酷似者 他说什么？（把布带子套在扶手上）

罗莎 是教授。依我看，他不会轻信的，对他可以打赌，咬定说警长在场。过会儿你会看到他们又来这里。听我的，走吧，进房间再说。（指着中间房门，而酷似者朝大门口张望）

酷似者 不，你要知道我不能再等，我饿得受不了了！求求你，把清煮肉剁碎，灌进我的鼻子里，不然我会疯的！

罗莎 三分钟以后我再剁肉。你先吃，我后吃。你把葡萄酒瓶和杯子拿出来。

酷似者 面包，我要吃面包。（要拿面包筐）

罗莎 （制止他）别吃面包了。

酷似者 我吃水煮食物离不开面包。

罗莎 不行！不能吃面包，我有干面包屑。要是不够，我还有，我再给你拿，电椅我也有。（跑进厨房）快吃！

酷似者 好吧，我等你，你也得快点吃。（从面对楼梯平台的房门出

去）

罗莎 （从厨房出来）等一下我去关煤气。水果在这儿，过一会儿，我给你做什锦水果。（回到舞台，走到桌前，把盘子、餐具和清煮肉锅放在扶手椅上）

安东尼奥 （从卧室出来）罗莎，我们可以走走吗？我一直在这儿等着。

罗莎 （恼怒地）别那么不耐烦！你都快把我吵烦了！要我做什么？飞走吗？我正在给电椅充电呢！

安东尼奥 充什么电？罗莎，你胡说些什么呀？

罗莎 快！快过来帮我一下，我拿不动了，太重。

安东尼奥 行啊，你得给我打开……

罗莎 已经开了，你推门就能出来。

安东尼奥 别胡说！罗莎，门没有打开，关得死死的。（罗莎望着房门不知所措，随即去卧室用钥匙开门。安东尼奥出场）啊，终于出来了！（罗莎打量着他，立即怔住了）罗莎，你要告诉我，这些日子你去哪里了？你大讲“电椅要充电”，讲起话来活灵活现。唉！我们还是坐下来谈吧。

罗莎 安东尼奥，请你给我解释，你是如何进了房间，用钥匙把自己反锁在里面，又是如何用钥匙解围，走出房门的。

安东尼奥 我做什么了？

罗莎 你用钥匙转了两圈，便把自己反锁在屋里了。

安东尼奥 我？你，是你用钥匙把我锁在屋里的。

罗莎 对，但这是先前的事，后来你出去了。

安东尼奥 我出去了？

罗莎 对。

安东尼奥 从哪里出去的？

罗莎 从大门出去的，还能是哪儿？

安东尼奥 我从大门走出去？

罗莎 是的，是的！

安东尼奥 什么时候？

罗莎 刚才。

安东尼奥 别胡说！

罗莎 （抓起一把椅子，要往安东尼奥身上砸）你出去了！出去了！

安东尼奥 是出去了。（不快地）我想把他藏起来，但没有做到。（一面讲话，一面模仿）我借助在菲亚特米拉菲奥分厂里使用的惯技才走出去。工头把我们关在屋里时，我们习惯于把手从门底下伸出去，先用力撑着，让门平直立好，然后滑动门，当门达到肘部高时，转动手腕，以便较为容易地向上伸去，这样当门升到肩膀高时就可以伸手拿钥匙……可是钥匙无法从下面插到门上，于是人在下面用脸顶，使劲推，这样所有人都出来了！你听了满意吗？他们称我是“会飞的花花公子”（罗莎惊奇地听他叙说。安东尼奥讲完后，解下围在脖子上的围巾，包住头）这样好吧？罗莎，罗莎，你在干什么？

罗莎 我头痛！

安东尼奥 罗莎，如果我们坐下来，你会感觉好些。（罗莎没有回答，走到电椅跟前，有所暗示地看着安东尼奥，他不明白怎么回事）啊？

罗莎 （一副教训人的样子，像是对一位迟到者讲话）电椅……给好人用……我们去卧室……我要把你剁了……只有把你剁成一块块肉……我才能平静下来……我要剁了你！

安东尼奥 够了！你要把我折磨疯的！这种手段足以使我成为痴呆，别再闹了！

罗莎 （果断地）我要履行我的义务，我什么都可以不要。安东尼奥，去那边。

安东尼奥 去哪儿。

罗莎 去卧室。

安东尼奥 干什么？

罗莎 吃饭。

安东尼奥 不！不不！（拍桌子）我这个倒霉鬼已经几个月没有正经吃饭了，现在我要在家里堂堂正正地坐着吃顿饭，像基督徒，像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坐着。基督徒，堂堂正正坐着，基督徒，马克思主义者，堂堂正正坐着……犹豫彷徨！……走波兰的路！（安东尼奥说这些话时，罗莎慢慢地倒在地上，缩成一团，脑袋靠在地板上，静静地一动不动，看上去筋疲力尽）怎么了？罗莎你要干啥？罗莎，这么长时间你在哪儿？加入哪个团体了？谁是你们至高无尚的领袖？是那个“小鸭”！

罗莎 安东尼奥，我很疲倦。安东尼奥，我们去那边，去我们的卧室。

安东尼奥 你要爬着过去？

罗莎 要是警察来的话……（出现窗户。罗莎用手果断地挡住，提高嗓音）我说的是“假如”警察来。

〔窗户隐退，就像受了惊吓一样。

安东尼奥 看谁敢跑！把门关上，插上门闩！（坐在桌旁）我是故意这样做的，我要看看，有没有人进来。这些人只能用肩膀顶门。（罗莎从地上起来，走过去用门闩把门关上）要是敢砸开门，我就吃掉这个水煮肉！（从椅子站起来，把陶瓷餐具摆放在桌子上。坐下来把锅抱在怀里）我要允许你做清煮肉。罗莎，这个世界不存在任何人。

罗莎 （很失望，极力忍住眼泪）你总是对我说这些。应该把水煮肉剁成肉丸子吞下去才对。

安东尼奥 你说什么？（拾起这个神圣的锅）我想用眼睛吃掉它。

罗莎 可是你只能用鼻子进食。（走到安东尼奥跟前，敏捷地把他的手捆在椅子扶手上）

安东尼奥 罗莎！罗莎！你要干什么？你为什么捆我？

罗莎 （顺势）让你吃饭呀！

安东尼奥 罗莎，你静一静，过会儿请你讲讲你那个团伙的习惯做法。现在不要这样。（罗莎把长勺砸在桌子上）我知道。这就是吃饭的标志！现在你要老实点。

罗莎 （强忍眼泪）够了！先喝汤给你开开胃，我放了点柠檬，去掉油腻。（忧虑地）不过，安东尼奥，你怎么吃呀？

安东尼奥 我不吃，我喝汤。

罗莎 从脖子还是从鼻子进去？您愿意怎么进食？（果断地）还是从脖子上灌进去吧，（从桌上抓起漏斗）你喝的是汤。但愿能扎对那个窟窿（把漏斗插进脖子）。

安东尼奥 啊，你把锁骨扎穿了！求求你，给我把锁骨接好！（罗莎不听，麻利地把布带子系在他的脖子上，让头贴在椅子背上。安东尼奥十分镇静）罗莎，请你……罗莎，我是个无赖，这是真的……罗莎，我的行为不好，对你像妓女养的杂种一样……我没礼貌，可你一定要宽厚……要原谅我。罗莎，我会回到你身边的，请你放开我。

罗莎 亲爱的，亲爱的……

安东尼奥 罗莎，原谅我，我非常爱你呀，罗莎！

罗莎 这句话让我等了不知有多么时间！

安东尼奥 罗莎……

罗莎 我也很爱你。（从桌子上拿来面具和剁碎的肉，给他戴上面具，再把吸管插进脖子里。安东尼奥讲话时，罗莎忙着给他固定面具）

安东尼奥 罗莎，罗莎，我的鼻孔堵了。（管筒从鼻孔脱出呈折叠状，表明是一种吸管）我感觉鼻子里有东西。罗莎，我觉得我是一只大象……你看过许多电影，你知道，看过以后电影会给你留下印象。

罗莎 不要说了，不要说了。

安东尼奥　罗莎，我不说了，放开我。救救我！救救我！（绝望地呻吟着）

罗莎　安东尼奥，不要这样大喊大叫！

安东尼奥　救救我！

罗莎　安东尼奥，别喊了！要知道，你这样做，是在折磨我！（准备结束捆绑）

安东尼奥　你也在折磨我！（停了停）救救我！救救我！（安东尼奥的叫喊变成大象的嚎声）

罗莎　安东尼奥，别叫了！安东尼奥，你不是大象，邻居都听见你叫了，快别叫了！（安东尼奥始终在呻吟）住嘴！（罗莎绝望地制止他，往他嘴里塞口布）不许你再叫！你必须吃饭。静一静！（安东尼奥还在呻吟，这时的声音变成轮船的汽笛声）安东尼奥，别叫了！左邻右舍都听得见。别再叫了！（仍在叫）我不让你当汽船！安东尼奥，你的脸变紫了，噢，是我把窟窿堵上了，这是多大的不幸，我的上帝！你怎么呼吸呢？要不要把口布拿出来呢？（朝周围看了看）对了，有你特别喜欢的单簧管。（单簧管挂在立式灯罩上。罗莎拿起它放在安东尼奥面前）这支单簧管一直挂在灯罩上，有了它你可以呼吸，愿意吹就吹。（给他摘下口布，插上单簧管。安东尼奥可以用右手手指按键子吹出一连串的高低音，莫名其妙地评论现状）现在我可以给你端汤来（往漏斗里倒汤）别怕，汤不烫口，我加了奶酪，还有两滴除油腻用的柠檬汁……汤很好喝……快喝下去……可……可是……你现在要小便吗？啊，不好！汤顺裤子往下流……我没有扎上管筒。让它流吧，我们吃清煮肉，先吃这块好肉（夹住一块肉，放进绞肉机里）

〔单簧管的吹奏声变成绝望的摇摆舞。罗莎接着大胆地摇着绞肉机手柄绞肉。有人用力敲门。

警长　开门！是警察！快开门！不然砸开门进来了！

罗莎 是他们来了！我说过他们还会来的……别出声，别动弹（安东尼奥用单簧管发出呻吟声）不许出声！

〔随着猛烈的撞击声，门被两名警察用肩膀撞开了。罗莎仍在大胆地摇绞肉机手柄，安东尼奥绝望地吹奏。警长和警察看着这令人惊恐的场面。

警长 你在搞什么？

罗莎 我在给我丈夫喂饭。

警长 用单簧管喂吗？

罗莎 插单簧管是为了吹奏，别的他都不会！您愿不愿意帮我的忙？继续给他绞肉，我去那边给他做什锦水果。别让他动，就是他要求松绑也不行，他得吃饭，这是生与死的问题！（去厨房）

安东尼奥 救救我！我的鼻孔里有煮腊肠，我要掏鼻子！

警长 您说什么？

安东尼奥 救救我！放开我！那女人很可怕，请您把我带走！

警长 去哪里？是不是坐牢？

安东尼奥 去动物园也行，只要能把我带走，去哪里都行。那女人是罪人，是疯子！她要置我于死地，煮腊肠一根接一根的。

警长 静一静！静一静！（对一名执行警察）你把厨房门锁上。我同意给你松绑，但你得先帮我们一个忙，告诉我们绑架阿涅利律师的事。你当时确实在现场，那天晚上是不是在街垒上？

安东尼奥 我当时是在街垒上。

警长 很好。

安东尼奥 可是我没介入绑架，而是救了阿涅利！

警长 （指着绞肉机对警察）抓住手柄，好好摇！

〔警察照办。

安东尼奥 不！不！不要再摇了！是这样的，我坦白！我是绑架律师的特别纵队的头子！(警察停止摇动手柄) 我什么都说，什么都告诉你们，但你们得放开我！

警长 简直神了！我们应该在警察局里也用这玩意，有它就能创造奇迹。好，给他松绑。不过我得警告你，如果不老实，就再把你捆起来。

〔警察给安东尼奥松绑。

罗莎 (从厨房出来) 咦，怎么啦？谁把我关在里面了？快开门！我要给安东尼奥什锦水果。(警长示意开门，罗莎端着大汤碗出来) 警长，您干吗把我关在厨房里？我可不是炉膛里的圣餐！(朝安东尼奥走过去) 好了，你吃的什锦水果做好了。

安东尼奥 (突然站起来，躲到警察中间) 不，我不吃什锦水果，谢谢你，夫人！我吃饱了，把鼻子都吃撑了！

罗莎 你们为什么给他松绑？

警长 夫人，您别担心，我们带他去总局。您还得告诉我们实情，您先在这儿好好待着，吃您的什锦水果，用不着讲话。我们走了，走了。

〔安东尼奥和警察离开舞台。

罗莎 啊，安东尼奥！警长，你们把他带到哪里去呢？等等！您把他的吸管、绞肉机都拿好，我给您一个包。

警长 (回来) 谢谢！在警察局我们自然有办法让人开口。

罗莎 让人在警察局开口？是不是逮捕他？

警长 逮捕？我们不会夸大事实，这是一种普通的等待判决的手段，需要等三年。

罗莎 我要看逮捕证，这是我的权利！

警长 可以，这是您的权利。（大笑）哪来的逮捕证？啊、啊，逮捕证没用，夫人。法律是这样规定的：拘留、下逮捕令、逮捕、监禁、拘留……都是免费的。（离去）

罗莎 （失望地）可怜的安东尼奥啊，你是多么不幸！为什么带他去警察局？（舞台前半部又出现了窗户。罗莎走过去探身张望）可怜的安东尼奥……在那儿！他们正要带他上汽车……安东尼奥，（大声叫他）安东尼奥……

〔门开着，那个酷似安东尼奥的人进来。

酷似者 我来了。

罗莎 他回答我了！（挥动胳膊又喊）安东尼奥！

酷似者 我在这儿，别这样大喊大叫的！我看出来，你没有按时上楼来找我，于是我下楼了。现在请你快点给我弄点吃的，我快饿死了！

罗莎 天哪！一个安东尼奥在这儿，（朝马路示意）另一个在那儿，两个人都是安东尼奥！他被完全劈成两半了！（突然倒在地上）

酷似者 （朝窗外探身）唉，一个安东尼奥在这儿，第二个安东尼奥在那儿，要是能找到第三个，我就成了上帝了！

〔舞台暗了下来，音乐声起。

〔还是在罗莎的家。灯光亮起时，屋里空无一人。卧室的门打开了，出现了一个人，他穿着满是兜和拉链的皮上衣，戴着指挥官样的羊毛帽子，脚穿插着匕首和手枪套的靴子。他沿着墙壁缓行，看看桌子下面，又探头扫视

其它房间。他的手里有一个能发出信号的显示器，信号的声音尖厉又带呼啸声。他走到窗前，从窗户上部边框撕下什么东西，然后又朝衣架走去，从衣架扯下一个小玩意，接着走到大门口，开门示意外面的人进来。进来的两个人的装扮几乎完全一样，他们蹑手蹑脚地挪动，后面紧跟着第三个人。每个人都带着做橱柜用的假抽屉和隔板，队长将藏在这个橱柜里，头伸进假造的带盖锅里。一切都按芭蕾舞进行，带有塔兰台拉[1]摇摆舞式的音乐效果。第二个警察在同伴的帮助下，从橱柜里取出抽屉。队长拿出一个带长天线的小型无线电装置发话。

队长 喂！喂！回号呼叫……听得清楚吗？对，我们已就位……是的，已经就位。对，我们正在布置监视点……（对两名警察）快，把隔板和其余的东西都放进去！（继续对话）希望时间来得及……那个女人还在上面阁楼里，她正在与一个男人激动地商量什么……不，那男的不是她丈夫，他们彼此用您称呼，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我正在等他们下楼……（两名助手把橱柜里的隔板也卸下来了。他们搬来另外一块隔板，那块板已经做成了中间有一个大洞，两边有两个小洞的枷形木板，中间的大洞套队长的头，两边的小洞，套队长的手）是的，我已经巡视过了，找到两个暗藏话筒，一个在窗户上，另一个在衣架后面。不，不是我们的东西，是教堂才有的古典杰作……当然已经被排除了……（继续通话时，队长缩成一团钻进了橱柜。他的头被盖在弯曲得像比赛用的头盔一样的带盖锅里）录音话筒在我的手里，他们二人正在下楼……我已就位。准备完毕，关机。

---

[1] 意大利那波里节奏强烈的民间舞蹈。

〔带盖锅的锅盖被放下，扣在队长的头上。警察把橱柜放回原处，一名警察钻进电视柜里，其他人退出。一阵喧闹过后，罗莎和律师亮相。

罗莎 （转身面对观众）天哪！你们都看到了吧？罗莎的家里来过那么多人！罗莎终于发现有两个安东尼奥：一个是她丈夫，另一个是阿涅利律师。那位律师不愿意成为包袱，他要回他自己的家，这样，造成罗莎丈夫入狱的误会便解除了。（继续表演角色。旁边是阿涅利）在监狱里安东尼奥因自己的过错挨耳光。（走到橱柜前，打开其中一个抽屉）

酷似者 因为我的过错？

罗莎 （翻抽屉）我的香烟！（合上抽屉又拉开另一个抽屉。队长"一动不动"地快速塞上一包香烟。）

酷似者 请您安静一点！您说说"因为他的原因"是什么意思。

罗莎 啊，在这里。（拿起那包烟，抽出一支，然后把烟盒放回抽屉里，回过头来望着阿涅利。因有队长在里面不动声色地提拉，抽屉自动合上）

酷似者 亲爱的罗莎夫人，我要知道（用火柴为罗莎点燃一支香烟），我在医院被迫按您丈夫的特征整容时，您的安东尼奥是否对您动过手。他从未动过手吗？不，先生，您不要不当回事！（掀开带盖锅的锅盖，把火柴丢进去，又立刻盖好盖，他只能隐约看见队长的头）今天我不舒服……另外人们总是谈论老板们的玩世不恭。咦？这是什么？（看见门对面的电视机）对不起，说到怪事，把电视机放在厨房和饭厅之间的位置正常吗？是不是两面使用呢？从哪个频道开始调呢？

罗莎 我的上帝，您真是个书呆子！我是为了打扫卫生，才把电视机移到这儿的，后来没有放回原处。不管怎么样，要是您不喜欢您的面容，可以按您喜欢和要求的形象整容，就像从前的做法一样。

酷似者 是的，可以再整一次容。不过先得从头开始毁容（后背靠在橱柜上，一个带活塞的抽屉弹出来，把他推得远远的）对不起，您家的抽屉能推人，这是正常现象吗？什么是“屉柜报复呢”？我刚才说再整容的事，要整容先得毁掉我的特征，去皮就像削苹果一样，从下巴到前额全得换。新的再造颅骨鼓室的外表如何处理呢？是皮肤，脱掉原来的皮肤后，移植臀部皮肤就像给野生动物黄狒狒剥皮一样。

〔大门敞开，一个穿工作服的人推着洗碟机进来。

洗碟人 对不起，米内利夫人住在这儿吗？

罗莎 我要提醒您，进我家连门都没敲，怎么能进来？

洗碟人 我要是敲门，开门的还是您，这有什么不同呢？不是吗？

罗莎 真是个幽默的人。

洗碟人 那位先生是谁？是您的丈夫吗？

〔阿涅利很不自然地往后退，回到卧室。

罗莎 我的事……这个白色的箱子是什么？您的妻子吗？

洗碟人 不，是给您的洗碟机。

罗莎 给我的？洗碟机？您疯了！我根本没有订货。

洗碟人 是送给您的礼物。

罗莎 这事没有考虑的余地，请您拿回去。

洗碟人 我只知道按名字送货，洗碟机是不会拿回去的，再见！（出去）

罗莎 您看，您不是强迫我……

酷似者 （从卧室出来）又怎么了？

罗莎 他们硬塞给我一台洗碟机。

酷似者　（向门外探身）怪事！我们菲亚特公司向全意大利推销汽车八十年了，从来没人说过我们什么。

〔两人退回到中间的卧室。

〔音乐。

〔洗碟机的盖子掀起来，露出另一个秘密警察。那个穿工作服的人从门口进来，他拆掉普鲁塔克和斯维托尼奥的纸制半身像，又去给那个钻出洗碟机的警察换半身装，接着为他临摹两面头像。警察一动也不动地站着，极像一尊雕塑。在橱柜里的警察掀开锅盖，朝低于半身像的洗碟机看看，然后又盖上盖。打开电视机，画面上立刻出现了熟悉的秘密警察头像，他在监视房间里的动静，关上电视便消失了。露齐亚登场。

露齐亚　罗莎，罗莎，你在家吗？

罗莎　（登场）谁找我？

露齐亚　有重要消息。

罗莎　是安东尼奥的消息吗？

〔酷似者也登场。

露齐亚　不，不是直接报道安东尼奥的消息，而是间接提到。律师，您好！您的身体怎么样？

〔随着一声“律师”，家具都震动了。

酷似者　请不要叫我律师，我已经说过了不能叫。称我贾尼先生就够了。

罗莎 那么重要消息是什么呢?

露齐亚 广播……连半小时都不到……电视台也播出了……你们没听到吗?

罗莎 电视台?(走近电视机打开看)

〔监视器上出现了秘密警察模仿讲话者的动作,他的嘴一张一合,像鱼一样,没有声音。

酷似者 不,我们没有听到消息。

罗莎 在这个破地方,扬声器不起作用。(朝电视机猛击一下,关上了它)

酷似者 看得出来,这不是菲亚特的电视机。那么电视台是怎么讲的?

露齐亚 电视上说,斯帕多利尼收到了阿涅利律师的信。

罗莎 这两封信显然是假的。对不起,信是在哪里写的?

露齐亚 是在被关押的红色旅窝点写的。

罗莎 如果在这里……

酷似者 (果断地打断她)是的,那两封信是真信,是我写的。

〔三个人坐在舞台中央的桌旁,所有家具朝他们微微移动。

罗莎和露齐亚 是您?什么时候写的?

酷似者 三天前写的,写完以后,我下楼寄走了这两封信。(朝放电话的柜子走去,拿起一本书)

罗莎 为什么?您在信中说什么了?

酷似者 等一下,我马上让你们看信。信在这儿,这是第一页,第二页。(把书交给她俩)

露齐亚 可这是莫罗[1]的一批信。

罗莎 是呀，这是我的书。

酷似者 不错，是你的，我是从另一个房间里找到这本书的。在翻阅书时，我想起一个主意，于是删除有出入的地方，把其余内容重新抄写下来……你们看，我把给科西嘉的信逐字逐句抄了下来，换上斯帕多利尼的名字……我还给罗尼奥尼也写了同样的信。在莫罗时期，罗尼奥尼就是罗尼奥尼；在福尔拉尼时期还是罗尼奥尼；现在仍是罗尼奥尼……“罗尼奥尼永远是罗尼奥尼。”不过，我打过草稿，这就是草稿，当然，我用自己的名字签了名。（洗碟机向酷似者接近，以便更清楚地窥视签字。其它家具慢慢地向阿涅利律师围拢，他已注意到家具的动静，眨眨眼睛，惊愕地楞住了）我身体不舒服。

露齐亚 罗莎，这台洗碟机里有什么东西？它怎么会自己动？

罗莎 可能是马达的震动。

露齐亚 可洗碟机是关着的。

罗莎 （心不在焉地）那就开机吧，也许开机后就能停住。

〔洗碟机回到原处，其它家具也各就原位。

露齐亚 你说什么？

罗莎 请给我解释，为什么寄两封抄写的信件？别人马上就能明白这两封信与莫罗的信一样。

酷似者 可以，别人当然可以明白。这些人包括警察、部长、记者……但他们会装作不知道。关于这件事，我以后再跟你们讲。不管怎么说，我已到了紧要关头：我要求立即用政治犯

---

[1] 莫罗：曾任意大利总理，后被红色纵长时间绑架后惨遭杀害，“莫罗事件”震动了意大利和世界。

作交换，三十二名被判终身监禁的政治犯。

罗莎 有我的安东尼奥吗？

酷似者 不，您的丈夫没有被判终身监禁，至少是现在还没有。另外如果要求交换，这事与识别安东尼奥是真恐怖分子一样。不要忘了，所有人都确信我是在囚禁地写了那两封信。

罗莎 您不提安东尼奥的名字是对的，可是您为什么要寄那两封信？您不是囚徒，这样做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酷似者 （得意地讽刺道）我想要证实国家和政府对我持何种看法，以及我这人有什么利用价值。我要看看政府和各政党敢不敢牺牲我，就像对待莫罗一样。我还要看看他们是否拒绝用一个重病在身的囚犯做交换……我为了获释，提出换取三十二个自由人，他们都是身体健康的政治犯，我曾一个一个地核对过。我要看看他们是否像从前对多尔索那样，命令报纸停刊……我要买下包括《利努斯》和《安娜贝拉》在内的所有报纸。

露齐亚 对不起，贾尼先生，恕我直言，您自我表白的推测令人厌恶，您认为自己是谁呢？

酷似者 阿涅利律师！（几件家具骚动，轻轻地几乎是躬下身来向前移动）仅在欧洲就有二百七十五家企业，其中四家在波兰。在波兰，有那些工人……“圣母”工厂的工人……我立即安排他们干活儿，我安插了一个我信得过的车间主任……一个叫雅鲁泽尔斯基的人。

露齐亚 您是想获取威信和属于您的一切权力。您抄写了莫罗的信件，那么，好吧，这些信一点用处都没有。明天，报纸和政治家们都会去对莫罗的请求作出回答。

酷似者 这样做是让人看的。

罗莎 露齐亚说得对。我好像在报纸上看到过标题醒目的消息：“国家必须用牺牲有威望者来表现力量！”

酷似者 谁写的？

罗莎 是终生参议员莱奥·瓦里阿尼为莫罗事件在《晚邮报》上撰写的。从那天起，我们称他是“死亡参议员”。

酷似者 不管怎么说，只要有这种做法，我就随时准备回击，那两封信代表了我最后的愿望。（从衣兜里掏出一张纸）

罗莎 是遗嘱吗？

酷似者 是的，正是我的遗嘱。我给你念一念：“亲爱的朋友们，政府中的先生们，随着我的死亡，你们将全都遭解雇。我不要任何人参加我的葬礼，不要政府和国家的代表，也不要高级教士和我的家人，尤其是我那不够明智的兄弟。我要火化，骨灰用直升飞机载到都灵上空，然后用手向里瓦尔塔，斯图拉和米拉菲奥里撒下……这样，工人们吸到粉末后咳嗽时会想起我。我不愿意留在他们的心里，我要留在他们的肺里，永远留在肺里！”

〔门敞开了，出现一个身穿夹克，戴白手套的酒吧服务员。他带着白脸红鼻子的长鼻驼背滑稽角色面具。

服务员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你们好！现在是封斋期，祝你们狂欢节快乐！您是罗莎女士吧……

罗莎 是的，我是罗莎，有事吗？

服务员 夫人，这是香槟酒。不过不是正宗的法国干香槟汽酒，是用粉末做的国产酒，已经冰镇过了。

罗莎 可是我们没有订酒，一定是误会。

服务员 不是误会，这是市政府送您的礼物。这个礼物是为对付经济危机和萧条开展的文化活动“群众性的节日、化装舞会和狂饮”的一部分，也叫昙花一现的克拉克西，每位居民两瓶香槟酒。请你们记住市政府官员公开表现出的愚蠢。

罗莎 不，不，我不喜欢。这是低级的利用节日蛊惑人心的花招，我不会栽进去的。

服务员 （正要往外走时，听到蝉叫的声音，停住）对不起，稍等，是找我的（从冰桶里拿出一个带天线的小型无线电装置）有人在楼下的酒吧叫我。

酷似者 天哪！怎么会这样？

服务员 是我的老板。（用对讲机）是的，请讲……可以。我负责转告。讲话完毕关机。（把对讲机放回冰桶）我的老板通知说，你们熟悉的那个警长带着两名警察和一名犯人要上楼，犯人是您的丈夫。

罗莎 啊，我的上帝！是安东尼奥吗？谢谢您！他已经上楼梯了吗？

服务员 夫人，请您镇静点。您有充足的时间安排一切，并做好必要的接待准备。（又响起蝉一样的声音。他从冰桶再次拿出对讲机，听了一会儿，然后朝酷似者走去，惋惜对他说）尤文图斯队输了！哈哈！（笑着离去）

〔冰箱朝桌子移动，一个秘密警察从里面出来，钻到桌子下面，他没有关上冰箱门。

酷似者 夫人，您的冰箱是空的，柜子隔板也是空的，南方地震紧急援助委员会的人是不是进去过？

罗莎 贾尼先生，快！快进冰箱！

酷似者 好，我藏在这儿，你们一定不要出卖我。

〔警长带着一名警察冲进来。与此同时，藏在桌子下面的秘密警察忙把桌子向正中间推进五十公分。他由此探出头来，拿起放在桌上的塑像的假发套戴在头上，变成了

半身塑像。

警长 各位，你们好！打扰你们吗？

罗莎 不，警长，我很高兴见到您。我还可以见到我的丈夫，知道他的身体情况吗？

警长 很不幸，您的安东尼奥身体不太好，有点浮肿，可能是因为不断地踉跄，重重地栽倒过。

罗莎 是不是挨过拳击？

露齐亚 罗莎别插嘴。

警长 也可能是不断喝水的缘故。

罗莎 这怎么可能？他几乎不沾酒的。

警长 确实如此。他只喝加点盐的水。

罗莎 喝盐水？

警长 是的，用橡皮管吸，显得很贪婪。

罗莎 真不害羞！他在受罪……

警长 啊，啊，夫人，请注意他是如何讲话的。（正要靠在桌子上，突然被碰回来，秘密警察在下面操纵桌子）

警长 怎么了？

露齐亚 警长，请原谅她，您应该理解她。

警长 我当然理解她，我非常善解人意，只是把你们的男人带到这里，令我不免担忧……（转身向外看）我们去那边行吗？（对罗莎）您应该说服他，让他讲真话。（拍了两下桌子，像是强调所说的话；拍第三下时，桌子又避开他，下面伸出两只手）这儿怎么了？

罗莎 警长，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整整一天，家具都在自行移动……一定是地下铁道震动的缘故。

警长 到目前为止，您的丈夫向我们讲的都是瞎话，从某种程度上讲，他已到了近乎向我们开枪的地步。罗莎夫人，您对红色旅的衣食住行负有责任，很可能阿涅利就藏在您这里，

酷似者 （从冰箱里悄悄钻出来，对罗莎和露齐亚）请你们不要出卖我！

警长 （仍在朝外看）喂？是你们！我们要快点吗！

罗莎 我的安东尼奥对您这样讲过我吗？

露齐亚 我不得不说，如果他们给安东尼奥灌了水，就一定能让他说出自己的看法。

〔外面传来跌倒声和喊声。

警长 （在门口向外探身）你们在那儿干什么呢？可以过问吗？

秘密警察 （从外面）警长，我们什么都干不成，这人老是跌倒，害得我们受连累。

警长 用绳子把他捆起来！你们等着，我马上下来。（对警察）跟我一起下去。

〔警察与警长退下。

罗莎 （失望地）他们要把安东尼奥折磨死啊！

酷似者 （从冰箱里往外探身）听我的，惟一的办法是不要跟他作对，而是尽可能地顺从他。你们要尽量用谎言哄他，让他相信编造的事实，不然，那个人会陷害你们，就像对安东尼奥一样，他是个放纵的疯子！

罗莎 是不是要我承认，我的确对红色旅的衣食住行负有责任？

酷似者 你们必须对他编瞎话，要给我争取时间，让他钻进我设置的圈套里，保护所有的人。

罗莎 我不会胡编乱造呀。

酷似者 快去应付！小心一点，他们来了。（又钻进了冰箱）

〔在接下来的表演中，冰箱利用其它家具的移动作掩护，

神不知鬼不觉地按布置挪动到墙壁不起眼的地方。扮演阿涅利的演员利用一扇伪装的门作掩护，从冰箱里出来，接替他的是一位技术人员，此人把冰箱挪到合适的位置。警长带着一名警察登场。

警长 您的丈夫再上段台阶就到了。

罗莎 （果断地）好，这样我可以朝他的眼睛啐唾沫！我早就知道他靠不住，愚蠢得像傻瓜。

警长 怎么？（吃惊地）他做蠢事吗？这个“傻瓜”反倒讲过真话呢！

罗莎 是讲过真话。（好像过分激动地）我讲，我讲，我讲！我讲……过一会儿我又要后悔了：我知道，十天前甚至二十天前阿涅利律师在什么地方。

警长 是吗？他在哪里？

罗莎 在飞船里，就是在城市上空做避孕套广告和宣传避孕的飞船里。

警长 什么？宣传避孕的飞船？（惊愕地朝周围看了看）慢着，罗莎夫人！请您好好正视我，不要再嘲笑了，这里有一管子水是为您准备的。

罗莎 （从冰箱里递出一只鞋，露齐亚马上交给罗莎）这儿没人嘲笑，事情不过刚刚开始，这是第一个证据。（把鞋子放在桌子上）

警长 这是什么？

罗莎 您没看出来么？是一只鞋，阿涅利律师的鞋。

警长 您还在取笑人？（拿起鞋仔细看着）

罗莎 丝毫没有嘲笑的意思，这是四十四号近四十五号的鞋，由伦敦伦佐尔·布鲁尔公司手工制成。

露齐亚 这是专为律师做的鞋。

罗莎 如果您不信，可以打电话到阿涅利家里，问问是否属实。

警长 不必了。（对秘密警察）与总局通话。（警察走到电话旁，拿起话

简）不，不用电话，用对讲机。局里有多种资料，告诉他们，核实衣着打扮。

〔警察打开袖珍对讲机，突然所有家具都冒出天线。安东尼奥在一名警察的陪伴下走进来，他确实腹部臃肿。进来后，只要有可能，连耳朵都往外喷水。

秘密警察 喂，总局吗？

罗莎 （挑衅地）这就是那个胆小怕事的人。有人替你担当责任呢！

露齐亚 不要这样严厉！

安东尼奥 罗莎……呼噜……呼噜（示意要好好漱口。）

罗莎 不许你出声！啰啰唆唆的。你这个背信弃义的家伙把一切都毁了！

警长 很不幸，我把您变成快乐的天鹅了。

安东尼奥 罗莎，对不起，他们给我灌了……（用海绵往嘴里灌满水后，又喷到警察的脸上）

警察 真倒霉！你去一边闹去！

警长 把他带到卫生间去，别让他在这儿乱喷！

警察 （用对讲机通话）警长，总局对我说："鞋的牌名、款式和号码都与记录一致……阿涅利律师是全意大利唯一穿这种鞋的人，只有他和教皇保罗二世穿这种鞋。"

警长 真是少有的事。（拿着鞋）马上拍照！

罗莎 啊，大家一起围着鞋照相。

〔这些警察围着鞋，摆出了老资格的照相者的姿势，其中一名警察拿出带闪光灯的相机，从家具里同样敏捷地伸出秘密警察的相机抢拍。那个服务员拿着带闪光的老式感光摄像机走了出去。

警长 咦，怎么回事？脚底下有洞？

罗莎 我们可以相信，在这里讲不出胡编乱造的事了吧？

警长 是啊，这是证据，可以说，是重要的相关证据。

露齐亚 相关证据？

警长 是的，仅凭阿涅利的一只鞋，还不能证明我们得到线索。

罗莎 （拾起酷似者递给露齐亚的另一只鞋，狠狠地摔在桌上）两只鞋呢？

〔秘密警察的相机闪烁不停。

警长 好了，两只鞋当然够了。

罗莎 还没完呢。

警长 三只鞋吗？

罗莎 （从鞋子掏出一张纸）给斯帕多利尼和罗尼奥尼的信的原稿是律师亲笔写的。

〔这张纸被交给警长。

警长 原稿？您肯定这是原稿吗？您得当心，如果是开玩笑，您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家具明显地朝警长和罗莎靠近，以便清楚地窥视那张纸。

罗莎 警长先生，如果您不做笔迹鉴定，您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警长 去，跑步送到总局。

警察 是，我马上去。（撞到衣架上，脚步停下来）啊，对不起！

秘密警察 （从衣架后面探出身来）没关系。

警察 警长请稍等，我这儿有两张晚报，上面有寄给斯帕多利尼的字迹很大的信。

警长 （拿原稿和报纸做比较）是的，字体非常清晰，我觉得像……（为了更好地观察，家具不可思议地爬上了桌子，把一群警察挤压成一团）你们不能这样推。

警察 警长，不是我，我在这儿，是洗碟机，衣架和橱柜在推人。

〔人墙慢慢散开，家具退回原处。

警长 啊，地下铁道真的在捣乱，我们去窗户那儿看看。

罗莎 不行！（严肃地）把窗户让给我们。

〔窗户从侧幕沿着前台移动到了舞台中央的人群处。

警长 需要一个放大镜。

罗莎 我有，在抽屉里放着。（走到橱柜跟前，正要打开抽屉，有一只手伸出来，递给她一个放大镜）啊，是在带盖锅里。（把放大镜交给警长）在这儿，可以通电。（按手柄的触摸点，放大镜的背面亮起微弱的灯）

〔在衣架前面的秘密警察点亮一盏大灯，照着报纸。

警长 快把灯灭掉！（仔细看信和报纸）我看很好，是同一个人的字迹，模仿得非常像。

露齐亚 模仿？模仿谁的字？以前从来没有人见过阿涅利写的哪怕一行字。这张报纸可能是一小时前才出版的。

警察 我也觉得是亲笔书写。

罗莎 就这样吧！

〔罗莎突然猛地夺走警察手中的那张纸，在家具中间奔跑，把纸交给露齐亚。众人追逐罗莎，她躲到衣架后面。那些家具开始混乱不安。电灯亮了又灭，音乐声起，喊叫声，笑声连成一片，就像在月亮公园一样。

警长 别闹了！吵得我头疼！（突然一切恢复正常，所有家具退回原地）这里的地铁确实在捣乱。（对罗莎）夫人，请您装回傻，从现在开始，您处于被捕状态，请讲话！你们把律师藏在哪里了？

罗莎 不，如果您逮捕我，我是不会讲话的，只有给我自由，并且有一系列的担保我才能讲话。我要说我是“悔过的特级恐怖分子”。

露齐亚 好！做得对，没有担保就不能开口讲话。

罗莎 第二：我要亲自跟指挥宪兵部队的将军谈，要他来这里谈，骑马来。

警长 干吗要宪兵总司令来您家？

罗莎 对，这保证才是可靠的。这支部队有杰利的直接支持，而你们靠的是迪戈斯、西斯米、西斯得和乌齐戈斯……你们是群怪人，不相信人。

警长 别再往下说了！这是我的事，而你在争夺中摆脱不掉我们，否则我就向你和那个坏小姐的脑袋开枪，这样我们之间就一了百了了。（伸出手指比喻开枪）

罗莎 行，您把我说服了，我讲，不过得当着法官的面说。

警长 他马上来，我已派人去叫了，就是那位您熟悉的法官，上次来过这里。

罗莎 啊，是那个你们开枪击中膝盖的可怜人。

警长 请吧。

罗莎 可以，我们再等一等。

警长 不，在这儿不用等任何人，明白吗？我要杀了你。（掏出手枪，

对准躲到桌子后面的罗莎)

〔所有在场的人都在躲避，连那些秘密警察也如此。他们像蜗牛缩进甲壳里一样，躲进各自藏身的家具里。

罗莎 警长，请您不要开枪！我不是要闯路卡的汽车，不要开枪！我说……

〔秘密警察和警长的随行人员重新露面。

警长 啊，您终于明白了！(收起枪，坐下来)请注意，从现在开始我不问你任何问题。请随意讲，当心有人会打断你的话。(转过身来，对两名警察)对了，那个身上浮肿的人还在厕所吗？

警察 是的，我把他锁在里面了。

警长 干得好。现在你去看一眼。(警察离开舞台，过了一会儿又返回，对罗莎)好了，你可以讲了。简单明了，别离题：绑架律师的想法是什么时候成熟的？(对两名警察)你来写，你记录。

〔那个酷似者从冰箱里探出头，见无人注意，他便做暗示。

罗莎 绑架律师的想法，直到准备法尼上路的行动时才成熟。

〔家具慢慢地靠近，以便能听清楚罗莎的叙述。

警长 我要了解详细内容，姓名、日期、地址等。

罗莎 这个故事始于一九七八年一月初，当时我在米兰。那是一个晴朗的日子……淡淡的阳光好不容易驱散了云雾，照耀在米兰城的上空……

警长 请不要谈淡淡的阳光和云雾……我们在记录，不是写小说。

罗莎 （对酷似者）您瞧逼我这么干的这个人。（对警长）好，我不要诗情画意，但是您要知道关于雾的细节很重要。绑架律师的战略性会议就是在一家电影院里召开的。

〔罗莎的最后一句话是随便讲的，没有按酷似者的提示处理。警长听了大吃一惊，他站起身来慢慢地走近罗莎。酷似者退却，退回冰箱里。

警长 在电影院里？在那里开战略性会议？

罗莎 （望着冰箱，想求得帮助，便连同椅子一起后退，想靠近冰箱一点，随后放弃这一念头，果断地往下讲）是的，在“豪华”影院，地点离我家很近，是个漂亮的电影院。我们在那里开会，这样我可以节省路上的时间。他们召集开会时，我正在大教堂广场，在那里遇见了我的朋友卡特林纳。

警长 卡特林纳是谁？

罗莎 他是教士。

警长 教士？这跟教士有什么关系？

〔露齐亚在一旁显得不快，她非常担忧。罗莎继续大胆地发挥。

罗莎 是的，堂·安塞尔莫是卡内戈拉特[1]的一位工人、教士，我们叫他炸弹兄弟。他总是带着三四颗手榴弹，藏在僧袍里，到处转悠，是一个渗透进教廷的人物。

警长 他是不是身穿女装？

---

[1] 米兰附近的市镇。

罗莎　是的，这是为了不引人注目。您没看他的身体有多棒！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以为是女人，他穿得漂亮极了，脚蹬高跟鞋，举止优雅，身上香气袭人。

警长　他的发型是什么样？

罗莎　没有发型，完全是自然的长发。当他做教士时，头发盘成发髻，戴上帽子，垂在后颈上。

警长　胸部呢？恐怕不会是他自己的，是自然形成的吗？

罗莎　不，乳罩下面放着两颗轻式手榴弹，这种炸弹用于战术训练。

警长　这是另外一回事，不会是你编的吧？

罗莎　你们给教廷打个电话，找堂·安塞尔莫，如果听到的回答是女人的声音，那就是他。

警察　（用对讲机讲话）喂，是教廷吗？是大主教府吗？

〔警长示意到此为止。

罗莎　警长，您开玩笑吧？要知道悔过者是不会说谎的。我们当时是在“豪华”电影院，那里正在放映一部色情电影：一个性欲亢奋的警长爱上了某个男扮女装者，最后成了同性恋者。在公园完事之后，他陷入维护社会风化部队的追捕，被带到警察局，受到一位警官的攻击和性虐待。警官把他打得死去活来，就在这位性欲亢奋的警长奄奄一息时，警官狂暴地大喊：“你不能咽气……我爱你！”于是，他们结了婚，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这部电影好看不好看？

警长　得了，继续往下谈吧。

罗莎　好，接着往下讲。我们在电影院看这部电影时，突然门大开，一位元老的顾问走了进来。

警长　不对！

露齐亚 罗莎，别说了！

警长 一位元老？不过确实是有这样的人！他是谁？

罗莎 露齐亚说得对，讲到这里，我就不能再往下讲了，这里要涉及有关的人名、地址和许多非常重要的人物，都不能说出来。

警长 不许你耍滑头！

罗莎 不，警长先生，我没有耍滑头，连共和国总统佩尔蒂尼在一九八一年岁末向公众致新年贺词时，都提到恐怖主义及其据点不仅是在意大利，而是遍布欧洲。

警长 是的，那是在总统讲到国际联络时说的话。

罗莎 是这样。如果说受到全面保护的总统还能对恐怖活动有所了解，那么他对恐怖活动不过是顺便提一下而已，并且避免指名道姓，他是有可能掌握那些姓名的。您只是个警长，用不着生气。您是不是想做堂·吉河德？想不想冒着生命危险去做深入了解？愿意不愿意牺牲生命？（停顿）警长，如果您愿意做出牺牲，我又何必制止您呢？凭您在我家和对我丈夫做的事……不，我还是告诉您吧。（对一名书记员）您是否准备做“最后一次的”记录？（对另一名书记员）您是否准备做“最后一次的”书写？（对警长）您是否准备做“最后一次”的倾听？

露齐亚 罗莎，如果你再往下讲，我就走开，我要用生命去捍卫它。（退下）

书记员甲 对不起，警长，我也要走。

警长 去哪里？

书记员甲 我已完成任务了，另外，我妻子身体不好，我要去医院陪伴她。

书记员乙 警长，我也要走，我的牙肿了，要去做牙床切开手术。

警长 真是一群胆小鬼！你们的口腔没脓肿，而是屁股坐肿了！

〔两名警察走出去，接着所有的家具也走了。

罗莎　警长，我的家具……家具自个儿在移动，赶快制止吧！（朝走出去的家具喊）快回来，该死的东西！

警长　（一只手放在胸前）上帝啊，我难受，心绞痛……（重重地摔倒在椅子上）

罗莎　你很难受吧？您看到了吧，想打听过多的事情会有怎样的恶果！（朝门口跑去，大声喊）露齐亚……警察快回来……警长不好了！

〔露齐亚返回，后面跟着警察。

露齐亚　出了什么事？

〔一名警察拿着报纸进来。

警察　你们看，出了很多特刊，上面有可靠的消息。

〔所有家具慢慢地返回，在演员身后列队站好。冰箱打开了，酷似者走出来。

酷似者　给我一张报纸。（警察递给他一张报纸）谢谢！

警察　啊，是那个关押犯，他在里面干什么呢？

酷似者　我在里面乘凉。（看报）请你们注意S听：所有到会的部长起草了一份公报，题目为《国家原先不同意用莫罗作交换，现在必须同意》。

所有人　不同意！

酷似者　（继续念报）“我们做好了交换的准备，那种徒劳无益的顽

固性必须抛弃。只要喊一声‘放人’，交换的关押犯当天就能获释。”

所有人 不同意！

酷似者 （继续念报）“要避免在首次提出释放三十二名关押犯的要求后，阿涅利的监狱看守者们要求释放其他大批关押犯，最终导致交换的失败。”

所有人 怎么？

酷似者 “部长们根据各个国家机构的赞同意见，决定释放所有被判刑的政治犯。”

所有人 啊！

酷似者 还有斯帕多利尼的声明：“斯帕多利尼声称，不能屈服于讹诈，因为监狱的疏散活动是两年前决定下来的。”

众人齐声 多么有力量！

露齐亚 万岁！

罗莎 万岁！我的安东尼奥从此自由了！

警长 不，不可能，那些人是不是疯了？

酷似者 或许是这样。警长您注意听，这段话是对您说的。（朗读）“从现在开始，停止一切有关恐怖主义活动的调查和正在进行的诉讼活动。”这些活动被冻结了！您可以心安理得地退休了。

警长 怎么？这类事情被冻结了？我倾心尽力做的一切，都被当成废纸，扔进了厕所，这是耻辱！这些政治混蛋！

〔演员身后的家具在晃动。

罗莎 您说得对，这样的变卦让人没法理解：他们对待莫罗，就像对待一个勤务兵一样，把他杀死。面对这样的牺牲，所有的人都表示赞同，而对于阿涅利，则全力以赴地保他，令人

厌恶透了！

露齐亚 是这样，所有手握大权的人都像疯子一样说变就变。

酷似者 你们不理解是很自然的，因为你们以往没有经历过这种事。

众人齐声 有哪些先例呢？

酷似者 请等一下，我们按顺序往下讲：你们记不记得，一个星期以前，各大报纸都登出了由瓦里阿尼、安德雷奥蒂、皮科利、乔亚、斯帕多利尼等，总而言之，全是彻底的顽固派所签署的一份公文？这些签字者以寥寥数语说："够了！我们对被指责为胆大妄为的巨头团伙感到厌倦。是的，我们是很勇敢，但只有在事关他人生命时才表现得勇敢。这是恶意中伤，我们从现在开始，时刻准备献身，以换取阿涅利律师的生命。不幸的是，我们很清楚恐怖分子不会接受我们的献身要求。红色旅从来都拒绝交换人质，这使我们很失望。"

罗莎 好，我们要记住这篇公文。那么下一步怎么办呢？

酷似者 我已经回击了这些人。我给他们每人都写了信，在信中说："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安德雷奥蒂，亲爱的皮埃罗·隆戈，亲爱的瓦里阿尼，我有一个消息你听到后，一定会大喜过望：红色旅已经接受人质交换要求了。恐怖分子的头目同意我从你们几人中亲自挑选，最有价值以及值得为我送死的'献身者和牺牲品'。我想了很多……你们几人全部人选了。"

罗莎 啊，啊，我明白了，为什么他们开放监狱，原来是害怕了。

酷似者 不，不仅仅是由于害怕，而是因为他们不能牺牲我：我就是权力。（众人惊愕地面面相觑）你们还不明白？对不起，你们没有读过卡尔·马克思的著作吧？啊，是这样，我知道，只有我们这些企业的高层领导人才学习《资本论》。书中说："真正唯一的权力是金融经济，即控股、市场、银行、商品……也就是资本。"（一名警察从中门走出，离开舞台）接着又说，儿童应该学会

背诵和围成圆圈唱歌:“在钞票上写着这个国家的神圣法律……在钞票上。政府、国家和制度只是为权力服务的支柱,是为权力服务的经济支柱……明白吗?莫罗是为了拯救金融国家的体系,而不是为了谁都不在乎的这些服务性支柱而牺牲的。”(走到尽头,爬到架有如寺庙台阶般梯子的家具上)你们抬头好好看:我就是国家!我代表的资本,就是国家!你们要不惜代价维护我的尊严!为了维护国家,绝不可以牺牲我,我就是国家!(被家具后面的反射镜灯光照得满目生辉)

警长 那人在说什么?议论谁?是不是又犯傻了?这一回他以为自己变成谁了?

酷似者 (爬到家具最高处,伸出双臂)贾尼·阿涅利律师!他不允许出卖形象,现在的模样是整容的结果。

警长 如果您的整容做完,我来给您重新做。

罗莎 警长,请您冷静点,他确实是阿涅利律师。

警察 (进来)警长先生,厕所里还有一个千真万确的安东尼奥,他曾经朝那一个啐过唾沫。

罗莎 是的,只不过这一个是我的安东尼奥,而那一个是阿涅利律师。

〔秘密警察从各种家具里走出来,列队站在警长面前,个个精神焕发。

众人齐声 是的,警长,我们可以为他们作证,我们监听谈话已有很长时间了。

警长 (指着警察)请等一等:西斯米、西斯得、英特普尔、乌齐戈斯,对吗?

队长 对!事实是,那位先生确实是阿涅利律师,他被人错误地按照他手下的工人安东尼奥的面貌做了整容术。给政府的信

是他从这里发出去的，他还冒充被关押的恐怖主义分子，把这个地方闹得沸沸扬扬……

〔警长如走火入魔般地慢慢登上家具，向律师靠拢。阿涅利伸出一只手，用食指触摸警长的食指。这个对西斯廷小教堂米凯朗琪罗的《创世记》的荒诞隐喻是显而易见的。

酷似者 我造就了你。你走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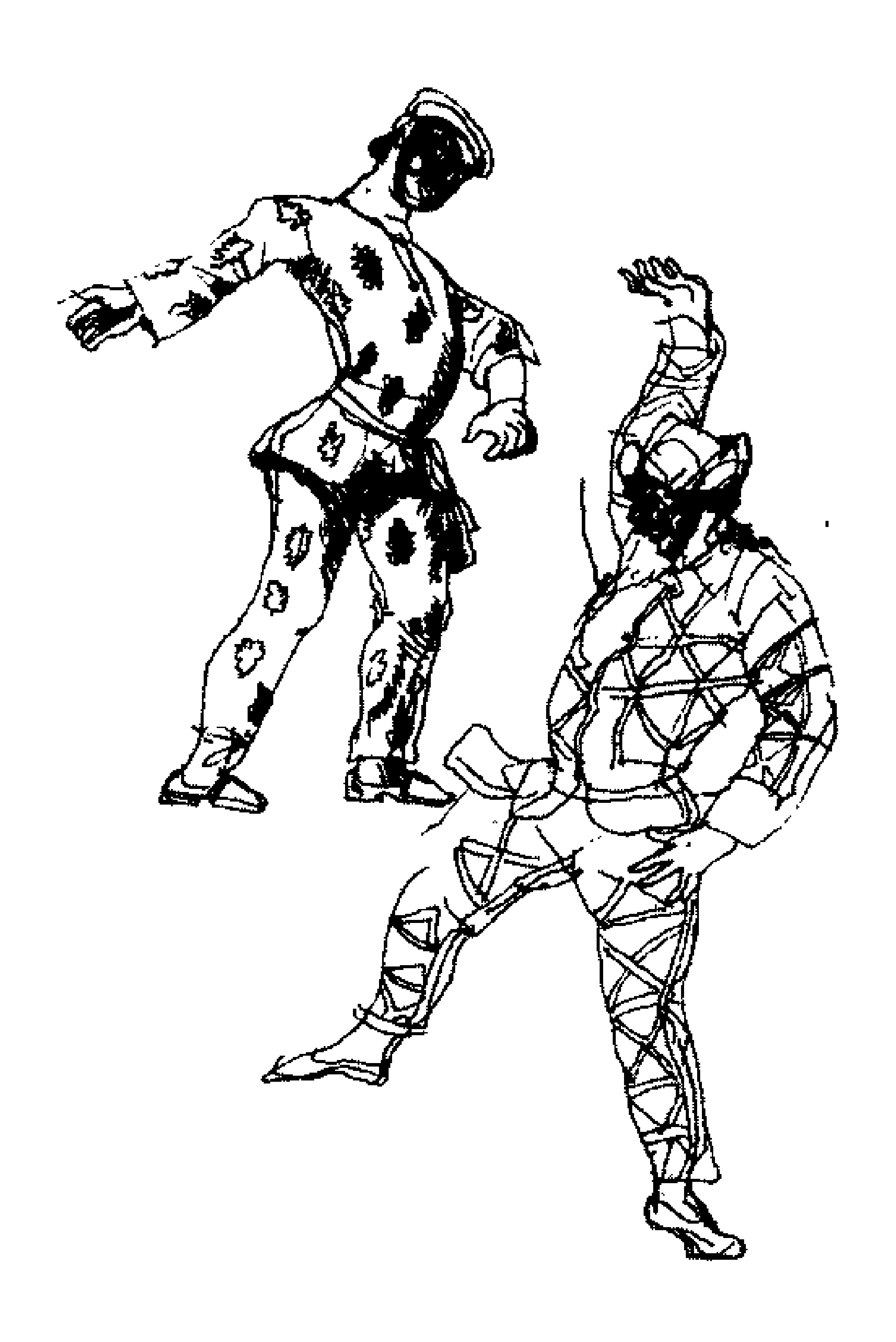
警长 （心神不定地走下来）你在耻笑我，要踢我的屁股吗？你就是至高无上的“国家”，我也不在乎。（从兜里掏出手枪）我要向“国家”的脑袋开枪，向“傻瓜”的脑袋开枪，向这个如粪土的“国家”开枪。

众人齐声 住手！不要这样，您疯了！请留心您的所作所为，快停下来！

〔所有人都极力制止警长，他们抓住了他。这时法官拄着拐杖走进来。

法官 怎么了？出了什么事？（警长的手枪射出一颗子弹，击中法官的腿）哎哟！您又击中了我的膝盖，好狠毒啊！（直挺挺地倒在地上）

〔音乐。舞台一片黑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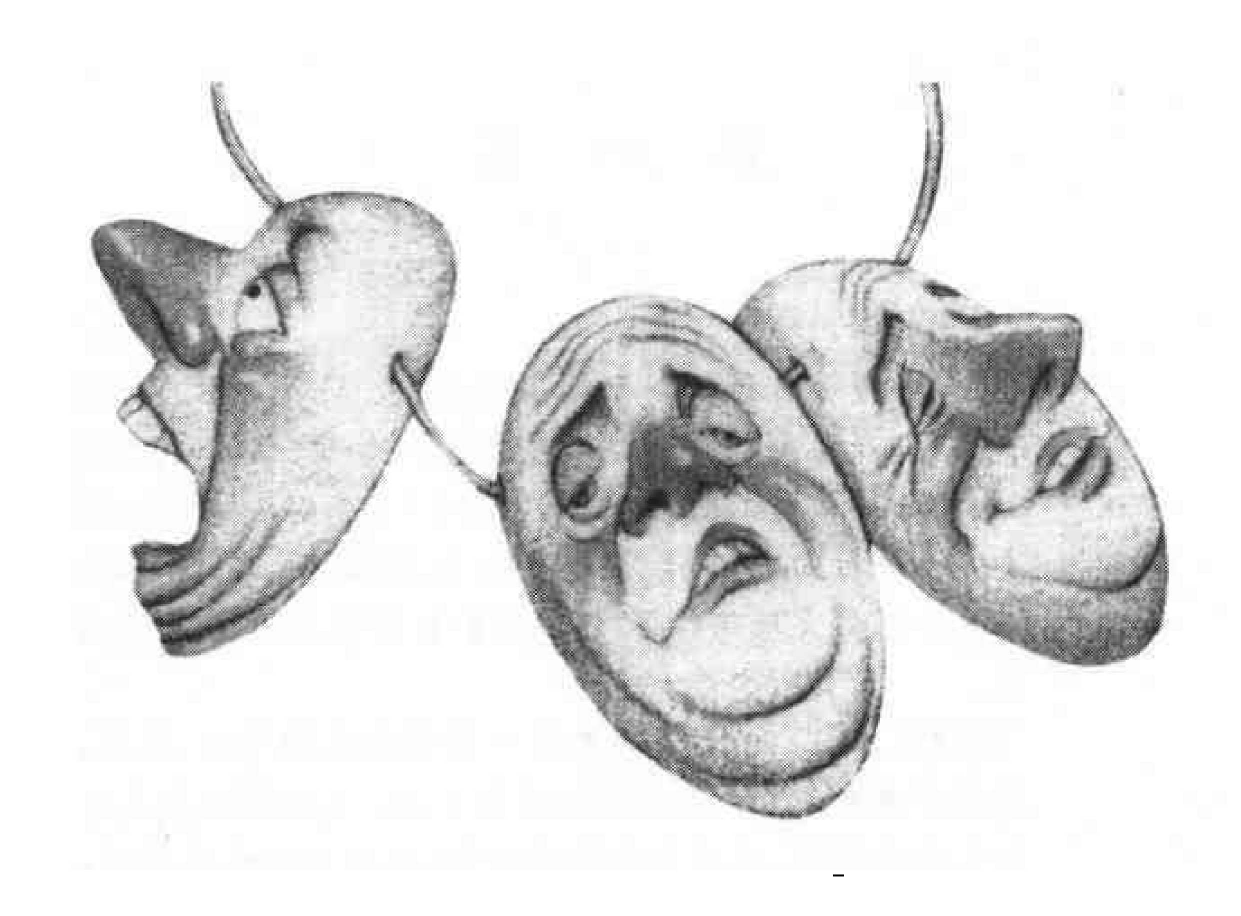
高举旗帜和中小玩偶的大哑剧

王　军　译



剧中人物

将军
资本
资产阶级
主教
王后
耶稣·耶稣
王子
玩偶国王
宪兵（多人）
农民（多人）
音响技术员
龙
应招女工（多人）
教授
助手（多人）
女舞蹈教师
年轻姑娘
广播员声音
小伙子
卷毛女郎
电子程序工程师
电视技术员（多人）
电视导演
女秘书
大玩偶
中小玩偶（多人）
造反者（多人）
示威者（多人）



〔舞台布置

〔舞台分为两层，一架明梯通向上层。一条四米长的通道，从台前中央直伸向观众席。

〔男女演员着装甚少。女演员穿着各色的针织紧身连脚衣裤，男演员下穿紧身裤，上穿圆口棉毛衫。真正的演出服，待演员在舞台上当着观众的面迅速穿戴。每套服装都连缝为一体：外套或大衣、西服背心、衬衫、衣领（有时也用裤子）。服装后面开口，演员穿衣时就像戴围裙。大部分服装挂在舞台上指定的地方，以便演员在不停止表演的情况下迅速换装。这样，少数演员便可以同时扮演几个角色。一些服装还带有假头或假面具，有时，它们在扮演其他角色的演员的操纵下也参加表演。

第 一 幕

〔灯光很暗。

〔十一个男演员和三个女演员(扮演民众)进入舞台。他们戴着“即兴喜剧”的假面具,携带小号、长号、长笛、鼓等乐器和长木竿(其中有几个人还推着装有小轮子的人体模型),演奏一支进行曲,其声音震耳欲聋,而且调子不正。乐队由三米多高的大玩偶指挥,他俯视整个舞台,明显隐喻法西斯。

〔慢慢地,可以听出,进行曲是一首维尔第的作品,其中,还不时地夹杂着几声歌剧的高亢音调。大玩偶一直是趾高气扬的样子,多次命令暂停演奏;他的话无法听得懂,却带有明显的法西斯腔调;偶尔有几句听得懂的话,句尾一词:意大利—祖国—战争的发音极其清晰,并被扩音器放大。“战争”一词刚一落音,乐器噪音便又响起。演员的动作像是电影中的慢镜头。三个女演员靠近人体模型。听到一声锣响,全场立刻鸦雀无声,人体模型缓慢倒地。女演员跪倒在模型身边,抽泣,哀怨。男演员将模型扛在肩上,唱着走调的歌曲,演奏着走调的乐曲,组成送葬的队伍。全体演员哭泣着慢慢地退出舞台,然后,马上又戴上假面具,拿着木竿上场。

〔上场的演员都扮演造反者。

〔他们不停地喊:“怜悯已死!”迫使大玩偶后退。此时,二道幕开启,露出三个吊在绞架上的人体模型,脖子上均挂有牌子,上面分别写着:土匪、造反者、共产党。大玩偶嘴

里喊着：土匪、造反者、共产党，退至舞台尽头。演员们突然转向观众，一起高呼："怜悯已死！"

〔灯光大亮。歌声起：

噢，无知的民众，
仔细地听我说：
是多么容易啊，
将你两半而折；
将你变成蠢驴，
你必跌入茅厕；
使你心肠变软，
只须鬼脸恶作。

〔全体演员转身背向观众，散开队形，显露出三个被绞死的游击队员，并一起背诵"雷佐誓言"：

不，你们没有白白地献出生命，
死亡已使你们获得永生！
你们永远不会被忘记，
斗争中仍能见到你们的身影！
你们永远不会被背叛，
最终革命必胜！
你们也永远不会被埋葬，
因为你们活在我们的心中。

〔宣誓完毕，造反者将大玩偶团团围住。大玩偶像一个发了疯的巨人进行自卫，他吼叫着，用脚践踏造反者，最后被许多木竿缠绊得无法活动，就像被关在笼子里一样。

〔混乱中，即将扮演资产阶级、资本、王后、王子、主教的演员偷偷地退出舞台。二道幕落下，遮挡住三个人体模型。

一个造反者的喊声　截住他！

耶稣·耶稣　可恶的畜牲，你再也不能骑在我们头上了！

头头甲　（造反者的头头）使劲！戳穿她的肚皮……我们大家一起来……噢……

〔从大玩偶的肚子里传出一个女人尖细的声音。

女人声　别……别戳了……可怜可怜我吧！

造反者　谁在说话？

一号头头　我没听错吧？是从肚子里传出来的声音。

耶稣·耶稣　噢，耶稣啊耶稣！

造反者　她会腹语术……这头猪，什么把戏都会。

头头甲　当然了，二十年了，他一直在变戏法……但这次他可不行了。使劲，戳穿她！

女人声音　（还是从大玩偶腹中发出）　别！可怜可怜我！我是无辜的！

女造反者　别捅了！这不是腹语术者的声音……更像是个孩子的声音……

另一男造反者　你认为她怀孕了？

耶稣·耶稣　噢，耶稣啊耶稣！

头头甲　统帅怀孕了？

耶稣·耶稣　你不是总说她比妓女还要坏吗……真的，妓女还会有爱情呢，然后才怀孕。我记得有一次在阿姆斯特丹……

头头甲　别贫嘴了……我把她宰了。

大玩偶　不，饶了我吧……最少也得可怜一下我腹中的生灵吧！

造反者　你看，我对你说过，她是孩子妈妈！

其他造反者　我们又上了一次当！

耶稣·耶稣　唉，行了吧！我们不能杀她了……要等到她分娩。你

想，像她这么大的块头，妊娠期一定和大象一样长，咱们得等九年！我记得有一次在阿姆斯特丹……

头头甲 什么九年，孩子都能讲话了，这说明她已经成熟了。出来，孩子！唉，我和你说话呢，蹦出来啊，小宝贝！

女造反者 叫一个接生员来不好吗？我们是造反者，但也是人哪！再说，我也是做母亲的！

另一个女人 这孩子生得真棒……连疼痛都没有……

男造反者 看得出，她经常骑马……

另一男造反者 （向台外喊）弄点热水来……

耶稣·耶稣 （也向台外） 爽身粉，尿布，绷带，婴儿帽……

头头甲 好啊，再请两个牧师，请三王来朝圣，请人来吹风笛……我说，耶稣·耶稣，这个该死的大玩偶曾经怎样对待我们，你全都忘了吧?！让开，看我的……唉，肚子里的，给我出来，否则我就不客气了！

年轻姑娘 （从肚子里探出头） 我出来了……请别动手！

男造反者 噢，是个女娃！

耶稣·耶稣 已经是成年女子了！

另一男造反者 最少也有二十岁了！！！发育得真够快的！

耶稣·耶稣 我对你说过，她的妊娠期很长……大象才可笑呢！记得有一次在阿姆斯特丹……

探出头的姑娘 你们再等一会儿，让我披上点东西，然后再出来（又缩回肚子里）。

男造反者 怎么回事？她一丝不挂？

另一男造反者 什么话？你以为她会穿着衣服出世啊？

〔从大玩偶的腹中伸出一条赤裸的女人大腿。

耶稣·耶稣 脚先出来……难产……

齐声 噢……噢……

〔姑娘从大玩偶的肚子里出来。她长得很丰满，身上穿的饰满花边、金、银、红绿宝石的长裙垂至脚面：她代表资产阶级（工业企业家协会）。

资产阶级 别伤害我，求你们了……和我没关系……

耶稣·耶稣 多么精彩的分娩！

男造反者 今年肯定是个大丰收年。

头头甲 不，我看不一定……你在里面做什么？你是谁？……说话呀！……（做用木竿捅穿她的姿势）

耶稣·耶稣 不，等等……你去捅大玩偶……我来收养这个可怜的孤儿！

头头甲 （闪过耶稣·耶稣） 滚开！（仍做捅资产阶级的姿势）

〔从资产阶级的肚子里传出男人的声音。

男人声音 别戳！……与我无关……饶了我吧！

耶稣·耶稣 声音来自新生儿腹中……她一出生就已经怀孕了！

头头甲 什么？……难道她是中国魔盒，一个套一个？

资产阶级 我的上帝呀……这是什么感受啊！……这声音……吓死我了！

女人 噢，可怜的女孩儿……你肚子里那个混蛋是谁？……这回可真得叫接生员了喽！（喊叫）玛利亚！

头头甲 安静！……我都要发疯了……钻出来！……我数三个数，然后就……

女造反者 对不起，最少男人得转过脸去吧……（舞台上的人体模型也被转过去）小可怜蛋儿，她还没有来得及走向生活，就当妈

妈了……宗教道德哪儿去了？玛利亚！

头头甲 我叫你出来。

〔将军从资产阶级肚子里钻出。他个子不高。军服用各种不同年代的壁布碎片连缀而成。脸上戴着一具光亮干瘦的假面。

将军 好吧，小伙子！我这就出来……没必要喊叫！

〔资产阶级昏倒。

齐声 一位将军?!

耶稣·耶稣 我以前还以为将军都是上校生的呢!!

头头甲 阁下……您在女人的裙子下干什么？……您总不会说您就住在那儿吧?……也不会误把女孩的裙子当成野营帐篷吧?

将军 小伙子，没什么好开玩笑的……我们的秘密司令部确实设在那下边，伪装起来不引人注意！

耶稣·耶稣 不，阁下，现在您不该开玩笑，否则，我们就用皮鞋在您的屁股上踹出军阶杠杠……您在下面干什么?……说！

将军 军事秘密……不能泄漏……我无可奉告！

耶稣·耶稣 那么，就给你一脚！（踢将军一脚）是你自找的！

将军 耻辱！莫大的耻辱！……祖国的尊严被抛入泥潭……竟然踢踹军队高级代表的最神圣部位……（造反者又踢一脚）……尊严啊！（又一脚）哎呀，天啊！别正好踢在骶骨上……还用坦克车式的鞋底！

男造反者 我得给你踹上军阶呀！不能不用力呀！

大玩偶 好样的，干得好……一群叛徒！闪开，让我也踹他一大脚……（正要活动时，一个造反者在他的脚上打了一棍子）

耶稣·耶稣 别动，老婊子！

〔从大玩偶的肚子里又发出吼叫声。一蹦一跳地出来个大腹便便的人物，头上戴一顶礼帽，他的燕尾服也是用带大花的破碎的墙壁装饰布做成的。他代表资本，戴着一具肥大的假面。

资本 唉哟哟！！和我有什么关系呀？……脚是我的，不是他的！妈呀，疼死了！

齐声 又一个新生儿？

耶稣·耶稣 老婊子，还挺能生！

头头甲 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第一个出钱建造这个大玩偶的人！

耶稣·耶稣 是，就是他……让开，让开，看我敲碎他的脑袋。（用棍子砸大玩偶的头，但是，棍子被头架住）

头头甲 住手！（将棍子挪开，然后向大玩偶的腹部打去）

〔痛叫一声，从大玩偶的肚子里又钻出一个人物。他是主教，身穿祭祀服和帘帷碎片，双手捂着眼睛，脸上戴着胖乎乎的趾高气扬的假面具。

主教 救命啊……狼来了……狼来了……你们竟然殴打牧师……打得太重了！……以所有圣人的名义，求你们不要打了。我是独眼龙……只有一只眼是好的……我以后还怎么引导我的羊群啊？

耶稣·耶稣 竟然还有一个神圣的牧师？……这玩偶真是个无底洞！

头头甲 你不想看看它的肚子里有没有小绵羊吗？

耶稣·耶稣 你是说阿涅利羊羔[1]？……造汽车的阿涅利？当然想知道！

主教 你们为什么打我？（指着大玩偶）我在里面只是为了劝他投降……我是你们之间的调解人！

女人声音 （从大玩偶腹中传出） 主教阁下，请不要把我们单独留在这黑暗之中！

另一声音 （从大玩偶腹中传出） 陛下，别出去！危险！这里面更安全些！

王后 （在大玩偶肚子里说话） 对不起，这霉臭的地方我可不待了。

〔王后非常傲慢地从大玩偶肚子里钻出，后面跟着王子和两个装扮成侍臣的人体模型。他们穿着花纹锦缎碎片连缀成的衣服，花纹和色彩都很不协调。

耶稣·耶稣 王后和全体王室！

〔民众都挤到舞台的一个角落。每人扶起两个玩偶，给人以人群非常拥挤的印象。人们羡慕、激动地窃窃私语。号声响。

头头甲 这个大玩偶！刚才还不如不让它分娩，一下子就把它弄走。

耶稣·耶稣 别说傻话……王室成员是一个指头也不能动的……他们没有错……当时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他们热爱子民，最少一年爱一次！再说，国王是反对集权制度的……他们违反他的意志，让他当皇帝……他都哭了……我们不要忘记，当

① 阿涅利是菲亚特公司老板的姓，在意大利语中与“羊羔”一词谐音。

时他是小孩儿，年龄很小，尽管如此，他还骑马！

〔被掏空的大玩偶，由从她腹中出来的人物扶着，然后，慢慢地瘫软在地。

女造反者 你们看大玩偶啊！它一下子就泄了气了！

齐声 呜呼！

头头甲 那可不！现在没人撑着她了！

王后 感谢上帝，我们终于自由了……

王子 在里面待了二十年，真可怕！

耶稣·耶稣 啊！……你们作为囚犯被关在那里面？

男造反者 就像在鲸鱼肚子里的小木偶匹诺曹[①]？

耶稣·耶稣 我对你们说什么来着？……那个大玩偶是魔鬼，把他们当奴隶……可怜的国王……可怜的工业家……可怜的牧师……可怜的将军，可怜的暴发户乡巴佬……他们就像乘着暴风雨中的小舟和发了疯的热气球一样，被拖着摇来摇去，从这儿到那儿……王后的胃又是那么娇嫩！

主教 更不用说里面有多热。（扇风）

头头甲 够了，我都要哭了……你知道怎么才能让他们凉快凉快吗？……让他们靠墙站，别再理他们！

大玩偶 （细细的微弱声音） 对，靠墙，让这些叛徒都靠墙……

造反者齐声 快靠墙……靠墙！

资本 我说……但愿你们是在开玩笑……

主教 你们不是真想把我们枪毙吧？

王后 靠墙，然后呢？

耶稣·耶稣 对了，……王后不行！连和王后做爱时，都不能把

---

① 著名童话小说《木偶奇遇记》的主人公。

她按到墙上！

资本 我们究竟做了什么？

头头甲 你们做了玩偶崽子，把你们的恶娘当作神圣的保护者，带着她到处乱转。“大家跪下吧，将出现奇迹……捐献你们的钱币吧，否则会发生灾难……”

王子 不对……纯属谎言！我们要求正式开庭……

资本 我要文明法庭的判决。

主教 我要最高宗教法庭的判决。

将军 我也要求开庭……如果可能的话，在罗马。

头头甲 在罗马？……你想得好……你知道，在那儿他们会为你开脱罪过，甚至你还可以参加竞选，当选为参议员。我们却最少要争吵两年！（对一名造反者说）你去取枪，十支步枪，十个弹夹。

王后 还有绷带，我得包扎伤员。

主教 噢……够了！这么多令人激动、令人恐惧的事情……啊……我热死了！（扇风）

〔大玩偶和从他腹内出来的人物全被推到墙边。他身体里又传出一个男人歇斯底里的、蛮横的声音。

男人声 该死的杂种，和以前一样，你们又都逃跑了！

主教 谁？

王子 是国王……我们把他忘了……

王后 他太小了！

将军 快点！他会憋死的。

耶稣·耶稣 国王……国王……噢……多么令人激动！……帮帮国王啊！

头头甲 （推开耶稣·耶稣） 你让他自己出来。

耶稣·耶稣 不！我不能忘记，他曾授予我战争十字勋章……在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八年的战争中……是为我和我的骡子……我不能忘记……你看……我都流眼泪了……

资本 请，神圣的陛下……从这边出来。

〔在资本和王子的帮助下，国王从大玩偶中走出。国王不是演员扮演的，而是一个由他周围的人物操纵的木偶。他身着军服。由耶稣·耶稣借给他声音。

国王 现在你们给我解释一下，发生什么事情了……我的士兵在哪儿？

将军 您看，陛下……从我们战败以后……

国王 曾有过战争？……什么战争？

王后 世界大战，亲爱的……你不知道？

国王 我怎么会知道？……你们总把我关在王宫里……五十多间卧室，还有卫生间、带游泳池的花园……从没被轰炸过，我也从没下过防空洞，家里也没人死亡，我的儿子没有一个被派到前线……我每天都有吃的，不必节衣缩食，也不必用供给证，总吃白面包……消化良好……我怎么会知道有战争？

将军 不管怎么样，有过战争，而且我们战败了！

国王 谁战败了？

王后 我们大家战败了，亲爱的！

国王 我也战败了？

王后 当然了，亲爱的，这是上帝的意愿啊！

国王 怎么？……是上帝想让我？这正好证明上帝不存在嘛！

王后 （给国王一个大耳光，国王倒地） 请你别诅咒上帝！

国王 （重新站立起来） 是的，诅咒上帝……怎么了？他们来告诉我，说我战败了，好像我只是打输了一次扑克牌似的……

我的五十座宫殿都输掉了！

资本 不，宫殿您没有输掉，那是您的私人财产，不是国家的。

国王 那么，我输掉了积攒的古币？那可是不可估价的……

主教 也没有。那是您的，私人……

国王 那么，土地呢？

王后 那是皇族的东西，亲爱的，他们是不能动的……

国王 股票呢？……在国家银行、瑞士、英国、梵蒂冈、美国、澳大利亚存放的现金呢？!

资本 还在那儿……一动未动……任您支配，甚至还翻了一番！

国王 翻了一番？你们这些白痴，（照着将军的胫骨踢了一脚）我在什么地方战败了？

资本 事实上，对我们大家来讲，战败只是一种说法……

国王 如果只是一种说法……那就尽管说。我战败了……啊哈，我多高兴啊……哈哈！（高兴地爬到一个造反者的木竿上）

资本 神圣的陛下，请您不要公开地表示懊悔。否则，民众会看透您的心……

国王 蠢驴，民众是牛，只会吃草。啊……啊，真好吃！

〔扮演民众的演员苦笑。只有资产阶级傻笑。

资产阶级 啊……啊……多美好啊！……多么和蔼可亲的国王啊！

国王 （非常激动地拥抱资产阶级）是牛，就会长着戴绿帽子的犄角……哈哈……（大笑）

资产阶级 （大笑） 行了，陛下……行了，到下边再……

王后 我们走！……一个国王竟爬到……你不觉得有失尊严吗？!……还和那个粗野的女人拥抱！

国王 好吧，好吧……（从竿子上下来）但是，我们在这儿一动不动，直挺挺地站在墙前干什么？……等电车？唉，我和你们说话

呢……我们等什么？

将军 等枪决，陛下！

国王 很好，很能干！我喜欢枪决……真的很刺激！我还记得在卡普雷托[①]……死了多少人啊！真惨，但有必要，不可能不死人！太棒了！……现在枪毙谁？

将军 我们，陛下。

国王 很好！也枪毙我？

齐声 当然喽，陛下。

国王 不可能！……为什么枪毙我？谁的命令？谁有这个权力?！没有我签署的命令，他们不能够……对了，那些人是干什么的？

将军 造反者，陛下。

国王 造反者？（开始害怕了）妈呀，造反者……他们要把我怎么样？我很小啊……

耶稣，耶稣 你们看……我们把国王弄哭了！真是耻辱！

头头甲 耶稣·耶稣，别胡说！否则，让你和他们一起靠墙，取枪的人什么时候到？（取枪的小伙子从背景后面跑步入场）总算来了！……枪呢？

取枪的小伙子 没有枪……头儿会告诉你们为什么。

〔从背景后面走出一个表情坚定的造反者。他是头头乙。

头头乙 现在我们谁也不能枪毙……先要进行公民投票，确定共和制，然后看情况。

头头甲 啊，看情况……好吧，他们可以保住性命回家了……但

---

① 意、南边境城市，现属南斯拉夫。一九一七年发生著名的卡普雷托战役，奥地利军队击溃意军。

是，要带上点印记……（做出要踢当权者的动作）

头头乙 住手！……

男造者 只踹几脚！

头头乙 好吧，踹……

齐声 我们去穿大皮鞋。（组成战斗队形。穿上大皮鞋）冲啊！

国王 你们听见了吗？有人喊："冲啊！"……是我的骑兵……我们的人来了……皮内罗洛兵团……诺瓦拉长枪队……冲啊！给我把这些杂种全戳穿……这些长犄角戴绿帽子的牛民众！！

王后 冷静点，亲爱的……知道吗，这么激动对身体不好……你会伤风，出汗……你会感冒……然后，啊嚏，打喷嚏，一下子窝成两节，接着，肯定是砰的一声，前额撞在地板上！

国王 好吧，好吧……那么，我们的人到了还是没到？

主教 根本不是我们的人……是他们的人在发起进攻……

国王 谁是他们的人？

资产阶级 （傻子一样狂笑） 陛下，是牛民众……现在好像变成斗牛了……

主教 他们的脸多难看啊！噢……真热！

国王 振作起来……别动……不要让人看出你们害怕……要冷静。让我爬到这根竿子上去。（爬到王后的身上，然后，骑在她的脖子上）我来瞭望……

王子 向他们展示一下大玩偶……也许能够使他们冷静些……

王后 这倒是一个主意……你们快点儿……

资本 过来，美人儿……民众在呼唤你……

大玩偶 不，不……把我弄到哪儿去？……你们欺软怕硬！

王后 （对大玩偶） 逃跑吧，骑士……快跑！！！

王子 注意，造反者……看啊，大玩偶在逃跑！

〔被掏空的大玩偶，像顶风的帆船，艰难地挪动着，要溜

走；造反者头头追过去，用一根尖木竿将他戳穿。

造反者齐声 现在你完了！

〔刺耳的呼啸声，像磁带放慢转数而走调的、令人忧伤的乐队演奏声，大玩偶的肚子里冒出黄烟。妇女惊叫。灯光慢慢暗下来。

主教 停止暴力吧！……你们还没有看够鲜血吗？

头头甲 （在大玩偶的肚子里搜寻） 什么鲜血……除了烟，就是报纸……

齐声 什么报纸？

头头甲 都在这呢。（掏出废报纸给大家看，然后抛到空中让周围的人抢，并模仿街头卖报人的声音）《晚邮报》……《新闻报》……《民族报》……《时代报》……《信使报》……噢、你看……还有《古钱报》……谁说没……

主教 对不起，看看能不能找到一张《意大利未来报》，或《罗马观察家报》[①] ……我用来扇风可能更舒服！

头头甲 没有，那些报纸尽胡说八道，不会有……

主教 不不不！……应该有的……您再找找……

头头甲 这就是把他撑得鼓鼓的东西……（用从肚子里掏出的报纸扇风）

齐声 烧掉……我们可以点燃一大堆篝火！

耶稣·耶稣 对，但是，要把写文章的人放在篝火上……印报纸的也放上去……

主教 够了，兄弟们……不要再燃起复仇之火了，不要再毁坏了

---

① 这是两份梵蒂冈主办的报纸。

……

王后　不要再让兄弟们流淌鲜血了。

资本　我们相互友爱吧！我们团结一致吧！

耶稣·耶稣　我们相互友爱吧！我们团结一致吧！（众人像祈祷一样跟着重复）继续掏纸。

资产阶级　哎哟，有多少纸啊？！……他不是我们的稻草人……是我们的纸人……嘻嘻嘻。（傻笑）

耶稣·耶稣　噢，耶稣啊耶稣，看啊！……国库券……国家债券。

头头甲　已经一文不值了……你只能把它烧掉……有多少骗局啊？！这就是其中的一个！（从耶稣·耶稣的手中抢过债券）

耶稣·耶稣　不，这些不是……是商业股票……越来越值钱。

头头甲　跟我毫无关系……把它们也扔到篝火上……全烧掉……点燃一大堆篝火！

主教　（扇着风）　噢噢噢，不……已经很热了！

王后　冷静啊冷静……仁慈一些吧！

资本　我们要重新进行建设……我们或多或少都曾忍受过许多痛苦……要同舟共济呀……

耶稣·耶稣　我们相互友爱，团结一致！

王子　作为好兄弟，你们该帮我们一把……

男造反者　猪脑袋，什么好兄弟！怜悯已经死了！

〔灯光慢慢地放亮。当权人物边跳边唱。

当权人物齐声

我们相互友爱，
我们团结一致。

〔造反者恶狠狠地逼过去，高唱造反者之歌，将当权者的

歌声压下去。灯光大亮。

造反者 希望已死，
歌换调，舞变样。
怜悯已死，
革命戏开了场！

〔玩偶崽子到处乱逃，一片混乱，最后都挤在舞台的一个角落。

将军 陛下，我们最好躲避到战线后面去，让我们的联盟者保护我们……

国王 对，我们去北方！

将军 不，陛下，北方有我们的敌人……

国王 什么时候德国佬变成我们的敌人了？

将军 从他们开始挨打的时候，神圣的陛下……我们总是站在胜利者一边的，这是我们的格言！

国王 正确！……背信弃义的英格兰万岁！

将军 那么，我们得去南方。

王子 去巴里！那是个小巴黎！

主教 噢，不能去……巴里太热了……

王后 多么可耻！多么卑鄙！……你们就这样抛弃你们的人民……

国王 但是，如果不抛弃，就得挨他们的打。

王后 难道就没有办法平息他们的愤怒吗？

主教 那需要神灵显圣。

王子 来吧，主教，这不是您的行当吗？……这是您的专业呀！

主教 请不要诅咒神灵！……不如咱们大家一起祈祷！

国王 对，我们为发生一次大地震而祈祷……

齐声 地震？

国王　对……一次大灾难……死他几千人，我们好组织一个人道主义的、博爱的救援网……那个时候，一下子人就都变好了，人民也会马上忘记所有的仇恨……国王，也就是我，王后，也就是她，我们一起去灾区慰问可怜的、绝望的幸存者……王后痛心地哭泣，我也在摄影机镜头前挤出几滴眼泪……再找两个孤儿亲吻一下……咔嚓，咔嚓，几声响，游戏就做完了。全国都激动起来，紧密地团结在国父的周围，又噌噌几下，革命就停止了！（大家听了国王的话，非常感动，都哭泣起来）然后，发起募捐……捐赠的包裹、被子、药品纷至沓来……全国各地都发来救灾物资，还有从国外发来的……人们开始收集旧衣物，我们让红十字会也赚几个小钱，他们会像以往一样，把旧衣物当作破布头卖掉。

资本　您拿着，能捐献的我全捐献了……全心全意地……这是一张支票……您放心……没透支！

资产阶级　我捐一条金链子，是我自己家的首饰。

王后　我捐献这只结婚戒指……

王子　妈妈，你不是早已把它献给祖国了吗？

王后　住嘴，蠢货！（一记耳光）

主教　在这沉痛的时刻，我们大家都要通过祈祷，在内心深处把我们最热烈的感情凝聚在一起……啊，真热呀……

齐声　主啊主，你为什么要再一次考验我？赐予我们怜悯，怜悯我们吧，主呀！

国王　哎呀，出什么事了？

〔造反者好奇地靠过来。

耶稣·耶稣　（问国王）　他们哭什么？

国王　我怎么知道……我也正要问呢……（造反者中的一位妇女，因

受到感染而放声大哭；其他人也模仿她哭起来）你们为什么哭？……唉，我问你呢。

耶稣·耶稣 不知道……好像是发生了地震……死了很多人……许多孩子成了孤儿……还有救灾网……所有的人都捐赠钱物。

〔演员们以典型的电视台特派记者的语调朗诵下面的台词。

男演员甲 一位盲人捐献了他的爱犬……一只纯种狗！

男演员乙 一位退休老人捐献了他一年的退休金……

耶稣·耶稣 我捐我的帽子、皮鞋……裤子也捐上……全捐了。耶稣啊耶稣……

〔全体脱下大皮鞋，并将其捐献。

男演员甲 国王捐献了一百套骑兵服装……却不想让人知道他的姓名！

男演员乙 王后……三十顶鸵鸟羽毛帽子……一片爱心！

女演员甲 一个小男孩儿捐献了他的玩具小火车……

男演员甲 一个小女孩儿捐献了她的玩具小狗熊……

女演员甲 BTM 冶炼厂的工人捐献了他们一周的薪水。

男演员甲 为支援灾民，工人们停止了罢工，接受了以前的劳资合同，又回到了工作岗位！

〔用力擤鼻涕，起哄。

耶稣·耶稣 耶稣啊耶稣！

王后 奇迹!!! 奇迹!!!

主教 人是善良的……是互爱的……在苦难中他们是兄弟……

资产阶级 使我们成为兄弟的苦难万岁!

耶稣·耶稣 噢,耶稣啊耶稣,多么令人感动啊!

女演员甲 有幸存者的消息吗?

男演员甲 没有,连灾难发生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

男演员乙 可能发生在坡莱兹尼……

女演员甲 啊……那么是水灾了……

女演员乙 当然,假如是地震,一定在西西里。你说呢?

男演员甲 一点不错,是拉帕里斯的灾难……

女演员甲 谁是拉帕里斯?

女演员乙 地震!

男演员甲 啊,那么不是在西西里,而是在拉帕里斯……

男演员乙 拉帕里斯是法国名字……

男演员甲 一点没错!

男演员乙 你们听,你们听啊……地震是发生在法国……不在我们这儿……

将军 不,见鬼!这可不行!

耶稣·耶稣 噢,耶稣啊耶稣……

资本 真倒霉!

资产阶级 刚才我哭得那么带劲儿……

头头甲 (笑出声) 哈哈……不是所有的地震都会造成地陷!……这一次你们白哭了……来吧,把大皮鞋还给我们,你们作好精神准备,过一会儿我们来给你们好好地用力“按摩按摩”!全都靠墙!

造反者 快走,脸朝着墙……

〔显要人物服从命令。

资本 快点儿，帮我一下，别让他们发现。（在其他显要人物的帮助下，围着大玩偶忙活了一阵）

〔大玩偶——一个连着长袍的大脑袋，被从支架上拉下来，平躺在地上。

国王 你们干什么？
资本 给大玩偶收尸，陛下……
国王 作什么用？
将军 以后总是有用的……
国王 但是，他已经是僵尸了……
将军 外表是……庆幸的是里面还活着……比如法律，1921年制定的法律，还挺着呢！
王后 更不用说治安法了……再说，那东西，谁动它？谁改它？我敢打赌，再过四十年还活着，比以往活得更好！
将军 真是那样儿……
当权者齐声 我的上帝呀，他们来了……
王后 让他们看看我们的精神力量，我们的尊严……在他们的毒打下，我们连眼皮都不眨……看他们泄不泄气。
资本 假如给我点时间，我就能够给大玩偶绝妙地化一下装！把他涂得白白的……律师再帮一下忙……
主教 要帮忙吗？我来……把他化装成什么样？
资本 大天使！
王后 大天使加百勒？
资产阶级 那个屠龙的大天使？噢，多漂亮的小伙子啊！金色的头发，又可爱，又迷人……

〔造反者开始踹玩偶崽子，被踹者毫无畏惧，继续交谈，装出具有尊严、毫不在乎的样子，但尽力掩盖被踹时不由自主的肌肉颤抖。女造反者踹贵妇人们。

主教 胜利大天使终于帮助我们钉死了布尔什维克龙。（重重地挨了一脚，颤抖）哎呀！……他们没有泄气……多热呀！

国王 你们做什么游戏呢？

将军 多么精彩的角斗啊？……红色巨龙逼向前，大天使手持长枪扑过去……举起有力的臂膀猛击。（挨了一脚）击中了！

国王 玩儿什么呢？是一种新游戏，还是继续玩儿地震？

王后 可惜只是一场梦……可惜没有时间给大玩偶化装……无产者逼得紧啊！（挨踹、颤抖）噢，逼得多紧啊！

国王 你打嗝了，亲爱的？

王后 没有，是无产者逼得紧啊……太重了！

国王 打哪儿了？

王后 这儿，屁股蛋儿上……真痛啊！……给我揉揉好吗？

国王 愿意效劳……但愿我太太别知道……

王后 我就是你太太……

国王 啊，是吗？……那好，我很愿意效劳……（爬到王后的怀里）

王后 小傻瓜！

〔造反者靠过来，要踢国王。

耶稣·耶稣 （站到造反者和国王之间）不，不……不能踢他！……如果你们想踢他……必须先从我的屁股蛋儿上踏过去……我把它当作胸膛，作为阻挡你们进攻的盾牌。

男造反者 （踢耶稣·耶稣一脚）滚开！……你到底跟谁站在一边？

耶稣·耶稣 我是保皇马克思主义者。神圣的陛下万岁！……列

宁一世万岁！斯大林大帝万岁！（继续挨踢）

王后 够了。我们搞公民投票！你们会看到，人们一定选择我们。（对国王）走吧，你退位吧！

国王 对不起，……对不起，我退位，把王位让给哪个儿子？难道我去流放?!

王后 亲爱的，让给他，我们的独生子……

〔王子挨踢。

国王 他？……那小子要登上我的王位，参加“君主或共和”的公民投票，与共和派竞选？谁会选他？……总是臭烘烘的，一脸的倒霉相，谁会投他的票？我看他得靠边……我真讨厌他！把他给我弄走，否则我会吐他一身……呸……呸……我踢你！！！

〔接连踢了王子和其他人许多脚。

王后 坏蛋！你真坏！！好吧，我承认，这个儿子没出息，但这也不是当众羞辱我的时候啊！……再说，我敢肯定，可以让他们照样地选择我们……你自己也说过，民众是牛……你看！

国王 是的，他们是牛，可他们自认为狡猾！

〔造反者停止踢踹当权人物。他们揉脚，一瘸一拐地走路。

主教 你们看到了吧，他们走了。他们踢累了。

将军 他们用庸俗的脚来与我们高傲的举止相撞击，最后，自然是我们赢了……

资产阶级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可我保持着高傲的举止，全都

青了……痛着呢……

国王 让我看看!

将军 我是说我的……

国王 不,你的我不看。

王后 快点,他们回来之前,我们为大玩偶做点事……

国王 对,做点事,做点事。

资本 如果律师能遵守诺言,再帮我们一下……

〔大玩偶又被装在支架上,放到舞台中央。造反者排成宗教仪式行列,带着资本和主教为大玩偶化装所需要的东西进入舞台。

主教 当然能……您下命令吧……我能弄到宗教仪式上用的带花边的白纱,也能弄到蜡,我们可以给大玩偶重新做个脸……

资本 这蜡真好……

将军 我可以把我的指挥刀借给您……

资本 不用,让他拿着原有的棍子更好……现在我们给他戴上一个警察头盔,棍子与警察头盔更显协调。

王后 多美的翅膀啊!有用吗?

王子 给我,给我翅膀!

资本 (踢王子一脚)老实点,王子……

王子 哎哟!

王后 不行啊!(对国王)你看,一没有我们,马上就不尊敬我们的儿子了!走,快点……

国王 干什么?

王后 退位……

国王 不,对不起,我不抛弃爱我的人民……

王后 谁爱你?

国王 他们肯定爱我……你以为人民会忘记他们的国王所表现出来的崇高和勇敢的精神吗？

王后 什么崇高和勇敢的精神？

国王 呀，你们都不记得了？你们说，我被忘记了……那一天，德国侵略者下令，让全国的犹太人在胸前都缝上“大卫”星，否则就不能上街，是我第一个把那个种族歧视的标记别在了上衣胸前……我走到人群中大声喊道：“我，你们的国王，从现在起是犹太人了！！一个小小的犹太人！”

资产阶级 真棒……真棒……绝妙的表现……谁又会想到，这么小的国王会做出这么伟大的事情！

王后 不……亲爱的……那不是你做的事情……

国王 啊？不是我？……那是谁？！

王后 是丹麦国王……这是众所周知的呀！

国王 丹麦国王？……他妈的，我现在想起来了。那天，我去找他，天真地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他却偷窃了我的想法……他是个贼！

〔两名宪兵入场。

宪兵齐声 下命令吧，陛下。

国王 噢，你们是忠于我的？刚才提到卡普雷托时我还想起你们呢……那枪声！……好样的……现在你们向谁开枪？

宪兵 农民，陛下……他们想强占土地……

〔几个农民带着铁锹和铲子上场。

宪兵 站住……离开那儿！

农民 不，这土地是我们的……

宪兵　谁卖给你们的？

农民　是我们的，我们祖祖辈辈在这块土地上耕种……

宪兵　噢，说得多好听啊！……遗憾的是没有合同……快离开这片土地，否则我们要开枪了……

农民　不！

宪兵　怎么办，陛下？

国王　这样吧。为纪念我那位梳着翁贝尔塔式头型、一天就枪毙九十二个人的父亲……

王后　求求你了，可别承担这么大的责任……最好你不要再作重大的决定了……

国王　怎么了？……

宪兵　陛下，我们在等待命令！

王后　他不能再下命令了，他已经退位了……

国王　我说过了，不退位……我……

王后　（拍一下国王，使他的帽子歪下来一直压到嘴上）你老实点……你去受罪吧，我说了，你去受罪！（对王子说）从今以后，你就是新的国王。

王子　谢谢妈妈，谢谢爸爸……我是国王了！我是国王了！

资本　安静……安静……公民投票，现在他们正在搞公民投票……

王子　（不停地舞蹈，陶醉在快乐之中）我是国王……我是国王……

〔三个平民和一个土匪入场。土匪拿着锣和锣槌儿，敲锣，然后说。

土匪　人民说话了：要共和！

王子　我不再是国王了！……多么短命的王国呀！（退场）

宪兵　现在我们应该听命于哪一边？

资本 忠诚的小伙子，永远听命于这一边……去吧……放心地去吧！

宪兵 开枪？

当权者齐声 当然！

宪兵 （对农民） 离开那儿，否则我开枪了！

资产阶级 我也可以看看吗？未成年人也可以吗？

资本 亲爱的，看杀农民不需要批准，不像未成年人看的电影，还需要审查……杀人不是不道德的事情……甚至可以说……

农民 （大喊） 这块土地是我们的！

〔宪兵开枪，一个农民倒地。灯光变暗。

宪兵 （边走边说）现在这块土地真是你们的了，你们可以埋葬在里面了。（退场）

国王 好哇！这是什么感受呀！

〔几个农妇跑步上场。她们头上戴着黑围巾，吼叫着，绝望地扑倒在被杀者的身上。吼叫声转变成挽歌。

哭丧妇 心剧痛，天昏暗，
你死了，我咋办？
小辫子，猛抽脸，
抽死和你去作伴。

〔歌声刚起，手拿麦克风的电台技术人员入场。歌声被放大。

技术人员 （用麦克风说） 你们收听的是来自南方的哀葬曲，她

是我们这片土地上的一首纯正无邪的挽歌，就像阿力其利奥公司的脱皮西红柿罐头一样纯正。该公司每个星期四在同一时间为您播放一支现场录制的民间歌曲，（又唱几句，然后停止）刚才我们现场直播了死亡之歌，现在请听……

农妇 （愤怒地） 婊子养的杀人凶手，大肚皮老爷们的奴才！

〔突然，声音终止了。只见农民的嘴在活动，剧场内却鸦雀无声。造反者也没有了声音，他们打着手势逼向显要人物。他们的脚步放慢，只见迈步，却不见前进，就像推动变焦距镜头所获得的拍摄效果一样。国王终于摘掉了头上的帽子。设在舞台前的长通道上，一条龙在行进，它隐喻斗争中的无产者。龙的形象如下：龙头下遮盖着一个演员的上半身，像中国的舞龙一样，一个由半圆形竹件组成的架子，上面盖着彩色布，构成龙身，由四名演员举着。灯光渐亮。

王后 救命啊！龙！龙！快贡献给它几个贞女。

将军 （指着资产阶级）她，咱们把土财主献给龙。

资产阶级 噢，不！我已不是贞女……我从来不是贞女……我害怕，太刺激我了……

王后 去吧，亲爱的！去吧！在工厂里工作八小时，更刺激……

王子 去吧，你们好好整治一下那个大魔鬼！

资本 勇敢点，亲爱的，让我也好好露一手……扑过去吧，它是你的！

王后 脱衣服，把那条裙子脱下去。（拽下她身上的裙子）

〔龙吼叫着。突然他又不动了。在穿裤衩和吊袜带的女人面前它连气都不喘了。过了一会儿，它喘着粗气又开始

行进。造反者从龙身下探出头。有人竟想从龙身中钻出来，追上去，抚摸女孩子的大腿。

主教 （喊叫） 下流，色鬼，伤风败俗，变态！噢，太热了！

头头甲 （从龙嘴里探出头，对身后的同伴说） 队形，队形……谁说解散了?!……真见鬼……都回到队伍里……各就各位！……遵守纪律！

〔龙开始散架。显要人物忧心忡忡，像参加拳击比赛似的，跳来跳去；龙喘息着又重新组成队伍。但不时地颤抖和猛烈地咆哮摇动。女孩子（资产阶级）变得越来越娇滴滴的，像印度舞女一样引诱男人，像吉卜赛舞女一样躺卧在龙背上。其他显要人物喊叫着，拍着手，用手指打着响，为其捧场。龙立起身（头上的一个演员骑在另一个演员的脖子上），拥抱女孩子，与她跳舞。女孩子挣脱，继续脱衣。龙喷烟，嘴里叼着一支玫瑰，又去抓女孩子，并把身子卷起来，将女孩子卷在中间。十只手遮住女孩子的身体。

王后 （用手打着响进行评论，扩音器将她的声音扩大） 洁白无暇、柔弱绵软、香沁肺腑、病态可怜、妖媚迷人、热烈可炙、温和可亲、鲜嫩欲滴、柔软光滑、如丝如缎、青春艳丽……丰满好看……禁摸禁碰……不俗不凡！

〔玩偶崽子像吉卜赛人一样，加快舞蹈速度，并喊叫着，用鞋跟敲打着节奏，他们非常激动。国王也很激动，跳跃起来。狂欢到了极点，突然停止。接着，节奏变得有气无力，出现了令人惋惜的气氛：叹息声和具有异国情

调的音乐。从上面降下透明的纱幕，显要人物扇动硬纸，使纱幕出现波动。两个女造反者坐着古代的投石机上场。

女造反者 可怜的人们，你们在干什么？为了微不足道的小事你们就发疯了吗？

男造反者 不是微不足道的小事，而是大事！噢，大事啊！

另一女造者 好啊，现在你们和肮脏的资产阶级同流合污了！

国王 住口，丑八怪！……她是肮脏，但很香……（吸气）啊！……

男造反者 （在龙的身体下边）再说她也不肮脏啊，她是干净的……洗过了……啊！

〔两个女造反者退场。

齐声 洗呀！洗呀！好好地洗呀！

〔头头甲从龙的身子里钻出来。

头头甲 行了，你们真让我恶心！你们的口水都淌出来了，就像发情的丧家犬。

王后 快上，亲爱的，别错过机会，他是个头头，是个大头头，你要把他与龙身分开！

头头甲 （吃力地喘气，好像被资产阶级迷惑住了）我们怎么办？都扎堆吗？

王后 美人儿，扭过来，把他（一号头头）也带过来，没有头，大龙就完蛋了。

头头甲 难道我们要搞集体大狂欢吗？没道德的！如果我们连文明规则都不会遵守，那么我们所进行的斗争是为了什么？难道我们要在吃肥了的腐败的资产阶级多情而淫秽的诱惑面前



让步吗？（龙喘息）好吧，我们就让步吧……我们也是人啊。但是，让步也要让出尊严来……也要有纪律……我们一个一个来！我是第一号，（说着，把裤子脱下抛到人群中）接着，你们把它挂在一根木竿上，当旗帜。谁要是说我在资产阶级面前屈服了……那好，你们就告诉他，他猜对了！啊……啊……

男造反者 叛徒……出卖灵魂的东西！

国王 （狂笑） 我敢打赌，他是社会党人……我猜中了。（搂着资产阶级）

王后 （重新戴好国王的帽子） 住嘴，多嘴多舌的东西！你要使前功尽弃吗？

〔女孩子（资产阶级）和造反者头头一起走到舞台尽头，倒在大枕头堆里。

男造反者 叛徒！

国王 但这是一种体面的背叛！

〔大龙少了一个头，东摇西晃。

王子 无产阶级为了一个娼妓就丧失了头，列宁当然没有预料到这一点……

资本 （踢王子一脚） 我看你也没预料到这一点！

王后 您疯了？我让您……

资本 没有，你们对我毫无办法……你们现在什么也不是了……共和万岁！

〔王后当众脱下王后装，穿上另一套服装，开始扮演金融集团。从龙头里又探出一个头。

头头乙 你们去哪儿？我们要团结一致……跟着我！
男造反者 不，够了，我们厌烦作龙了……太费劲了。

〔几个人从龙肚子里钻出来，离去。

资本 胜利了！你们看，多棒，巨龙裂成了两节！
王后 它再向前，就会全部散架。

〔巨龙步履艰难地在少数几个追随者的支撑下退场。
〔放下巨龙后，演员们马上重新上场。他们集中在背景前，像打了败仗的士兵，不知所措，非常沮丧。

主教 看这些浪子……他们又回到了主的怀抱。亲爱的孩子，我们一直在等待你们回头。
资本 现在该听话了，快去干活吧！

〔一位神甫入场，抓住一个男造反者的胳膊。

神甫 跟我走，您别混进去……您不该来这个教区。
王后 他干什么？现在连神甫也开始干起颠覆活动来了？
主教 （拉神甫的耳朵） 亲爱的，你要学聪明点，政治不是神甫的事，只有主教才能搞！我现在就给你写一张调令，把你派到一个美丽的乡下小教堂，让你在山羊群里默思。满意了？

〔一个女造反者入场，看到人们像着了魔一样，任资本和主教摆布，排成一队。

女造反者 你们怎么了？其他人呢？巨龙呢？你们不舒服吗？喝醉了？

资本 他们有点晕。不用管他们，自已会醒过来。孩子们，听话，运动一会儿就会好的！开始：一，二，一，二……

〔资本发给每人一根木棍，他们开始模仿各种劳动：锄地、铲土、翻土、磨刀，并边干边唱小曲。

〔两位倒在枕头堆中的做爱者发出的喘息声和呻吟声伴随着小曲声。其中，女人的声音被扩音器放大得更加清晰响亮。

女造反者 怎么？你们又一次被踩在脚下了？和以前一样？真蠢！

主教 夫人，别这么说话！这是罪过呀！

女造反者 那些人，他们在干什么？（指着大玩偶周围忙活的显要人物）这些猪，又在重新安装那个傀儡！

耶稣·耶稣 耶稣啊耶稣……看啊，他们把大玩偶弄成什么样了！和以前一点也不像了。

将军 其实，这是另一个……您没看见他是白的吗？

王后 （狂笑） 白极了。真是超白，用的是美国生产的白漆，啊哈，啊哈，含有“自由白”成分！

〔扩音器传来做爱女人哼哼唧唧的声音。台前，过去的造反者拼命地干活。舞台中间，显要者用报纸填塞大玩偶的肚皮。

资本 快填，如果我们想让这个大块头站立起来……

将军 把以前的报纸都填进去？

资本 当然了，全填进去……往这儿填。《晚邮报》、《信使报》、

《古钱报》……

主教 《儿童邮报》呢？

资本 也很好……噢，快看啊，这次还有《前进报》……政权的力量真奇妙！

〔资本一个接一个地列举各种不同报纸的名称，其他人像祈祷一样齐声重复，填塞动作抽疯似地越来越快：《日报》、《共和之声报》、《人民报》、《阿迪杰报》、《新闻报》、《罗马报》、《晚报》、《时代报》、《消息邮报》、《帕尔马报》、《雷佐报》、《意大利报》、《前途报》、《莫德纳报》、《的里雅斯特报》、《威尼斯报》、《外省报》、《贝尔加莫回声报》、《瓦雷泽山谷报》、《律师报》、《太阳报》、《战士报》、《西西里之声报》、《电讯报》、《那不勒斯报》、《晨报》、《午报》、《今日报》、《人报》、《南方回声报》、《今日阿布鲁佐报》！

〔其他人低声自语，只有资产阶级嘶哑而娇滴滴的声音越来越响。工人们疯狂地工作着。

资产阶级 啊……菲亚特：二百五十四点。啊……蒙特卡提尼：二百零七点。啊……阿索伦巴第：二百四十五点……啊，我又活了……我觉得我再生了……噢……爱迪生股票……我像过了电……已超过三百点了……哎哟，鲁米安卡快到四百点了。以前从来没这么涨过……啊……太好了！皮雷利，三百四十八点……噢……罗迪亚托切，二百六十点，太神了（一号头头吃力地要站起来）……噢……你去那儿，亲爱的？

头头甲 等一会儿……让我喘口气……

〔一号头头伸展四肢，在舞台前排队干活的演员模仿他，

与他同步伸展四肢。

资产阶级 噢，不，求你了……再待一会儿……最少要看一下石油化工和爱尔巴制药厂的股票吧……就一会儿！

头头甲 我不能……

〔工人们同时停止工作，要把木棍放在地上。

资产阶级 最少要等看到五百四十三点……你真可爱！

〔利用头头甲与资产阶级做爱的间歇，造反者们也放弃劳动工具，伸胳膊踢腿，打哈欠，揉眼睛。

王后 （对资产阶级） 加油啊，美人儿！可别松劲啊！完事后，我送你一件小礼物！

主教 够了，别再演那淫秽的节目了！尽管它很有效。加油干啊！我们继续填报纸……

资本 别泄气，王牌到手了……（从侧幕处取来一台电视机。两个忙着填纸的人被一块幕布遮挡住） 来了……

齐声 电视……

耶稣·耶稣 电视可以填满任何一个大肚皮！俗话说得好：（唱）

电视一点，革命玩儿完！

一支歌曲，一场球，人民变得昏了头！

啊哈！

〔电视机被装在大玩偶的腹中，在玩偶的头盔上面插上电视天线。

齐声 你们看啊，多漂亮的玩偶呀……肚子里还装有电视！

头头甲 漂亮什么?！恶心……骗傻瓜的陷阱……拆掉它……

主教 您说什么呢？这是一个护卫天使，应该抬着它参加宗教仪式！

耶稣·耶稣 啊，和以前没有什么两样……他一通过……你们就都跪下！啊！

王后 这个该诅咒的家伙……你们不要听他的……这是一个善良的大天使……

耶稣·耶稣 拿着棍子的善良天使……啊，啊！他是警察天使！啊，啊……

头头甲 啊……对……你们看……他拿着一根棍子……还戴着警察的头盔！

王后 不，那是假的，纸做的……我对你们说过了……是过节用的……你们知道的……那里面全是鞭炮……到了精彩的时候……还能噌噌地放礼花……（大家跳起放慢了的塔兰台舞[①]，随着舞蹈的节奏说下面的台词）炸响吧，旋转雷……军乐队……

国王 窜天猴……消防车……转猴……脸上浇水！

资本 流星……音乐……

王后 货币稳定。

国王 棍子打……三响……上发条……子弹盒……

资本 五彩雨……幸福之声！

主教 发生经济奇迹！

国王 瞎子拳脚……快送红十字急救站……

资本 大家欢乐！心满意足……眼睛里充满了对明天的希望。

国王 脸打破了，掉了两颗牙，再坐六个月的牢……啊哈！

主教 够了，陛下！您被开除教籍了！

---

① 意大利那不勒斯地区的民间舞蹈，节奏强烈、短促。

国王 和我有什么关系？

男造反者 快点，你们行动啊！别让他们真把他开动起来。

齐声 拆掉它！

〔恶狠狠地逼向大玩偶。显要人物护住大玩偶。

显要人物齐声 怜悯啊……怜悯……

造反者齐声 （唱着说）

怜悯已死

希望已亡……

主教 退回去，别干傻事……别动大天使……

造反者齐声

怜悯已死！

歌变调，舞变样！

资本 向后退，别胡闹，理智点！

造反者齐声

噢，无知的民众，

仔细地听我说，

将你变成蠢驴……

王后 你们是文明人……不要头脑发昏……

造反者齐声

将你两半而折，

你必掉入茅厕……

主教 请你们宽容些！

〔大玩偶被无产者推到舞台的一角。显要人物逃到上层。

造反者齐声

使你心肠变软，
只需鬼脸恶作。

将军 真不知国外会怎么议论我们！

造反者齐声

只要有支乐队，
你的心就会燃起烈火；
只要一杆旗帜，
你就要挥笔泼墨。

资产阶级的声音 噢，不……不要扔下我，他们会打碎我的心……我的股票就会下跌……

造反者齐声

只要告诉你，
上司是僵尸，
他也有妈妈……

资产阶级 菲亚特，二百点，蒙特卡提尼，三百点……阿索伦巴底，一百五十点。

造反者齐声

只要告诉你，
部长是骗子，
可怜是孤儿……

资产阶级的声音 大出血了……我死了……鲁米安卡降到三百点了……

造反者齐声

只要告诉你，
老板是窃贼，
却养足球队……

资产阶级 最少也要可怜可怜皮雷利呀……

造反者齐声

只要告诉你，
你是大傻蛋，
痛哭喉哽塞……

资产阶级的声音　看啊，快看罗迪亚托切！救救他吧！

造反者齐声　行了，别急了。

显要人物齐声　怜悯啊怜悯……

〔在此期间，显要人物像在交易所里一样，非常激动地往一块大黑板上登记着股票行情。

造反者齐声

怜悯已死，不会再生，
怜悯之事，不会再有。

资本　小伙子，注意了！……她若完蛋，我们全完蛋……我们快行动吧……别乱，别乱……

显要人物齐声　别乱！别乱！大天使出去！！！

〔把警察大玩偶推向造反者，大玩偶挥舞棍棒猛打造反者。口哨声响。造反者有节奏地反复举起和放下手中的木竿，进行自卫，其动作似像在劳动。他们唱道：

儿子坐牢即将获救，
不要为他们哭泣呀，母亲！
如果儿子在菲亚特工作，
那你就痛哭吧，
因为他们将永世不得翻身！

主教　（继续登记股票行情）　菲亚特，二百。

王后　蒙特卡提尼，三百六。

资本 阿索伦巴底，二百五十七。

将军 加油，它们在回升……

〔工人们疯狂地干活。

王后 加油……加油……

〔疲惫的工人停下手中的活，喘气，走过去背靠墙，一个挨一个，做小便的姿势。喷泉流水声渐渐被扩音器放大后播出。每增加一人小便，喷泉的声音也随之增大，最后变成震耳欲聋的瀑布声。

王后 又怎么了？……股票重新下跌……菲亚特又下降了两点……

资本 蒙特卡提尼降三个点。

主教 阿索伦巴第稳定不动。（工人又开始劳动）看，又涨了……鲁米安卡也上升了！

当权者齐声 这些倒霉蛋……他们抵制我们！

男工人 （停止工作） 够了……我要多一点业余时间……

另一男工人 再也不当计件工了……

工人齐声 不能再受剥削了！罢工！罢工！

〔他们恶狠狠地逼过去，被吓坏了的显要人物步步后退。一个穿白大褂的人物入场，他戴着巫师的假面具，拿着一面青黑色的鼓，疯狂地敲着鼓点。

巫师 让我来……让我来，我教你们怎样使灵魂复原，怎样使情绪平稳。（敲一下鼓）眼睛看着我……看那儿，看那儿……

〔大家一个挨一个地挤在一起。还有许多小玩偶的头。每个演员一手扶着一个玩偶……

〔扮演显要人物的演员脱下剧装，只穿着基本服装，与其他演员合在一起，做以下动作。

巫师 先生们，女士们，同志们，兄弟们……世界上最好看的……最群众性的体育……（击鼓，人群吼叫。集体模仿足球比赛时粗野而激动的样子、疯狂的拦截动作、观众的狂热）可以使你摆脱紧张的体育……叫足球，也叫大球，英语叫 Football……更叫发泄，它使你们不想问题！你们生活在一个不正义的社会，你们没有感觉到受压迫、受剥削、受嘲弄、受欺骗吗？你们为什么要投身斗争？为什么冒着被棍棒毒打、进警察局或其他更大的危险而造反呢？你们的火要发在裁判的身上……

齐声 （喊叫） 裁判戴绿帽子！他被人收买了，是个贼！

巫师 噢，他们现在好多了……目瞪口呆……无限幸福……说不出话来……（激动得像妄想狂似的沙哑地喊叫）快上车，好戏还在后面呢！该回家了……该进城了……周末过后往家赶。

〔发给大家汽车方向盘。汽车鸣笛声、吹喇叭声、喊叫声，演员们模仿交通混乱的情景。

男人甲 叫什么?!

男人乙 你往哪儿开？……你想超谁？

男人丙 该死的家伙！法西斯……

男人丁 说谁？……我宰了你！

女人 安东尼奥……让他跑吧，别追了！你有心脏病……注意心肌梗塞……咱们回家吧。

巫师 停下吧，又塞车了。（哨声）我们还得闻汽车尾气，对气管儿没有好处。

〔被汽车尾气呛得一起咳嗽。电台广告声压倒一切声音。

巫师 （模仿广播员的声音）被汽车废气呛咳嗽的人的福音：特龙药片……解除病痛，消除过敏！终于可以喘气了……使用特龙膏，亲吻更快乐！特龙——使嘴唇变硬的软膏！……它使嘴唇倍受刺激！……每次亲吻之前，特龙可以为您的爱唇进行良好的按摩。

下面的话由集中在舞台角落的演员交替着说出。

多么清新的气味！
多么沁人肺腑的芳香！
多么细嫩的皮肤！
多么优美的声音！
多么漂亮的孩子！
多么美丽的女人！
多么好看的地板！
多么清爽的啤酒！
多么温暖！
多么安全！
多么美的胡须！
多么锋利的刀片！

〔所有演员都呆若木鸡，好像进入了催眠状态。一个男造反者入场，用力摇晃他们。

男造反者 入睡的人啊，你们就是革命者吗？越南，全体人民在战斗，在死亡……每一天都在死人！

女人 （就像和自己的丈夫说话一样） 啊，对了，你记住，今天得续办保险！

造反者 美国人纵火将成千上万公顷的庄稼烧毁，烧成灰烬……他们烧掉了森林、城市……数十万的儿童被烧伤……被活活地烧死！

另一女人 （同上一个女人的语调一样）真可怜……噢，别忘了，天冷之前得更换点火嘴儿……现在太费柴油了……

造反者 一天之内就向河内市投下六点八万吨炸弹。

男人甲 六点八万……六点八……多吉利的数字啊！你玩儿彩票吗？有一百三十个星期没见这个数字了。

〔全体演员排成纵队，表演示威游行。呼喊口号。

齐声 美国佬滚回家，噢，噢，噢！……美国佬滚回家，噢，噢，噢……

男人甲 我们去哪儿啊？

女人 去游行……

男人甲 这个月我已经参加过两次游行了……一次为越南，另一次为希腊……

女人 但这次是为墨西哥！

男人甲 为墨西哥又怎样？

齐声 美国佬滚回家，噢，噢，噢！……美国佬滚回家，噢，噢，噢……

男人乙 （对从队伍中出来的一个游行者） 你去哪儿？

男人丙 回家……

男人乙 莫非你就是美国佬？

男人丙 不是。但是，电视一台有足球比赛，二台有音乐专题节目……

齐声 美国佬滚回家，噢，噢……美国佬滚回家，噢，噢，噢……罢工，罢工……胜利，胜利！啊，啊，我们胜利啦！

男人 每小时我们可以涨十里拉工资了！

齐声 噢，噢！

男人甲 给我们的回报是大米，每斤涨三十五里拉！

齐声 噢！食油涨四十里拉！噢，噢！

黄油涨三十里拉，噢，噢！

房租涨三千里拉！噢，噢！

肥皂涨十里拉！噢，噢！

奶酪五十里拉！噢，噢！

皮鞋一千里拉！噢，噢！

衬衫五百里拉！噢，噢！

咖啡二十里拉！噢，噢！

全涨价了……全涨价了！噢，噢！

男人 和安德加利街的金发女郎做爱也涨价了！

齐声 噢，噢！我们胜利了！噢，噢！（一小段挽歌）噢噢噢，噢噢噢……

〔游行队伍解散。人们在舞台上无秩序地乱走。齐声背诵电视广告词。

齐声 多么清新的气味……多么沁人肺腑的芳香……多么细嫩的皮肤……多么优美的声音……多么漂亮的孩子……多么美丽的女人……多么好看的地板……多么清爽的啤酒……多么温暖……多么安全……多么美的胡须！！！多么锋利的刀片……

（小步退场）

〔紧接着，两名妇女入场，开始整理大玩偶。几个穿电视台技术人员工作服的男人入场，在台上忙活。电视导演入场。

导演 你们给大玩偶弄什么呢？

女秘书 我们正在给她化妆，准备专题节目……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节目……是关于痛苦地丧失自由的节目……

导演 谁丧失自由？

女秘书 什么话？……不是捷克斯洛伐克吗？

导演 啊，可不是吗，真蠢！

摄影师甲 他们是怎么丧失自由的？我们不是一直说共产党从来没有自由吗？

导演 住嘴，讨厌的家伙……表示痛苦的黑纱拿来了吗？

女秘书 博士先生，在这儿。

导演 表示期盼的紫纱呢？你们给他戴上黑纱……这样脸会显得更白，更能表现出纯洁的爱……应给人一个印象，我们政府的痛苦是巨大的……让他把头垂在胸前……给他额头上再弄点皱纹……不行，好像一部黄色电影中死了丈夫的寡妇……一副娼妓的样子……

摄影师甲 啊……一个苦行的娼妓……

导演 住嘴，傻瓜！你们不能给他换一幅面孔？干净一点的。

女秘书 噢，博士先生，这是标准的、由欧洲共同市场五个成员国选择并通过的面孔！

导演 那好吧，用黑纱把他的脸罩上……罩啊……快点……全罩上……全部，就这样……

摄影师甲 要想更好地遮盖住那张脸，就得把它埋葬！为社会主

义民主的死亡而哭泣……

导演 你住嘴，行不行?!（踢他一脚）

摄影师丙 啊，你看，他们也曾有过民主……就像你刚才说的……如果现在民主死了，那么以前……

导演 算了吧……把那个蠢家伙撵走……让他痛哭去吧……（大玩偶抽泣）你干什么?……你又没有和管气泵的人睡觉！……轻点（重复几次）……别像发情似的……不行，不行……他不会……这个大天使是什么狗演员，让他滚吧，我们得给他配音……这样会更好些。（对音响技术员）弄个录音机来……找一处眼泪滴落的放大声音……有吧?！反复重叠地放……这是表现主义的舞台表演手法。……总是很有效的！

音响技术员甲 好了，博士先生！

导演 我们听一下。（听到滴答滴答的声音）……不行……像是水管滴水……不行……不行，不行。太单薄了……应该像……怎么说呢……连贯的……有旋律的（出现前面录制的小便汇成的喷泉声）……好……就这样……没问题……这样好极了！

音响技术员甲 这是刚才录制的工人小便的声音啊！

导演 那有什么关系……照样可以用嘛……真正的戏剧表演手法……观众什么都不知道，只是给他们一个启示……他们想不到是小便，想到的是哭，像瀑布一样的哭声！……现在我们看一下图像……放吧……

摄影师甲 放像……

〔演员集中在电视机前，装出认真看录像的样子。

摄影师乙 布拉格。街道上青年人摇动着旗帜……

导演 好极了……很有启发性……那是什么?……那面旗是什么?

摄影师甲 是一面红旗……

导演 带有镰刀和锤子？

音响技术员乙 那些旗帜上也有，这是共产党的国家……

导演 观众不该知道这些……剪掉！……那些举拳头的小伙子干什么呢？你们疯了吗？你们为什么保留它？剪掉该死的拳头！

摄影师甲 剪掉该死的。

摄影师乙 剪掉该死的。

导演 不，我是说，剪掉拳头，留下该死的！

摄影师甲 剪掉拳头，留下该死的。

摄影师乙 剪掉拳头。

导演 青年人用粉笔在坦克车上画纳粹符号的场面呢？

音响技术员乙 这不是？……在这儿呢……

导演 噢……漂亮……漂亮……那个稳稳当当坐着的人是谁？就是坐在苏联坦克车上的那个。

摄影师甲 一个士兵……

导演 捷克斯洛伐克士兵？

音响技术员乙 不，是苏联士兵……

导演 他怎么还笑呢？……没事儿似的……一点反应也没有……

女秘书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是记录片上原有的……

导演 那又怎么样?!是不是纪录片上的和我有什么关系！苏联人要有反应……要开枪……要用脚踹捷克青年……把他的牙踹下来……我要见血……为自由而战的血！……街上应到处躺着死人！

摄影师乙 博士先生，我们还有六十五号片子。

摄影师甲 放六十五号片子……请看，博士先生，一个青年把旗帜都染红了……

导演 不是彩色片……效果不好，好像是在洗刷人行道……太差……太差……不感人……这样不能煽动起情绪!!

摄影师乙 但是，我们只能找到这些……

导演　走开，全走开……我给你们找……你们这些没用的东西！全走开！……不，你们搞音响的留在这儿。找一盘小孩儿哭的录音带……要绝望地哭……我们把它配上走失儿童的镜头。漂亮，漂亮。那位夫人是谁？噢，是孩子的妈妈！剪掉孩子妈妈的镜头！

摄影师甲　剪掉妈妈。

摄影师乙　剪掉妈妈。

音响技术员甲　绝望地哭，找到了，博士先生……

〔小孩的痛哭声。

导演　漂亮……漂亮极了……撕心裂肺……我都被感动了……好像是真的！

音响技术员甲　是真的，博士……我们在西贡郊区录制的……在一次凝固汽油弹轰炸刚刚结束的时候……

音响技术员乙　是一个被烧伤的越南小男孩的哭声……

女秘书　我们还摄制了电影。您想看吗？放电影。

摄影师甲　放电影。

导演　不、不用……我看了又能怎么样？我又不能把越南小孩儿变成捷克斯洛伐克小孩儿……他长着两只小杏仁眼！

女秘书　是的，当然不能。

音响技术员乙　好了，您听……现在听见的是母亲的喊叫声……

〔母亲一字一顿的尖叫声。

导演　好……好极了……就像歌剧《美狄亚》第三幕中的拖腔……把这一段全加进片子！！

女秘书　博士，她说的是越南话呀！！

导演　谁能听得懂？……谁会发觉？你懂越南语吗？不懂，那么捷克斯洛伐克语呢？我们国家没有人懂捷克斯洛伐克语……那就好办了……

女秘书　是的。但是，我们播放母亲和孩子的纪录片时，人们就会记起这些镜头，就会识破假象……

导演　谁告诉你我们就一定会播放那部有关越南的纪录片？……那一部不会播放，其他有关越南的片子也不会播放！永远不会！因为，你们要牢牢地记住……对我们的电视观众来讲，越南并不存在，没有越南……那么，没有越南，也就没有越战……就是有越战，和美国人也没关系，他们没去越南……就是去了，也是去度假……不是去参战……他们还去了墨西哥奥运会呢！和苏联人像兄弟一样地参加比赛！

助手　不管怎样，要把那位妇女的话翻译过来，并作同步配音……

导演　已经翻译好了……你们听。（朗诵）儿呀儿呀，有白有红，你不会皱眉，我靠谁来养老送终？

助手　这是雅科波内·达·托迪[1]的诗歌……《圣母哀歌》！

导演　没说的吧？……真正的痛苦是普遍一致的……再说观众是不知道的……人是无知的……是瞎子，是愚钝的……行……行，就用它……我们再放上一个被枪杀者的镜头……

女秘书　放一个越共……阮文追……我们有他的资料……

导演　什么阮文追……放一个捷克斯洛伐克人！

助手　没有被枪杀的捷克斯洛伐克人啊！

导演　没有？……那就放一个受酷刑者吧……

助手　也没有啊！！！

导演　受刑者也没有？我说……那么，这些俄国人去捷克斯洛伐克干什么？去野营？真见鬼……我怎么作这个“被践踏被毁

---

①　雅科波内·达·托迪：意大利中世纪宗教诗人。

坏的自由”的专题节目啊？这些混蛋，拿我开心啊?!

助手 我们有这个……也许您用得上……

导演 什么……？

助手 警察殴打学生……把焦距弄得模糊一点，就看不出是意大利警察的钢盔了……反正这些片子都没放过，部长曾亲自命令我把它们毁掉……多亏我没毁。

导演 你真行，这下子有用了……

助手 可惜得进行剪接……

导演 为什么？

助手 您没看见？……背景上有瓦雷·朱利亚的字样……这里还有一个大圆屋顶……

导演 你尽看那些琐碎的东西……继续放，观众是无知的……它们什么都不知道，他们是瞎子，是愚钝的……继续放，继续放！好了!!! 现在要搞个片尾……你们给我找一支歌曲……这次要原装的……不能搞鬼了。我想用一支受过迫害的捷克斯洛伐克作曲家所写的歌曲……作者应属于新民主派，歌曲应是在苏军侵占捷克斯洛伐克的日子里写作的，应是为失掉自由而哭泣的、震撼人心的战斗歌曲……

助手 这次可有……在这儿……无可挑剔!!

导演 原装货吗？

助手 当然。歌曲中，一位母亲说：“光明便是自由，自由就是光明。今天，我无数的儿女失去了光明，变成了瞎子……”

导演 好极了……这里面还有语言游戏哩：瞎子![1]让我听听……有录音吗？

助手 这首歌太美了……何止有录音，我们连原文歌词都能背下来……

---

[1] 意语中“瞎子”一词与“捷克”一词谐音。

导演 太棒了！

助手 乐队出来，播音员出来，（指着播音员）你来读翻译过来的歌词。

〔全体演员入场。其中有几个人手里还拿着乐器。他们在台前列成队，演唱泰奥多拉吉斯的歌曲。

导演 （歌曲唱到一半时）这是什么歌？……是希腊歌曲吧？是唱上校的那首……泰奥多拉吉斯[1] 作的……停下，停下！！！

〔没有人服从。

〔演员们用希腊语演唱泰奥多拉吉斯的歌曲，播音员将它翻译成意大利语。

齐声 星期日我自由自在，
星期一我变成了奴隶。
太阳从睡梦中将我唤醒，
为我失掉自由而哭泣。
握紧拳头，
把被践踏的尊严高高举起。
得克萨斯来的美军上校，
不折不扣的法西斯蒂。
你们何曾知道？
希腊火山林立。
它们将冲向大海，
把尔等埋葬在万丈深底。

---

① 米吉斯·泰奥多拉吉斯（1925～）：希腊通俗歌曲作家。



第二幕

〔灯光大亮。

〔全体演员穿着基本服装入场，嘴里念着广告词，（见前一场）像机器人一样，无秩序地在舞台上来回走动。几个身穿白大褂的人物上场，混在其中，他们是教授、教授助手和一名女护士（小姐）。

教授 幸福，幸福，重要的是在一个幸福的世界中幸福地生活。找工作……一个稳定的工作！要就业吗？……参加就业考试……工人，专业技术人员都要考！一百个，一千个职位，谁想被聘用，先做心理检查！（其他演员陆续退场，舞台上只留下医务工作人员，医生戴着大大的水银镜片眼镜和许多奇形怪状的工具：脖子上戴的不是听诊器，而是喇叭，还有弹力球、长嘴口哨等等。女护士在病历卡上不停地写字。舞台中间放着一只凳子）下一个。

女护士 （小姐） 下一个。（进来一个体检者，他很灵活，面带微笑，脖子上挂着一块牌子）作一下介绍。

体检者 安东尼奥。

小姐 我对您的名字不感兴趣……

体检者 啊……是问姓啊？……范图力。

小姐 不，不要名也不要姓，我是问您工作情况……入门的时候不是给了您一块牌子吗？您念一下。

体检者 噢，对，是这块……

小姐 戴在脖子上……就这样，很好，请您读一下。

体检者 者检体……号……

小姐 您读反了！让我来……第47—A8号体检者。

教授助手 那儿有凳子，请吧！（体检者坐下）……站起来。（体检者站起来）站到凳子上。（体检者吓一跳）您站好，别动。小姐，请读一下。

小姐 （读） 47—A8号体检者，以七十点零一分通过体检，其结果如下：已婚，妻子是家庭妇女，天主教徒。岳母笃信天主教，为了不使其伤心，婚礼在教堂举行……但体检者追随父亲，赞成共和派，反对宗教婚礼。（每读一句，教授就给几分）未加入任何政党，有时对意大利共产党表示同情。

体检者 请问，我的政治思想和这次心理检查有什么关系？

教授 （不停地围着体检者转，其他人也跟着转） 好了……别说话，给他减两分……小姐，请继续……喜欢体育吗？是球迷吗？

小姐 比较喜欢……

教授 喜欢哪个球队？

小姐 自己所在地的球队……总统是他的老板。

教授 很好，再给他加两分。（教授继续围着他转，并提出问题，助手们跟着教授转，也提问题）

教授助手甲 从未与朋友们在咖啡店争吵过？

小姐 吵过一次……

教授 原因？

小姐 为匈牙利事件……

教授 他站在什么立场上？

小姐 站在巴西的立场上……

教授 巴西的立场？

小姐 是的，教授先生……他说，那次大赛，巴西才真正了不起，而不是普查斯[①] 的匈牙利表现出色……

---

① 五十年代匈牙利的足球明星。

教授 在家吵过架吗?

小姐 吵过，四次。特别是有一次，吵得很厉害。

教授 原因?

小姐 因为嫉妒，妻子发现他和其他女人……

体检者 不，不对，她没发现……

教授 别说话，给他减掉三分。那个女人是谁?

小姐 是一个寡妇，她丈夫曾和他是同事，死于我们的一次事故……

教授 什么事故?

小姐 大切刀，教授。

教授 那好，再给他加三分……加四分，别再提她了!

〔体检者从凳子上下来。

小姐 坐下……脱下来。

体检者 脱光?

教授 肮脏的东西!别脱光，只脱鞋……告诉我，您的脚怎么样?

体检者 很大……穿44号鞋。

教授 没问这个，我是问萎没萎缩?有无抓力?

体检者 有无抓力?

教授 是的，您是否能用脚抓住东西?……比如，一把钳子……一把螺丝刀……是否能用脚操作活扳手?……是否能扳紧螺栓，能否开启瓶盖?等等……

体检者 用脚?

教授 （对助手们） 看见了吗?看见了吗?根本就没有……一个也找不到!如果国家不下决心办学校，从小训练用脚抓东西，那就完了!真的，意大利就会乱扔钱!意大利奥委会耗费亿万金钱，教孩子们打网球、篮球、冰球……然而，有利于发展孩

子们用脚抓东西的活动一点都不教！现在好了！工厂怎么雇佣这些打网球、打篮球、打冰球的工人？当今的工业，需要的是非常能干的工人……他们应该会用任何东西进行工作，包括用脚。

体检者 还要用脚工作？……难道手不够用吗？

教授 看得出，您根本不了解新的博罗泽克—劳斯双重安装线系统。

体检者 双重安装线？

教授 当然。一条线的高度到工人的腰部，另一条线设在下面，高度在工人的脚部。

教授助手乙 正好可以节省一半人力。

助手甲 过去两个人干的活，今天一个人就能干……但条件是，工人的脚会抓东西。

体检者 像猴子一样？

教授 是的。

体检者 有人已经开始使用这种双层安装流水线了吗？

教授 当然！

体检者 在什么地方？

教授 南非。

体检者 用黑皮肤的工人？

教授 不，用黑猩猩……真不错，干得很好！

体检者 你们为什么不也用雇佣黑猩猩的办法来代替工人呢？

助手乙 不能雇，动物保护法不允许……

体检者 为什么？

教授 他们说，那种安装线上的工作……只适合人干。

体检者 噢，那怎么办？

教授 好了，别说废话浪费时间了，我们来看一下，可不可以雇佣您在“全跳动”流水线上工作。

体检者 “全跳动”流水线？什么样？

教授 别说话。我们测一下简单反应。请您再站到凳子上去。（助手甲开始对着他的一只耳朵吹喇叭）听觉反应……波长：L. B. 40。

〔对着体检者吹哨儿。体检者后退，傻笑。

体检者 唉，唉……您好！新年好！

助手甲 声响视觉刺激，短波：M32。

〔用弹力球击体检者的头部。

体检者 唉……别太过分……我看见你了！（另一人向体检者脸上喷水）唉，别！

助手乙 心理品质检查：外部挑衅反映：43。

教授 护士小姐，记一下：开始时不要太重。（抓住体检者的手腕）把手伸出来，右手也伸出来，伸平，放在我的手掌下……尽量打我……大胆地打……（体检者打教授）……没打着……没打着……打着了！没打着！小姐，请您记下来：上极限反应，平均高于三十八，适合在起降式切刀上工作。我们看一下下极限，现在您往后退。我要打您。开始！好！……好！……快……行了！（体检者放松，教授趁其不备击中他）这回您栽了！

体检者 （痛得叫起来） 您说“行了”！这不能算，我没准备！

教授 别说了！小姐，记下来，下极限：反应速度，优秀。您看，我给您六十八分。您还想要什么？

〔喷水者又过来了，向体检者脸上喷水。

体检者 唉，别喷……狗东西……

助手丙 对进一步混挑衅，受检查者的反应是：有节制。

小姐 表现呢？

教授 正常……

小姐 对可能发生的警察攻击的反应情况呢？

教授 从温和到害怕，然后，很快逃跑。准备检验革兰达尔反应：您再站到小凳子上去……就这样……站直，我说什么您就做什么：开始！把左手放到右腋下……对，就这样……一，二……好……手掌张开；把另一只小臂抬起，成三十三度角……手掌轻蹭面颊，就像保加利亚的军人敬军礼……

体检者 噢，保加利亚人这么敬礼？在技术发达的社会中真有学不完的东西！

教授 别说话！精神集中……用力呼吸……

〔一个教授助手对准体检者张开的手掌猛击一掌，把他吓了一跳。

齐声 谁打的？

体检者 他！

教授 很好，您猜对了……

体检者 好，现在轮到你了……过来，过来……

教授 什么过来……行了！我们正在进行心理测试。再站到凳子上去。

〔往脸上喷水的人走过来。

体检者 不，这回可不……（躲闪）

〔喷教授一脸水。

教授 该死的！

助手 对不起……

教授 （对体检者） 您懂吗？这不是开玩笑！您不该躲闪……

体检者 我就是要躲闪！

教授 如果您厌烦了，就接着这个。（向他脸上泼去满满一杯水）

〔体检者躲闪，水泼在一个大夫的脸上。该大夫将已含在口中的水喷在教授的脸上。教授扇体检者的耳光，体检者又一次闪开，结果打在另一个助手的脸上。最后，一个助手拿着锤子过来。体检者做出躲闪的样子。

助手 别害怕……跟您开个玩笑。

体检者 噢，噢……我知道，这是假的……是胶皮锤子……

助手 不，那种玩笑太陈旧了……你试一下这个……（向体检者的前额用力打了一锤子：重重的一响）。

体检者 （要晕过去了） 是真锤子啊！！！铁家伙！！！

助手 一点也不错！这就是要跟您开的新玩笑……啊哈……让您以为是胶皮锤子！

教授 （指着直挺挺地躺在地上的体检者） 把他弄走。记下来：此人能力不行……也不适合"全跳动"流水线。

〔助手抬着昏迷的体检者下场。

助手 再叫一个？

教授 别叫了，没有用……需要试试妇女。叫舞蹈教师来。

助手 教授，您能肯定女人……

教授 已经做过试验……只有妇女才能适应这套安装流水线系

统，才能创造出利润。首先，妇女天生身体的节奏性好……其次，她们比较温顺……不反抗……工资低……叫舞蹈教师来。

〔舞蹈女教师入场。

教授 交给您了，小姐……就靠您的经验了……

舞蹈教师 教授，我尽一切力量。（教授退场）昨天挑选出来的三个姑娘进来……（进来三个年轻姑娘，显得有些窘迫，她们站在舞蹈教师一边的台前，按照她的命令做动作）亲爱的，请你们放松些。如果你们不能完全和谐地、分秒不差地掌握二十四个必须掌握的各种不同的动作，让他们直接上真的安装流水线去试机是无益的。非常简单，一点不累，甚至还很优美，很有趣儿……你们看……但是，您们必须聚精会神。我们的目的是变劳动为娱乐。我们假设，安装系统的上面一条线在这个高度，而下面一条线在这个高度。上线上每隔十公分有一根螺丝；你们每个人，用两只手，同时抓住两根螺丝，插入机件的两个孔里；机件被传送到下线……试一下……对了，就这样，慢一点……不要急……慢慢地……太好了……一点不难，对吧？……一，二……一，二……现在注意：上线传送带上传过来一枚“枇杷果”……这是一个金属制成的雪茄形的东西，你们要用牙叼住它……对……啊呀……就这样：注意，现在传过来了……啊呀……好极了！……就是这样……现在继续工作，你们双手将这个梭形件插入左边传送过来的机件上的孔里。要连续插两个梭形件……你们要用手扶住它们……然后用前额分两次将它们顶进孔中……噢噗！噢噗……再来……沉住气，一，二……冷静些……不应感觉到累……很有趣，对吗？既简单又有趣……现在做第三个动作……你们要用鼻孔从下线传送带

上吸起两个小的橡胶件……吸气，开始……快吸……很好！这些橡胶件上还要穿上细铜丝……你们要用力抻两下，把铜丝抻出来……然后猛地将铜丝缠绕在左边安装系统主机上的线轴上。缠三圈就可以了。开始……一，二，三……够了……用鼻子使劲吹气，把橡胶件从鼻孔中吹出来……使劲吹气……好极了……把右手腾出来，从下面传送带的线轴上把铜丝拉上来……动作要柔软些，这样缠起来……动作要漂亮……很好。我的小宝贝们……准备好左手，用手掌搓两下，将有螺丝扣的小轮子拧上……开始……一，二！好了。就这样……注意……右脚下有一踏板，是控制切刀的……要注意把手抽回来，否则，咔嚓……脆生生地……十个指头全掉……到地上去了……老板不希望这样！……会添乱！开始……好样的……一点毛病也没有！用胯部将转轮停住……用胯撞一下左边的活塞……再撞右边两下……当要重新启动时，噌，再撞左边一下！骨盆向前探……还有肚子……直到将肚脐压在电钻操纵柄上的吸盘……下压……好！……现在转动着摇摆骨盆……对，就像跳肚皮舞一样……好极了！再来……猛地一下将骨盆后缩……用手拍打屁股蛋儿，（女工们表现出不解的样子）好，用屁股坐一下你们身后的操纵杆儿，整个操纵过程结束……然后开始第二轮……来，用屁股坐！！！噢噗……你们看到了，多简单？还有一个好处，这项工作可以加强肌肉，解除蜂窝组织炎的病痛。有多少妇女希望得到你们的位子呀！好了，从头来：我们做动作时要沉住气……上面抓住螺丝，下面紧螺丝……一，二……一，二……枇杷果来了……注意，用牙叼……啊呀！……马上插入左边……噢噗！又过来一只梭子……一……噢噗……二……噢噗……用前额顶两下……停，手不要动……继续……继续……好极了！准备好鼻孔，吸起两个橡胶件……噢噗，噢噗……抻出两根铜丝……抻紧……缠绕在左

边的线轴上……缠三圈……噢噗，好……停下！用鼻孔吹气……吹两次……噗，噗……用右手把铜丝牵过来……柔和一点……一（拖长音）……缠绕……二（拖长音）……三（拖长音）！她们简直是圣女，真可爱，太棒了！用左手掌，搓小轮子，噢噗！准备踩切刀踏板……切……噌……切下来！用胯撞两下右边的活塞，撞一下左边的活塞……开始！一……再来！二……再来一下！左边的！太……棒了！向前挺肚子和骨盆……准确地将神圣的肚脐压在操纵柄的吸盘上……好，压上了！……转啊，转啊……（唱），啦，啦，啦，啦依，啦依，啦啦啦啦……神奇的东方，充满色情的东方，啦，啦，啦……准备后坐停机……坐！很好……不，不能停，从头来……振奋起来，再来一次……加油，如果不出错，你们就被聘用了……一，二，一，二，用手抓螺丝……用牙叼梭子……一，二，向左……一，二，向左……插进去……前额顶……再来一下……噢噗，噢噗……准备用鼻子吸东西……吸起两个橡胶件……抻两下铜丝，噢噗，噢噗，缠在左边的丝轴上……乌拉，乌拉……噢，好极了！鼻孔吹气，噗，噗……用右手……柔和些……一（拖长音），二（拖长音）……缠绕……三（拖长音），左手掌搓小轮子……踩踏板，噌，切刀下来……向右撞两下……一下，两下……向左撞一下！太好了……肚子，肚子，上！……转动，跳舞……唱：东方啊，病态的东方，充满色情的东方……屁股蛋再扭快一点……一，二……很好……

〔重新开始，频率更快。传出广播员严厉的声音。

广播员　在米兰的一家西门子公司的工厂里，安装线上的女工，每天要做四万零五百多个动作，其中，仅踩踏板和腰的撞击动作就有三千次。由于对骨盆的猛烈撞击和踩踏板时强烈的震

动，所有女工都患有卵巢疾病，患有生殖系统疾病：炎症、尿道炎，等等。有些女工不得不接受外科手术，彻底丧失生儿育女的能力。

〔几名演员入场。像跳舞一样有节奏地工作，动作变成了“醉酒者”舞蹈。男女青年组成对，跳着舞，其动作和安装线上的工作动作相似。舞蹈教师也更换服装，戴上金色的卷发，变成一名跳舞女工，和女工们一起来到台前。

小伙子 （与卷发女郎配对的）噢，你跳得真好……在哪儿学的？……你叫什么名字？

卷发女郎 安装线上。

小伙子 啊，啊，（笑）奇怪……说实话，你跳得这么好，一定是在什么地方训练过……

卷发女郎 当然，一天训练八小时，在“全跳动”流水线上……四万个动作……噌，噌……一万五千次扭屁股动作……“动起来”！

小伙子 每天都这样？……那你是专业的喽……你是舞蹈演员，对吗？

卷发女郎 工厂的舞蹈演员。

小伙子 你是女工？

卷发女郎 是的，那又怎么样？令你厌恶？

小伙子 不，不，哪里话？……说真的……我并不怎么喜欢专业舞蹈演员……太性感，没有内涵，也就是说，一点灵魂也没有……

卷发女郎 然而，女工全是灵魂，一点性感也没有。可以说，她们是钻床修女，踏板式切刀贞女……不信，你就去工厂里钻个洞……易如反掌！

小伙子 唉，我不是那个意思……就是你们在养鸡场里工作，专门摸母鸡的屁股，看它们是否有蛋，我也照样喜欢你……

卷发女郎 那就是我以前的工作……每天要摸三千次……我曾有过未婚夫，他是天主教徒，非常虔诚……结果把我抛弃了。

小伙子 我不会……永远不会抛弃你……尽管我知道你是用屁股工作的，一天要扭一万五千次屁股。因为，看得出，你是重感情的……

卷发女郎 谢谢……哎哟（弯腰），对不起，咱们别跳了……我的肚脐搅得难受，散散步吧……

〔离开人群。其他演员慢慢退场。

小伙子 愿意奉陪。我以前认为你是护士……因为我曾经看见你拿着试管走进工厂的卫生所……就是那种装有化验物的玻璃试管……

卷发女郎 啊，是的……装尿的试管。

小伙子 尿？

卷发女郎 对，进行兴奋剂化验。

小伙子 兴奋剂化验？……就像对自行车运动员和足球运动员进行的检验一样？

卷发女郎 是的，一样。（行走时，每过一会儿就抖动一下，有时是脚动，有时是头动，有时是屁股动）因为，在安装线上，每小时要保证做出一定数量的动作，做不出来就倒霉了……工作节奏打乱了是要罚款的……两次正式警告后就……（慢慢地走到上层舞台）

小伙子 就怎么样？……取消资格？





卷发女郎　因为你效率低，让你休息……总而言之，你就被解雇了。

小伙子　这该死的家伙。

卷发女郎　就这样，为了能够赶上这个比较高的频率……有人开始服用毒品，说俗一点，就是用炸弹：一种磨得细细的混合面。这一服用，还真管用。虽然管用，但总是有一天会爆炸的……经常有人，嘭地一声就栽倒了……这就是为什么工厂领导让我去做兴奋剂化验……因为头头不喜欢人们出毛病，去医院，死在那儿……然后还要做死亡原因调查……这一调查，就出麻烦了：一些女工没有工作许可证，工资太低，不够法定年龄……结果是安装线停工，利润下降……

小伙子　活该，这些杂种！

卷发女郎　为什么叫他们杂种？……根本不是老板的过错……他很好……是利润法则的过错……如果没有相应的利润，谁去作那恶心的老板？去海边，去种花不更好吗？再说也利于身心健康啊。是利润害人：你看，在俄罗斯，以前实行“自由恋爱”，后来发现，由于“自由恋爱”，工人的工作效率低，总比计划低百分之三四……

小伙子　自由恋爱与工厂有什么关系？

卷发女郎　当然有！……工人什么都不想，站在车床前含情脉脉地、幸福地微笑……用热恋的眼光望着铣床……对着锻压机哼小曲儿，在铸造车间里唱月下情歌，到处是“爱情万岁”、“懂得爱情的人万岁”的口号！好了吧！……他们取消了“自由恋爱”，又重新建立起婚姻制度，现在搞非宗教婚姻……走着瞧，以后还会进教堂！这一切都是因为什么……等一下，我曾记得很熟的……对，想起来了：因为利润和家庭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点。

小伙子　是列宁说的？

卷发女郎 不，和列宁说的意思完全相反……他们说，好像是一个修正主义分子说的……他是资本的奴才，菲亚特的敌人。（一连串的身体抽动）

小伙子 镇静点儿……镇静点儿，你怎么了……怎么啦？

卷发女郎 没什么，有点急性神经官能症，是安装线引起的，互助医疗大夫说不严重……容易治，休息一下就好了……去海边两个月……山里一个月……长距离散步，读一些有意义的书……消遣消遣，玩玩网球，听听音乐会……

小伙子 否则呢？

卷发女郎 否则，我有变得非常古怪的危险……很可能会在街上乱咬人……也可能是星期日在教堂的大庭广众前脱得赤身裸体……还可能向车间主任的脸上吐唾沫，他喜欢让人唾……然后我就会发狂……

小伙子 总而言之，你有发疯的危险……

卷发女郎 是的，但我并不抱怨……应该向后看……看看那些比我还差的人……这样就会知道。

小伙子 你太善良了……

卷发女郎 善良得发傻……

小伙子 不，你不该这么说……你是一个没有自卫能力的小生灵，（拥抱女郎）我的小麻雀……我爱你……

卷发女郎 多美呀……就像电视里播出的托尔斯泰《复活》中的场面，女人没有自我保护的能力，男人去保护她；很有意思，女人得到了保护，然后，男人再把她抛弃。

小伙子 但是，我不会，我要娶你……

卷发女郎 晚点儿好吗？

小伙子 早点也一样！

卷发女郎 怎么一样？

小伙子 因为我爱你！

卷发女郎 柏拉图式的?

小伙子 什么柏拉图式的?

卷发女郎 我想问是否精神之爱?……灵魂之爱?……为爱而叹息,象情歌中唱的一样……抚摸一下脸颊就足够了呢?

小伙子 你喜欢柏拉图式的爱?

卷发女郎 不,让我恶心!

小伙子 噢,还不错……打倒柏拉图,让我们爱起来吧!

卷发女郎 不,你听着……

小伙子 (迫不及待地)好,好……时间就是金钱……人不能光吃面包活着……

〔一些戴着面具的人物跳着慢步舞,叹息着从背景处上场,他们拙劣地演奏着竖琴和吉他,喷撒着香水、空气清新剂和杀虫剂,双脚拖着地面旋转着行进,轮流着软绵绵而又饱含激情地说着话。这时,卷发女郎和小伙子拥抱在一起。

集体 (你一句他一句地分别说)

无论干与湿,都能使你的秀发柔软而有弹力……

不带油质的定发胶……能够杀死各种害虫……

只须花少许钱,便可使您的皮肤变得柔嫩……

适合您的油质皮肤的高档内衣……

解除眼睛疲劳……使您的屁股得到休息……不留半点痕迹……

浸泡衣服时……请你用尿酸……

我爱你!

专为恋爱者准备的筒装空气清新剂……

薄而透明的服装……这样,上帝可以清楚地看到你!

零售糖果……
你别作假证……
使您胃口好，可以分期付款。
我爱你！
便宜卖了……全是肉，不带肥油……
二人的亲密世界……刷两下……也可以沾水……
带汽的……具有悠久历史的健康食品……
防蛀虫色拉酱……是家庭作坊生产的……
父母的福音……低泡沫……意大利首创！
大自然的精华……用于更年期……纯正的羊毛……
不要私通……玩彩票吧……它可以使你坚挺！
空手结婚吧……不需要乳罩……上夜校……
没有心胸的男人……有营养……又光滑……全自己干！
不油腻……很开心……请您购买……电车上也用……不要打别人女人的主意……内装三公开……质量有保证……多转三圈……穿上此上衣，寒冬也温暖……舒适方便……阴雨天自动洗涤……不要做不纯洁的事……恰到火候……适用于所有的轮子。
奖品床垫，可携带去度假……四个位子……全是冰冻的……无制动器……只用来超车……不会撞死人……装在火车上，装在皮包里，装在小篮子里或关在监狱里……
不要尽相信成年人……你们是青年人……你们将很快萎靡不振……你们是现代青年人……

〔戴面具的人物退场。两位拥抱者分开。

卷发女郎 （躲闪）不，不……我不能……你要理解……
小伙子 我理解什么？……你不会告诉我，你还没有被修剪过吧？

卷发女郎 谁没有被修剪过？

小伙子 你。

卷发女郎 修剪什么？

小伙子 修剪……怎么说呢？……就是说，你从来没有……你还没……这么说吧，你仍是个处女！

卷发女郎 对，是的，我是处女……可以这么说……尽管我是处女，但我并无怨言！

小伙子 什么，你无怨言？

卷发女郎 是啊，我不能抱怨一切，因为一切都不让我满意，都不让我快活，而且使我一直保持贞洁。处于此种地位……对我来说，什么时候有过像现在这样快活的爱？

小伙子 是爱我吗？

卷发女郎 是的！但是，社会障碍比爱的欲望更强大……我不能！

小伙子 对……无知的和偏见的力量更强大……有一种对罪恶的惧怕感……是圣母玛利亚的儿子教导的结果，还有神甫在你们头上压着……是神甫告诉你们不要干，对吧？

卷发女郎 不，不对！神甫说可以干……甚至，现代派神甫还说，“完全是健康的”……他们向我们提出有关“爱”的很好的建议……但是，我不能……那该死的机器！该死的安装线……

小伙子 和安装线有什么关系？

卷发女郎 是安装线不让我们干……就像歌词中说的那样：“机器背叛了我们……反对我们做爱。”

小伙子 机器背叛了你们？……它怎样反对你们做爱？

卷发女郎 你没听过《机器》这首歌吗？

小伙子 没有。

卷发女郎 那好，站到那边去！我和我的机器舞伴们唱给你听！开始！

〔一些女工入场，一边做着我们已熟悉的安装线上的动作，一边唱。

女工们 我们善良的老板，
比别人多三倍的善良，
为我们准备了机器，
使我们彻底绝望。
将我们打入地狱，
艰辛痛苦饱尝！
该死可恶的机器，
如此丧心病狂，
强迫我不停地运动，
大腿、屁股全上，
肚皮前后伸缩，
骨盆左右猛撞，
每天四万个动作，
不急、不慌、不忙。
下腹发生地震，
五脏猛烈摇晃，
我们不能做爱，
身体实在难当。
痛苦自己忍受，
后果谁来承担？
金牌总有两面，
有害必有补偿。
机器将我毁坏，
令我失掉欲望，
救我远离罪孽，

灵魂可入天堂。
世界充满了肉欲，
只有工业家慈父般的声音呼唤我们向上，
重新遵守修道院的规定吧，
“服从、祈祷、工作、睡觉”，
不能罢工，更不准抗上。

〔唱完歌曲，女工们从侧幕退场。
〔资本入场。耶稣·耶稣小跑跟在后面。

资本 不，不，求求你们了，不要这样！这样不是光明正大的，是下流的蛊惑人心！

耶稣·耶稣 下流，对，下流！

资本家 就这么轻而易举地使我们声名狼藉，把我们当成令人作呕的、玩世不恭的黑奴贩子？

耶稣·耶稣 是的，应该承认，这也太容易了！

资本家 好像我们是造成今天这种可恶状况的唯一应该承担责任的人。自动化是技术人员发明的，又不是我们……是工程师们……是程序设计者的责任！

耶稣·耶稣 我真讨厌这些家伙……耶稣啊耶稣！

资本家 是他们把我们卷进去的……我们同意了他们的做法，太幼稚了……

耶稣·耶稣 真倒霉……我们认倒霉吧！

资本家 唉，慢点……！

耶稣·耶稣 慢点，慢慢地……停下来好吧！

资本家 行了，别开玩笑了！我是想说，我们也犯了错误……也不干净……应该承认这一点……

耶稣·耶稣 不干净？您也太善良了……不干净，吸血的虫子！！

资本家　够了!!

耶稣·耶稣　就算我没说……

资本家　这倒是真的，我们追求利润都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耶稣·耶稣　嗨，人心是软弱的。（自我指责）够了!

资本家　利润归我们，我承认，但利益是大家分享；钞票多了，货币流动起来了，人们更相信本国的货币……在国外也更被人看重!

耶稣·耶稣　我们应该承认，昂首挺胸地到处旅行那有多美呀!当着傲慢的外国人的面大声喊：是的，我很穷……我是个乞丐，但我的老板很富……比你的老板富得多……臭虫!!

资本家　这次你说对了!

耶稣·耶稣　您真仁慈!

资本家　但是，这么多好处，总得有人牺牲点什么吧!相信我……看我的工人为了我们的共同事业牺牲身体乃至生命，我是很痛苦的!我用我的脑袋发誓，如果自己干就能赚到同样多的钱，我是绝不会麻烦任何人的!

耶稣·耶稣　太高尚了，他表现得那么高尚!……真感人!

资本家　我也明白，这是我的责任。我应该学会说：够了!

耶稣·耶稣　够了!见鬼，够了!……可以这样继续说下去吗?

资本家　（对耶稣·耶稣）够了!

耶稣·耶稣　我正要问您呢!够了!工程师在那儿呢……您刻他吧!

〔程序设计工程师入场，他的助手小跑着跟在后面，二人均穿着白色长褂。

工程师　博士，我来了……您叫我?

资本家　是的，您知道为了什么事吗?

工程师 不知道。

耶稣·耶稣 可怜的乖乖，要从云彩上栽下来了！

资本家 我告诉你，我不想再陷入这个群魔乱舞的泥潭，这些没有觉悟的……

耶稣·耶稣 （提醒工业家）没有觉悟的无耻窃贼。

资本家 （不知不觉地跟着说）无耻……（不耐烦地）唉，不……住口……

耶稣·耶稣 博士，您太善良了！

资本家 我的双手向来是干净的……犯得着为了你们把它弄脏吗？

耶稣·耶稣 弄脏了您又怎么办？

资本家 我就是不弄脏我的手！

耶稣·耶稣 就是不弄脏！

工程师 您说什么呀？……谁让您把手弄脏？

资本家和耶稣·耶稣 （齐声）……住口……就是您！

资本家 你们这些铁石心肠的家伙，把生产时间算计得那么精确：时间紧，越来越紧，太紧了！

耶稣·耶稣 你们有良心吗？

资本家 一个星期就毁了我十个工人！他们全得了精神分裂症，不停地抖动！其中还有一人喝了一罐机油，像着了魔似地在院子里四肢撑着地打转转，嘴里喊着："我成功了，我成功了！我发明了不用汽油的发动机……哼噜……哼噜……"

耶稣·耶稣 （哈哈大笑）噢，噢，这是什么疯子啊?!（发现周围的人都很冷淡）对不起！

资本家 还有一个工人，抓住一只猫，用车床把它的尾巴旋成丝杠，四肢旋成螺栓，嘴里放上一只电视用的电子管，开始收听意大利杯足球赛的决赛……

耶稣·耶稣 最难看的一场比赛……

资本家 这些可怜蛋在我的工厂里工作十五年了……是一份资本！明白吗？需要剥削他们，而不是把他们当作破扫帚摔到茅厕里！

工程师 我同意您的看法。您想听我说说吗？……从您的立场上看，您是完全有道理的，无论何时，选择权都是您的，但是，我们要面对现实。您承担着领导一个现代化工业企业的责任，要使它效益好，能够占领市场……赢得国内外的竞争……我说得对吗？

耶稣·耶稣 有点儿对……

工程师 这就意味着：降低成本，增加收入，提高效率，把劳动力减低到最低限度……这又意味着大批解雇工人。

资本家 解雇工人也不是要把他们弄疯了！！！

工程师 问题就在这里，这就要求您扪心自问，让良心来说话。

耶稣·耶稣 对，对，让良心来说话……真棒！！！

工程师 我们说过了，要减少劳动力，就是要解雇！说良心话，您真愿意每天把一些可怜的人赶到街上去？今天他们是失业者，明天就是社会的破坏分子。您不觉得这样比让工人得神经病更不人道吗？……生了病还可以有机会使用医疗互助基金，他们已经付了许多年的互助保险费……再说，还可以把他们送进一家上等医院休养生息……无忧无虑的……医疗互助基金会像母亲一样照顾他们……他们安心地休养，每天同欢乐的人们在一起！谁会比一群疯子……真正的疯子更欢快呢！

耶稣·耶稣 真好……我知道一个关于疯子的笑话！

资本家 住嘴，蠢驴！

耶稣·耶稣 不，不是这个笑话，这个太陈旧了！

工程师 尤其重要的是，一旦进了医院，他们就终于真正地无忧无虑了……因为这些小可怜蛋儿不再需要理智了！

助手 还有一个好处，他们没有投票权了。总共会减少许多票！

工程师 他们的家属还可以领取补贴……最后，当他们痊愈走出精神病院的时候……假设他们能够出院的话……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也就彻底有了归宿。

助手 他们有了归宿，您的良心也得到了安慰！

工程师 这样，您没把任何人撵到街上去！因为您的良心说了话！

耶稣·耶稣 很好，您就让良心说话吧！（工业家表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样子，走到舞台深处和程序设计技术员聊天，然后退场）这位老板是多么好的一个人啊！……我真要哭了……他一向如此，平易近人，知道所有工人的姓名，一个都不漏，从父亲到儿子……子子……孙孙……你会听到，他时常这样喊叫：安东尼奥·巴拉蒂……你是个懒蛋，和你爸爸米凯莱一样……如果你继续和工会混在一起捣蛋的话，我把你和马可、佳尼尼、阿尔、图罗、鲁佐、彼特罗·阿巴托、马里奥·法基、路易吉·甘巴一块轰出去。真是个奇才！真是个魔鬼！全都记在他脑子里。你知道他为什么能记得清清楚楚？因为他心里装着我们。这可是个细活儿：圣诞节发一个大蛋糕……复活节发一只"复活蛋"……谁的女孩受坚信礼时，送一袋糖果……当你死的时候，在你的坟墓前献上几枝花，你是绝不会拒绝的！！！每天早上他都站在工厂门口迎接你……从不使用无情残忍的自动记时打卡机……他像父亲一样，要亲自监督你……不管谁走过，他都亲热地拍拍肩膀："加油，你干得不错，再加把劲……精神点！有点生气……"一年三百多天……我给他干了十五年了……瞧这一边的肩膀……比另一边矮了十公分……这是父爱的标志！（大声叫）爸爸！

〔锣声。全体演员从右侧入场。四名警察从左侧入场。这是一个学生示威游行的场面。几句台词以后，警察开始殴打示威者。

游行者齐声 正义!正义……我们要正义!……正义……正义……我们要正义!……停止滥用职权!取消学校中的专制!……学校要自由!人人有权上大学!!!

〔警察殴打学生。

警察甲 上!打!把这些公子哥的脸撕开!……

〔警察做放慢了的殴打学生的哑剧动作。用木竿编成囚笼状,舞台变成监狱。示威者站在铁窗前,其中有一位年轻的妇女。

警察甲 是谁干的?

警察乙 问谁呢?问这些畜牲?你刚才躲到哪儿去了?对他们要凶一点……

警察甲 是他!(抓住所指的人,将他从囚笼中拉出来)

示威者 你不能……我是一个自由职业者……

警察乙 我也是自由职业者,这回让你看看我是怎么工作的。(打示威者一拳。舞台被闪光灯照亮)谁照相了?抓住那个照相的!

警察甲 往哪儿跑?!你这只胡狼!把照相机给我!

照相者 不……它值十几万里拉呢……

警察乙 他们都是没有固定职业的人……亲爱的……跳舞吧!

〔示威者踩踏照相机。

照相者 噢,不,你们这些该死的家伙!

〔警察用棒子胡乱地殴打示威者。

示威者乙 不，和我有什么关系！你们不能再打我的头了，这儿全是包了。（又挨了一下）别打了！我要毁了你们。叫你们局长来。
警察乙 你毁谁?！……你听见没有？他竟威胁我们。
警察甲 我们就惩治你。再揍一下！（又是一棒子）
青年妇女 别打了！放了他！

〔又是一顿棒子。

示威者乙 唉哟！我是安东尼奥议员……
警察乙 议员？为什么您不早说？（扶他慢慢地站起来）议员先生，再来这一下。（又打他一下）这样您就能学会怎样与学生勾搭了。
警察甲 你这个杂种！
警察乙 可恶的共产党。
议员 该死的，我不是共产党！
青年妇女 （女示威者） 不，他不是共产党！
警察乙 啊，不是？这么一打，就全变成社会党了！
警察甲 头戴巴斯克帽子的社会党人。哈，哈，哈。（大笑）
议员 我是天主教民主党人。
警察乙 戴巴斯克帽的天主教民主党？
议员 没戴巴斯克帽子。我是莫罗派！
女人 你们想知道他是谁吗？他是个部长！
部长 不，亲爱的，不是部长，你不该这么说。
女人 是部长，我就是要说！他们这么打你，我是无法忍受的。
部长 你在害我。这儿有记者。
警察乙 （开始害怕）我说，你们二位不是在演戏吧？

女人 什么演戏，让他们看看证件！

部长 别说了，亲爱的！

女人 不！他是部长，而且是你们的部长。（从部长的衣兜里抽出证件，摔在警察的脸上）

警察乙 内政部长？

女人 是的，是的！您就好好看看这个证件吧！

警察齐声 真糟糕，把我们的头儿打了。

女人 哈，哈，你们毁了！完蛋了！死定了！

部长 亲爱的，别说了！

照相者 该死的！我的照相机没了。你瞧多好的镜头没抢上！！

警察齐声 原谅我们吧，阁下，我们不知道。你确实像个共产党人。真是误会！

示威者齐声 部长先生，毁了他们！毁了他们……把他们关进加爱塔监狱！关进加爱塔监狱！

〔警察局长怒气冲冲地入场。

警察合声 局长，局长来了！

局长 （对警察）畜牲，没用的东西，无赖。（对部长）噢，部长先生，吓坏我了。我刚刚听到这个消息……我真弄不明白……（对警察）蠢驴，没用的东西。我宰了你们！

警察合声 可是，他没对我们说呀！我们不知道他的身份呀！

局长 只要嗅一下气味，就应该能认出部长来。滚，全滚，你们都滚开！（警察释放所有示威者）请坐，阁下。他们怎么把您打成这样！

部长 我们必须下令换掉那些警棍，太重了。当时是我亲自向德国克虏伯公司订的货。

局长 （对两个警察）弄点冰来……

警察合声 冰……

局长 还有硼酸水……

警察合声 硼酸水……

局长 一块牛排……

警察合声 牛排……

局长 要生的……

警察合声 （不解地）要生的!!!

局长 敷药用!

警察合声 啊，敷药用……

局长 我说了，让所有的人都滚!（打量部长的女友）……这个婊子在这儿做什么？滚开!

〔青年妇女做出要走的样子。

警察合声 她和部长先生是一起的。（退场）

局长 （请青年妇女留下）噢，小姐，请坐。我都累晕了！这一天忙下来!

女人 （对部长）亲爱的，很疼吧？

部长 唉，是的。尤其是这儿。用子弹夹打的!

局长 阁下，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您怎么会到大学来呢？

部长 我没有到大学来，我在大学后面的公园里和这位姑娘坐在汽车上……学生们躲进我的汽车，警察就把我们也一起抓来了。

局长 我明白了，在一片混乱中，他们就……那么，为什么您不马上说明身份呢？

部长 我怎么说明？……周围有记者，难道我能大声喊叫："我是部长，正在和这个婊子……"噢，对不起，亲爱的……

女人 （笑） 局长先生已经这样称呼我了……

部长 我不能毁坏自己的名声，明白吗？……但是，我马上喊道：别打了，我是教授！一个中士立即吼起来：给我，给我，交给我，我还从来没打过教授，我的收藏品中还缺少这一项呢。接着又是一顿棒揍！！！连子弹夹都用上了。我又喊：别打！别打！我是记者。如果你们不住手，我就写文章毁了你们！好哇！你把这个也写进去，说着就用腿给了我一拐。我不告诉你们拐在什么地方了……

〔一个警察端着一个小盒硼酸水和其它一些东西入场。女人在部长的脸上敷药。

女人 可怜的部长……
部长 如果我太太知道了……
局长 我明白……
部长 后来，他们把我扔进一辆面包车里……
女人 就是那部专门为我们准备的囚车。我认识的。
部长 把我像口袋似的扔了进去……
女人 把我也像口袋似的……
局长 真对不起……
部长 我脑袋撞了一下！
女人 我屁股被撞了！
局长 真对不起……
女人 噢，我已经习惯了……
局长 这我明白……对不起……
部长 他们把我们卸到这个警察中心站，前面提到的那个中士非常风趣……
女人 是的，这次把我也逗笑了。
局长 对不起。

部长　他喊道："你们中间有博士吗？""我就是博士。"他又说："我问的是医学博士。"我说："我是医学博士。"我撒了谎，希望能……"那好，大夫，你就治疗一下这一鞋底子吧！"您看这儿，他踹掉了我两颗牙，还擦伤了肋骨……

女人　哈，哈……很有趣，不是吗？

局长　是的，很有趣！

部长　有什么趣？!

局长　对不起，请您原谅……

部长　原谅个屁！我把你们的牙全打掉！这儿痛死了……噢！肋骨啊……

女人　你坐着，亲爱的……慢慢地喘气……

〔部长坐在放着硼酸盒的椅子上。

部长　（惊叫）什么东西？

女人　硼酸水，亲爱的……

部长　好……很好……我屁股也被踹了一脚。

局长　阁下，我去为您叫个医生来好吗？

部长　不用！你把省督给我叫来，马上！不，我要跟总理……不，跟副总理直接讲话。

〔两名警察入场。

局长　啊！就是现任外交部长……

女人　那个总是大事化小的部长？

部长　是的，戴巴斯克帽的部长。

局长　（对两个警察）快！叫外交部长！

〔号声响。

警察 外交部长已经到了。
部长 祝贺你们！你们的动作很快，表现得很好！让他过来。
局长 部长阁下，请。
警察合声 担架上来。

〔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被两个警察用担架抬上场。他脸上戴的假面具和南尼[1] 的长相完全一样。

副总理 唉呀，打得也太重了!!
警察合声 局长先生，这是个误会！我们不知道！他也没表明自己的身份！
局长 他不是戴着巴斯克帽子吗?!
警察合声 是的，局长先生……刚打一警棍，他的帽子就掉下来了。
副总理 唉哟，疼死了……

〔号声响，担架退场。所有的人跟着退场，边走边说。

齐声 我们善良的老板，
有比别人多三倍的善良，
喜欢奉迎我们，
使用粗重的棍棒，
打得疼痛难忍！
打得疼痛难忍！

---

[1] 南尼：意大利社会党主席，曾任意政府副总理、外交部长。

〔全体演员又马上重新入场。他们手中举着标语牌，在台前走动，好像在示威游行。

男人 你们为什么示威?

妇女甲 反对放映电影《绿色的军帽》。

男人 真像他们说的那么恶心，那么虚伪吗?

妇女甲 比纳粹电影还恶劣……

男人 你看过了?

妇女甲 何止看过……我还配音了。

男人 啊，那你是演员喽??

妇女甲 是的，电影中的女主角是我配的音。我从头到尾地看过这部如此精彩的美国人导演、美国人制片、美国人表演的电影。真恶心！我向你发誓，当时我的胃全翻转过来了。我从影片译制厂出来，就马上跑步去为越共献了两公升血。现在我又来这儿，和你们一起示威……

齐声 好样的!!

妇女乙 如果不为电影配音，不是更好吗?!

男甲 好啊！那靠什么吃饭？靠什么付房租？靠什么分期付买汽车的钱???

男乙 再说这也是一个职业道德问题……

齐声 正确!!!

男乙 《古钱报》的排字工人，可能是我的同志，难道说为了不背叛工人斗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他可以拒绝为反对工人罢工的恶心文章排版吗?

男甲 是的，我认为他应该拒绝!

男乙 那么，菲亚特喷气式飞机厂的工人，生产电视机的技术人员，电视台播放有关越南问题的虚假纪录片的摄影师，制作

具有反动的甚至法西斯内容的节目的电视台演员和导演，尽管他们也加入了进步党派。还有，生产侵越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最喜欢使用的贝雷塔冲锋枪的工人。总而言之，在堕落到如此地步的意大利，所有这些人能够拒绝这一切而活活饿死吗？……你说得清楚些……看着我的脸！你想干什么？……要革命吗？？……

男甲 天啊，谁说要革命了？！……

男乙 你说要行动起来……

男甲 是的，要行动起来，但只是为了游行！！

男乙 是啊！我们来这儿就是为了游行！！

合声 美国佬滚回去，噢，噢，噢！美国佬滚回去，噢，噢，噢！

〔一个演员离开队伍，向在二层上的另一个演员开枪。惨叫声。

合声 狗东西！狗东西！他们杀人了！！

男丙 枪杀谁了？？

妇女甲 路德·金！黑人和平主义者的领袖。

合声 狗东西！种族主义分子！杀人犯！（全体演员聚集在一起，像看足球赛一样骚动起来）蠢驴球队！降到丙级队吧！退票！骗子！

〔另一演员离开队伍。一声枪响，又打死一人。惨叫声。

合声 把谁打死了？

妇女乙 鲍勃·肯尼迪，那位可怜的总统的兄弟！

男丙 噢，多么不幸的家庭啊！！

合声 （重新组成游行队伍）狗东西！狗东西！让人作呕的狗东西！杀人犯！

男丙 （三个演员组成一个小组）我撕破你的脸！你怎么打牌呢？用方块K管我的A，然后出七——你出牌呀，都攥在手里干什么？你自己打吧，我去游行了……（三人回到游行队伍）

合声 美国佬滚回家，噢、噢，噢！美国佬滚回家，噢，噢，噢！！！（同前面的情况一样，枪声）谁又被打死了？

男丁 一个叫穆勒勒的……

妇女丙 噢，是卢蒙巴的副手！！

男乙 噢，这些黑人真爱出风头，为了表现自己，竟让人杀害了……

〔一个演员倒在舞台上。

合声 出什么事了？？

男乙 是一名希腊爱国者，他们毒刑拷打他，他宁死不屈，坠楼身亡……一名共产党员……

合声 法西斯上校，狗东西！杀人凶手……

男乙 对了，苏联给希腊上校们几十亿贷款，是真的吗？

女甲 唉，如果我没有弄错，你是反苏分子？！

男乙 不是，我只是问是不是真的！

女甲 在这种场合，谁好奇，谁就是帝国主义反动派！

合声 帕塔克斯是法西斯……处死上校……希腊自由……

男甲 但是，事实上，苏联借给雅加达的上校们几十个亿，他们屠杀了六十多万印尼共产党人；这消息肯定准确，我是在一份共产党的报纸上看到的！！

女甲 那你就自己留着吧！你要记住，传播这个消息就是作反宣传，就是蛊惑人心，就是愚蠢的道德主义，也就是说否定"阵营政治"，我们应该拥护"政治现实主义"。

合声 我们支部也持这样的看法！！！

男乙 那好吧。打倒雅加达的刽子手！美国的走狗！杀人的凶手！

合声 （声音越来越无力，最后变成了催眠曲）美国佬滚回家，噢，噢，噢！美国佬滚回家，噢，噢，噢！（轮流着说）

多么清新的气味！
多么沁人肺腑的芳香！
多么漂亮的房子！
多么美丽的女人！
多么好看的孩子！
多么爽口的啤酒！
多么温暖！
多么安全！
多么幸福！

〔舞台深处又出现三个被绞死的玩偶。演员分成两组。一组站在玩偶附近，背向观众；另一组站在台前，面向观众。第一组背诵“雷佐誓言”，中间加入第二组背诵下列台词。

第一组 不，你们没有白白地献出生命。

第二组一男人 （对另一男人） 出方块K，留着它干什么？

第一组 死亡使你们获得永生！

第二组女人齐声 多么沁人肺腑的芳香！多么好听的声音！你要看米娜？啊，啊！换频道。

第一组 你们永远不会被忘记！

第二组 古特，古特，古特！这个戴绿帽子的裁判！射门！没进，扑出去了！嘿，嘿。

第一组 斗争中仍能见到你们的身影！

第二组 我们胜利了！我们获得了每小时涨十里拉工资的胜利！啊，啊！

第二组一女人 二频道有“音乐专题节目”。

第一组 你们永远不会被背叛！

第二组 欢乐吧！欢乐吧！都来参加音乐节！唱吧！唱吧！唱吧！啊！啊！啊！

第一组 最终革命必胜！

第二组 （像唱催眠曲）噢，噢，噢，噢……（交错着说）

多么清新的气味！
多么沁人肺腑的芳香！
多么漂亮的房子！
多么美丽的女人！
多么好看的孩子！
多么爽口的啤酒！
多么温暖！
多么安全！
多么幸福！

〔前面被打死的演员站起，齐声大喊。

齐声 够了！够了！找一支歌曲吧！

〔全体慢步来到台前，小声哼起泰奥多拉基斯的歌曲，声音逐渐大起来。扩音器中传出翻译的歌词的声音。

全体 我们应当重归群山，
那儿的绿荫一望无垠。

但是，我们的勇气
远远超过无垠的绿荫，
不能容忍再一次
埋葬五月的青年。
永远不能，
永远，永远！